

聯經經典

布雷希特戲劇：

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

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著

彭鏡禧·鄭芳雄◎合譯

鄭芳雄◎注釋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序言

彭鏡禧

翻譯布雷希特這兩個劇本，大約是在1970年左右，我還在臺灣大學外文研究所碩士班就讀的時候。當時是從Eric Bentley的英文翻譯本轉譯。後來知道這兩齣戲不時在國內根據我的中譯本演出，真的是憂喜參半；憂的是擔心自己的轉譯，或許無意間造成對原作的錯誤詮釋；對譯事了解漸多之後，我深深體會到二手翻譯必然的缺陷。

幸而這個憂慮現在已經解除了。我的外文系同事鄭芳雄教授專攻德國文學，對布雷希特有精深的研究。承他不棄，以我的舊譯為底稿，對照德文原作，重新修訂和增譯，以求更加忠於原文，並且附加詳盡的注釋和評介導讀，成為現在的譯注本。從此布雷希特這兩齣經典戲劇有了足以信賴的中文譯本和譯介。我歡喜之餘，更覺如釋重負。感謝芳雄兄，以這項合作見證我們美好的情誼。

三十六年前，胡耀恆教授剛從美國回來臺大任教，我有幸成為他在臺灣最早的門生之一，在他開授的「比較戲劇」課裡，初識布雷希特。當時臺大外文系的系主任顏元叔老師以他

寬闊的視野與宏偉的氣魄，主編臺灣第一部大規模的《淡江西洋現代戲劇譯叢》，收集翻譯西洋四十位劇作家大約一百二十本劇作，是對臺灣學術界和戲劇界的重大貢獻。他給了我這個小小研究生大大的機會，參與此一盛舉，於我個人日後的學術生涯不僅大有助益，且影響深遠。對胡老師的教導啟發和顏老師的信任提攜，我謹在此獻上由衷的感謝。

導讀

鄭芳雄

一、布雷希特的兩齣戲在臺灣——寫在譯注之後

文評家稱布雷希特為「二十世紀最重要及影響最深遠的戲劇詩人」¹，不只因為他多產的戲劇創作結合戲劇、散文和詩歌，以一種既詼諧、諷刺，而又具辯證批評的特殊風格，從傳統社會的反面，闡揚社會主義的人道精神。造成他的影響力更重要的因素是，他創立了革命性的所謂「敘事戲劇」(das epische Theater)理論，大大影響了現代劇壇和美學觀。敘述劇主張以不迷入劇中情節，而以陌生化的演戲手法，客觀展現故事情節，以達到客觀批評的效果。此種社會辯證式的戲劇理論，經過邊雅民(Walter Benjamin)等作家的申論、呼應²，與

1 見 Reinhold Grimm: *Der katholische Einstein, Brechts Dramen und Theatertheorie*. In: *Neue Interpretationen*. Hrsg. von Walter Hinderer. Stuttgart 1984, p. 11.

2 見 Walter Benjamin, *Was ist das epische Theater?* (1). Eine Studie zu

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理論多少產生互動關係。

布氏的成名在於他能夠以自己的戲劇創作，突破傳統所建立的戲劇理論。而偏偏在建立和實踐理論的過程中，卻與中國戲劇的題材和表演技巧產生相當密切的影響關係。不說別的，他晚年的最後兩齣名劇《四川好人》(*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1941)和《高加索灰蘭記》(*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1944)就是最具體的例子。兩齣戲的創作靈感都出自元雜劇《灰蘭記》，只不過《四川好人》中的妓女沈德未接受「灰蘭」試探罷了。兩齣戲都屬於「疏離」的、社會主義式的諧仿(Parodie)。純粹就以戲劇創作實踐戲劇理論而言，《高加索灰蘭記》可說是布氏所有戲劇當中，最具有詩意³和創意的一齣，因為他的「敘事劇」理論在此劇中做了最高度的發揮。也因為題材的諧仿，及其西方現代戲劇的代表性，使得這兩部戲在臺灣和大陸引都起極大的共鳴。

這兩部戲在歐美自1940、1950年首演以來，其演出之頻繁，已在德國，乃至世界劇壇占有一席之地⁴。筆者在歐洲最近一次觀賞《四川好人》，是2000年9月在維也納的「國民戲

(續)

Brecht.(1931). Was ist das epische Theater? (1939). In: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Frankfurt 1991, Bd. II.2, pp. 519-539. 又參見邊雅民的《布雷希特詩詞注解》(*Kommentare zu Gedichten von Brecht*). Ibid. pp. 539-572.

3 參見Siegfried Mews, Erläuterung zu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In: Brecht-Handbuch. Hrsg. von Jan Knopf.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1, Band 1, p. 525.

4 同上, pp. 527-530.

院」(Volkstheater)。那次並非刻意安排，而是剛好在維也納開會(10. Internationaler Germanistenkongress, 第十屆國際日爾曼語文學學者會議)的巧合。不過正因為是巧合，更凸顯此劇在歐洲演出的頻繁性。而過去，「敘述劇」的形式和主題也常成為現代戲劇文學界探討的論題。當七〇年代西洋戲劇風靡臺灣時，國內劇壇演出兩場《四川好人》，由文化大學戲劇系主演，都在臺北，一次在文化大學，一次在歷史博物館；用的是中文版本(彭鏡禧譯)，導演為曾道雄。直到1986年，臺北戲劇學校才首次演出《高加索灰蘭記》，採用陳玲玲改編的劇本，而此一改編劇本乃根據彭鏡禧《高加索灰蘭記》中譯本和此譯本的英譯藍本(Eric Bentley譯)；開場還用元雜劇(李行道撰)灰蘭斷案的故事當作楔子⁵，取代第一幕(序幕)的「山谷之爭」。除了前戲外，改編劇仍維持原《高加索灰蘭記》的框架，只是刪掉說書人幾段啞劇敘述的部分，敘述效果較弱。1998年為慶祝布雷希特誕辰一百週年，臺中象劇團9月先在臺北敦南誠品書店視聽室舉辦三場座談會，其中第一場邀筆者主講「布雷希特與四川好人」；第二場由德國戲劇學教授Dr. Stephan Bock演講「布雷希特與東方的關係」；第三場由作家陳映真主講「布雷希特與左翼文學」。之後，於10月3、4日和10月13、14日，分別在臺北新舞臺戲院和臺中市中山堂，各演出兩場《四川好人》，皆收門票；由沈正國擔任編劇和導演。

5 見《灰蘭記》，布雷希特原著，陳玲玲改寫。刊於《中外文學》月刊，第17卷，第2期。臺北：臺大外文系，1986。頁112-171。

其改編的劇本也以彭鏡禧原先的翻譯為藍本，更動幅度不大。比較大規模的演出是2001年11月的臺大戲劇系「高加索灰蘭記」(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的校外公演，以英語演出，在當時系主任彭鏡禧的積極推動下，不僅請了美國導演Micki Selvitella(林敏)，還正式收門票。其舞臺上的演出難免耍了一些噱頭，譬如以演員身體躺在地上，圍成圈圈，代表灰蘭(粉筆圈)，演出似乎不夠認真嚴肅。

直到2002年，高雄文藻外語學院德文系師生才首次用德文演出《高加索灰蘭記》，規模頗為壯觀。次年又演出《四川好人》，並邀請筆者就這兩齣戲的主題及形式架構發表演講。以上是這兩部戲在國內演出的大致情形。2004年6月東吳德文系演出《三文錢歌劇》(Die Dreigroschenoper)，則是布氏1928年的成名劇作。其主題在於闡明「先有得吃，才有道德」，也就是所謂「衣食足而知榮辱」的社會現象，藉以批判資本主義社會人與人互相剝削、欺詐的病態。這個主題一直延續貫穿到《勇敢媽媽》和《四川好人》。這點下面將作申論。

由上述戲劇演出情形來看，布氏的這兩部戲在臺灣學界已相當流行，尤其在德文系、戲劇系和外文系，這兩部作品似乎已成爲近代西洋文學的經典。然彭鏡禧早年的翻譯⁶業已絕版多年，且都採用英譯本爲藍本(Eric Bentley之譯本)，與德文原版相較，出入頗多，筆者曾應彭教授之請，於五年前，先就

6 彭鏡禧：布雷希特戲劇選集《四川好人》、《高加索灰蘭記》。臺北：驚聲文物，1970。

《四川好人》的部分，依照原文版本重新修訂。除校訂之外，也增譯不少譯本所缺漏的部分。此一中譯本曾刊於《中外文學》⁷。然爲使這兩部絕版多年的劇壇經典譯本能呈現於臺灣社會，也承蒙外文系教授暨前任臺大戲劇系主任鏡禧兄再三鼓勵與同意協助，筆者乃向國科會提出此一譯注計畫。獲准之後，經由聯經出版公司向德國蘇爾坎普(Suhrkamp)出版社爭取到授權。

由於《高加索灰蘭記》的版本特多，就此劇本而言，布氏誠如Bentley所言，「不斷修改他所寫的作品」⁸。爲了解此劇本產生的背景，及其早期版本的原貌，筆者曾於2003年7月親赴柏林布雷希特文獻檔案庫，查閱編碼BBA的相關資料。承蒙檔案庫主任E. Wizisla先生及圖書館管理員H. Streidt女士協助，使工作得以順利進行，筆者在此敬表謝忱。

這個譯注本包括翻譯、注解與導讀三部分。譯文力求忠於原意，並能符合中文語言層次，這一點彭教授在其原來的譯本已做得很好，譬如他將《高加索灰蘭記》中的“Sänger”(歌手)譯作「說書人」，是相當高明的譯法，因爲古代的說書人的確也具備說、吟、唱的本事，完全符合原劇本對「歌手」這個角色的要求。彭譯《四川好人》的英文藍本原誤作《四川好女人》，譯者居然能還其原貌，去掉這個「女」字，可見譯者的推敲精神。注腳部分主要將上下文難懂的概念和一些專有的地

7 見《中外文學》第28卷，5期，1999。

8 Eric Bentley, *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Introduc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p. 13.

名、人名和專有名詞提出解釋，並追溯其典故的來源。至於詮釋的部分則提供筆者對文本的詮釋、寫作背景和主題、形式結構的分析。希望有助於讀者對劇本作深入了解。

四年前，中國大陸德文界也出版《布萊希特戲劇集》中譯本，由張黎主編。其中也包括《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闌記》兩部(見後附書目)。譯文大致準確，唯其普通話的解讀和措辭，臺灣讀者讀來，恐怕會覺得拗口，這是語言習慣的問題，與德國文學的修辭較無關聯。其實，由此兩部戲劇的翻譯所衍生的中文差異，不為不小，不失為一有趣的論題。筆者既兼譯者，恐不便作進一步的評述，以免失之主觀。這部分就留給文學翻譯比較工作者去評斷吧。

此譯注工作得以順利進行，得歸功於國科會人文處提供經費和相關支援。容筆者在此表達萬分謝意，尤其感謝魏念怡小姐從中斡旋籌劃，使本計畫終能圓滿完成。

二、寓言劇《四川好人》主題與形式結構分析

(一) 兩部戲劇題材的相關性

《四川好人》與《高加索灰闌記》兩部戲在題材上，都反映了作者的中國經驗。前者乃根據孟子性善論，及「水之就下」的隱喻，說明善良行為在現實社會中的不可行，以及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迫切性；後者則是利用元雜劇「灰闌記」中，包公藉粉筆圈斷案，以善良的母性必不忍施暴硬將幼兒脫出圈

外之心理，判定親生母之故事，來闡述墨子的兼愛思想，也就是說，將元雜劇中標榜母愛天性的儒家思想改變為社會主義的主題，以社會倫理取代家庭倫理。

就這兩齣戲的創作過程來看，《四川好人》完成的時間(1941年初)與首演的時間(1943年2月)固然都比《高加索灰闌記》來得早⁹，然就中國題材的諧仿，以及舞臺疏離技巧的運用而言，這兩部戲劇都擺脫不了元雜劇《灰闌記》和梅蘭芳之京戲演出的影響；換句話說，《灰闌記》的題材在布雷希特的戲劇創作中醞釀相當早，始自1925年，這一點下面將做詳述。而梅蘭芳於1935年在莫斯科客串京戲表演之餘，還身著西裝面對西方戲劇界(尤其是俄國形式主義的大師們)，現身說法，以男扮女裝，表演舞臺上「陌生化」的演藝技巧，不僅引發布氏撰述專文，做細膩的描述和申論¹⁰，創立了「疏離」一詞的概念，同時也為《四川好人》女扮男裝、沈德易容為表哥水塔的構想，提供了靈感來源。而妓女沈德的身分則又回溯到《灰闌記》中張海棠的角色。凡此種種說明《四川好人》的創作乃布氏《灰闌記》經驗的延伸。至於此中國經驗如何先後醞釀出兩部戲劇，是首先必須釐清的問題。由於這兩部戲劇創作過程的重疊性，及題材的相關性，建議讀者閱讀本文的同時，也能參

9 請參閱所附年表。

10 見Bertolt Brecht, "V-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kunst" (中國戲劇藝術中的疏離效果)。Bertolt Brech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Hg. Von Werner Hecht, Jan Knopf, Werner Mittenzwei, Klaus-Detlef Müller in 30 Bänd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8-2000(以下簡稱GBA), vol. 22.1, pp. 200-210.

較後面《高加索灰闌記》的導讀部分。

《四川好人》其實是作者布雷希特多年研究中國思想的副產品。他在二、三〇年代即涉獵中國古典哲學、戲劇；其觀賞梅蘭芳之京戲，已如上述。而正當布氏於1937年發表〈中國戲劇藝術的疏離效果〉、在其「敘事劇」理論裡首度引進京戲之舞臺表演技巧的同時，也動筆翻譯中國詩，多半是白居易之詩。並於次年，在女助理貝爾勞(R. Berlau)和史德芬(M. Steffin)的協助下，著手《四川好人》的撰寫工作。凡此都說明了梅蘭芳的京戲再度勾引布氏二〇年代中期由於灰闌記的經驗所萌生的中國熱¹¹。因此，劇中反映不少作者對中國哲學和戲劇美學的經驗，不僅使用中國的地名、人名，而且劇中人物都能很自然地、符合上下文意思地引用莊子〈人間世〉的章句，詮釋白居易的詩句。甚至戲劇形式也偶爾參雜一些京戲的表演技巧，譬如臉譜的使用、沈德的女扮男裝、啞劇手勢動作及演員(賣水老王)出場時的自我介紹(自報家門)等。讓人感覺，布雷希特似乎在刻意塑造一個中國式的寓言劇(Parabelstück)。

就題材和演藝技巧的運用而言，布氏的女扮男裝乃梅蘭芳男扮女裝的變通運用。在德國浪漫主義的傳統裡多半是女扮男裝，如艾欣朵夫的小說*Aus dem Leben eines Taugenichts*中的人物，幾乎沒有男扮女裝的例子。德國人不喜歡那種娘娘腔。《四川好人》女主角的喬裝，某種程度而言，符合布氏對於劇

11 見「灰闌記改寫經過和主題的轉變」節說明。

中人物配戴面具(臉譜)的構想¹²：好人沈德以自然人的身態出現，是不需戴面具的。自然即是善，善即是自然，因為它符合人的天性。此乃孟子性善論之延伸。布氏認為只有惡人才需要配戴僵硬的面具，所謂「惡人的面具」(Die Maske des Bösen)，是他的一首名詩，也是《四川好人》的主題，一旦好人沈德戴上面具，喬裝為表哥，即以惡人形貌出現。

(二) 劇情結構

單從劇情的外表架構，很難看出此劇的故事內容究竟和中國及四川有何關聯：三位神明為要證明這個世界已夠美好、無須推翻改造，故下凡來尋找一位好人，以作為證據。結果，風塵僕僕，遍尋無著。好不容易在四川碰上一位名叫沈德的好心妓女，願意趕走她的嫖客騰出房間，留三位神明過夜。神明對這位好人非常滿意。豈料，這位眾神所發現的唯一好人，後來利用神明所賜的錢，開了一家菸草店之後，因不堪窮人的肆虐，必須靠喬裝一個自私吝嗇，卻幹練、有生意頭腦之表兄，趕走窮人，剝削牟利，壓榨勞工，才得以靠那個店活下去。這說明了，做為人，即使具有樂善好施的善良本性，但生活在人與人間互相剝削傾軋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如果順性為善，便無法活下去，必須靠為惡作歹，才能求生。而這個惡，對於追求社會主義理想的作者來說，莫過於生意人剝削壓榨的行為。這點在劇中表露無餘。沈德的善行，止於她喬裝為表哥水塔、菸

12 參閱「疏離效果的運用」節末段有關臉譜的部分。

草店正規運作之時。因此在戲劇終了，神明即將消失的時候，沈德要求神明允許她至少一週喬裝惡人一次，而神明認為「一個月一次足夠了」；無疑諷刺地默認，這世上已沒有好人生存的空間。為惡乃是做好人、行善事的本錢。

全劇共分成十幕、一個序幕和一個簡短的收場白，另外還有七個幕間劇。除了二到三幕之間外，其他每一幕與幕之間都有個幕間劇(Zwischenspiel)。此外，白話臺詞還夾帶押韻的詩句，尤其在主角面對觀眾說話，或沈德在面對三神明之審判說出好人不得不偶爾為惡作歹的苦衷時，都出現較具節奏性的舞臺語言。戲劇中插入敘事歌是布氏敘事劇的特色，整部戲較明顯的詩歌吟唱有七首：如第一幕末尾的「煙之歌」，第三幕結束時的「雨中水販之歌」；四至五幕之間的「無依無靠之歌」；第六幕和第八幕末尾的「永不來之日頌」和「八頭象之歌」；第十幕結尾的眾神三重唱(Terzett)。這種夾敘夾唱的形式，以及劇中角色在舞臺上自我介紹、主角時常面對觀眾講話等等，這些形式結構乃屬於布雷希特「敘述戲劇」的特色。「好人」這齣戲人物在臺上吟唱歌詞，其敘述作用雖然沒有像《高加索灰闌記》裡那位敘述歌手的唱敘，可以達到綜覽劇情，甚至反映主角心理狀況的強烈敘述效果，但藉由詩歌可產生疏離作用，某些程度上可使觀眾不迷入戲劇情節，讓觀眾冷靜思考。

序幕中三神明奉「天庭的決議」(Beschluss des Himmels)，到世上來尋找好人，以證明這世界存在的合理性，它們的出現一開始就予人以反自然、反寫實的印象。因此，在形式上作者

把這齣戲定位為「寓言」劇，而將故事發生地點稱為「寓言中的四川省」(載於原文劇本前頁)。在寓意的框架下，沈德由低下階層的妓女，藉喬裝易容，搖身變成剝削工人的大老闆，同時扮演女男善惡雙面人，這整個上演的劇情就顯得缺乏真實感。

總共七個幕間劇當中有五個是在描述沈德的故事情節，和神明尋找「好人」的經過。神明走後，仍繼續尋找類似沈德的好人，但皆徒勞無功。這中間都由水販老王居間向神明報告沈德的狀況。這位「睡在下水道，夜夢三位神明」、並向神明介紹好人的老王，是穿梭於全劇的靈魂人物，他是神明與世人間的媒介。這位人物的造型原出於布氏寫於1926年的諷刺詩〈德列斯登的早場〉(Matinee in Dresden)¹³，詩中的他(Sibillus)代表城裡市民，邀請三位神明到城裡來，讓市民供奉，豈知市民沒人理他們，於是這位居中邀請人祈求神明切勿絕望投江、勿讓江水氾濫淹沒城市¹⁴。《四川好人》裡的水販老王成為詩中的這位邀請人的諧仿。兩者對三位神明之敬畏，在詩中以及在後來的戲劇裡，同出一轍，其人物造型的詼諧性頗多類似。而

13 見Bertolt Brecht, *GW* 8, pp. 158-159.

14 這首詩由撰文者布雷希特，及小說家德布林(Alfred Döblin)和勃羅倫(Arnolt Bronnen)共同署名，1926年3月22日發表在《柏林股市報》(*Berliner Börsencourier*)。代表當時表現主義和新潮派文學的文壇三劍客，受到Sibillus出版社邀請前往德列斯登(Dresden)去發表作品朗誦會，到場之後卻未受到禮遇。詩中所提到的那位出版社同仁猛賤不是，三位詩人仍未息怒。江水代表人民的力量、民主的浪潮，也是表現主義新潮文學的訴求。

在戲劇中老王所扮演的兼具戲劇性與敘述性，是貫穿全劇情節的人物。他不僅對三神明表現出趨炎附勢的態度，同時也是位既世故而又現實的方外客，天真(也可以說是迂腐)到幾近裝瘋賣傻，似乎是作者用來凸顯世人的荒謬和世局的不可為，透過他這個角色，更增加幾分布氏敘述劇的詼諧性和其疏離效果。

諷刺的是，三神明根本不了解這世界邪惡的本質。老王在第三幕之後的幕間劇向神明報導沈德開店、並由表哥出面經營之事，神明甲坦承不知道生意為何物，也不了解世人為何非要做生意不可，難道「做生意和過一個正直而有尊嚴的人生有相干嗎？」透過這種天真的對話，作者表達對資本主義的諷刺和對商業化社會的反感。這種反感尤其反映在他人在美國與紐約百老匯戲劇界簽約撰寫劇本時所感受到的無力感。

也因為做生意在商業化的社會裡並無助於人類過個「正直而有尊嚴的人生」，所以三神明指示水販老王，禁止表哥水塔繼續出現。但此時的神明已顯露出疲相，因為他們尋找其他好人的嘗試似乎一籌莫展：有錢人要他們去找窮人，可是「窮人又沒有足夠的房間」。神明的遭遇彰顯一則人類社會的因果關係：好人樂善好施，經常鬧窮，必然欠缺做好事的能力。何況他們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多半處於被剝削地位，因為資本家的錢財多半得之於剝削牟利，為善人所不為。照布氏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的觀點而言，有錢人勢必為惡，此即所謂「為富不仁」、仁慈為善者不可能致富的道理。

好人之窮困和無法生存的論調，與第六幕後之幕間劇中所謂「有用之才的災難」，兩者主題是相通的。此處引用莊子《南

華真經·人間世》裡的比喻，說明樹大招風的災難，有用之材必遭砍伐殆盡，其厄運與好人之無法生存於世之道理一致。蓋好人與有用之才皆能提供社會生產力(Sozialproduktivität)，在資源分配均等的社會裡，原是促進整個社會繁榮的力量，然在人與人相互剝削、傾軋的資本主義社會裡，卻成為被剝削的對象，反而導致災難，不適生存。因此，找不到好人必須露宿街頭的三神明已漸感失望，然而面對此一世局，他們又愛莫能助，只能模仿《聖經》中上帝的口吻說：「我們深信，我們的好人在黑暗的世界自會找到門路的。」¹⁵這話似乎也暗諷上主對浮士德的期許，同意魔鬼去試探他。但是「好人」哪禁得起試探？在這個問題重重的世界，沈德(好人)如果沒有像她所說「一個星期至少一次」¹⁶扮演表哥水塔(壞人)，根本撐不下去。

(三)四川的主題意涵與孟子性善論的隱喻

塑造這麼一個虛構的情節，為何要以四川為背景？這是一個相當耐人尋味的問題。可惜西方批評家一直未能答覆這個問題，也不認為四川有任何主題上的意義，一位名批評家說：「四川正如幾年前的馬哈格尼，布雷希特當時也可將劇名改為：瑪哈格尼的好人，與模仿中國無關，不過表達一個現代社會的模式而已。」¹⁷這完全是一廂情願的看法。布氏本人曾

15 參看本書頁105，注2。

16 這是劇終沈德對三神明的懇求。

17 參見Hans Mayer, *Anmerkungen zu Brecht*(布雷希特注釋), Frankfurt

說：「四川省代表過去人與人彼此互相剝削的地方，而現在已不屬於這些地方了。」¹⁸可見它影射了共產統治前之中國，這是第一點。其次，「四川」還牽涉到雙重的隱喻：其一，布氏在其作品中一向偏愛「水」及河川的隱喻，來比喻勞苦大眾和無產階級的窮人：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他尤其慣用社會主義革命的辯證觀點，解釋老子《道德經》中「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者莫之能勝」的隱喻。他特別喜愛老子，流亡期間常攜帶一幅中國哲人的軸畫，懸掛在其房間。他有一首名詩，遍載於德國坊間各大小詩集和學校教科書，題名「老子出關記」，德文全名為「老子移民途中遺下道德經一書軼事始末」(Legende von der Entstehung des Buches Taoteking auf dem Weg des Laotse in die Emigration)，詩中以「強」、「弱」比喻「惡」、「善」，來影射稅吏與老子間的關係。並以「流動之弱水，假以時日，終將致勝巨石」¹⁹，說明《道德經》中「以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的道理，指出強權統治必將敗亡的觀點，乃融合老子政治哲學與社會主義辯證法所作的詮釋。布氏作品中，以河水比喻窮苦大眾之實例，不勝枚舉。四川既為岷、沱、嘉陵及長江匯集之地，照他的看法，必是河川多、窮人特多的地方。其二，孟子性善篇中，以水之往下流，比喻為善乃人之天性，這點在劇中沈德的言語頗多影射。

(續)

1970, 3. Auflage(第三版), p.101.

18 見《四川好人》序言，布氏作品集：Brecht, Vorspruch zu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GW*, 4, p.2.

19 參見〈布列希特與中國詩〉。同上。

以上諸點在此分別略加闡明。那位裝痴賣傻的賣水老王是貫穿全劇的靈魂人物，是典型落魄之窮人，無產階級的代表。他介紹好人給三位神明，最後聯合工人控告那位已喬裝為惡人表哥(水塔)的沈德。因此，賣水實具有為勞苦大眾請願的象徵意義。此一人物造型，以及水的隱喻，其靈感皆得自德布林(A. Döblin)著名的中國小說《王倫三躍記》(*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1915)，那些揭竿而起的清水教教徒、自稱「真正弱者」的窮人、乞丐，是老子無為思想的信徒。他們才真正代表汪洋之水的力量。因此，《四川好人》中那位老王所賣的，不只是水而已，更是影射清水教教主王倫面對「真正弱者」之信眾所宣稱的「無為」教義：「無為無逆，宛如白水，既柔弱又貼順。」(Nicht handeln, wie das weiße Wasser schwach und folgsam sein.)²⁰沒想到這個比喻竟然成為布氏文學創作的導引母題，為免節外生枝，在此僅援引其晚年的一首長詩的最後一段為例：

河流之歌

大地有壯闊的河川，
 承載美麗豐碩的果實。
 然而我們，無產階級，

20 譯自 Alfred Döblin,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München: DTV. 1970, p. 80.

是這土地上最富饒的河流。
朋友，它也是最堅強者，
無任何堤防可阻擋：
它奔瀉過大地，
暢行無阻²¹。

「弱水」和河流的隱喻一直穿插在布氏作品中，往往被作者用來象徵窮人和無產階級，以及個人融入民眾的集體心態 (Kollektivität)，藉以對抗資本主義個人化的傾向。

四川給予作者太多的啓示了。他的好朋友貼查可夫 (Sergej Tretjakov, 1892-1939)，是一位二〇年代在北京教授俄國文學的俄國作家兼中國通，由於共同社會實用主義文學觀和政治理想，與布氏走得很近；由於他的安排，布氏得以到莫斯科觀賞梅蘭芳京戲演出。貼氏曾根據一樁四川勞工暴動事件的史實，撰寫劇作《怒吼，中國》(俄文：Ryzi, Kitaj, 1926；德譯：Brülle, China, 1929)，是以四川萬縣為背景，描寫中國民眾群起抵制外國資本家剝削及英國軍隊欺壓無辜工人的故事，為《四川好人》的作者提供了不少有關中國和四川的實際知識。布氏於1930年在柏林看過這齣戲，留下深刻印象，據說演出時，舞臺上以真正長江浪濤為佈景²²，象徵群眾力量，所凸顯的主題，很適合布氏對水之隱喻的偏愛。因此，布氏選定四川

21 譯自布氏作品集：B. Brecht, *Das Lied der Ströme*, GW 10, p.1026.

22 見 Renate Berg-Pan, *Bertolt Brecht und China*. Bonn: Bouvir, 1979, p.19.

為背景，絕非偶然。

《好人》這部戲偏重行為學的研究。其主題在於說明世人，尤其是窮人，具有行善助人的意願，但是在惡劣環境下，沒有行善的能力。此一主題，基本上是孟子性善論的延伸，作者的最終目的無非要彰顯社會主義的立場：人性的無辜，以及改造這個世界的迫切需要。這點作者在劇尾收場白中已經明確提示。

《四川好人》有一次在排演時，身兼導演的作者曾指示說：「沈德在喬裝演出水塔時，必須顯出很吃力的樣子……這裡有一項重要的體認：行善是多麼地容易，為惡是多麼地困難。」²³此一體認，似得之於孟子性善論中水之隱喻，孟子曰：

人性之善也，猶如水之就下；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
下。今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
在山。是水之性哉？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善，
其性猶如是也²⁴。

按照孟子辯解，行善乃順乎人之天性，故易。而為惡乃違背天性，猶如激往水塔之水，逆勢而行，故難。《好人》劇中第六幕末尾〈永不來之日頌〉裡頭說：「卵石滾滾逆流上，無

23 譯自 Brecht, *Arbeitsjournal 1938 bis 1942*. Frankfurt: Suhrkamp 1974, pp. 117-118.

24 見《孟子·告子篇》。

為即可成善人／凡塵即將變樂土。」(原文：Und den Fluss hinauf rollt der Kies/Und der Mensch ist nur gut, ohne dass er mehr tut/Wird die Erde zum Paradies)除了以嘲諷的方式影射孟子性善比喻之外，又隱約點出弱水順勢而流的哲理。

以往學界均將德文名字Shui Ta譯為「水大」²⁵，像前香港大學的愛爾蘭籍學者塔特婁(A. Tatlow)認為Shui Ta就是“great flood, high water”²⁶，顯然誤把文字顛倒過來(就像歐美人士之解讀中文姓名)，於是將之理解為「大水」。筆者不跟老外一般見識，認為在本中譯文裡將之譯作「水塔」，似乎較能顧及作者布氏在劇中所要表達的水的性善隱喻。在布氏不少詩歌裡，水一直都象徵著「低下」勞苦大眾，認為只有無產階級的下民才能服膺人的天性，才能發揮社會生產力，為善助人的美德。故Shen Te(沈德)者即神德也。一旦這個象徵「下民」的水，違反天性，激往高處，成為騎在下民頭上剝削者時，則此一水之善性：人之本性即消失於無形，一如劇中水塔角色所為。

四川好人沈德一方面要順應行善的天性，幫助窮人，一方面要面對現實生活的困境和菸草店倒閉的危險，處於兩難。內心之矛盾最後不得不向神明表明：「既要行善又要生活，像一道閃電，將我劈成了兩半。我不知道怎麼辦：我無法同時善待

別人又善待自己。」

根據以上的陳述，我們了解到《四川好人》一劇的主題架構，是建立在作者布氏對中國古代哲學思想的詮釋上；而其詮釋的角度主要基於社會主義之辯證法。「四川」影射由道家無為思想、弱水之隱喻引申出來的無產階級之洪流；「好人」則影射孟子性善論面對現實生活環境所產生之行為矛盾。儘管作者在撰寫劇本時，特別強調在題材的處理上，盡量避免模仿中國，但細心的讀者如果仔細閱讀劇中行文和好人沈德的言語，再參照孟子性善論的比喻，將不難發現布氏在戲劇創作上改寫中國題材的痕跡脈絡。茲援引一例做個說明：

沈德：妳為什麼這麼兇？

踐踏同胞不累嗎？

為了急於貪婪，

額頭青筋暴起。

伸出援手多自然，

獲得亦同樣輕鬆。

只有貪婪才須勞累，

啊！施捨是多麼的誘人，

友善是多麼愉快！（第七幕）

在此處，做好事並不是基督教所宣示的崇高神聖的美德，而是一種發自人類樂善好施的天性。人之體性如水，貪婪為惡，猶激水往上，便會使「額頭青筋暴起」。布氏在此劇中固

25 中國大陸學者丁揚忠在其譯本將Shui Ta與Shen Te譯為「隨達」、「沈黛」，成為不具任何意涵的中文名字。出處參見所附書目。

26 Antony Tatlow, *The Mask of Evil: Brecht's Response to the Poetry, Theater and Thought of China and Japan*. Bern: Peter Lang, 1977, p. 456.

未提到孟子，但我們從他談到有關性善論的一些文字，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對孟子涉獵頗深，譬如他有一段白話詩云：

如果有小孩陷進車下，人人會把他拖到人行道上。
並非善人爲了供人立碑才這麼做，任何人都會將他拖離車前。
但是在此地，陷於車下者甚多，而路過者也眾，卻沒人伸手救人。難道是因受苦者太多使然？（譯自《布氏作品集》，冊9，頁738）

這段文字顯然改寫了《孟子·公孫丑篇》中所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儘管布氏怎麼重新措詞，並以現代生活經驗設喻，所講的仍然是孟子那一套人性本善的道理。而文中慨嘆世局惡劣，導致受苦者眾，爲善者寡，其論調與《四川好人》劇中主題相同，那就是須先改變互相傾軋剝削的資本主義社會，才能重現人類善良的本性。

此劇的題材與中國《灰闌記》似有相當的淵源關係，不管布氏再怎麼喬裝，劇中沈德這位善良妓女的素材仍留有張海棠的影子。《四川好人》之預備稿是一篇題名「貨品之愛」（Die Ware Liebe）的折子，其中描寫一位年輕妓女無法忍受販賣自己貨身的場景，不得不讓人連想到表現主義作家克拉本（Klabund）改編的名劇《灰闌記》中海棠身爲妓女被拍賣的情節：這齣戲

於1925年在柏林「德國劇院」上演兩個月，在已具中國熱的德國社會曾轟動一時，其對布氏的影響在下一節〈高加索灰闌記主題結構分析〉再做詳述。

作者在劇末呼籲，須先改變外在社會環境，才有好人出頭天。這個主題除影射孟子性善論之外，也多少反映墨子、管子的社會觀。布氏在創作《四川好人》一劇的同時，曾根據1927年版的墨子德譯本（譯者爲Alfred Forke），撰寫了《墨翟，變易之書》（*Me-Ti, Buch der Wendungen*），用墨子兼愛、非攻、互利的社會倫理學，闡述人的社會行爲模式，並提出如何改造社會的一些辯證思想。不過，摒開這部長篇理論文章不談，單從他的劇作，也可瞧出這方面思想的一些端倪；在他1928年名劇《三文錢的歌劇》中，乞丐經常吟唱街邊賣藝歌詞，其中最凸顯的一句話：「先有得吃，才有道德。」（*Erst kommt das Fressen, dann kommt die Moral*）豈不正好表達了《管子·牧民篇》所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同樣，這個論調也以不同的措詞，頻頻出現在《四川好人》劇中。沈德從一個被剝削的好人，搖身變爲菸草大王後，再三唱著悲歌：「在我們的國度，好人無法長久行善。碗盤空空，食客互毆。啊，神明的戒律無法對抗窮困。」（第四幕後之幕間劇）

相較於《高加索灰闌記》，《四川好人》不僅在形式上使用了京戲的舞臺技巧，同時內容上也恰如其分地引述墨子「兼愛」的哲學理念，《老》、《莊》、《禮記》中之典故，和白居易之詩詞等。作者爲了掌握中國情境，除了從他所熟悉的Döblin和Klabund作品中借用題材之外，其漢學知識主要得自R.

Wilhelm, A. Forke, A. Waley等漢學家的權威專書，因此讀來頗富中國味，而他的戲劇也特別適合用跨文化的詮釋角度來解讀和演出。

三、《高加索灰闌記》主題與形式結構分析

(一) 布雷希特《灰闌記》的題材來源

包青天斷案，令小兒置於一個畫在地上的粉筆圈內，由真、假母親各執其手，讓「假」媽媽將小兒硬生生拖出圈外，而試探出親生母親不忍傷害骨肉的真情。這則源自元朝雜劇的故事，歐洲人認為比他們《聖經》上所載所羅門王的判案²⁷更令人感動，早在1832年由法國漢學家朱立安譯成法文劇本*Hoei-lan-ki ou L'Histoire du cercle de Craie* (London 1832)，之後即普遍為歐洲作家譯介傳述，成為最早流傳到歐洲的「中國戲」之一。後來馮諧卡(Wolheim da Fonseca)於1876年根據法文本譯為德文。1925年表現主義作家克拉本(Alfred Henschke, 筆名Klabund, 1890-1928)發表其著名的改編劇《灰闌記》(*Der Kreidekreis*)，乃根據當時流傳於德國的德、法版本改編而成；由於此劇當時在柏林演出頻繁，劇情改編得也相當離譜，才促使德國漢學家傅爾克(Alfred Forke)於次年(1926)直接由中文翻

27 按《聖經·列王紀上》第三章16-28節記載，兩婦人爭一子，所羅門王命人拿刀欲將孩子砍為兩段，各分一半。假母親同意，真母親寧願放棄。

譯此劇²⁸。布雷希特在二〇年代間曾經借重傅爾克的漢學書籍，潛心研究中國哲學，後來在作品中常引用老莊思想，並根據傅氏的「墨子研究」²⁹，撰寫《墨翟，變易之書》，因此，布氏不僅親自觀賞過克拉本的改編劇，同時也可能讀過傅氏《灰闌記》原劇的德文翻譯。

這齣元朝的雜劇為李行道所著，原名「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敘述張海棠出身貧寒，為贍養老母，被迫為娼，馬員外膝下無子，納為妾，隔年生子，成為馬家唯一子嗣和財產繼承人。元配覬覦財產，下手將馬員外毒死，嫁禍於海棠，並將其子據為己有。由於事先已籠絡鄉里鄰居、賄賂官府，奸計得逞，庭上將海棠判處死刑，押解開封府途中，冤情上達，包待制文拯(包公)重審此案，運用灰闌(粉筆圈)巧計，讓狠心的假媽媽(馬妻)拉贏(將小孩拖出圈外)，而逼親生母在情急之下哭訴不忍扭斷幼子纖細胳膊之真情。「觀其所以，察其所由，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因而平反冤獄：小孩歸還海棠，馬妻判處死刑。布雷希特為要宣揚社會主義的人性，故其《高加索灰闌記》所試探出的具有愛心的母性，並非那位在兵荒馬亂只顧捲走細軟、不顧小孩的總督夫人(生母)，而是那位處處呵護幼子的婢女。

劇中所穿插的詩歌，有不少引自外國文學的素材。像第五

28 翻譯動機請參考傅爾克：《灰闌記》，前言(Alfred Forke, *Der Kreidekreis*. Leipzig 1926)。

29 Forke, *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Werke* 《墨翟，社會倫理家及其弟子的作品》，Berlin 1922。

幕末尾阿茲達克所唱的《亂世之歌》(*Lied des Chaos*)，由一首埃及的古詩〈先知的告誡語〉改寫而成。詩材取自此詩的德文翻譯(詳見頁278，注7)，其形式與內容布氏已在之前的文章談論過。布氏身為1920年代之後德國詩壇新秀，爲了反德國的傳統，往往喜歡在外國文學領域尋找異樣的題材和形式，藉以拓展並印證他自己的視野。又如第二幕主角古如莎在逃難告別西蒙時所吟的〈安心上戰場吧，阿兵哥〉，其內容乃根據二次大戰俄國軍中所流行的一首軍歌《等我吧！》(*Wart auf mich!*, 1942)，布氏取自英文翻譯(*Wait for me*)，歌詞甚至也作了剪貼，夾在工作日誌裡。他喜歡取自民歌的題材，象徵人民的力量。像第三幕中兩位鐵甲兵所唱的「滿懷憂傷去遠征」詩句，取自作曲家巴托克(*Belá Bartók*)所蒐集的南斯拉夫民歌；而第四幕古如莎在哥哥家裡織布所唱的歌《我的郎啊我的郎》，以及此幕末尾說書人「黎明的戰場顯得灰白」等詩句，乃出自愛沙尼亞女詩人Hella Wuolijokis的《愛沙尼亞征戰之歌》(*Das estnische Kriegslied*, 1915)。諸多詩歌引用的實例不勝枚舉。布氏不忌諱剽竊民歌詩句，更不忌諱民歌的低俗。相反的，他不希望他的作品僅局限於一己的創作，只反映一己的管見。他的敘述文學之精神乃建立在廣大群體的生命(*das Kollektivwesen*)，就如前述〈河流之歌〉裡所標榜的訴求，布氏希望作品能展現江河的氣勢，匯集廣天下層民眾的心聲，展現無產階級人民的力量。

(二)《灰蘭記》改寫經過和主題的轉變

布雷希特對這齣戲的印象，和撰寫《高加索灰蘭記》戲劇的靈感：包括「灰蘭記」的素材、社會主義的革命思想，最早得自於德國表現主義作家克拉本的改編劇。而這個改編劇對布氏往後撰寫有關灰蘭記戲劇和小說，特別在借用此一中國題材彰顯其社會主義思想方面，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其實布氏本人頗爲欣賞克拉本的社會浪漫主義心態和詩人才華，同時後者漢學知識更令他仰慕。這位因翻譯中國詩詞聞名，而具有「東方李爾克」(*östlicher Rilke*)雅號的詩人，在治療咽喉癆病期間，正愁醫療費沒著落，於是適時接受奧地利女演員Bergner的託付，在數週之內，更動了劇中人物造型，加入白蓮教起義的情節，於1924年完成總共五幕的《灰蘭記》改編劇。此劇次年在柏林德國戲院正式演出，由名導演Max Reinhardt主導，Bergner主演妓旦張海棠，歷時兩個月，演出一百多場，造成轟動。當時布雷希特正與名劇作家楚克麥耶(*Carl Zuckmayer*)一同擔任該劇院的劇評，對此劇不僅印象深刻，評價頗高，坦承從中獲得「真正的啓示」³⁰，他說《灰蘭記》在「大戰和革命之後，帶動了德國戲劇蓬勃發展」³¹，他甚至將此劇與希臘悲劇《伊底帕斯》並列於世界文學之林(同上注)。

30 Reinhold Grimm, *Bertolt Brecht*. Stuttgart 1971, p. 53.

31 Brecht, *Über eine nichtaristotelische Dramatik: Das deutsche Theater der zwanziger Jahre*. In: Bertolt Brecht, *Gesammelte Werke in 20 Bänd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Verlag, 1967. (以下簡稱*GW*), vol. 15, p. 236.

布氏所謂的「真正的啓示」，其實具有政治革命和戲劇革命的雙重意涵，前者在於打破封建社會傳統，後者在於走向一個非亞里斯多德式的戲劇。克拉本的這齣《灰闌記》改編劇對他之所以有這麼大的啓示，甚至激發他進一步研究老莊、墨子的思想，尋求創作題材，主要基於兩個原因：1.編劇者克拉本在劇中加入白蓮教起義的革命情節，劇末，之前在妓院與妓女張海棠有染的王子繼位為皇帝，在法庭前意外地認出身為階下囚的海棠，迎娶為后，並由皇后開庭主審，讓犯罪的被告自行量罪判刑，以浪漫的方式，勾勒出一個推翻傳統司法判決的社會主義的大同世界理想。2.此劇迎合當時德國所流行的中國熱，哲人、作家把戰爭(第一次世界大戰)看成是西方基督世界觀的破滅，嘗試在佛教、道教和儒家倫理思想中尋找新的出路，傳教士兼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所譯的《論語》、《道德經》、《莊子》等書於1910年以後相繼出書，成為知識分子所必讀，從卡夫卡、德布林(Alfred Döblin)、克拉本、赫塞、布雷希特、一直到卡內提等大量德國作家，都相繼從中攫取思想題材。

從1925年到克拉本改編劇的啓示之後，到1944年底完成《高加索灰闌記》第一版本的20年期間，布氏一直不斷構思處理灰闌記這個素材。最早是在他的《男人就是男人》(*Mann ist Mann*, 1926)，這是一部寫於1925年底的諧劇，當中有一幕，描寫蓋伊(Galy Gay)爲了要證明他是媽媽的兒子，拉住套在媽媽脖子上的環索，硬要把她拖出粉筆圈外，無異將她勒死。相對於原來的素材——具有母愛真情者必不忍傷害小孩；布氏的改

造方式是一種辯證式的諧仿，這是他第一次，也是唯一在灰闌記的運用上未涉及動亂的政治社會背景者。

布氏撰寫灰闌記戲劇的初次計畫，則醞釀於流亡丹麥期間，1938年動筆起草《奧登塞灰闌記》(*Der Odenseer Kreidekreis*)，將劇情安插在中古世紀一個農民抗暴的時代背景，在該歷史事件中，丹麥國王克奴特神聖者(Knut der Heilige)於1086年為暴民所謀殺；此劇的撰稿計畫後因另一齣《勇敢媽媽》(*Mutter Courage*)的編劇工作而停頓，其草稿和斷片尚留存於布氏的作品遺稿中³²。此遺稿凸顯出劇作者先入為主的改寫風格，他認為灰闌記這個題材，適合安插在一個人民反抗暴君的時代裡，應該融入革命劇的劇情。這種構想其實不只得自克拉本《灰闌記》的啓示，而且是沿襲德國表現主義作家撰寫中國小說和戲劇的一貫傳統。德布林著名的小說《王倫三躍記》，描寫清水教(白蓮教的餘支)教徒結合大批乞丐和窮人，揭竿而起，服膺老子的「無為」和觀音菩薩的「慈悲」，自稱「真正弱者的兄弟姊妹」(*Die wahrhaft schwachen Brüder und Schwestern*)，面對朝廷的鎮壓毫不抵抗，讓鎮壓者感到「無力」。清水教最後雖為乾隆皇帝的大軍所收平，然小說末尾的情節及此書的前言均暗示，教徒們所播下「世界大同」的思想，蔚成一股天地自然的力量³³，引發孫逸仙(出於天

32 參見Betty Weber, Brechts "Kreidekreis", ein Revolutionsstück. Interpretation mit Texten aus dem Nachlas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8. S. 22-24.

33 參見德布林著《王倫三躍記》原文前言(Alfred Döblin,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München: Deutscher Taschenbuchverlag, 1970, Zueignung.

地會)的革命，建立共和國。此部「表現主義小說之傑作」對於當時憧憬社會政治改革的德國作家具有莫大啓示³⁴，克拉本和布雷希特自不例外。前者在《灰闌記》改編劇裡加入白蓮教的社會革命色彩，闡明司法的可變性³⁵已如上述。布氏甚至認為《王倫》的創作風格「可用來彌補現在馬克思藝術觀所造成的漏洞」，並直言德布林是他戲劇創作的「非婚生父」(unehelicher Vater)，因為「他(德布林)的小說及敘述理論影響我的戲劇極深」³⁶。

可見布氏改編《灰闌記》是以社會革命的觀點為前提的。1940年他在瑞典流亡期間寫就《奧古斯堡灰闌記》(Der Augsburger Kreidekreis)，以三十年戰爭之主戰場——作者的家鄉Augsburg為背景，勾畫出往後戲劇故事情節的輪廓。內容描寫屬於新教徒的皮革廠老闆娘在皇軍和天主教徒追逐下，倉皇逃離，留下兒子，女傭人安娜撿來扶養，歷經艱辛折磨，甚至投奔兄嫂農莊中竟聲稱小孩為自己所生，為了名分，接受兄長的安排，下嫁一個病危垂死的長工。戰事過後，小孩為生母尋獲抱走；安娜不甘，設法要回小孩。此案件經由一位博學而又

(續)——

p. 8)。

34 德國威廉皇帝雖於1919年退位，但反動的貴族勢力仍強，社會動盪不安。參見拙作Fang-hsiung Dscheng, Döblins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als Spiegel des Interesses der modernen deutschen Autoren an China. Frankfurt a. M.: Peterlang, 1979.

35 此觀念布氏在《高加索灰闌記》的序幕裡特別由劇中人提及。

36 參見拙作〈從杜柏林的小說談布萊希特的戲劇裡論淵源〉。《當代》第164期，臺北，2001，頁10-19。

袒護下民的法官，借用「古籍」中的灰闌巧計，試探出安娜較具母愛，而將小孩判給她。整個主題仍在闡述普羅階級的人性和社會主義的母性。小說敘述情節與《高加索灰闌記》的劇情，基本上大同小異，後來布雷希特只在劇中增加「序幕」、「法官的故事」和「古如莎與西蒙」的愛情故事而已。安娜與古如莎的角色造型，其處境遭遇和故事架構，其實前後一致。

後來布雷希特1943年流亡美國期間在紐約百老匯與影劇界簽約，為奧地利女演員萊娜(Luise Rainer)撰寫《高加索灰闌記》。其實萊娜之前曾演過克拉本的《灰闌記》和布雷希特的《屠宰場的聖女貞德》(Die heilige Johanne auf den Schlachthöfen)，並向布氏透露，她喜歡演這兩部戲的主角。這本完成於1944年6月的劇本，乃根據先前寫就的小說為藍本，並基於當時的政治意識型態，將之引伸為闡述蘇維埃社會主義烏托邦的戲劇。序幕裡先說明高加索的兩個集體農莊(生產大隊)在爭搶一個山谷的所有權。原產權持有者牧羊農莊為成全整個灌溉工程和農莊的合併計畫，將山谷讓與果農生產大隊，因為「蘇維埃人民的故鄉也是理性的故鄉」，為了闡述此一理性，故請來敘述歌手和演藝團演出《高加索灰闌記》。全劇情節由一個全知的歌手來敘述，最後所印證的共產式的大同社會理想，也由歌手唱出：

孩子歸於慈母，以期成材成器；
車輛歸於好車伕，以保開車順利；
而山谷則歸於灌溉者，好讓開花結果。

中國《灰闖記》所闡述的母愛與天性，反映於傳統的人倫社會。布雷希特將之移植到蘇維埃社會主義的環境，欲將人的天性改造為社會主義的新的人性，乃基於他先入為主的觀點，認為在封建階級和傳統資本主義的社會裡，人的天性勢必為私利和物欲所熏染變質，只有處於低下階層具有社會生產力的勞工，才可能保存善良的天性。當然，這裡所標榜的社會主義的人性是值得商榷的。綜觀《高加索灰闖記》的人物動作和情節，讀者不難發現，布氏為了達到文學的社會功能，也付出相當的代價：說教的文學無法透過周延的形式與內涵反映人性的全面。

(三)關於《高加索灰闖記》的版本

此劇前後共產生四個版本，即1944年的第一、三版本和1949年與1954年的第三、四版本。

1944年的第一版本

1944年3月中旬，布氏自紐約簽約後回到加州 Santa Monica，即開始撰稿。其寫稿之經過情形，在他與工作伙伴貝爾勞(Berlau)間來往的書信，皆有詳細的記載。他幾乎每寫完兩三個場景後，就寄到紐約給貝爾勞過目，並請她試著排演、提出修改建議。這其間貝爾勞還為布氏懷孕、產下一子，取名為米歇爾，這就是此劇中的總督之子，也就是女主角(婢女)養育長大的小孩。實際上，當時布氏面對「簽約要求」和「戲劇創作」之兩難，頗有怨言。他那無視於美國劇壇和觀眾的期待，以及不齒於百老匯商業化戲劇的態度，也不期而然地融入

此劇的結構裡。因此，對於劇評家指責劇情冷漠、缺乏情感的移入等評語，他心中有數、不以為忤³⁷。

當年6月初稿完成，這就是現存於柏林「布雷希特檔案庫」(Bertolt-Brecht-Archiv)的此劇打字稿本(Typoskript)，布氏稱之為第一版本。筆者曾親赴柏林該檔案庫，查閱布氏遺稿資料，此版本標號是BBA192/1-174-。從裡面許多修改、加注、增補的文字可看得出來，此版本是經過好幾個階段撰寫出來的產物。布氏後來在首頁加注：「1944年初稿，Santa Monica」，又在末頁附上：“Santa Monica 5. 6. 44”字樣。此打字原稿還包含不少作者自初稿完成後所做修改或增補的書稿。完稿後此版本隨即移交給當初簽約委託人、暨女演員萊娜，未料後者卻因交稿遲誤為由，大感不滿，雙方鬧得不愉快。導致此劇未能在美國百老匯上演。儘管如此，布氏仍請委託人找人翻譯成英文，他原建議借重Wyston Hugh Auden的文筆，並著手物色演員，同時與劇院負責人Leventhal簽約上演此劇。然而由於布氏不滿意劇院方面所提供Stern所作的英譯本(Auden僅譯歌詞部分)的品質，上演工作一直擱下，故在1947年10月底他離開美國之前，《高加索灰闖記》都沒在美國百老匯演出過。

直到1948年5月此劇才在明尼蘇達(Northfield/Minnesota)的Carleton College大學校園裡首次在美國演出，採用Eric Bentley與Maja Apelman出的英譯本；當時布氏已回德國，無法鑑定此

37 參閱1944年5月28日《工作日誌》Brecht, *Arbeitsjournal*. Eintragung vom 28.5.1944.

英譯本的可靠性。不過，Bentley是布氏在1943/44年製作英文版的電影劇本時所倚重的主編³⁸，他的翻譯具有某種程度的可靠性，否則彭鏡禧早年用此英譯藍本所做的翻譯不可能展現出那麼高的準確度。只不過當時所用的原文乃屬1944年剛出爐的版本，與本翻譯本所依據的1955年蘇爾坎普出版社的版本相比較，後者文字與內容已做了不少更動與修正。

1944年第二版本

第一版本完成後，作者即不斷進行加工。維持原稿不動的部分，則採用第一版本的複寫紙稿，再加入另外撰寫的新頁。這個版本產生於1944年6月到年底之間，是布氏親手打字並加上手稿的混合版本，標號BBA149/1-164。書名首頁標「第二版本」，末頁加注：「工作助理：貝爾勞、艾斯勒、魏因格」，這三位工作伙伴分別是丹麥女作家Ruth Berlau、作曲家Hans Eisler及奧地利作家Hans Winge。第二版本主要修改主角婢女的角色，將之刻畫得比較簡單明瞭，並且將第一版本的名字從俄文改為喬治亞文，同時刪除駱駝商隊的場景（見原文頁37，行18-42）。

有關此劇演出的注意事項，1944年的版本裡布氏提出兩個指示：

他在序幕(Vorspiel)開頭註明，此劇的場地佈景應力求簡

38 參閱後面所附的年表。又見Werner Hecht, *Brecht Chronik*.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97, p. 773. Bentley本人也談到他認識布氏及翻譯其作品的情形，請參閱Eric Bentley, *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Introduction.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pp. 5-14.

單³⁹，小一點的角色的演員可以擔任數種角色；同時，他又指示，舞臺上的歌手和五位樂師可以坐下來。布氏另一個只是針對序幕結束後，情節開始拓展的部分，認為歌手宜帶個黑色披肩，手上捧著一本破舊的書，並且註明他的演出是「第一百個」（請參閱GBA 8,461）。

就整個結構而言，1944年的兩個版本，皆分為一個序幕和其他五幕。最後還有一個結尾戲(跋)。開場「山谷之爭」的背景並非二次大戰的「一個高加索村莊的廢墟中」；而是在高加索的市場廣場上，反德國納粹狗的肅殺之氣於是減少很多。由此可見，透過不斷的改寫，有提昇社會主義革命的趨勢。尾戲中有一位牧羊集體農場(生產大隊)的農婦跳出來，向說書人抱怨說：他們已願意放棄自己的山谷，又被拿來與邪惡的總督夫人⁴⁰相比。此一抗議更加深牧羊生產大隊成員放棄山谷的沉重心理。

1949年的版本(第三版本)

《高加索灰闌記》於1949年以專刊的方式首次出版於東柏林的刊物《思想與形式》(*Sinn und Form*)，當時的刊物主編暨名作家Peter Huchel與布氏簽約，將發行數量限制在八千冊。內

39 簡化舞臺布景是布氏敘事劇(das epische Theater)的特色之一，目的在避免傳統西方戲劇繁複的寫實佈景和頻頻的換景工程、拆除傳統密閉式舞臺劇的所謂「第四道牆」(即舞臺和觀眾之間的牆)。這一點早在布氏1937年所發表的〈中國舞臺劇藝術的疏離效果〉(Verfremdungs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kunst)即多作闡述(請參閱GBA 22.1, 200-210)。

40 總督夫人被判失去親生小孩。

容架構幾乎完全按照1944年第二版本。

1954年的第四版本

爲了在「柏林劇場」(Das Berliner Ensemble)上演此劇及安排再度出版，布氏重新修訂第三版本，於1954年由東德建設出版社出版，這就是《試驗》專刊第十三冊，也就是第四版本。

同年10月7日，東德成立第五週年慶，《高加索灰闌記》在布氏親自導演下，在柏林劇場以相當大的排場正式首演，在這之前也公開排演了七場。次年布氏也授權Harry Buckwitz在西德法蘭克福的「市立劇臺」(Städtische Bühnen)導演該劇，獲得相當大的成功。1956年，爲配合波蘭版畫家Kulisiewicz整個版畫的發表，布氏又以散文體重述《高加索灰闌記》的故事。以上就是全部版本產生的情形。

目前流行的版本根據筆者的觀察，分成兩類，即東柏林建設出版社(Aufbau-Verlag)發行的1949年和1954年的版本，和西德法蘭克福蘇爾坎普(Suhrkamp-Verlag)出版的1962和1967年版本。前兩個版本都標有「序幕」，兩個版本都收入1992年的30冊精裝本《布雷希特作品集注解版》(*Brecht-Werke,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第八冊；後兩個版本皆以第一幕爲序幕融入其他的五幕，同時首頁所列的人物比前兩版本多，1962年版以單行本正式出版行銷，而1967年版本則收在同年出版的20冊布氏作品集第五冊⁴¹。

41 此一流行於西德的作品集即爲簡稱爲GW者：Bertolt Brecht,

(四)翻譯版本的認定

臺灣聯經出版公司這次獲得翻譯授權的版本是1962年的單行本。此劇的所有版本當中，這個單行本銷售量最大；它完全按照1955年布氏授權的版本，幾乎沒再更動；站在印刷、出書和行銷的立場，出版商當然不希望作品完成定稿之後再有修改的動作，何況出版當時的德國社會正處於東西德分裂的敏感時刻⁴²。西德讀者和觀眾還囿於西方傳統的戲劇，即布氏所反對的「亞里斯多德式」的戲劇⁴³。布氏則只顧慮到戲劇演出的效果，及其在不同的時局所能達到的社會教化功能，以實現文學的社會主義實用主義，同時印證其開放式的、敘事性的戲劇理論；因此，他經常爲劇作留下不少變更修改的空間。

最令西德出版商Peter Suhrkamp不能諒解的是，在1955年原來授權版本裡，是以「山谷之爭」作爲第一幕，與全劇銜接；後來作者又主張必須加入序幕，才能彰顯這部戲劇的敘述結構。布雷希特說：「你不喜歡序幕，這是我不能完全了解的，這一幕是當初我在美國動筆寫此劇的第一部分。這齣寓言性的戲，它的命題乃出於現實的必然性，而且我認爲這種呈現方式較輕鬆愉快，沒有序幕就看不出，爲何此劇不再是以舊式斷案

(續)

Gesammelte Werke in 20 Bänd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Verlag, 1967.

42 柏林圍牆建於1961年，以防東德人民陸續移往西德(柏林)，也隔離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的意識型態。

43 有別於布氏的敘事劇，傳統戲講究觀眾的移情效果(迷入劇中的情節，經由同情與畏懼達到心靈淨化作用)。

收場的《中國灰欄記》，也看不出，為何它叫做《高加索灰欄記》。」⁴⁴這話也闡明了敘述劇的形式架構。

然而出版社仍一直未將「第一幕」的標題改為「序幕」。其實，第一幕與序幕只是標題不同而已，內容並無二致。本譯本因接受法蘭克福Suhrkamp出版社的授權，故維持1962/63年版本的原貌，以第一幕取代作者要求的「序幕」標題；儘管第一幕過渡到《灰欄記》劇情，關聯性極弱，正如出版商所說「過於突兀，風馬牛不相及」⁴⁵，這是不了解布氏戲理所致。因此，在實際排演此戲時，應照作者原意將第一幕視為序幕。

本譯注計畫的共同主持人彭鏡禧，於1970年代翻譯《高加索灰欄記》，所根據的藍本英譯版本屬於最早的英文譯作之一，為Eric Bentley/ Maja Apelmann所翻譯的：*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In: *Parables for the Theatre*. New York: Groves Press Inc. 1963. 這個譯本其實是1948年5月明尼蘇達大學演出《高加索灰欄記》所採用的劇本，也是此劇剛出爐之後，在美國的首演所採用的劇本，是有其歷史性的。作者布氏原已與百老匯劇院簽約上演此劇，角色也已物色妥當，只因不滿意Stern所做的英文翻譯，上演工作一直擱置下來。

(五) 戲劇結構

此劇共分三個部分：

⁴⁴ 見布雷希特1954年5月底致Peter Suhrkamp書信。GBA 30, S. 256.

⁴⁵ 參閱書信：“Peter Suhrkamps Brief an Brecht”，26. Mai 1954. GBA 8, S. 464.

1. 第一幕，也就是東德版本中的序幕。
2. 古如莎的故事情節，包括第二、三、四幕。
3. 阿茲達克的情節，即由第五幕所敘的「法官的故事」到第六幕「灰欄記」的判案。

第一幕「山谷之爭」（即原來的序幕）具有敘述全劇故事的「形式功能」，作者早在1944年7月3日的工作日誌裡就指出：「《高加索灰欄記》採用虛構方式，由歌手敘述全劇故事，不用戲班，場景只不過是具體表達他敘述的主要情結。」（GBA 27, S. 197）第一幕具有「楔子」的形式功能，它啟動了《高加索灰欄記》的出演，就像石頭記之演紅樓的戲中戲。也就是說參與「山谷之爭」中得勝的羅蘭，集體農莊的成員（果農）客串充當演員，而由牧羊農場的成員當觀眾。透過戲中戲架構營造觀眾對看戲的超然立場，而化除對「戲劇的迷入」。有序幕（第一幕），灰欄記的故事才有可能用敘述、疏離化的方式演出，讓觀眾參與演出的過程。歌手的角色是連貫前戲與本劇之間的橋樑，而敘述整個劇情，直到劇終。

儘管布氏將此序幕的「形式功能」視為「敘述劇」的主要訴求，他這種前衛的戲劇理論仍有不少劇評家並不認同。不僅1951在Göteborg為布氏所認定的首場演出沒有演序幕，就是由布氏授權於1955年在法蘭克福那場成功的演出，以及其他在西德演出的幾場，序幕皆被刪除。導演和劇評似乎都認為那是在替蘇維埃社會主義作宣傳，「動員大批死忠聽命黨意的同志，

那種阿兵哥的笑聲、貫徹黨計畫的歡呼臉孔」⁴⁶。諸如此類的批評反映在當時的西德報章雜誌。即使在東德，此劇在1954年經由作者本人導演了幾場之後，一般對於「前戲」的反映也冷淡，那怕劇評所牽連的政治批評在東德社會被打壓，但仍有人批評「情節關聯性相當牽強」（同注46）。

不過，從上面有關此劇版本產生背景之分析，我們可以斷言，序幕（本中譯本的第一幕），並非如某些報章評論所誤指，是作者基於政治考量後來補上去的宣傳戲，而確實屬於當初劇作起稿的首篇：「我先撰寫這則故事（發表在《日曆故事集》[*Kalendergeschichten*])；但是在撰寫戲劇時，獨缺一個歷史的詮釋背景。」⁴⁷這裡所提到的「這則故事」，是指寫於1940年的中篇故事《奧古斯堡灰闌記》；而所謂「歷史化的詮釋」，是作者運用馬克思的歷史辯證論所研發的敘述觀點，也是他「敘事劇」慣用的手法，他認為，任何事件必須以後一代的立場，以歷史化(Historisierung)的眼光加以批判，他說：「歷史不斷的演進，異化了我們前一輩人的行爲。」⁴⁸「演員保持歷史家對任何事件和行爲所採取的超然立場，而用此立場來看現代的事件和行爲，因此他必須為我們把這些事件和人物疏離化(或陌生化)。」(同注48)

46 參閱Hans Bunge, "Streit um das Tal". In: *Materialien zu Brechts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8, 2. Auflage, S. 145.

47 見布氏致出版商Peter Suhrkamp的書信。見注16。GBA 30, S.256.

48 見布雷希特，〈戲劇藝術的新技巧〉：Brecht, "Neue Technik der Schauspielkunst". In: *GW* 15, p. 347.

這裡的「異化」指的是歷史化過程，以及後生一輩對歷史事件應採取的批判態度；而「疏離化」指的顯然是「敘事劇」演員在舞臺上的演技，他須將欲演出的事件和人物陌生化，讓觀眾對其保持超然的立場，以便能採取冷靜批判的態度，而不致像傳統戲劇讓觀眾產生移情作用，而迷入劇情。這就是他敘事劇理論之大概。有關「異化」(entfremden)和「疏離化」(verfremden)兩概念，及其所涉及的戲劇理論，筆者為了釋疑，幾年前曾為文提出分析闡述⁴⁹。

布氏為了配合理論的運用，以及在主題上，基於社會主義表達對傳統事物的批判精神，需要有一個歷史化的敘述角度。在《奧古斯堡灰闌記》故事裡，作者將13世紀中國元朝時代的灰闌斷案的題材挪到歐洲17世紀三十年戰爭的動亂時代，是有其顛覆原來主題的企圖心和必然性的，因為那個背景，與「古代血腥的高加索」，同屬於具有歷史革命意義的戰亂時代，有別於中國灰闌記裡的傳統儒家封建社會。《奧古斯堡灰闌記》中的皮革廠老闆娘和《高加索灰闌記》裡的總督夫人同屬於有錢有勢階級，照作者社會主義意識型態來看，都是屬於不事生產的寄生蟲，皆被權勢和物欲熏染而失去作為母親的天性和親情：處於兵荒馬亂之中，兩位親生母親，皆只顧打包財寶細軟自尋逃難，而棄置親生子於不顧。這種經過社會演變過程所造成的人性之異化，也導致「灰闌試探」產生與傳統包公斷案完

49 見拙作Dscheng, Fang-hsiung, *Brechts philosophisch-ästhetische Erfahrung mit China*. 刊於《東吳大學外語學報》第八期。Taipei: Soochow University, 1992. pp. 135-166.

全不同的結果，不是親生母，而是照顧小孩、具有社會生產力的婢女展現較多的愛心，不忍死拖活拉將小孩拖出粉筆圈(灰蘭)外。用這種社會主義的詮釋方式，不僅凸顯親情占有欲的不人道，同時，布雷希特首度藉由「灰蘭記」，對傳統的人性、倫理以及所有權的法理基礎提出全盤質疑。

最後一幕(第六幕)法官阿茲達克之所以將小孩判給婢女，乃根基於社會主義的理性，這也是全劇的敘述歌手所要歸結的主題：「小孩歸於慈母，以期他們成材成器。」這個慈母當然不是有血緣關係的生母，而是具有社會生產力(Sozialproduktivität)的婢女，所期許的「成材成器」不是要他(米歇爾)回到腳「穿金縷鞋」、「踐踏弱小」的貴族階級，而是要他成為像婢女那樣具有社會正義感的勞工鬥士。不過，這種社會的母性其實也不是《高加索灰蘭記》最後所要歸結的主題；這個主題已在《奧古斯堡灰蘭記》中標示過了。同樣的社會主義理性用在戰後的高加索，就成了蘇維埃國際共產社會面對戰後重建所要解決的土地歸屬問題。照布氏向Suhrkamp解釋的說法，彰顯「社會母性」所敘述的《奧古斯堡灰蘭記》故事，是撰寫劇本之前所預留的寓言，準備運用在第一幕(東德版本的「序幕」)「山谷之爭」的背景，用以勸服身為地主的「牧羊生產大隊」(Ziegenkolchos)放棄其土地所有權，以實現蘇維埃果農生產大隊(Obstkolchos)的灌溉計畫。換言之，整個《高加索灰蘭記》的劇情，除了第一幕的前戲之外，從第二至第四幕古如莎的情節、第五幕「法官的故事」到最後第六幕(原版本的第五幕)「灰蘭記」判案，目的在於闡述另一社會主義的理性：「而山

谷則歸於灌溉者，好讓開花結果。」

(六)疏離效果的運用

從形式結構來看，《四川好人》和《高加索灰蘭記》屬於典型的「敘事劇」，布氏的戲劇理論在這裡作了最好的實踐與發揮。《好人》戲中人物的自我介紹，和直接面對觀眾的陳述，無非刻意打斷觀眾的幻想，以防迷入劇中情節，藉以達到客觀的觀賞。這些陌生化的表達技巧，也搭配不少敘述歌謠和勸世、諷世歌，無非在於諷刺階級社會自私的人性，唱衰資本主義的敗象。同樣，高加索的歌手及樂隊，不僅敘述劇情的发展，同時以全知的敘述角度透視劇中人物的心境，表達出一種類似內心的獨白，這點尤其顯現在古如莎開始起心動念接養米歇爾的躊躇，以及不願小孩落入豪門貴族的生母手中的一番內心的期許。尤其諸多臉譜的充分運用，作者本人明言，乃模仿京戲的舞臺技巧，目的在製造戲劇的疏離效果。布氏在親自導演《高加索灰蘭記》之時，曾經拿所使用的諸多臉譜和京戲裡的「中國範本」作比較⁵⁰，並夢想有一種類似京戲或歌仔戲的戲團伴奏，能夠持續兩個小時的「真正音樂」⁵¹。可見，他在運用中國題材的同時，似乎傾向於運用一種接近中國舞臺模式的形式架構。其藉此所要達到的疏離(陌生)化效果，早在〈中國戲劇藝術的疏離化效果〉(V-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50 參見Materialien zum "Kaukasischen Kreidekreis". Zusammengestellt von W. Hecht. Frankfurt: Suhrkamp, 1969, S. 107.

51 同上，頁88.

Schauspielkunst, 1937)一文，已做相當具體的描述。

說到這裡，我們對於德國乃至西方的布雷希特研究文獻，不得不提出一點批評與修正。過去關於敘述劇的「疏離化」這個概念的由來，釋義相當曖昧，在此姑且舉出兩個實例略作說明。針對「疏離化」概念的來源，Reinhold Grimm說：

審視這個概念或概念群的來源，我們找到三個根源。布雷希特「疏離化」的觀念首先來自黑格爾的哲學，其次是來自馬克思的社會學，第三產生自俄國形式主義者的發現和主張⁵²。

這種片面的斷言只切中布氏社會主義的基本意識型態和馬克思辯證哲學觀，只限於黑格爾現象學的認知理論的借用，和馬克思對於資本主義的社會演變所產生的物化現象的批評，涉及「異化」之批評理論，卻未直接涉及作為戲劇表達技巧的「疏離化」。然而我們知道，「疏離化」這個概念和字眼，最早出現在1937年發表的〈中國戲劇藝術的疏離效果〉⁵³。其中關於疏離效果的論點與實例，是他於1935年在莫斯科觀賞梅蘭

52 譯自：Reinhold Grimm, "Der katholische Einstein, Brechts Drama und Theatertheorie", in: *Brecht Dramen, neue Interpretation*. Hrsg. von Walter Hinderer. Reclam 1984. S. 22.

53 根據《布雷希特作品集》(Suhrkamp-Verlag, 1967)主編Elisabeth Hauptmann的注解，此論文於1936年發表，刊載於倫敦刊物*Life and Letters*標題為"The Fourth Wall of China. An essay on the effect of disillusion in the Chinese theater".

芳的京戲表演所歸納出來的心得。當時布氏在觀戲之後還參與討論會，除了梅蘭芳本人親自現身說法之外，在場參與討論者多為俄國形式主義的藝人和作家，這些專家曾就中國戲的舞臺表演技巧，與俄國形式主義劇作家Viktor Šklovskij所謂「疏離化」(ostraneniye)的演藝技巧做過比較。目擊者Bernhard Reich憶及當時此一概念所涵蓋的演技，指著一個表演動作，「貼查可夫⁵⁴肯定地說：『沒錯，那就是疏離化。』並向布雷希特拋了一個叛逆的眼神，布雷希特點頭」⁵⁵。

根據布氏1937年在"V-Effekte"文中所陳述的論點，我們可以斷言，梅蘭芳的演戲技巧確實為布氏敘述劇提供了具體的實例，有助於「疏離化」一詞的概念與理論做明確的界定。

至於Jan Knopf依附Grimm的論調，強調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力，在其早期的《布雷希特手冊》中認為在1940年間之前所產生的布氏文本中，仍然有異化和疏離化兩種概念混用的現象⁵⁶，此乃一廂情願的看法。茲以兩段文字做結尾，證明上下

54 貼查可夫於布氏亦師亦友，曾在北京教授俄國文學，參與籌劃梅蘭芳到莫斯科演戲的行程，也是他邀請布氏到莫斯科觀賞京戲。詳見拙作"Brechts philosophisch-ästhetische Erfahrung mit China."刊於《東吳外語學報》第八期，臺北：東吳大學外語學院，1992，頁135-166。

55 譯自Bernhard Reich, *Im Wettlauf mit der Zeit, Erinnerungen aus fünf Jahrzehnten der Theatergeschichte*. Berlin 1970, p. 371。當時俄國形式主義藝人作家，為以魯卡契(Georg Lukács)領頭的「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主流所鎮壓，公開被整肅，貼查可夫後來被判刑處死。布雷希特在「表現主義辯論」(Expressionismusdebatte)中也強烈批判魯卡契。

56 參見Jan Knopf, *Brecht-Handbuch. Theater. Eine Ästhetik der Widersprüche*. Stuttgart: Metzler, 1980. S. 379.

兩段所指的Entfremdung和Verfremdung概念釐清地相當清楚，前者指資產階級歷史中的「異化」演變；後者指舞臺的「疏離化」表演技巧。

Die ständige Entwicklung entfremdet uns das Verhalten der vor uns Geborenen.

Der Schauspieler nun hat diesen Abstand zu den Ereignissen und Verhaltensweisen, den der Historiker nimmt, zu den Ereignissen und Verhaltensweisen der Jetztzeit zu nehmen. Er hat uns diese Vorgänge und Personen zu verfremden.⁵⁷

純粹就以戲劇創作實踐戲劇理論而言，《高加索灰闌記》可說是布氏所有戲劇當中，最具有詩意⁵⁸和創意的一齣，因為他的「敘事劇」理論在此劇中做了最高度的發揮。很明顯的一個例子是，這齣戲插入了一個「說書人」的角色。這角色原文為Sänger，就是「歌手」；彭鏡禧譯做「說書人」，是相當高明的譯法，在中文語言層次裡的確符合古代中國「講故事」（閩南語：講古）者的角色與功能，他具有說、唱、吟的本事，

57 Brecht. *GW* 15, p. 347.

58 參見Siegfried Mews, *Erläuterung zu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In: *Brecht-Handbuch*. Hrsg. von Jan Knopf. Stuttgart/Weimar: Metzler, 2001, Band 1, p. 525.

正是《高加索灰闌記》裡的歌手所扮演的角色。他不只會唱，而且從旁敘述，夾敘夾唱地敘述劇中人物在舞臺上演出的情節內容。劇中人物在演，他在敘述，或者人物照著說書人的敘述來演。

說書人是熟悉全劇情節的全知全能者，他甚至具有導演的功能：交代場景，指示人物演出的動作。譬如在第二幕「貴族之子」開始時，說書人宣告人物即將登場：「復活節那天早晨，總督和他家人都上教堂。」話才說完，敘述馬上轉化為場景。說書人甚至可對正在演戲的人物下達命令，譬如他在總督被捉之後喝令：「瞎子啊，再看看你四周！」隨著「被捕的人環顧四周」，幾乎是一個命令，一個動作。同樣，說書人掌控全劇的時間和空間，他可以向逃亡於北山的古如莎預示，漫長的逃亡之路即將結束，或預示季節的變遷，用以象徵即將結束。此種預示情節的敘述，其作用在於鬆弛戲劇上的緊張氣氛，避免觀眾迷入劇情的關聯性，而把注意力轉移到演出的故事或事件本身的意義。也就是說，它具有引導觀眾去觀察、思考和批判的作用。這就是「敘事劇」疏離化的舞臺技巧所要達到的效果。說書人在陳述和詮釋事件時，甚至也可表達袒護弱者維護社會正義的立場，說出作者本人的心聲。

最值得注意者，說書人從其全知全能的角度，也能洞悉劇中人物的心理活動，說出他們內心的感觸和想法。這一點是學界談論《高》劇的敘述技巧所經常提到的。譬如在第二幕結尾的一個形同默劇(Pantomime)敘述的場景：婢女古如莎手裡抱起總督夫人逃命時棄置在廚房的小孩，正想把他放在一個較為

安全的地方，然後離去，此時叛軍正趕來追捕總督之子，欲趕盡殺絕。古如莎站在那裡躊躇不前，正處於心理交戰。此時說書人站在一旁說出她心裡所想的：

說書人 正當她站在屋門和大門之間，
她聽到或自以為聽到輕微的呼喚；
小孩在呼喚她，
不是哭泣，而是相當清楚地呼喚，
至少在她聽是這樣。
「女士」他說，「救救我」。
他繼續說，不是啼哭，而是清楚地說。
「要知道，誰聽不見呼救聲，
堵住耳朵走開：將永遠聽不到
情人溫柔的聲音，也聽不到清晨的鳥鳴，
更聽不到晚禱鐘聲裡疲倦的採葡萄者的快樂
歎息。」
(她向孩子走了幾步，低頭看他。)
聽到這話，她走回去再看看孩子。
只再陪他坐一會兒，
只等到有人回來，
也許是他的母親，或是任何別人。
(她倚著一個箱子，面對孩子坐下來。)
只等到非走不可再說：因為太危險，
全城一片火海和哀號。

(光線漸暗，似乎黃昏和夜晚逐漸降臨。古如莎走進宮房裡，拿出一盞燈和牛奶，給小孩餵奶。)

善良的誘惑多麼驚人⁵⁹！

(古如莎現在坐在小孩身邊，徹夜守護著他。她一下點起小燈去探視他，一下拿錦綢大衣把他裹好。她不時凝神諦聽、張望，看是否沒人來。)

她在小孩身邊坐了很久，

直到黃昏，直到夜晚，直到天明。

她端坐良久，久久凝視著他，

凝視那輕勻的呼吸，那可愛的小手，

直到天明，直到無法承受強大的誘惑。

於是她起身，彎腰，一聲輕嘆，抱起小孩，
把他帶走了。

(說書人描述的時候，古如莎照他所說的做。)

如獲至寶似地抱起孩子，

像小偷似地她悄悄溜走。

對這一段默劇敘述，當年作曲家保羅·德紹(Paul Dessau)

59 將善良視為偉大的人性和自然力量，可能引自孟子性善論。此一觀念布氏亦運用於《四川好人》一劇，作為「水之就下」的隱喻。

在為《高加索灰蘭記》配樂的時候，曾提出如下的解說：「在第八號的曲子(說書人：正當她站在屋門和大門之間)裡，古如莎和小孩這一大段的默劇，由說書人描述。古如莎表演說書人所說的話，全照他的描述。這是引用中國舞臺劇的，布氏後來也經常運用。」⁶⁰關於中國舞臺劇的默劇表演部分，布氏在〈談中國戲劇藝術〉(1936)和〈中國戲劇藝術裡的疏離效果〉(1937)⁶¹兩篇文章均做過詳細的描寫，主要根據梅蘭芳的京戲表演動作。讀者可自行閱讀，在此不做贅述。說書人全知的敘述直透入劇中人物的感覺深處，形成一種內心的自白，製造疏離效果，將戲劇的動作轉化為故事的敘述，再加入默劇的音樂效果，布氏稱之為「冰冷的美」(kalte Schönheit)⁶²。具有這種效果的場景，布氏又提到法庭上「灰蘭」斷案的一幕，法官阿茲達克不相信那孩子是古如莎的，他招呼古如莎過來，和顏悅色地說：「我注意到，妳還有些正義感。我不相信他是妳的孩子，但如果他是妳的，女人，妳難道不想要他富有嗎？」面對法官的問題，古如莎內心百感交集，一時說不出話來。

此時說書人用一首歌，說出這個憤怒女子心中所想，但是沒有說出口的話：

60 Paul Dessau, "Zur Kreidekreis-Musik". *Materialien zu Brechts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同上, 頁88。

61 "Bemerkungen über die chinesische Schauspielkunst", "Verfremdungseffekte in der chinesischen Schauspielkunst" in *GBA* Vol. 22.1, pp. 151-155, 200-210.

62 *GBA*第24冊, 頁343。

他若穿上金縷鞋，
將會踐踏弱小。
且勢必為非作歹，
或恐對我恥笑。……(參看第六幕)

表達出社會主義的理性：寧願小孩回歸到具有社會生產力的勞苦大眾，也不願他當個騎在人民頭上安享富貴的社會寄生蟲。

臉譜與音樂之運用在《高加索灰蘭記》，部分出於他對中國戲劇的幻想。早在1936年〈談中國戲劇藝術〉一文裡他就提到，梅蘭芳的戲引起普遍的討論：此種演藝的原理和技巧是否可運用到西方舞臺戲⁶³。布氏使用臉譜的原則是，臉譜是用來象徵壞人的，用來呈現僵化、邪惡的臉形，譬如統治階級和買辦階級。所以他把人物分成全臉譜、半臉譜和沒有臉譜，分成許多不同的層次。前兩種類型有點類似京戲裡的大花臉和小花臉。對他來說好人或正直的人物是不需要臉譜的，頂多在臉上塗些粉而已，不用畫臉。即使這麼分類，臉譜仍不夠使用：「首先我們考慮到，此戲有150人，而我們只有50個演員。我們必須想辦法用我們的50個演員演150人……如果古如莎也帶臉譜，高貴的魅力將大為失色。我們覺得她要以她的臉孔來演。我們還沒進步到可以完全用臉譜來演戲。中國戲的臉譜已定型而且具有一種高貴的效果。而我們是用來塑造肌肉表情，

63 見*GBA*，冊22.1，頁151。這裡所謂的「普遍的討論」是指1935年他在莫斯科與俄國形式主義藝人作家(Formalisten)一同看完梅蘭芳的京戲後所做的熱烈討論。

讓人物產生僵硬的外貌。我們的原則是，統治階級的臉孔比工人階級僵硬，而被統治階級所收買的特殊僕人、律師等等也都帶臉譜。」⁶⁴

布氏在美國撰寫《高加索灰闌記》的時候，曾請作曲家艾斯勒(Hans Eisler)為此劇配樂，並向他表達配樂構想，艾斯勒說：「布雷希特夢想有個真正的中國音樂，古代中國音樂是(器樂的一譯注者)暗示音樂(gestisch)，布雷希特夢想有一種音樂，可以敘述長篇史詩，他常說：能不能寫出一種音樂或旋律，可供敘述兩小時的長篇故事？」⁶⁵這種配樂後來由德紹提供。布氏也做了指示⁶⁶，除了第一幕前戲之外，其他五幕都有不同的背景音樂(Grundmusik)，有別於人唱的詩歌，表達個人情感。說書人的敘述音樂應單調而流暢，以呈現「冰冷的美」(見注66)。每一幕的背景音樂要求有變化：第二幕開幕的歌聲應表現野蠻氣，其節奏基調宜暗示將有總督家人闖氣上場，以及士兵鞭打民眾的氣勢。幕尾的啞劇歌聲冷冷(kalt)敘述，以便讓婢女古如莎有對應表演的空間。第三幕「逃往山區」需要有朝氣而激發性的音樂，旋律應該細膩輕快，以配合敘述節奏。第四幕需要一種哀悼音樂和婚禮音樂的對比，尤其在河邊場景的那首歌，其旋律應該和第二幕古如莎所唱的歌相同(古

如莎答應等他回來)。第五幕阿茲達克落魄的敘事歌謠最好用低沉的聲音，中斷插入的兩首阿茲達克的歌曲，也以輕便易唱為主；因為布氏認為，演阿茲達克這個角色需要一個超強的演員，而不是最好的歌手。而最後一幕則需要一首好舞曲做結尾。以上是布氏對此劇配樂的一些構想。

64 引自 Joachim Tenschert, "Über die Verwendung von Masken", in: *Materialien zu Brechts "Der kaukasischen Kreidekreis"*. 同注50, 頁107。

65 譯自 Hans Bunge,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Hans Eisler im Gespräch*. München 1970.

66 參閱布氏對灰闌記音樂的看法：GRA冊24, 頁343-344。

目次

序言／彭鏡禧(1)
導讀／鄭芳雄(3)
一、布雷希特的兩齣戲在臺灣——寫在譯注之後(3)
二、寓言劇《四川好人》主題與形式結構分析(8)
(一)兩部戲劇題材的相關性(8)
(二)劇情結構(11)
(三)四川的主題意涵與孟子性善論的隱喻(15)
三、《高加索灰闌記》主題與形式結構分析(24)
(一)布雷希特《灰闌記》的題材來源(24)
(二)《灰闌記》改寫經過和主題的轉變(27)
(三)關於《高加索灰闌記》的版本(32)
(四)翻譯版本的認定(37)
(五)戲劇結構(38)
(六)疏離效果的運用(43)
四川好人(寓言劇)1
劇中人物3

序幕 四川首府街道	5
第一幕 一家小菸草店	17
幕間劇 在一座橋下	31
第二幕 菸草店	33
第三幕 市立公園的黃昏	47
幕間劇 老王在下水道的過夜處	57
第四幕 沈德菸草店前的廣場	61
布幕前的幕間劇	71
第五幕 菸草店	75
布幕前的幕間劇	89
第六幕 市郊一家廉價餐館的廂房	91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103
第七幕 沈德菸草店後院	107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121
第八幕 水塔的菸草工廠	123
第九幕 沈德的菸鋪	131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143
第十幕 法庭	145
收場白	159
高加索灰闌記	161
劇中人物	163
第一幕 山谷之爭	167
第二幕 貴族之子	177

第三幕 逃往北部山區	201
第四幕 隱匿北山	225
第五幕 法官的故事	251
第六幕 灰闌	283
附錄	303
李行道元雜劇《包待制智勘灰闌記》斷案故事摘要	305
布雷希特作品簡介	307
布雷希特年表	311
主要參考書目	319

四川好人

(寓言劇)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5

劇中人物

三位神明

沈 德

水 塔

楊 森 失業的飛行員

楊太太 楊森的母親

老 王 賣水者

理髮匠蘇福

女房東密枝太太

寡婦申太太

八口之家

木匠林投

毛毯商及其妻

警 察

證道人

失業者

服務生

序幕中的路人

地點 在半歐化的四川首府*

* 「四川首府」是個含糊的地名概念，較早的版本裡原作四川「市」，後改為首府。

序幕 四川首府街道

(傍晚時分。賣水老王向觀眾自我介紹。)

老王 我是四川首府城裡賣水的水販¹，做這行業可真不容易。缺水的時候，我得到老遠的地方去找水；水多的時候，我沒收入。可是在我們這裡，貧窮不算稀罕，許多人認為，只有神明才能解決這個局面。我很高興聽到一個閱世頗深的畜牲販子說，有幾位位階極高的神明要到四川來²，此刻正在途中。天庭裡大概正為著下界人民怨聲載道而深感不安。我在這城門已等候了三天，特別選在傍晚時分，以便能頭一個歡迎他們。晚來恐怕錯過機會，他們將為上層社會人士所包圍，而

- 1 在古老的中國確有販賣水之行業。水販取名老王，影射表現主義作家德布林著名小說《王倫》中之清水教教主。
- 2 《聖經·創世紀》第十八章裡，神認為所多瑪與蛾摩拉兩城罪惡深重，派天使下凡視察。布雷希特將此題材加以變化。有關四川之隱喻詳見導讀。

不勝其煩。但願我能認得出他們！他們想必不會一夥來，大概是個別來，才不致引人注目。那邊那幾位不可能是他們，那是下班的人（他端詳著走過的工人），他們的肩膀因為扛重擔而凹陷。那邊那個也不可能是神明，他手指上有墨水，頂多是水泥廠的夥計。（有兩位先生走過）這兩位也不像是神明的樣子，他們滿臉橫肉，好像很會揍人似的，而神明是不需要揍人的。但是那邊那三個！他們看來就完全與眾不同，他們吃得胖胖的，一副優遊好閒的樣子，鞋上沾滿灰土，風塵僕僕，來自遠方，他們一定是神明了！一切聽憑您們吩咐，神明！（拜倒在地上）

神明甲 （很高興）這裡有人盼望我們來嗎？

老 王 （給他們水喝）盼望很久了，但只有我知道您們會來。

神明甲 我們需要一個房間過夜，你知道這裡有沒有個房間？

老 王 豈只一個，無數個呢！全城都願意為您們效勞，喔，神明！您們喜歡住在什麼地方？
（神明們意味深長的互望一眼）

神明甲 找最近的，孩子！就試試最近的一家好了！

老 王 只是我有點擔心，怕厚此薄彼，而得罪有權勢的人。

神明甲 那我們就命令你，找最近的！

老 王 那邊是傅先生的家，請尊駕稍候片刻。
（他跑到某家並叩門，門開了，但是看來他被拒絕了。他猶豫的跑回來。）

老 王 真糟糕。傅先生不在家，而他的佣人沒得到他的同意，不敢做主，因為他是非常嚴厲的。等他發現趕走的是誰，他會大發雷霆的，不是嗎？

神明甲 （莞爾）是啊。

老 王 請再等一下，隔壁的那一家是蘇寡婦的，她一定會受寵若驚。（他跑過去，但顯然也碰壁了。）我得到那邊問一下，她說，她只有一個小房間，還沒整理好。我現在就去找鄭先生。

神明乙 不過一個小房間已夠我們住了。跟她說，我們就來。

老 王 沒收拾好也可以麼？也許爬滿蜘蛛。

神明乙 倒沒關係。有蜘蛛的地方就沒有蒼蠅。

神明丙 （很友善的對老王）請去找鄭先生或到別處去，我有點討厭蜘蛛。

（老王又敲門，走進去。）

聲音 （自屋裡傳出）請勿拿你的神明來煩我們！我們自顧不暇呢！

老 王 （回到三神明處）鄭先生非常惶恐不安，他滿屋子都是親戚，不敢在您的面前露面。我想他們當中有些是壞蛋，他不願讓您們看見，他非常害怕您的審判，就是這麼一回事。

神明丙 難道我們這麼可怕？
老 王 只對壞人才如此，不是嗎？人人都知道，灌縣³鬧水災已經鬧了數十年。
神明乙 真的？怎麼回事？
老 王 還用說，因為他們不敬畏神明嘛。
神明乙 胡說。那是因為他們讓水壩倒塌了。
神明甲 (向神明乙) 噓！(向老王) 孩子，你還抱著希望嗎？
老 王 你怎麼這樣問？我只需再走訪下一戶人家便能為您們找到一個房間；大家都渴望接待您們。您們知道，剛才幾家沒有著落純粹是巧合。我再去！(他遲疑地走開，但旋又猶豫不決地站在街口。)
神明乙 我不是說過了嗎？
神明丙 巧合的事情一直還會有的。

3 原為Provinz Kwan「灌省」，出於作者地理概念之誤解，應作「灌縣」，四川省之縣名。作者用此地名，具有雙重意涵，其一是灌字所涵蓋之水之隱喻。對作者來說，「水」代表窮人，取自老子「弱水」的哲學，經由德布林著名小說《王倫》中清水教教主對「清水」的解釋(水=真正弱者)，清水教徒迫於生計，揭竿而起，自稱「真正弱者」(Die wahrhaft Schwachen)，是為「清水教之亂」。布雷希特受到啓示，故有賣水老王之命名。其二，灌縣曾有英國菸草公司在此設廠，剝削廉價勞工，又在當地作威作福，曾引起工人暴動。布氏的俄國好友貼查可夫曾根據暴動史實，撰寫劇本《怒吼，中國》，演出時以長江為背景，頗具聲勢。布氏常寫河流之歌，尤其長詩〈江河之歌〉(Lied der Ströme)，以河流代表「我們無產階級」(Wir Proletariat)。參見導讀。

神明乙 在潯、灌、四川⁴等地都有巧合！現在已沒人敬畏神了，這是你們不願面對的赤裸事實。我們的任務失敗了，你們認了罷！
神明甲 我們隨時都可能遇見好人，我們不可以灰心。
神明丙 當初的決議是：如果找到足夠的好人，而他們能夠過著有尊嚴的生活，那麼這個世界就可以維持原樣。假如我沒看走眼，這個賣水的，就是屬於這類的好人。(他走向還站在那兒出神的老王)
神明乙 他看走了眼，當水販用他的杯子給我們喝水的時候，我就發現有點不對。這是他的杯子。(他把杯子拿給神明甲看)
神明甲 這杯子有兩個底。
神明乙 是個騙子！
神明甲 好罷，把他取消吧。但一個人變壞算得了什麼！我們會找到足夠合格的人。我們非找到不可！兩千年來⁵人們一直在叫嚷著，這個世界不可以再這樣繼續下去，世上已無人能夠持續為善。因此我們必須舉出幾個能夠真正奉行我們意旨的人來。
神明丙 (向老王) 找個歇腳的地方或許很難吧？
老 王 對你們不難！你們想到哪裡去了？沒有馬上找

4 潯、灌為縣市名，與四川混用，省市不分，可見布氏對中國地名認識不夠明確。

5 反映基督教末世概念，可能直接影射《聖經》裡最後之審判。

到，那是不善於尋找之過錯。

神明丙 絕對不是。(他回到另兩神明處)

老王 他們注意到了。(他向一位紳士搭訕)恕我打擾，先生，四川多年來期待的三位至高神明現在終於駕到。他們需要一個房間過夜。請留步，親自去瞧瞧！瞧一眼就夠！千萬不要錯過哦！這是千載難逢的良機！先把神明迎到家去，別讓人給請走了，他們會答應的。(那位先生繼續走了)

老王 (向另一位先生)這位好先生，您已聽到是怎麼回事了。您也許有個歇腳處吧？不必華麗的房間，心意較為重要。

紳士 我怎麼知道你的神是何方神聖？誰知道請進門的是何方人士？(他走進一家菸草店。老王跑回到三神明處。)

老王 我找到一位先生了，他一定會應允的。(他看到他的杯子在地上，惶恐地望一下三神明，將它取走又跑了回去。)

神明甲 看來不是很樂觀。

老王 (當那位紳士步出菸草店時)房間的事情怎麼啦？

紳士 你何以知道我自己不是住在旅館？

神明甲 他沒找到。這個四川我們也可以刪掉了。

老王 那是三個主神！的確！他們在廟裡的神像被塑得唯妙唯肖的，如果您馬上過去邀請他們，也許他們會答應。

紳士 (笑)你所要收留的一定是騙徒。(下)

老王 (朝他背後罵)混帳奸商！難道你對神明毫無敬畏之心嗎？你們這麼怠慢，將來準會下油鍋的。神明才不稀罕你們呢！但是你們會後悔的，你們將會三代不得超生⁶！你們使四川蒙羞！(稍停)現在只剩下妓女沈德了，她必不會拒絕的。(他叫「沈德」。樓上窗內的沈德向外探望。)

老王 他們來了，我找不到房間給他們住，妳不能留他們住一晚嗎？

沈德 我想沒辦法，老王，我有個求歡的客人要來。但是怎麼可能你一直找不到住處讓他們過夜呢？

老王 這一點我現在無法奉告，整個四川真是個大糞堆。

沈德 如果他來，也許我得先躲一會，他看不到人或許會走掉，他還要帶我出去哩！

老王 我們可以現在就上去嗎？

沈德 但是你們不可大聲說話，可以直接跟他們談談嗎？

老王 不行！不可讓他們知道妳幹的行業。我們寧可在下面等，妳不會跟他走掉吧？

沈德 我目前情況不大好，明天早上付不起房租，我就

6 《舊約聖經·出埃及記》第二十章神吩咐說：恨我的，我必追討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愛我、守我誡命的，我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萬代。

要被趕出去了。

老 王 現在不是盤算計較的時候。

沈 德 我不知道。即使皇帝做壽，肚子一樣咕咕叫。好罷！我願意接納他們。（人們看見她熄了燈）

神明甲 我看是毫無希望。（他們走近老王）

老 王 （看到神明站在他背後，嚇了一跳）住處找到了。
（他拭去身上的汗水）

衆神明 是嗎？那我們就過去。

老 王 不急，等一下，房間還要整理一下。

神明丙 那我們就在這裡等吧。

老 王 但是我怕這裡太擁擠，或許我們到那一邊去。

神明乙 我們喜歡看看人，我們正爲此而來。

老 王 只是這裡風口有點冷。

神明乙 哦，我們硬朗得很。

老 王 不過你們也許希望我帶你們看看四川的夜景吧？
散散步如何？

神明丙 我們今天走得夠遠啦。（微笑）不過如果你要我們
避開這裡，請但說無妨。（他們退回去）你覺得這
裡好嗎？

（他們坐在一個門階上。老王一旁席地而坐。）

老 王 你們要住在一個單身女子家裡。她是四川最好的人！

神明丙 很好。

老 王 （向觀眾）我剛才拾起杯子的時候，他們竟那麼奇

怪地看著我，難道他們已發現了什麼？我再也不敢正眼瞧他們了。

神明丙 你夠累了。

老 王 有一點，跑累了。

神明甲 這裡的人日子不好過嗎？

老 王 好人的日子確實難過。

神明甲 （正色道）你也如此嗎？

老 王 我知道你們的意思。我不是好人。可是我日子過得也不輕鬆。

（此時一位先生出現在沈德家們前，吹了幾次口哨。每吹一次，老王要渾身顫一下。）

神明丙 （輕聲對老王）我想他現在已經走了。

老 王 （慌忙）是，是的。

（他站起來，走到空地上，放下他的扁擔。這時候那位等候的先生已走，沈德悄悄地從門後出來，輕聲叫著「老王」，並到街上找他。但當老王低聲叫「沈德」時，卻未聽到回音。）

老 王 她丟下了我，溜開去賺她的房租去了，而我沒房間給神明住，他們累壞了在那兒等。我不能再去跟神明說沒有房間給他們住。我自己在河邊下水道的那個窩當然派不上用場，同時他們一定不願住在一個他們已經發現做生意不老實的人家裡。我絕不能回去。可是我扁擔放在那兒，怎麼辦？我不敢去拿。既然無法替我所崇拜的神明服務，

我只好離開這個首府，躲起來不讓他們看見。

(他匆匆忙忙跑開。他才走開，沈德卻又折回來，在另一頭找他，而看到神明。)

沈 德 你們是神明嗎？我名叫沈德，如蒙看中我的房間，那是我的榮幸。

神明丙 但是賣水的到哪裡去了呢？

沈 德 我正在找他。

神明甲 他大概以為妳不會來了，因此不敢來見我們。

神明丙 (拾起扁擔)我們把這個留給妳。他會用得著的。
(他們由沈德帶路，走進房屋。天色漸暗，復明。黎明，神明走出門，由沈德持著一盞小燈照路，眾神告辭。)

神明甲 好沈德，謝謝你熱忱招待。我們不會忘記妳收留之恩。請將此扁擔還給那賣水的，並轉告我們也很感謝他，因為他讓我們看到一個好人。

沈 德 我不是好人，坦白告訴你們，老王要我收留你們的時候，我還猶豫不決呢。

神明甲 猶豫沒有關係，只要最後克服就行了。要知道，妳所給我們的，不只是過夜而已，很多人，甚至我們神明當中也有幾位，懷疑這世上是否有好人存在。為了證明這一件事，我們踏破鐵鞋。如今我們很高興再繼續上路，因為我們已經找到一個好人，再見！

沈 德 神明請留步！我不確定我是不是好人。我很願意

做好人。可是我怎麼付得起房租呢？我要向你們招認。為求生存，我賣身度日。即使如此，我還是無法維持生活，因為有那麼多人不得不賴此謀生。我凡事都肯幹，但誰不是如此呢？我很願意能夠遵守戒律，疼愛小孩，真誠為人，不貪圖鄰人房屋本是一大樂事。我更願意只和一個男人廝守，不願貪人便宜，不欺負弱者⁷。但這一切怎樣才辦得到？即使冒犯一兩條戒律，我還是沒法子溫飽。

神明甲 沈德，這些只不過是一個好人不必要的疑慮罷了。

神明丙 再見，沈德，也替我們問候賣水的。他是我們的好朋友。

神明乙 我擔心他身體狀況不佳。

神明丙 祝妳日子過得愉快！

神明甲 最要緊的是做好人，沈德！再見！

(他們轉身要走並揮手告別)

沈 德 (很害怕)可是我自己沒有把握，神明。樣樣東西都這麼貴，要我怎麼當好人？

7 布氏熟讀《聖經》，故劇中影射《聖經》之處頗多。沈德的戒律影射《舊約聖經》裡摩西頒佈之十誡，其中涉及人際關係行為舉止。這些戒律是基督教倫理的基礎，沈德所提出的要求即涉及到第四誡「你當尊敬父母」，第八誡「你不可作假見證陷害他人」，第九誡「你不可貪戀他人的房屋」，第六誡「不可姦淫」，第十誡「不可貪戀他人的妻子、僕婢、牲畜，以及其他所有的」。

神明乙 那我們可就不管不著了。我們無法過問經濟。
神明丙 等一下，先別走！如果她的錢多些的話，更能夠做個好人。
神明乙 我們不能給她任何東西，否則在天上我們無法交代。
神明甲 爲什麼不可以呢？（他們交頭接耳地熱烈討論起來）
神明甲 （尷尬地向沈德說）聽說妳付不起房租，我們也不是窮光蛋，當然要付我們的過夜房間錢。哪！（他給她錢）可是別跟任何人說我們付錢啊，這可能會引起誤解的。
神明乙 一定會的！
神明丙 不，這是許可的。決議書中並沒反對這些事。那麼再見了！（眾神快速離去）

第一幕 一家小菸草店

（這家店鋪尚未完全裝修妥當，也還未開張。）

沈 德 （向觀眾）神明離開已經三天了。他們說要付我房錢。我看一下他們究竟給了我什麼東西，卻發現居然有一千多塊銀元¹呢！我用這筆錢買下一家菸草鋪子。昨天搬進來。而我希望多行點善事。譬如這位申太太是前任店老闆。她昨天已來過，討了些飯給她的小孩，現在又見她端著鍋子，橫過廣場走來。（申太太上，兩個女人互相鞠躬。）

沈 德 您好，申太太。
申太太 您好，沈德小姐。您可喜歡您的新家。
沈 德 真喜歡。您的孩子有沒有睡好覺？
申太太 唉！在別人那個不像樣的木板棚子的住家裡，最小的已經開始咳嗽了。

¹ 原文作Silberdollar，一直到三〇年代之中國，銀元始終是官方貨幣。

沈 德 這麼糟。

申太太 您根本不知道有多糟哩！您現在過得好，但在這小攤子，您還會經歷各色各樣的事呢！這裡是個貧民窟。

沈 德 您說過，中午時有工人從水泥廠出來吧？

申太太 但平常都沒人會買，鄰居一次也沒買過。

沈 德 您賣給我這個店鋪的時候，可都沒提到這些。

申太太 您可別現在責備我！把我和我孩子的家搶走了，還說什麼小攤子、貧民窟！真是受不了。（她哭了）

沈 德 （迅速地）我馬上去拿米給您。

申太太 順便請您借我一些現錢。

沈 德 （將米倒入她鍋內）借錢我沒辦法，我還沒賣出一件東西呢！

申太太 但是我正需用錢。我怎麼活下去？您把我的一切都奪走了，現在還要勒住我的喉嚨，我要把孩子扔到你門前，你這害人精！（她一把奪過鍋子）

沈 德 請別生氣，您會把米撥掉。

妻 （進來一對老夫妻和一個衣衫襤褸的人）

妻 哦，我的好沈德呀！聽說妳過得挺不錯，現在妳當了老闆娘了，而我們卻無立錐之地！我們一家菸店已倒閉了。不知道是否可以在妳這邊過一夜，妳認得我姪兒嗎？他也一道來了，他跟我們是分不開的。

姪 兒 （環顧四周）好漂亮的店！

申太太 這幾位是誰啊？

沈 德 我頭一次從鄉下進城的時候，他們是我最早的房東。（向觀眾）當我身邊一點點小錢用光的時候，他們把我趕到大街上。他們擔心我現在會拒絕他們。他們很可憐，他們沒有房子、沒有朋友、需要別人幫忙。怎麼可以拒絕呢？

（向新來的客人，很客氣）歡迎！我願意留你們過夜，但是我只有店鋪後面的一個小房間。

夫 那就夠了，不用擔心。

妻 （沈德送上茶水）我們最好是住在這後面，才不至於妨礙妳。妳選擇開菸草店，敢情是爲了紀念妳的第一個家？我們當然可以教妳一兩個祕訣，這也是我們前來找妳的原因。

申太太 （諷刺地）希望也有客人來光顧！

妻 難道這是衝著我們說的嗎？

夫 噓！已經有客人來了！

（進來一個衣衫襤褸的人）

衣衫襤褸者 對不起，我是個失業的。（申太太笑）

沈 德 我能幫得上忙嗎？

失業者 我聽說您明天開張，我想，您們在打開包裝的時候，往往有東西會損壞。您們有多餘的香煙嗎？

妻 好大膽子，竟敢來討菸！或許還要討麵包呢！

失業者 麵包太貴。只要吸幾口菸，我就是再造新人。我

慘到這種地步。

沈 德 (給他香菸)重新做人是很重要的。我要跟各位一起開張我這個店，您們會帶給我好運。
(失業者迅速點燃一根菸，吸了一口，然後噙咳著走開。)

妻 這樣做好嗎，好沈德？

申太太 像你這樣開張，不出三天就可以關門大吉了。

夫 我敢打賭，他口袋裡還有錢。

沈 德 他說他身無分文。

姪 兒 您怎麼知道他不是撒謊？

沈 德 (生氣)我怎麼知道他騙了我！

妻 (搖頭)她不懂得拒絕！妳太善良了，沈德。要是妳想保住妳這個店鋪，妳得先學會拒絕別人的要求。

夫 妳要說，這店鋪不是屬於你的，是屬於一個親戚的，而他要求一切帳目都要清清楚楚。這點妳辦不到嗎？

申太太 如果不是經常扮演慈善家的角色的話，是可以辦得到的。

沈 德 (笑)你們儘管罵吧！我會馬上索回你們的房間，並且把米倒回來！

妻 (吃驚)這米也是妳的嗎？

沈 德 (向觀眾)
他們很惡劣。

他們不是朋友。
他們從不分給別人一鍋米。
一切都想自己占有。
誰能責罵他們？
(進來一個身材矮小的人)

申太太 (一見到他，拔腳就跑)沈德小姐，我明天再來。
(申太太下)

身材矮小者 (朝她叫喊)不要走，申太太！我正要找妳！

妻 她經常來嗎？她對你有任何權利要求嗎？

沈 德 她沒有權要求，但是她挨餓沒東西吃。

身材矮小者 她清楚為什麼要跑。您是新的女店東嗎？嘿，您已經把架子都擺滿東西了？這些貨架不是您的，除非您把錢付清。剛才坐在這裡的那位無賴還沒付錢。(向別人)我就是木匠。

沈 德 不過我想這些是跟裝潢連在一起的，而這我已都付清了。

木 匠 詐欺，完全是詐欺行爲。你當然跟那個申太太一鼻孔出氣。只要我姓林名投，我就要索回我的100塊銀元。

沈 德 我都沒錢了，你要我怎麼付？

木 匠 那我就要妳坐牢！馬上付錢，否則我就叫妳坐牢！

夫 (向沈德暗示)表哥！

沈 德 等到下個月不行嗎？

木匠 (喊著)不行！

沈德 請稍寬容一下，林投先生。我不能馬上答應所有的索求。

(向觀眾)

稍事寬容則力量倍增，
看，拉車之馬佇足草叢間，
透過指縫瞧，馬兒拉得更好，
只需6月耐心等待，
8月桃樹結果纍纍。
退一步，海闊天空。

(向木匠)林投先生，請您寬容一下。

木匠 誰又寬容我和我家人呢？(他從牆上拆下一個貨架，好像要取走的樣子。)把錢付清，不然我就把這些貨架拿走。

妻 好沈德，這些事情何不交給你的表哥來處理呢？
(向木匠)把你的帳目寫下來。沈德的表哥會償付的。

木匠 這種表兄弟誰都知道！

姪兒 別這麼取笑！我可認識他本人。

夫 這人厲害得像把刀。

木匠 好，我就要他來付帳。(把貨架翻倒在地上，坐在上面寫帳單。)

妻 (向沈德)如果不制止他，他爲了幾片木板，會把你身上衣服扯下來。不管是合理或不合理的索

求，千萬不能認帳，否則，馬上有一大票這類的索求接踵而至。你勢必沒完沒了。只要丟一塊肉到垃圾桶，則社區整群惡鼠就會在你家院子裡互咬爭食。設法院有什麼用？

沈德 如果他不能掙錢糊口，法院也不會養他。他既已做了工，當然不願空手而回，他有他的家庭。我不能付錢給他，真是慚愧。神明會怎麼說呢？

夫 你收留我們的時候，已經盡了你的一份力量，這就非常足夠了。

(一個跛腳的男人和一個孕婦進來)

跛腳者 (向夫及妻)原來你們在這裡！你們真有手足之情！把我們扔在街道角落裡！

妻 (尷尬的向沈德說)這是我弟弟和弟媳。(向他們兩位)別罵了，安靜地坐在那角落裡，不要打擾我們老朋友沈德小姐。(向沈德)我想我們非收留這兩位不可，因爲弟媳懷孕5個月了。或者你不以爲然？

沈德 啊，歡迎你們！

妻 得好好謝謝人家嘍！杯子在後面那兒。(向沈德)他們差點走投無路，幸好你有這個店鋪。

沈德 (遞茶，笑著對觀眾)是啊，幸好我有這個店鋪！
(女房東密枝太太手裡拿著表格進來)

女房東 沈德小姐，我是房東密枝太太，我希望我們彼此相處得很好。這是租賃契約。(當沈德讀契約的

時候)小店開張，正是美好時機，可不是嗎，各位先生太太？(她四下張望)貨架上還有些空位沒擺滿，但是已經不錯了。您大概可以提出幾個保證人吧？

沈 德 有這個必要嗎？
 女房東 我又不知道您是什麼樣子的人。
 夫 或許我們可以為沈德小姐做保？打從她來到這個城市我們就認識她，所以隨時都願意為她擔保。
 女房東 可是你們是何許人呢？
 夫 我是菸草商馬福。
 女房東 你的店舖在哪裡？
 夫 目前我沒有店舖。你要知道，我剛剛把店賣掉了。
 女房東 哦，(向沈德)除他之外，我沒法向其他人打聽您的來歷了嗎？
 妻 (低聲提醒)表哥！表哥！
 女房東 你得找個人給我擔保我有所收入。朋友，這是個相當壯觀的房子，沒有個保證，我絕不能簽約。
 沈 德 (垂下眼睛慢吞吞地說)我有個表哥。
 女房東 啊，你有一個表哥，就在此地嗎？那我們可以馬上去找他呀。他是做什麼的？
 沈 德 他不住在這裡，而是在另外一個城市。
 妻 你不是說過，他住在潯市嗎？
 沈 德 ……水塔先生，住在潯市。

夫 對了，我根本認識他的呀！一個高高瘦瘦的。
 姪 兒 (向木匠)您也跟沈德小姐的表哥討價還價過，為了做貨架的事情！
 木 匠 (憤憤地)我開這帳單給他，在這兒！(他遞過帳單)我明天早上再來。(木匠下)
 姪 兒 (朝木匠背後叫，卻斜眼偷瞧著女房東。)放心，表哥先生會付帳的！
 女房東 (細細端詳著沈德)我倒也樂於和他認識。小姐，晚安。(下)
 妻 (稍停一會兒)現在一切即將曝光！明天早上，她一定會把你調查得一清二楚。
 弟 媳 (低聲向姪兒)這兒也不是長久之計。
 (進來一位老翁，由一個男孩引路。)
 男 孩 (朝背後)他們在這裡。
 妻 爺爺，你好。(向沈德)好心的爺爺一定一直在擔心我們的死活。而我們這男孩，他不也長高了嗎？他食量可大得很呢。還有誰也都跟你們一道來了？
 夫 (往外探頭看)還有姪女。
 妻 (向沈德)從鄉下來的小親戚。希望你不會嫌我們人太多，當你住在我們家的時候，我們家還沒這麼多人，可不是嗎？現在我們人丁越來越興旺了。日子越難過，我們人丁越旺；而人丁越旺，日子越難過。不過我們現在就鎖門吧，否則不得

安寧啦。(她把門鎖上，大家坐著。)最重要的是，我們不妨礙你做生意，否則廚房煙囪要靠什麼炊煙呢？我們心下這麼盤算過：白天較年輕的人離開店，只有爺爺、弟媳或者我留下來。而其他人一天當中最多只進來一兩次，行嗎？你們把那盞燈點上，請各自安歇吧。

姪兒 (談話的)但願這位表哥今晚不要突然出現，那個嚴厲的水塔大人！

(弟媳笑)

弟 (伸手抓菸)一根大概不要緊吧！

夫 當然。

(大夥兒自行抽起菸來，弟弟遞傳著一壺酒。)

姪兒 有表哥付錢！

爺爺 (嚴肅地向沈德)你好！

(沈德對於此意外遲來的問候感到很惶惑，鞠躬還禮。她一手拿著木匠的帳單，一手拿著租約。)

妻 你們能不能唱支歌，讓女主人消遣消遣？

姪兒 爺爺先開始！

(他們唱《煙之歌》)

爺爺 昔日兩鬢未白人未老，

祈望憑恃聰明謀溫飽。

今悟聰明於事無補，

填不飽窮人肚皮鼓。

所以我說嘛：算了吧！

瞧那青煙

飄入寒空，寒更寒，

你也如是渺渺然。

夫 昔日誠懇勤奮人受苦，
我乃嘗試歪到入邪途。

此路更引吾輩走下坡，
今後謀生無路煩惱多。

所以我說嘛：算了吧！

瞧那青煙

飄入寒空，寒更寒，

你也如是渺渺然。

姪女 聽說老邁殘年無指望，
因為造勢歲月已不在。

嘗聞大門皆為青年開，
只是開向虛無烏有鄉。

所以我也說：算了吧！

瞧那青煙

飄入寒空，寒更寒，

你也如是渺渺然²。

2 《煙之歌》在創作最後階段(1941年1月)原名為《潦倒家庭之歌》。布雷希特記錄了編撰助理瑪格麗特·史德芬(Margarete Steffin)的詞句(1941年1月29日)。將此歌重新改寫，且套用了《鴉片窩之歌》(Der Gesang aus der Opiumhöhle)(約1920年)的疊句：

姪兒 你哪裡弄來的酒？
弟媳 他把那袋菸草當掉了。
夫 什麼？那菸草是我們僅剩的東西。我們從未爲了投宿過夜而動用過它，你這豬糞！
弟 你叫我豬，難道是因爲我買酒爲太太驅寒？但你自己也喝了。趕快把酒拿來！（他們打起來，菸草架翻倒。）
沈德 （懇求）喔，饒了這個店鋪吧，別全給搗毀了！那是神明賞賜的禮物！東西你們可以拿，但別搗毀！
妻 （輕蔑地）這個店鋪比我想像的小。我們原不該告訴嬸嬸和別人的。如果他們也來，那就太擠了。
弟 女主人也已經變得有些冷淡了。
（外有人聲，有人敲門。）
叫聲 開門哪！是我們！
妻 嬸嬸，是你嗎？我們怎麼辦？
沈德 我漂亮的店鋪！我的希望！哦，還未開業，但已

（續）

所以我也說：算了吧！

瞧那青煙

飄入寒空，寒更寒，

你也如是渺渺然。

《鴉片窩之歌》也是三重唱，一位少女，一位男士，一位老者。「青煙飄入寒空」是受到尼采的詩〈自由精神〉(Der Freigeist)的影響，

而最後一句「你也如是渺渺然」令人想到歌德的名詩〈流浪者之歌〉

(Wanderers Nachtlied)最後一句「你也如是安息」。

不成個店了！（對觀眾）

一隻小小救生方舟

立刻被拖入水底中；

太多的沉溺者

貪婪地撲抓小方舟。

外面的呼聲 開門！

幕間劇 在一座橋下

(賣水的老王蹲在河邊。)

老 王 (四下張望)毫無動靜。我在這裡已經躲藏了四天。他們找不到我，因為我一直睜開眼睛。我故意沿著他們的路線方向逃跑。第二天他們經過這座橋，我聽到他們的腳步聲從我上方走過。現在他們一定走遠了，所以我已平安無事。
(他往後靠，便睡著了。音樂。堤坡變成透明，神明出現。)

老 王 (舉起手臂擋在臉前，彷彿挨揍的樣子。)不要說，我全都知道！我找不到有誰願意接待你們，沒有一家願意！現在你們知道了，請你們繼續上路吧！

神明甲 可是你確實找到了人啦。你離開之後，她就來了。她留我們過夜，我們睡覺的時候，還守護著我們。當我們離開時，她大清早還幫我們提燈照明。是你幫我們推薦了這位好人，而她的確是

好。

老 王 這麼說，收留你們的就是沈德囉？

神明丙 當然。

老 王 而我這信心不足的人卻逃跑了！當時我只想：她不可能來了。因為她日子過得很糟，不能來。

眾 神 啊，你這軟弱者、你這秉性善良、但信心薄弱的人。遇到災難，就以爲沒有善良；遇到危險，就以爲沒有勇氣。喔，凡事說得一無是處的那種軟弱！喔，只會遽下論斷！輕率地灰心絕望！

老 王 我很慚愧，神明。

神明甲 而現在，賣水的，請幫我們一個忙。趕快回到首府，去找沈德，以便能夠爲我們報告有關她的消息。她現在生活過得不錯。聽說她已經有一筆錢開個小店鋪，以便能完全按照她那善良的心去行事。你要關心她的善良，因為如果人們不追求善良的話，是沒有人會長久爲善的。

同時我們要繼續遊歷尋找，再找像我們四川好人一樣的人，如此一來，就不會有人謠傳，說我們地球上好人已經活不下去之類的話了。

(眾神消失。)

第二幕 菸草店

(到處是酣睡的人，燈還亮著。有人敲門。)

妻 (睡眼惺忪地爬起)沈德！有人敲門！她到底在哪裡？

姪 兒 她大概去弄早餐了。表哥先生付帳！
(妻笑著蹭渡到門口。一個年輕先生走進來，木匠跟在他後面。)

年輕先生 我是表哥。

妻 (出乎意外地)你是什麼人？

水 塔 我叫水塔。

眾門客 (大家面面相覷)表哥！這倒是個笑話。怎麼這裡突然冒出個人來，自稱是表哥，她根本沒有表哥！這麼一大早，誰相信。

姪 兒 先生，如果你是女主人的表哥，就趕快去弄一些早餐來吧！

水 塔 (熄燈)客人馬上就要來，請你們趕快穿好衣服，讓我能夠開張我的店。

夫 你的店？難道這不是我們好朋友沈德的店嗎？
 （水塔搖搖頭）什麼，這不是她的店？

弟 媳 原來她騙了我們。她到底躲在哪裡！

水 塔 沈德有事被耽擱了。她要我轉告各位，有我在
 此，她再也無法替你們效勞了。

妻 （震驚）我還以為她是好人呢！

姪 兒 不要相信他的話！找她！

夫 不錯，我們要找她。（他分派工作）你和你和你，
 還有你，你們四處去找她。我和爺爺留在這裡，
 守著堡壘。男孩子可以同時去弄些吃的東西。
 （向男孩）你看到轉角處那個蛋糕（麵包）師傅嗎？
 趁人不注意的時候溜過去，塞滿你的外套。

妻 也拿一些淺色小蛋糕！

夫 但小心不要被蛋糕師傅逮住。可別撞到警察啊！
 （男孩點頭離開。其他人已穿好衣服。）

水 塔 去偷蛋糕難道不會玷污了收容你們的這家店鋪的
 名譽嗎？

姪 兒 別理他。咱們會很快找到沈德的。她會好好訓斥
 他的。（姪兒、弟、弟媳和姪女下。）

弟 媳 （離開時）替我們留點早餐啊！

水 塔 （冷靜地）你們找不到她的。我表妹當然很抱歉，
 無法無限期地奉行她那好客的待客之道。可是你
 們人太多了，這裡是菸草店，是沈德小姐的飯
 碗。

夫 這種話咱們的沈德根本不會說出口。

水 塔 也許你說得沒錯。（向木匠）不幸的是本市的窮困
 災情太嚴重了，不是一個人的力量所能掌控的。
 自從古人寫過下面這首四行詩之後，千百年來，
 這情況很不幸地絲毫沒有改變：
 有問州官何所需，
 可救百姓免凍飢。
 答曰棉被萬尺長，
 索性都蓋城郊牆¹。
 （他開始清理店鋪。）

木 匠 我看你很盡力料理你表妹的事。這裡有一小筆貨
 架的債必須付清，已由證人確認過了，100塊銀
 元。

水 塔 （從口袋裡掏出帳單，並無不友善）難道你不認為
 100塊銀元太多了嗎？

木 匠 不，不能打折扣！我有妻子小孩要養活。

水 塔 幾個小孩？

1 沈德唸的是詩人白居易的詩〈萬里裘—新製綾襖成感而有詠〉（Die große Decke）。是布雷希特根據阿瑟·魏里（Arthur Waley）之英譯仿作的。（魏里曾於1918年在倫敦出版170首中國詩，布雷希特使用的是1938年在紐約發行的版本）。布氏的詩強調淺俗，嘗自稱「窮人的詩人」，甚推崇香山詩的社會性，對魏里的翻譯頗有微詞。曾翻譯白居易詩共十首，部分發表於1938年莫斯科《語言》期刊（Das Wort）。有關白居易的影響，參見拙作〈布列希特與中國詩〉，《中外文學》，第十六卷第九期（臺北1988年2月），頁4-37。

木匠 四個。

水塔 那我付你20塊銀元。
(夫笑)

木匠 你瘋啦。那些貨是桃花木做的。

水塔 那麼你拿走吧。

木匠 什麼意思？

水塔 太貴了。我請求你，把這些桃花木架拿走。

妻 有一套！(她也笑了)

木匠 (不安)我要求叫沈德小姐來。看來她的心腸比你
好。

水塔 當然。她破產了。

木匠 (毅然拆下幾個貨架並搬到門口)好吧。看你把你的
菸草堆放在地上！

水塔 (向夫)幫他忙吧！

夫 (抓了個貨架，冷笑著搬到門口)那就和貨架一起
滾出去吧！

木匠 (向夫)你這條狗！你要我們一家餓死不成？

水塔 我再說一遍我出的價錢，20塊銀元。我不願讓我的
菸草擺在地上。

木匠 100塊。
(水塔毫不在乎，憑窗望外。夫抓起貨架往外
搬。)

木匠 不要碰撞門柱，別砸壞了，你這白癡！(灰心)這些
貨架畢竟都是按照尺寸做的。只適合這裡，拿

到別處就派不上用場了，木板都裁過了，先生！

水塔 正是啊，就因為木板已裁過，我才只能付你20銀
元。(妻樂得尖叫)

木匠 (突然感到心灰意懶)我也帶不走。貨架你留下來
吧，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

水塔 20塊銀元。
(他把兩個大銀元擺在桌上。木匠拿走。)

夫 (扛回貨架)也足夠買一堆裁過了的木板了！

木匠 沒錯，也許夠我去買個醉。(離去)

夫 我們終於把他打發走了。

妻 (笑得直拭淚)「那是桃花木做的！」—「把它們
都拿走吧！」—「100塊銀元！我有四個小
孩！」—「那麼我付你20塊銀元！」—「但這些
都已裁過了！」—「正是啊！20塊錢！」這種人
就必須如此對付才行。

水塔 是的。(認真)趕快離開。

夫 我們？

水塔 不錯，你們。你們是小偷，是吃閒飯的。如果你
們現在趕快走，不浪費時間跟我辯嘴的話，那還
有救。

夫 最好不回答他的話。空著肚子千萬別叫嚷。我想
知道，男孩在哪裡呢？

水塔 是啊，男孩在哪裡？我剛才已經跟你們說過，我
不要他帶著偷來的蛋糕進入我的店。(突然喊道)

再說一遍：走！
(他們一直坐著)
水 塔 (又恢復平靜)隨便你們。
(他走到門口，向外面鞠躬作揖，門內突然出現了一個警察。)
水 塔 我猜，先生可是這個管區的警官？
警 察 不錯。嗯，先生大名？
水 塔 水塔。(他們相視微笑)今天天氣真好。
警 察 稍微有一點兒熱。
水 塔 也許有點熱。
夫 (向妻耳語)要是他們閒扯到那孩子回來，我們就被逮捕了。
(他試圖向水塔偷偷做手勢。)
水 塔 (不理會手勢)在涼爽の店裡和在灰濛濛の街道上判斷天氣の好壞，有很大的差別。
警 察 確實有很大的差別。
妻 (向夫)要保持鎮靜！孩子看見門口有警察，不會進來的。
水 塔 請進來吧。裡面的確比較涼快。我表妹和我開了一個店。容我對你說，我們最重視跟官方保持良好關係。
警 察 (進來)謝謝你，水塔先生，這裡的確是涼快。
夫 (輕聲說)他特意請他進來，讓男孩看不見他。
水 塔 是客人！據說是我表妹遠來的朋友，他們正在旅

行。我們才在辭行道別呢。
夫 (用沙啞嗓子)是，是。那麼我們走啦。
水 塔 我會告訴我表妹，說你們謝謝她招待過夜，但沒有時間等她回來。
(街道上傳來嘈雜聲，有人喊：「攔住小偷。」)
警 察 什麼事？
(男孩到了門口，糕餅、小蛋糕從他外套裡落出來。妻拚命做手勢要他出去。他轉身要離開。)
警 察 別跑！(他抓住他)這些蛋糕是從哪裡拿來的？
男 孩 從那邊。
警 察 喔！偷竊啊？
妻 我們並不知情。是這男孩自己幹的，你這廢物！
警 察 水塔先生，你可以把這事情說明清楚嗎？
(水塔默然)
警 察 喔。你們都跟我到警察局去。
水 塔 我很生氣，這種事情居然發生在我店裡。
妻 他還看著這孩子走的。
水 塔 警察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證，如果我要掩護偷竊，就不會請你進來了。
警 察 那很清楚。水塔先生，你也了解，押解這些人，那是我的義務。(水塔鞠躬)你們走吧！(把他們趕出去)
爺 爺 (在門下方很鄭重地說)早安。
(大家都走了，剩下水塔一個人，水塔繼續清

理。女房東進來。)

女房東 喔，你是表哥先生！剛才爲什麼有警察從我的房子把人押走？你表妹爲何將此地當做歇腳處來開張呢？所收容的盡是昨天還在五銖錢²的破房間住過，並且在街角向蛋糕師傅乞討栗餅的一些窮人！你瞧，我都清楚得很。

水 塔 我知道。有人向你說我表妹的壞話。說她曾經挨餓過！她過去的生活惡名昭彰。她聲名狼藉，她過去處境貧困悲慘！

女房東 她以前是一個……。

水 塔 一個窮光蛋，我們把話講白了吧！

女房東 拜託，別濫情了。我說的是她生活的轉變，不是她的收入。我相信她一定有些收入，不然也不會有這個店。一定有幾個老先生替她謀算過，否則店鋪怎麼來呢？先生，這是一棟很體面的房屋！這裡的房客不希望跟這樣的人住在同一個屋簷下。(停一會兒)我並非不講人情，但我不得不有所顧慮。

水 塔 (冷淡地說)密枝太太，我很忙。請你直截了當地告訴我，住在這個體面的房屋，我們要花多少錢。

2 五銖錢的銖，原文Käsch是中國古代很小的貨幣單位，六銖爲一鎰，Käsch常出現在德布林的小說《王倫三躍記》。布雷希特喜愛這本小說(詳見導讀)，從中獲知五銖錢這概念。

女房東 我不得不說，你是相當冷靜的人！

水 塔 (從店桌內抽出租賃契約)房租很貴。從租約中得知，租金是每個月付的。

女房東 (急忙說)但是像你表妹之類的人可不行。

水 塔 這是什麼意思？

女房東 那是說，像你表妹這樣的人必須預付6個月的房租200塊銀元。

水 塔 200塊銀元！簡直是要命的勒索！我上哪裡去張羅？在這裡我無法期待能有好銷路。唯一的希望是水泥廠裡縫袋子的女工，希望她們多抽菸，因爲人們告訴我她們工作非常疲累。可是錢賺得很少。

女房東 這一點你早該想到。

水 塔 密枝太太，你要有點兒良心！不錯，我表妹確實犯了不可原諒的錯誤，收留不幸的人。可是她能改過。我會負責要她改過的。況且，你如何能夠找到一個出身低賤而又能體會低賤生活的更好的房客？她會胼手胝足地工作，準時付你房租。她將會不辭一切、不怕一切、犧牲一切、出賣一切，爲你做牛做馬，聽命效勞，至死爲止。這樣的房客不是黃金可以抵換的。

女房東 200塊銀元預付款，不然就請她走路，蕩她的街頭去。

(警察進來)

警 察 沒事，請忙你的，水塔先生。

女房東 原來警方對這家店鋪特別感到興趣嘛。

警 察 密枝太太，我希望你不要有偏見。水塔先生替我們做了一件事，我只是以警方的名義來向他道謝。

女房東 這跟我又沒相干。水塔先生，我希望我的建議合你表妹的意思，我喜歡跟我的房客融洽相處。再見了，兩位。(下)

水 塔 再見，密枝太太。

警 察 你跟密枝太太有糾紛嗎？

水 塔 她要求預付6個月的房租，因為她覺得我表妹不夠體面。

警 察 而你沒這筆錢是嗎？(水塔默然)可是水塔先生，像你這樣的人，一定借得到錢吧！

水 塔 也許。不過像沈德那種人怎麼貸到錢呢？

警 察 你難道不留下來嗎？

水 塔 不行。我也不能再來。這回我是路過，才能為她伸出援手，只能排解最急難的事情。不久她還得靠自己。我很擔心，那時候會變成什麼樣子。

警 察 水塔先生，很遺憾你有租金上的困難。我不得不承認，當初我們對這個店鋪，原是抱著半信半疑的複雜心理來看待，但是你適才果斷地表現已顯示出，你是什麼樣的人。我們官方很快就知道，誰是支持我們社會治安的。

水 塔 (氣憤)先生，這個店我表妹認定是神明的賞賜，為了不讓它垮掉，我準備走法律邊緣。但是狡詐、嚴厲只是用來防患下階層的人而已，因為法律限定得太聰明了。我的情況好比一個人剛擺脫掉群鼠圍困，卻又有河水來犯。(隔了一會兒)你抽菸嗎？

警 察 (收下兩支雪茄，插入口袋裡)水塔先生，從局裡的立場，我們非常不願意失去你，但是你得要為密枝太太設想，讓我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沈德小姐過去是賣身度日的。你可以反駁說：不然她能做什麼？她怎麼付得起房租？事實上，這並不體面。為什麼？第一點，愛情是不出售的，否則豈不成為買賣式的愛情？第二點，不是跟付錢的人上床有體面，而是跟你所愛的人在一起才有體面。第三點，不為一些米，而是為愛情。不錯，你也許會回答說：既然牛奶都潑了，這些至理名言有什麼用？你要她怎麼辦呢？她非得張羅到半年的房租不可呀。水塔先生，我不得不告訴你，我不知道怎麼辦？(他努力思索)有了！水塔先生，你乾脆替她找個丈夫！

(一個小老太婆上)

老 婦 我幫我先生買一根便宜的好雪茄，我們明天就結婚40年了，我們要稍微慶祝一下。

水 塔 (客氣地)40年？而你們還一直要慶祝！

老 婦 只要我們的能力許可！我們在對面開毛毯店。我希望我們做個好鄰居，應該如此，現在時局不好。

水 塔 (向她展示各種菸盒)這是很舊的標價，我想。

警 察 水塔先生，我們需要資金。現在我建議來個結婚。

水 塔 (向老婦致歉)對不起，我有私人問題必須麻煩這位警察先生。

警 察 我們半年的租金無著落，結婚賺點錢，很好啊。

水 塔 恐怕沒那麼容易。

警 察 爲什麼？她是個好結婚對象，有個蒸蒸日上的小行業。(向老婦)你看法如何？

老 婦 (猶豫不決)唔！

警 察 在報上登個啓事。

老 婦 (審慎保守地)假如她同意的話……。

警 察 她有什麼好反對的呢？來，我幫忙你寫徵婚啓事。投桃報李，你不要以爲官府不關心苦哈哈的小生意人。你幫忙我們，而我們幫你寫你的徵婚啓事！哈哈！(他熱心地拿出記事簿，舔了舔筆頭，開始寫。)

水 塔 (慢條斯理)倒是個不錯的主意。

警 察 誠徵……正直男士……略具薄資……鰥夫不限……願與……生意興隆的菸草店女主人爲婚者。然後我們再補充一句：容貌娟美可愛，如

何？

水 塔 你不覺得那太誇張了嗎？

老 婦 (友善)才不呢，我見過她。

老 婦 (警察從記事本撕下那一頁，把它交給水塔。)

水 塔 我很惶恐地發現，要想不被輾死在輪下，得需要有多大的運氣！需要多少主意！多少朋友啊！(向警察)譬如關於店租之事，我縱然下定決心，仍然無計可施。如今你來幫我提供好主意，我確實知道解救辦法了。

第三幕 市立公園的黃昏

(一個衣衫襤褸的青年，兩眼注視著一架在公園上空盤旋的飛機。他從口袋取出一條繩子，環顧四周尋找，當他步向一棵大柳樹時，兩位妓女走過來，一個年紀已老，另一個是我們見過的八口之家的那個姪女。)

- 年輕妓女 晚安，年輕先生，你要跟我來嗎？甜心？
- 楊 森 可以的，女士們，如果你們買些東西給我吃的話。
- 老 妓 你大概瘋了吧？(向年輕妓女)我們繼續走吧，在他身上只是浪費時間，這就是失業的飛行員。
- 年輕妓女 可是公園裡再也沒人了，而且又快下雨了。
- 老 妓 也許吧。
(他們繼續走。楊森四下張望，拿起他的繩子，拋繞在柳樹枝上，他再度遭到打擾。那兩位妓女很快地走回來。她們沒注意到他。)
- 年輕妓女 一定是場傾盆大雨。

(沈德順路散步而來)

老 妓 瞧，那個壞蛋來了！是她害了你和你家人！

年輕妓女 不是她，是她表哥。他曾收留我們，並且說要幫我們付蛋糕的錢。我和她沒什麼過節。

老 妓 我倒有。(大聲)哦，那是我們這位有個金窩的甜姐兒！她已經有了一家店鋪，可是她還要搶走我們的客人。

沈 德 別損我了，我要到池邊茶室去。

年輕妓女 你真的要嫁給一個拖著三個油瓶的鰥夫嗎？

沈 德 不錯。我正要在那裡見他。

楊 森 (忍無可忍)走開！妳們這些妓女！不能讓人在這兒靜一靜嗎？

老 妓 閉嘴！

(兩妓女下)

楊 森 (朝她們喊)吸血鬼！(向觀眾)即使在樹叢中、即使下雨，她們仍拚命地尋找買春客。

沈 德 (動怒)你為什麼罵她們？(她看到繩子)喔！

楊 森 你瞪著眼瞧什麼？

沈 德 那根繩子幹嘛用的？

楊 森 走開，小妹妹，繼續走你的路！我沒錢，什麼都沒有，連個銅板也沒，就是有，我也不會買你。我會先買杯水喝。(開始下雨)

沈 德 這繩子幹嘛用的？你千萬不可以！

楊 森 干你什麼事？滾開！

沈 德 下雨了。

楊 森 你甭想到這棵樹底下來。

沈 德 (還站在雨中不動)才不。

楊 森 小妹妹，放棄吧。沒有用的，跟我是沒生意可做的。我也覺得你太醜了，蘿蔔腿。

沈 德 你胡說。

楊 森 別亮給我看。罷了，下雨了，你還是到這棵樹下來吧。(她緩緩走過去，坐到樹底下。)

沈 德 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楊 森 你想知道？那我就告訴你，好擺脫你的糾纏。(稍停)你可知道什麼叫飛行員？

沈 德 知道。我在茶室裡見過許多飛行員。

楊 森 不，你半個也沒見過。你所見到的可能是些帶著皮盔的笨蛋，是些聽不懂馬達聲，對飛機一竅不通的傢伙。只因送紅包給機場管理員，才坐上飛機的。這些傢伙你叫他讓飛機穿過雲層，從兩千公尺高空往下掉落，然後按下操控桿，把它拉起來。他就說：「合約書上沒這個規定。」駕駛飛機，如果不能使他的飛機四平八穩地降落，像是屁股穩貼於地的話，那麼他就不是飛行員，而是個大笨蛋。我是飛行員，卻也是個最大的傻瓜，因為我在北京航空學校讀遍了有關飛行的書，竟然漏讀了一頁，這一頁上頭說，我們不需要飛行員了。於是我就成爲沒有飛機的飛行員，一個沒

有郵件的郵機航員。但是這意味著什麼，你又不
懂。

沈 德 我想我懂。

楊 森 不，你不懂。告訴你，你是無法了解的。

沈 德 (半笑半哭) 小時候，我們養了一隻斷了翅的鶴。
牠對我們很好。我們捉弄牠，牠絕不生氣。牠會
大搖大擺走在我們後面，我們走得太快，牠就
叫。可是每到春秋兩季，白鶴成群結隊飛過村莊
的時候，牠就非常激動。我很了解牠的心情。

楊 森 別哭。

沈 德 不要！

楊 森 對臉上皮膚不好。

沈 德 我已經不哭了。
(她用袖子拭淚。楊森倚著樹，伸手摸她的臉，
也沒朝著她看。)

楊 森 你連揩自己的臉都不會。(他用手帕替她擦。稍
停。)

楊 森 既然你堅持不走，又阻止我上吊，那麼至少要開
口講話啊。

沈 德 我什麼也不知道。

楊 森 妹妹，你究竟爲什麼要阻止我上吊？

沈 德 我嚇了一跳。你剛才想這麼做，也許只因黃昏太
陰暗。(對觀眾)
在我們這個國家裡，

不可以有陰暗的黃昏，
河上也不可以有高橋。
甚至在入夜和破曉之間，
和漫漫冬日，都很危險。
因爲面對困境，
區區一點小事已足以
令人拋棄難熬的性命。

楊 森 談談你吧。

沈 德 談我的什麼？我開了家小店鋪。

楊 森 (嘲笑) 哦，你不上吊，你有個店鋪！

沈 德 (堅定的) 我有個店鋪，但是在這之前做過阻街女
郎。

楊 森 而這個店鋪大概是神明的賞賜吧？

沈 德 沒錯。

楊 森 他們出現在一個美妙的黃昏，然後說：錢給你！

沈 德 (輕笑) 是在一個早晨。

楊 森 你真無聊。

沈 德 (稍停) 我會彈一點古箏，也會學別人的模樣。
(她以低沉的聲音模仿一個有威嚴的男人) 「不，
豈有此理，我一定忘了帶我的錢包！」但是後來
我有了這個店鋪，頭一件事，就是把我的古箏送
掉。那時我對自己說，我現在再怎麼笨都沒有關
係了。
我說，我現在關氣了。

我獨行，我獨寢。

整整一年，

我沒再跟男人在一起。

楊 森 而你如今要嫁人？嫁給湖邊茶室那個！

(沈德默然)

楊 森 你到底對愛情懂些什麼？

沈 德 什麼都懂。

楊 森 什麼都不懂，妹妹。或者愛情曾令你感到愉快？

沈 德 不是。

楊 森 (他用手撫摸她的臉頰，依然沒朝著她看。) 這樣覺得愉快嗎？

沈 德 是的。

楊 森 你很容易滿足。這裡算哪一門子城市！

沈 德 你沒有朋友？

楊 森 一大堆，但是沒有一個願意聽到我還在失業。他們板著臉孔，彷彿聽到有人抱怨海裡還有水似的。你有沒有朋友？

沈 德 (猶豫) 有一個表哥。

楊 森 你得提防他一些。

沈 德 他只來過一次。現在已經走了，不會再來。但是爲什麼你講話這麼沮喪？常言道：言語不帶希望，則出言不善。

楊 森 繼續講下去吧！有聲音總比沒聲音好。

沈 德 (殷切) 在困厄之中，仍然不乏友善人士。我還小

的時候，扛著一擔柴，跌了一跤。一位老先生把我扶起來，並且還給我一個銅板。我常想起這件事。特別是那些不挺有錢的人，喜歡施捨。他們想必是喜歡表現，而還有什麼比行善更能表現的呢？作惡無異是笨拙的方法。當我們唱歌、建造機器、或是種稻的時候，我們就是在做好事。你也是好人。

楊 森 這似乎與你不甚相干。

沈 德 是的。現在我感覺到有一滴雨水。

楊 森 在哪裡？

沈 德 在兩眼之間。

楊 森 靠近右眼？還是左眼？

沈 德 靠近左眼。

楊 森 好了。(他漸漸咽了) 而你和男人不再有來往了？

沈 德 (微笑) 但我不是蘿蔔腿。

楊 森 大概不是。

沈 德 絕對不是。

楊 森 (疲憊地倚著柳樹) 但是我已兩天沒吃東西，整天沒喝半滴水，所以，妹妹，就算我想愛你，也無能爲力。

沈 德 雨天真美。

(賣水的老王上，唱著《雨中水販之歌》。)

我有水要賣。

此時此地站立在雨中。

只爲了我這麼一點水，
長途跋涉窮奔波。
如今我直喊：賣水喲！
可是卻沒有人
口渴難熬搶著買，
沒人花錢買水喝。
(買水吧，你們這些混帳！)

但願能夠塞住天上這個洞！
最近夢見七年沒下雨。
賣水滴滴必計較。
瞧他們呼喊「買水」那副德性！
每位朝我水桶伸手呼救者
得讓我看得上眼
我才賞臉。
(那時候真渴癢了那些混帳！)

(笑著)
好啊，你們地上的小草
竟然躺著，舒適地
把雲端乳水喝個飽，
也不問水價值多少。
而我一直喊：買水喲！
可是卻沒有人

口渴難熬搶著買。
沒人花錢買水喝。
(買水吧，你們這些混帳！)

(雨停了，沈德看見老王，便向他跑去。)

沈 德 啊，老王，你回來了？你的扁擔我把它存放在我店裡哪。

老 王 真謝謝你幫我保管。你現在過得怎樣呀，沈德？

沈 德 不錯，我剛剛遇到一個既聰明而又有勇氣的人。
我想向你買一杯水。

老 王 仰起你的頭，張開你的嘴，你就可以喝個足夠。
那棵柳樹仍然一直在滴水。

沈 德 老王，我要你的水。
從遠處挑來的水。
害你疲憊不堪的水。
因爲下雨賣不出去的水。
我要買給那個人。
他是飛行員，一個飛行員。
比其他人勇敢，
騰雲駕霧，
不怕雷雨。
把親切書信
傳遞給天涯海角的朋友。

(她付錢，然後拿著杯子跑到楊森那裡。)
(沈德回頭笑著對老王叫道)他睡著了。失望加上
雨水加上我，把他累壞了！

幕間劇 老王在下水道的 過夜處

(賣水老王睡著，音樂響起。下水道逐漸透明。
神明於老王的夢中出現。)

老 王 (容光煥發)我見到她了，神明！她還是老樣子！
神明甲 那我們很高興。
老 王 她在戀愛！還指她的男朋友給我看。她真的過得
很好。
神明甲 我們很喜歡聽到這樣。希望這樣能給她行善的力
量。
老 王 的確是這樣！她一直都在盡力做善事。
神明甲 什麼樣的善事？請講給我們聽聽，親愛的老王。
老 王 她對任何人說話都很親切。
神明甲 (熱切的問)還有呢？
老 王 從她店鋪裡出來的，幾乎個個都攜有香菸——即
使付不起錢的也是一樣。

神明甲 這聽來不錯。還有其他嗎？
 老 王 她收容了八口人！
 神明甲 (高興，向神明乙)八口人！(向老王)也許還不止這些！
 老 王 雖然天下著雨，她向我買了一杯水。
 神明甲 當然，顯然這是小善。
 老 王 但這要花很多錢。一個小店賺不了這許多。
 神明甲 當然！當然！但一個謹慎的園丁會在小院地上種出許多奇蹟。
 老 王 她真的在做，她每天早晨都施捨米飯。這就吃掉了她所賺的一半還多，她可曾想到！
 神明甲 (略顯失望)我不予以置評。我對開始並不滿意。
 老 王 想想看，時局並不好呢！她曾經找表哥來幫忙，因為她的店陷入困境。
 剛建好一個避風處，
 漫漫寒冬天際
 一群惡鳥飛掠而至，
 搶奪肆虐。
 飢餓的狐狸咬穿了薄牆；
 獨腳狼踢翻了飯碗。
 總之，她一人無法應付各路人馬。但是大夥兒都認為，她是個好姑娘，大家稱她是貧民窟的天使。從她店裡傳出這麼多的善行，不管木匠怎麼說。

神明甲 怎麼了？木匠說她的壞話？
 老 王 哦，他只是說，她貨架的費用還沒有完全付清。
 神明乙 你說什麼？欠木匠的帳還沒付清？在沈德的店？她怎能容許這種事？
 老 王 她大概是沒錢。
 神明乙 一樣的，欠帳還錢，光是表面的不合理也得避免。先奉行其文字，次談及其精神！
 老 王 可是那只是她的表哥。神明！並不是她自己！
 神明乙 那就不准她的表哥再踏進她的門檻！
 老 王 (垂著頭)我了解，神明！不過，替沈德說句公道話，她的表哥是個極受人敬重的生意人。連警察都尊重她。
 神明甲 也許我不能責怪未曾聽說過的表哥先生，我承認我不懂得生意，或許人們應該查查看它罪過在哪裡。總是做生意！他們都是在做生意！有這個必要嗎？那七賢王做過生意嗎？正直的孔子曾賣過魚嗎？做生意和過個正直而有尊嚴的人生相干嗎¹？
 神明乙 (很生氣)無論如何，這種事情不得再有！

1 此處透過神明看世人的超然立場，諷刺人類社會的商業化行爲，表達對資本主義社會的反感。尤其布氏在美國紐約與百老匯影劇界簽約寫劇本時，對一切商業化的傾向，感觸良多。他的反商情節，不僅造成《高加索灰闖記》上演製作的不順利，也反映在劇中人物冷板的表情。詳見導讀有關《高加索灰闖記》劇本產生的背景。

(他轉身要走，其他兩位神明也轉身。)

神明丙

(是最後轉身的，不好意思地)原諒我們用這種嚴厲的口氣對你說話，老王，我們太累了，又沒睡飽。至於過夜的地方！有錢人極力推薦我們到窮人家，可是窮人又沒有足夠的房間。

眾神明

(離去，罵著)最好的也意志不堅！沒有用的！太少，太少了。當然所有的都是真心真意，但是看來沒有大志，她至少該……

(他們的話聲聽不見了)

老 王

(向他們喊)別生氣了！神明，才開始不要要求太多！

第四幕 沈德菸草店前的廣場

(一個理髮店、一個毛毯店，和沈德的菸草店。時為早晨。在沈德的店門外佇候著那八口之家還留下來的爺爺、弟媳，以及失業者和中太太。)

弟 媳
申太太

她昨夜不在家。

真不檢點，好不容易那粗魯的表哥才走，輕鬆了，至少可分些餘糧出來，現在整晚又不在家，天知道跑到哪鬼混去了。

(理髮店裡傳出吼聲。老王跌跌撞撞地出來，後面追著是那肥胖的理髮匠蘇福先生，手裡握著一個沉重的燙髮夾。)

蘇 福

我要教訓你，你敢拿臭水溝的水來和我的客人歪纏！杯子拿走！滾蛋！

(老王伸出手拿蘇福遞出之杯。蘇福先生用燙髮夾打他的手心，老王大聲哀號。)

蘇 福

你自討苦吃！給你一個教訓！

(他氣咻咻走回店裡。失業者撿起杯子，遞給老

王。)

失業者 你可以告他打人。

老 王 手被打爛了！

失業者 有沒有打碎骨頭？

老 王 我的手指不能動了。

失業者 坐下來。在上面灑點水。

(老王坐下)

申太太 無論如何，你這水是買便宜了。

弟 媳 清晨八點，這裡一條破繃帶都拿不到，她一定是去風流了！真是丟臉。

申太太 (垂頭喪氣)她把我們忘了！

(沈德自街尾上端著一鍋飯)

沈 德 (向觀眾)我從未看見過清晨的四川，以前這時刻，我總是在床上用髒被單蒙著頭害怕清醒，今天早上我穿過送報童、用水清洗柏油路之壯漢、從鄉下運貨來之牛車；從楊森住的地方到這裡，我走了好一段路，可是一步比一步輕快。我常聽人說，戀愛中之人猶如在雲端。可是更美妙的是踩在土地上、柏油面上。我告訴你們，大清早的時候，那一群房子看起來像垃圾堆，其中燈火亮著，天空已泛紅又清澄，因為這無灰塵污染。再告訴你們，你們一定錯失過很多良辰美景，如果你們不曾戀愛，不會在清晨看到這城市，從床上起來，如同一位清醒的匠人，肺裡灌足了新鮮空

氣，伸手取工具，猶如詩人們所唱吟的。(向著等待她的人們)早安！這是飯！(她分配飯時，看到老王。)早安！老王，我今天有些輕浮。在路上，我對著所有的櫥窗照自己。現在我想給自己買條圍巾。(猶豫了一下)我真希望自己漂亮些。(她快步走進毛毯店)

蘇 福 (又踏進門，面向觀眾)沈德小姐今天這麼漂亮，真叫我吃驚！我以前根本沒把對面菸草店的老闆娘放在眼裡。但是我現在注視她足足有三分鐘之久！我想，我愛上她了。她真是國色天香！(向老王)滾開，你這無賴！

(他回到理髮店內。沈德和一對老夫婦，就是店東和他的太太從毛毯店裡出來。沈德披著一條圍巾，店東舉著一面鏡子。)

老 婦 這條很漂亮，也不貴，因為上面有個小洞。

沈 德 (注視著老婦臂上的另一條圍巾)綠色那一條也不錯。

老 婦 (微笑)可惜這條上面沒有洞！

沈 德 說的是，很悲哀，我的店鋪賺得不多，收入少，開銷大。

老 婦 別做太多的善事，剛開始每一碗飯都很重要，不是嗎？

沈 德 (試披著有洞的那條圍巾)只是這些都是必要的，可是我現在太輕浮了。這顏色適合我嗎？

老 婦 妳最好問個男人。

沈 德 (向老翁)這顏色適合我嗎？

老 翁 妳最好問……

沈 德 (非常禮貌)我願意聽聽你的意見。

老 翁 (也很禮貌)很適合妳。但深色的那面要朝外。
(沈德付錢)

老 婦 假如妳不喜歡，儘管拿來換。(她把沈德拉到一
旁)他有沒有錢？

沈 德 (笑)喔，沒有。

老 婦 那妳打算怎樣付這半年房租？

沈 德 半年的房租！我已經把這事給忘了！

老 婦 我早就想到了！下星期一就是月頭了！我有話跟
妳說。妳知道，自從我和我先生認識妳以後，我
們就對那個徵婚啓事起了疑心。我們決定幫妳的
忙。我們存了些錢，可以借給妳200塊銀元。如
果妳願意，妳可以拿妳的菸草存貨做抵押，我們
之間不必任何契約。

沈 德 妳真的願意借錢給我這種輕浮的人？

老 婦 坦白說，如果是借給妳的表哥，他絕對不輕浮，
我們或許不會借，但是借給妳我們很放心。

老 翁 (加入)都講好了沒有？

沈 德 鄧先生，但願神明聽到你太太剛才說的話。他們
正在尋找快樂的好人。你們幫忙我，一定很快
樂，因為你們知道，是愛心使我陷入困境的！

(老夫婦相視會心微笑)

老 翁 錢就在這裡，沈德小姐。(他遞給她一信封。沈
德收下，鞠躬為禮。老夫婦回禮，回到自己的店
鋪。)

沈 德 (揚起她的信封)你瞧，老王，6個月的房租在
此！難道不是奇蹟？你看我的新圍巾如何？

老 王 爲了那小伙子買的嗎？就是我在公園看到的那
位？
(沈德點頭)

申太太 先別講妳的風流韻事，妳該看看他的手啦！

沈 德 (驚訝)你的手怎麼了？

申太太 那個理髮匠當著我們大家的面，用他的燙髮夾打
爛了他的手。

沈 德 (責怪自己的疏忽)而我居然沒注意到！你一定得
馬上看醫生，否則手會變得僵硬，你以後就沒法
工作了，真糟糕，快起來，快去！

失業者 他該去看的不是醫生，是法官。他可以向那個有
錢的理髮匠要求賠償。那個剃頭的很有幾個臭
錢。

老 王 你想我有機會？

申太太 如果手真的被打壞了。當然有。但是手壞了嗎？

老 王 我想是的。腫得很厲害。會賠償奉養終身嗎？

申太太 你需要一個證人。

老 王 你們大家都看到了。你們大家都可以作證。

(他環顧四周。失業著、爺爺，以及弟媳都坐在牆邊吃飯，沒人抬頭。)

沈 德

(向申太太)你親眼看見的！

申太太

我不願意和警察打交道。

沈 德

(向弟媳)妳呢？

弟 媳

我？我沒看到！

申太太

你當然有看到！我看到妳看到了。妳只是害怕，因為理髮匠有勢力！

沈 德

(向爺爺)爺爺，我相信你會為這件事去做證。

弟 媳

他的證詞不會被採用的。他是個傻子。

沈 德

(向失業者)這可是關係到賠償奉養終身。

失業者

我去做證只會害了他，我自己有兩次因為行乞被捕。

沈 德

(難以置信)所以你們之中沒人願意說明這是怎麼一回事。在光天化日之下，他的手斷了，你們都看到了，但沒人願意講？(生氣)哦，你們這些不幸的人！你們的兄弟受攻擊，而你們視若無睹。他痛苦哀號，而你們靜默無言。野獸伺機而動，掠走祭品，而你們說：

「他饒過我們，因為我們沒有生氣。」

這是什麼城市，你們是什麼樣的人！

如果一個城市無公理，就該革命，

如果沒有起義，那最好入夜之前，

燃起一把火，毀了這城市¹！

老王，假如在場沒有一個願意做證人，我來做，我要說，我看見了。

申太太

(嚴肅)那樣的罪名是偽證。

老 王

我不知道能不能答應妳這麼做。但是也許我只好答應。(他凝視他的手，擔心地)你們認為，腫得夠大嗎？我覺得，腫又消了些。

失業者

(安慰他)沒有，肯定沒有消。

老 王

真的沒有？對，我覺得腫得更大了。或許我的手腕真的斷了。我最好馬上去找法官。(他小心翼翼地舉著手，目不轉睛瞪著它，跑開了。申太太跑進理髮店。)

失業者

她去討好理髮匠。

弟 媳

你我無法改變這個世界。

沈 德

(失望地)我不想罵你們，我只是很驚訝。不，我要罵你們。走開！不要讓我看到！

(失業者、弟媳，以及爺爺邊吃邊發牢騷地走開。)

沈 德

(向觀眾)

1 「燃起一把火，毀了這城市」這裡影射到《聖經·創世紀》第十九章，耶和華降硫磺與火毀滅所多瑪和蛾摩拉兩座城。布雷希特以《聖經》為例批判社會，認為革命勢在必行，不革命就燒城。沈德的話影射全劇的主題：必須先改造這世界，好人才有出頭天(見「收場白」)。

他們不再答話作聲。

你叫他站哪裡，他就站哪裡

你叫他們讓開，他們就讓開

只有聞到飯菜香味

他們才會抬頭觀望。

(一位老婦跑來。這是楊森的母親楊太太。)

楊太太 沈德小姐嗎？我的兒子把一切都告訴我了。我是楊太太，楊森的娘。妳想想看，他得到一份差事，做飛行員。今天早上，就是剛剛，北平郵政機場主任來了封信。

沈 德 喔，楊太太，這麼說他又能飛了？

楊太太 可是這份差事要花一大筆錢：500塊銀元。

沈 德 這實在是筆大錢，但是金錢不能阻擋了他的前程啊！我還有家店鋪。

楊太太 但願妳能想個辦法！

沈 德 (擁抱楊太太)但願我能幫得上忙！

楊太太 妳會給一個有才華的人一個機會吧！

沈 德 我們不能阻止一個人成為有用之士。(停一會兒)只是這店鋪值不了多少錢，而這200塊現金是借來的。當然這錢妳可以馬上帶走，我會把菸草存貨賣了還債。(她把老夫婦的錢交給她)

楊太太 啊，沈德小姐，妳這錢真是花在刀口上。城裡的人都認定他是死飛行員，不會東山再起了呢！

沈 德 但爲了飛行員的差事，我們得去張羅另外那300

塊錢。讓我想想看。

(慢條斯理)我知道有個人也許能幫得上忙，他以前也替我出過主意。我原來不想再找他的，因爲他太刻薄，太狡猾了。不過一個飛行員總得飛才是，這真的算最後一次了。

(飛機聲音)

楊太太 但願妳說的那個人能弄到錢！啊，妳瞧，那是早晨的郵政飛機，飛往北平！

沈 德 (堅定)飛行員看得見我們，快招手！(她揮動她的圍巾)妳也揮手啊！

楊太太 (揮手)妳認識上面的飛行員？

沈 德 不，我認識將來要在上面的飛行員。因爲絕望的人應該飛，楊太太。這個人要克服困難，要出人頭地。

(向觀眾)

楊森，我的郎，

不怕雷雨

高入雲霄

橫越天際

把親切的信

寄給遠方的朋友！

布幕前的幕間劇

(沈德上，拿著水塔的面具。她唱道：)

神明與好人的無依無靠之歌

我們這個國度裡，
人才需要運氣；
必須找到後臺，
才能算是人才。
好人無依無靠，
神明白身難保！

爲何神明沒有彈藥
飛機、軍艦和大砲，
剷除邪惡保護善良
讓眾人皆享受太平？

(她穿上水塔的衣服，並以他的步法走了幾步。)

好人在此無法長久行善，
碗盤空空，食客互毆¹。
啊，眾神的戒律，
無法對抗窮困。

爲何神明不降臨我們的市集，
微笑地賑災濟糧。
使溫飽的眾人，
敦親睦鄰，和善相處？
(她戴上水塔的面具，以他的聲音唱道：)

爲食一餐，就得需要強硬，
有錢人就是靠此興建家業。
爲拯救一個可憐兒
不得不踐踏十二個。

爲何神明不在天界大聲說
他們虧欠善人一個美好的世界
爲何不拿坦克槍砲幫助善人

1 「先有得吃，才有道德」(Zuerst kommt das Essen, dann kommt die Moral)，此一主題最早出現在布氏的《三文錢歌劇》。此一觀念可能得自墨子及管仲的思想，他在二〇年代其間讀過德國漢學家A. Forke所譯著“*Me Ti, des S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Werke*”《墨翟及其學生的作品》，Berlin 1922.

而且下令：開火！
是可忍孰不可忍？

第五幕 菸草店

(水塔在櫃台後面看報，毫不理會邊打掃邊說話的申太太。)

申太太 如果有什麼蜚短流長，這小店很快就會垮。這點你可以相信我。身為一個正直的男士合該去打聽一下，沈德小姐和黃街的楊森到底有何瓜葛。也別忘記，隔壁的理髮匠蘇福先生對沈德小姐很感興趣。這個人有十二棟房子，只有一個太太¹。他甚至還打聽沈德小姐的家當；這證明一個男人的確有意思。(依然無反應，於是她帶著水桶離開了。)

楊森的聲音 (從外面)這是沈德小姐的菸草店嗎？

申太太的聲音 是的，不錯；但今天掌櫃的卻是表哥。

(水塔跨著沈德輕盈的短步跑到鏡前，他攬鏡瞧出破綻，正要整理頭髮，微笑地轉身離開。)

1 古代中國准許男人娶三妻四妾。

後面跟著好奇的申太太，與楊森擦身過，溜進後房。)

楊 森 我叫楊森。(水塔鞠躬)沈德在嗎？

水 塔 不在。

楊 森 我想你知道我們的關係？(開始細瞧這店鋪)蠻像個地方！我還以為她在吹牛呢。(他滿意地看著菸盒、瓷器罐。)太棒了，我可以再飛了！(他拿起一隻雪茄，水塔遞給他火。)你看我們可以在這店鋪再擠出300塊錢嗎？

水 塔 請問你是不是打算立刻賣掉？

楊 森 我們到底有沒有300塊現金？(水塔搖搖頭)她肯立刻拿出200塊算是很夠意思了，但是還缺那300塊錢，所以還是沒有什麼用。

水 塔 沈德肯答應給這麼多，未免太過草率。這恐怕得犧牲整個店，才能湊足。常言道：欲速則不達。好似疾風將鷹架吹倒。

楊 森 我急需這筆錢。要麼就都不要。如果值得給，這女孩是不會猶豫的。我們男人對男人私下講：她很乾脆。

水 塔 是這樣。

楊 森 這是她的優點。

水 塔 我可以知道那500塊錢是幹什麼用的嗎？

楊 森 當然。我看你想要試探我？北平機場的主任，是我在飛行學校的朋友。如果我能掏出500塊給

他，他就給我那份差事。

水 塔 價錢是不是高得離譜？

楊 森 不高。他必須開除一個現職的飛行員，說他怠忽職守。而這個飛行員，又有一個大家族要奉養，所以非常盡心職守。這我們私下聊聊，沈德不需要知道這檔子事。

水 塔 也許不需要。只有一點，這個機場主任難保不在下個月將你出賣？

楊 森 不會是我。我一定會盡心職守，我已經失業太久了。

水 塔 (點頭)餓狗能更快地把車拉回家。(他緊盯著楊森看了一會兒)楊森先生，責任重大。你要求我的表妹放棄她的小產業、離開她所有的朋友，她的整個命運交到你手裡。我想你打算娶她吧？

楊 森 我有這個打算。

水 塔 可是為了幾百塊銀元就把店鋪賣了，不是太可惜了嗎？這是廉價脫售。而你手中的200塊錢，可以付這裡6個月的房租。你難道不想繼續做菸草生意嗎？

楊 森 我！你能想像飛行員楊森站在櫃台後面？(裝腔作勢)「大爺，要濃的雪茄還是要淡的？」這輩子休想！

水 塔 容許我問一個問題，飛行員也是一種生意嗎？

楊 森 (從口袋裡抽出一封信)我月入250元，你自己看

看這封信，這是郵票和郵戳。北平。

水 塔 250元？相當多。

楊 森 你以為我免費飛啊？

水 塔 這差事似乎不錯，楊森先生，我表妹託我協助你成為飛行員，而飛行員這差事對你來說就是一切。從我表妹的立場，我看不出有何理由反對她隨心所欲，她有權談戀愛。我樂意把這裡的一切變賣成錢。女房東密枝太太來了，我要請教她，如何變賣這些東西。

女房東 你好，水塔先生，是關於房租的事嗎？後天就到期了。

水 塔 出狀況了，密枝太太，我表妹可能不再經營菸草店了，她要結婚了。這是她未婚夫。（他介紹楊森先生）楊森先生將要帶她去北平，過嶄新的生活。如果價錢好，我有意思把菸草存貨賣掉。

女房東 你到底需要多少錢？

楊 森 300塊現款。

水 塔 不行，要500塊銀元。

女房東 （對楊森）或許我能幫忙你。（對水塔）她花了多少錢買的？

水 塔 我表妹花了1000塊銀元。而菸草賣掉得很少。

女房東 1000塊銀元！她當然上當了，我告訴你，只要你答應後天搬走，我付300塊銀元。

楊 森 答應她，老大！

水 塔 太少了！

楊 森 可是夠了！

水 塔 我至少要500塊銀元。

楊 森 為什麼？

水 塔 對不起，我和表妹的未婚夫說些話。（把楊森拉到一旁）菸草存貨已經以200塊錢抵押給那對老夫婦，這200塊昨天也交給你了。

楊 森 立了字據沒有？

水 塔 沒有。

楊 森 （停了一會兒，向密枝太太）300塊我們可以成交了。

女房東 可是我還得知道，沈德小姐有沒有欠債？

楊 森 你回答！

水 塔 這家店鋪沒有欠債。

楊 森 什麼時候拿這300銀元？

女房東 後天。你們可以考慮一下。如果你們有一個月的時間處理出售的事，可能賣得更好。我所以花300塊錢買這個店，是因為我樂意為年輕的情侶做些事。（下）

楊 森 （在她身後叫道）箱子、罐子、袋子全部只要300塊，那麼痛苦就結束了。（向水塔）或許後天之前，我們在別處賣到更好的價錢？也能還那老夫婦的200塊？

水 塔 短時間內沒辦法。密枝太太這300塊算是最多的

了。兩人的旅費和剛開始之生活費你有吧？

楊 森

當然啦！

水 塔

到底有多少？

楊 森

就算要我去偷，我也會湊足的。

水 塔

原來如此，這筆錢也得去張羅？

楊 森

唉，你放心好了。老大。我總有辦法到北平的。

水 塔

可是兩個人花費並不便宜。

楊 森

兩個人？那女孩要留在這。開始時她只會拖累我。

水 塔

我了解。

楊 森

別那個樣子看我。人必須量入為出。

水 塔

那我表妹該怎麼過活？

楊 森

你不能替她想想辦法嗎？

水 塔

盡我的能力。(停一下)楊森先生，把那200塊銀元交給我保管，直到你讓我看到去北平的兩張車票為止。

楊 森

親愛的大舅子，我希望你不要多管閒事。

水 塔

沈德小姐……。

楊 森

你儘管把這女孩交給我吧！

水 塔

恐怕沈德小姐不會願意把這個店賣掉，要是她發現……。

楊 森

她會要的。

水 塔

你完全不怕我反對嗎？

楊 森

親愛的先生！……。

水 塔

你似乎忘了她也是個人！一個有理智的人。

楊 森

(取笑地)我奇怪有些人會高估他們女親戚的理智。你沒聽過愛情的力量、肉體的誘惑嗎？你還提到她的理智？她沒有理智！她這一輩子都被糟蹋了，可憐蟲！我只要把手往她肩頭一搭，向她說「跟我走」她就聽到教堂鐘聲響起，再也認不得她母親了。

水 塔

(壓抑)楊森先生！

楊 森

管你姓誰名誰！

水 塔

我表妹對你一片癡情，因為……。

楊 森

是不是要說，因為我手摸著她的奶子？填填菸斗，抽吧！(他自己拿了一隻雪茄，然後又塞了幾支在他的口袋裡，而後改變主意，把整盒都拿走。)你不要空手來找我，跟她說我要娶她，要她把那300塊錢送來，或者你送來，她或你隨便哪一個。

(下)

申太太

(從後房探出頭來)情況不妙！整個黃街的人都知道，你的表妹在他的手掌心中。

水 塔

(大叫)店丟了，而他又不愛我！完了，我完了！(他像隻困獸般地跑來跑去，一再重複這兩句話，一直到他忽然停下向申太太)申太太，妳和我一樣在貧民窟長大。難道我們心腸不夠硬？我想不是。如果妳偷了我一毛錢，我會掐住妳的喉

囈，非要妳吐出來不可！這是妳知道的。年頭不好，這個城市像地獄一樣，而我們不斷往牆上爬，不管它多滑，直到厄運臨頭。要談戀愛準完蛋，只要有一個弱點，就被撤職。我們要如何免除弱點，尤其那致命的愛情？簡直是無藥可救！代價太高了！當然，妳自己說說看，難道我們要永遠戰戰兢兢的過日子？這是什麼世界啊！

愛的擁抱變成窒息，

愛的輕歎化爲吶喊。

爲何禿鷹盤旋天上？

只因一女往赴幽會！

申太太 我想，我還是馬上把那裡髮匠找來。你應該和他談談，他是正人君子，和你表妹正相配。（因水塔沒答話，她就跑出去。）

（水塔走來轉去，直到蘇福先生進來，後面跟著申太太，蘇福揮手示意請她退下。）

水塔 （急忙迎上）親愛的先生，我聽說你對我表妹沈德有意思。讓我開門見山的與你談，她此刻處境危險。

蘇福 哎喲！

水塔 幾個鐘頭前，她還是一家店鋪的老闆，現在則如乞丐一無所有。蘇福先生，這家店已經破產了。

蘇福 水塔先生，沈德小姐的魅力不在於她的店鋪財產，而在於她的心地善良。我們這個社區稱她是

貧民窟的天使，就說明了一切。

水塔 親愛的先生，好心卻使我表妹一日之間損失了200塊銀元。我們必須阻止。

蘇福 水塔先生，我卻不以爲然。我們倒是應當拓寬這種善良之門。行善是小姐的天性，我每天早上以感動的心看她供應四個人的食物，多麼有意義呀！她爲何不可以供應四百個人的食物呢²？我聽說她一直在爲無家可歸的人找棲身之所。我豬舍後面的工寮由她全權處理，諸如此類等等。水塔先生，我希望沈德小姐能聽聽我最近有的一些想法。

水塔 蘇福先生，她聽到會受寵若驚的。

（老王及警察上。蘇福先生轉身，瀏覽貨架。）

老王 沈德小姐在嗎？

水塔 不在。

老王 我是賣水老王，你一定是水塔先生？

水塔 是的，老王，你好。

老王 我是沈德的朋友。

水塔 我知道，你是她的一位老朋友。

老王 （向警察）你瞧！（向水塔）我來，是爲了我的手。

警察 他的手受傷了，這是事實。

水塔 （迅速）我看你的手臂需要一條掛帶。（他從後房

2 影射基督供應五千人食物。

裡取出一條圍巾，扔給老王。)

老 王 但這是她的新圍巾。

水 塔 她不需要了。

老 王 可是她買來是爲了討一個人的歡心！

水 塔 很明顯現在不必了。

老 王 (用圍巾做個掛帶)她是我唯一的證人。

警 察 水塔先生，聽說你的表妹看見理髮匠蘇福用燙髮夾打了這個賣水的，你知道這件事嗎？

水 塔 我只知道我的表妹當時並不在場。

老 王 這是個誤會，只要她在這兒，一切就清楚了，沈德會證明一切的。她在哪裡？

水 塔 (嚴肅)王先生，你自稱是我表妹的朋友，而她目前有自己的煩惱，被各方利用剝削，她已經自身難保了，你總不希望她爲了偽證而增加麻煩吧？

老 王 (不知所措)是她叫我去找法官的！

水 塔 法官就能醫好你的手嗎？

警 察 不能，但她能叫理髮匠賠償。(蘇福轉身)

水 塔 王先生，我的原則是不介入朋友們的爭執。(水塔向蘇福鞠躬，蘇福回禮。)

老 王 (取下掛帶，傷心地放回去。)我明白了。

警 察 好了，我要走了。(向老王)你想詐騙好人，你下次可要當心呀。如果蘇福先生不是個情理法兼顧的人，你就得因誣告而坐牢。走開！(老王下，警察隨後。)

水 塔 抱歉之至！

蘇 福 「那個人」的事(他指向圍巾)真的過去了嗎？完全結束了嗎？

水 塔 完全結束了。她已經看穿了那個人。當然啦，也許要過一陣子她才能淡忘。

蘇 福 我們會謹慎行事的。

水 塔 這是新的創傷。

蘇 福 她可以到鄉下旅行。

水 塔 幾個星期，她會很快樂的。之前，她可以找個她信賴的人商量。

蘇 福 在一家小小的，但是高級的飯店吃一頓小小的晚餐。

水 塔 以隱蔽的方式。我趕快去通知我表妹，她會表現得理智的。她爲了店舖的事焦頭爛額，她視這店舖爲神明給她的禮物。請你耐心等一會兒吧。(退入後房)

申太太 (探頭進來)可以恭喜了吧？

蘇 福 可以了。今天就可以通知沈德小姐收留的客人，他們可以住進豬舍後面的工寮裡。

(申太太奸笑的點頭)

蘇 福 (起身向觀眾)怎麼樣？先生女士們？你看我這個人如何？誰還能提供更多？誰還能更大公無私、更有遠見？在吃頓小小的晚餐時，但是……這聽起來會不會使你想入非非？絕不會發生那種事。

根本沒有，甚至碰都不碰她一下。連倒茶遞盤子的時候，都不會碰巧去碰她。只是交換意見。兩顆心重相遇，隔著桌子的花，白色菊花。(他把這個記下來)不，我們不要把快樂建在別人痛苦之上。我要提供了解與協助，但是要默默的。也許加上那麼一瞥，意味深長的一瞥。

申太太

一切如願吧，蘇福先生。

蘇福

一切如願！這地方將有所改變。某人已被趕走了。覬覦這店鋪是不會得逞的。以後要是有人膽敢冒犯這城市最純潔女孩名譽的，我不會輕饒他。妳認識那個楊森嗎？

申太太

他是最微不足道的小癩三。

蘇福

他什麼也不是。沒這個人，他不存在的，申太太。

(楊森上)

楊森

這裡是怎麼回事？

申太太

蘇福先生，要不要我去叫水塔先生？他不會要陌生人在這店裡閒蕩的！

蘇福

水塔先生和沈德小姐有要事商量。不准打擾！

楊森

什麼？沈德在這裡？我沒有看見她進來。商量什麼？我必須參加！

蘇福

(不讓他走進後房)等一等，先生！我想，我知道你是何許人也，聽好，沈德小姐和我即將宣布訂婚。

楊森

什麼？

申太太

這你可沒有料到，對不對？

(楊森正要推開理髮匠進入後房，沈德出來了。)

蘇福

對不起！我的好沈德，也許你可以解釋……。

楊森

這是怎麼回事，沈德？你發瘋了嗎？

沈德

(喘息)楊森，我表哥和蘇福先生達成一種諒解。

他們希望我聽聽蘇福先生如何幫助街坊鄰居們。

(停一下)我表哥反對我們在一起。

楊森

而妳同意了？

沈德

是的。(暫停)

楊森

他們跟妳說，我是壞人。(沈德默然)或許我是，沈德。就因為如此我需要妳。我很卑賤，我沒有錢，沒教養，但至少我肯奮鬥！沈德，他們推妳走向災難。(他接近她，以低沉的聲音說話。)妳沒有眼睛嗎？妳看看他！(將手搭在她肩上)可憐蟲，他們現在又打妳什麼主意了？美滿婚姻？沒有我，他們只會宰割妳。妳自己說說看，妳願意捨棄我而跟他走嗎？

沈德

是的。

楊森

一個妳不愛的男人。

沈德

是的。

楊森

妳忘了一切，忘了那天雨怎麼下著？

沈德

沒有。

楊森

忘記妳怎麼從柳樹上搭救我？如何答應給我錢去

讓我再飛？

沈 德 (顫抖)楊森，你要怎麼樣？

楊 森 我要妳跟我走。

沈 德 (小聲)對不起，蘇福先生，我要跟楊森先生走。

楊 森 要知道我們是情人。(他帶著她到門口)店鋪的鑰匙給我。(楊森從沈德口袋取出鑰匙。楊森把它擺在櫃台。交給申太太)妳把事情辦妥，就把它放在門檻上。咱們走吧，沈德。

蘇 福 這簡直是強奪嘛！(向後喊)水塔先生！

楊 森 叫他不要嚷。

沈 德 請你不要叫我表哥，蘇福先生。我知道他不同意我這樣做，但是我覺得他錯了。

(向觀眾)

我要跟我的情人走

我不管代價有多少

我不管這樣好不好

我不管他是否愛我

我要跟我的情人走。

楊 森 這樣才對。

(兩人離場)

布幕前的幕間劇

(幕前，沈德穿著她的結婚禮服，正要前往婚禮途中，轉身向觀眾。)

沈 德 有件可怕的事情發生了。當我和楊森愉快且滿懷希望地離開店鋪時，毛毯店老板娘站在街上，渾身發抖。她告訴我說，她丈夫爲了憂心她借我的那一筆錢，緊張得臥病不起。她說我最好現在就還錢。當然，我只好說我會還。她如釋重負，含淚祝福我，並求我原諒。她說她信不過我的表哥水塔，甚至我的未婚夫楊森。她走後，我跌坐在階梯上，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頗爲震驚，我的情緒激動不已，於是投入楊森的懷裡，我無法抗拒他的聲音和愛撫。他和水塔講的那些醜話，竟沒有給我一些教訓。我投入他的懷裡，心想到，神明也要我善待自己。

不讓任何人毀滅，包括自己，

讓每人快樂，包括自己，

這是何等美好¹。我怎能忘記這兩位老好人？楊森像一陣吹往北平的小旋風，把我的店和朋友們都捲走。然而他不是壞人，而且他愛我。只要我在他身邊，他就不會做壞事，男人對男人們所講的話，是沒有意義的。他只不過要表現自己威風、了不起，和特別堅強。如果我告訴他，兩位老人付不起稅金時，他會諒解一切的。他寧可到水泥工廠做工，也不要靠犯罪來達到飛行。當然啦，話說回來，飛行的確是楊森的一大嗜好。我有足夠的力量喚回他心中的善良嗎？在前往婚禮的途中，我徘徊於恐懼和喜悅之間。（她很快地走開）

1 布雷希特受到墨子思想的影響，曾撰《墨翟，變易之書》(Me-ti, *Buch der Wendungen*, 1941)。在筆記裡他引述墨子章句說：「兼愛並不排除自我。」又說：「對人類之愛，並不排除自我，因為被愛的人類也包括自我。所以此愛也及於自我。通常所謂的自愛，也就對別人的愛。」這些句子乃引自A. Forke的德譯本。

第六幕 市郊一家廉價餐館的廂房

（一個侍者正在為參加婚禮的人斟酒。和沈德一起的有：爺爺、弟媳、姪女、申太太、失業者。孤伶伶處在一角的是證道人¹。前台楊森穿了一件黑色晚禮服，正在和他的母親楊太太說話。）

楊 森 有個壞消息，媽媽。她剛才毫無惡意的對我說，她不能為我把店鋪賣掉。有人要求還錢，她給你的那200塊是借來的。不過她表哥說，根本沒有借據。

楊太太 你怎麼說？你當然不能娶她了？

楊 森 跟她說什麼都沒用，她太頑固了。我已經差人去找她表哥。

1 德文原文是“Bonze”，意指僧、和尚或喇嘛，此字眼常出現在德布林的《王倫》小說。不過依此劇的時代背景，在中國尚無和尚證婚，這一點可能布氏有所誤解，所以翻譯成「證道人」。

楊太太 但她表哥要她嫁給理髮匠。
 楊 森 這婚事我已替她擋掉了。那裡髮匠我當眾給他好看。她表哥很快就會知道，店鋪沒了，債主要上門了，因為那200塊錢我是不會再吐出來的。不過我的差事也會丟了，如果我無法湊齊另外那300元。

楊太太 我到飯店前去瞧瞧他來了沒有。你去看新娘！
 沈 德 (手執壺，向觀眾)我沒有錯看他。他拿得起放得下。雖然這個打擊一定很重。這對他意味著放棄飛行。他很快活，我實在很愛他。(叫楊森過來)
 阿森，你還沒向新娘子敬杯酒呢！

楊 森 我們祝福什麼？
 沈 德 當然是祝福未來嘛！
 楊 森 希望那時候新郎的禮服不是租來的！
 沈 德 但是新娘的衣服還是偶然會被雨打濕！
 楊 森 願事事如意！
 沈 德 願好夢成真！
 楊太太 (下場去申太太那)我兒真是令我喜愛。我再三對他說，憑他是技術師，飛行員的身分，要哪一種女孩都沒問題。而他現在對我說什麼？媽媽，我要為愛而結婚，錢不代表一切。這是戀愛結婚！(對弟媳)總得有一次，不是嗎？但對一位母親而言，很難，真難。(回頭朝證道人喊)做儀式時不要偷工減料，時間和你花在討價還價的時間一樣

多，婚禮就很體面了。(對沈德)親愛的，婚禮還要延遲一下。這裡有一位貴客未到。(對大家)對不起，對不起。(下場)

弟 媳 只要有酒，就樂意等。(她坐下)
 失業者 沒耽擱了什麼。
 楊 森 (大聲而且開玩笑地)現在，朋友們，在婚禮開始之前，我必須請教新娘子幾個問題。因為婚事太快決定了，所以這點蠻重要的。(對客人)我不曉得她會是怎樣的太太，這事我很擔心。(轉身向沈德)舉個例吧。妳能不能用三片葉子泡出五杯茶？

沈 德 不能。
 楊 森 可見得我不會有茶喝。妳能不能睡在像證道人唸的那本書一樣大小的草蓆上？
 (他指著證道人看的那本書)

沈 德 兩個人？
 楊 森 一個人。
 沈 德 那不行。
 楊 森 這是什麼太太？把我嚇壞了！
 (聽眾嘩笑之際，他的母親回來了。她聳聳肩，告訴楊森期待的客人還未到。)

楊太太 (向證道人，證道人對她指著錶)你不要這麼急，只差幾分鐘，我看大家喝酒、抽菸，沒有人急。
 (她坐到客人那)

沈 德 我們不該談談事情該如何處理嗎？

楊太太 哦，今天請不要談生意，在慶典的場所不宜談俗事，不是嗎？
(入口處的小鈴鐺響起來了，大家都往門口瞧，但無人進來。)

沈 德 楊森，你母親在等誰？

楊 森 想給你一個驚喜。對了，你表哥水塔在幹什麼？我和他蠻談得來的。一個很理智的人，有頭腦！妳怎麼不說話？

沈 德 我不知道，我不願意想到他。

楊 森 爲什麼不？

沈 德 因爲你不該和他談得來的。妳如果愛我，就不可能愛他。

楊 森 那麼去他的。來！我們喝酒，妳這小頑固！（他再三勸酒）

弟 媳 這裡有些不對勁。

申太太 妳覺得應該怎樣才對勁？

證道人 (手裡握著錶，堅決地走向楊太太) 楊太太，我必須走，我還有一處婚禮要參加，還有一個葬禮。

楊太太 你以爲我喜歡拖嗎？我原來打算喝完一壺酒就開始，現在酒快完了。(大聲)我的好沈德，我不知道令表哥躲到哪裡去了？

沈 德 我表哥？

楊太太 當然啦，親愛的，我們等的就是他。我是個老古

董，認爲這應該參加婚禮的。

沈 德 哦，阿森，是不是爲那300塊銀元。

楊 森 (不敢正視她)妳聽到是爲了什麼，媽媽說她是老古董。而我很體貼。我們再等15分鐘，如果他還不來，那是被魔鬼抓走了，那我們就開始婚禮。

楊太太 你們也許都知道吧，我的兒子快要做郵政飛行員了？我真高興，在這時局人們必須多賺些錢。

弟 媳 而且是在北平，對不對？

楊太太 是啊！是在北平！

沈 德 阿森，告訴你媽媽，現在去不成北平了。

楊 森 妳的表哥會告訴她的，要是他的想法和妳一樣。我私下告訴妳，我可不這麼想。

沈 德 (吃驚地)阿森！

楊 森 我對四川深惡痛絕。這是什麼鬼城？妳知道我半睜眼的時候，他們大家都成了什麼樣子？都成了老馬！憂心忡忡的昂著脖子：什麼東西從他們頭上轟隆隆地飛過？他們豈不成了多餘的嗎？什麼？他們的時辰結束了？可以在這鬼域自相殘殺！我非離開這裡不可。

沈 德 但我已經答應還老夫婦的錢。

楊 森 是的。這妳已經跟我說過了，就因爲妳做這樣的蠢事，妳表哥來才好。妳喝酒，生意的事交給我們，我們會解決。

沈 德 (震驚地)但是我表哥不會來。

楊 森 妳是什麼意思？

沈 德 他不在了。

楊 森 妳告訴我，妳對我們的未來有何看法。

沈 德 我想你還有200銀元，我們可以明天把錢還給他們以及保留菸草。菸草更值錢，我們一起拿菸草到水泥工廠前賣，因為半年的房租還無法付清。

楊 森 把這檔子事忘了吧！快忘了，妹妹！我會站在街旁向水泥廠工人兜售菸草？我，楊森，那飛行員？我寧可把那200塊錢一夜花光，我寧可把它扔到河裡！妳的表哥懂得我，他和我約好要帶300塊錢到婚禮這來。

沈 德 我表哥不能來。

楊 森 我想他不能不來。

沈 德 我在的地方就不能有他。

楊 森 好個猜謎遊戲！

沈 德 阿森，你要知道，他不是你的朋友，喜歡你的是我，我表哥不愛任何人，他是我的朋友，但他不是我朋友的朋友。當初是想到北平的那份差事，才把老夫婦的錢許給你。但他不會再帶300銀元到婚禮上來的。

楊 森 何以見得？

沈 德 (正視著他)他說你只買了一張到北平的票。

楊 森 那是昨天的事。你看這個！(從內袋稍微掏出兩張車票)我今天可以拿給他看。那老太婆不必

看。這是兩張到北平的車票，是我和妳的。妳還認為妳表哥會反對這門婚事嗎？

沈 德 不會了。這差事很好，而我失去了我的店鋪。

楊 森 爲了妳，我賣了家具。

沈 德 不必再說了，也不必拿車票給我看！我害怕我真的會和你一起遠走高飛。但是，阿森，我不能給你300銀元，那對老夫婦會怎麼樣？

楊 森 我又會怎麼樣呢？(暫停)還是喝酒吧！或許你相信酒不宜多？我不要小心翼翼的老婆，我一喝酒，就又能飛了。如果妳喝酒，也許妳能了解我。

沈 德 不要認為我不了解你，你想要飛，但是我無能爲力。

楊 森 情人啊，這裡有一架飛機，但只有一隻翅膀！

沈 德 阿森，我們無法清白地去北平上任。所以你從我這拿走的200塊錢，我又需要了。阿森，快把錢拿給我！

楊 森 阿森，快把錢拿給我！妳到底在講什麼？妳是不是我老婆？妳知不知道妳在出賣我？還好，也是對妳好，這事不再由妳作主了，一切都決定好了。

楊太太 (冷冰冰的)楊森，你確定新娘的表哥會來嗎？也可能他反對婚事，不來了吧！

楊 森 妳想到哪裡去了，媽媽！他和我的想法一樣。我

要把門開大一點，好讓他馬上找到我們。他會趕來做他好朋友楊森的伴郎。(他走到門邊，用腳把門踢開。因為喝多了，步伐蹣跚地走回，坐在沈德旁邊。)我們等下去，妳表哥比妳理智。他說得很有見識，愛情是屬於麵包的。而且，比較重要的，他知道，對妳有意義的：不要店鋪了，也不要婚姻！

(大家在等)

楊太太 來了！(聽到腳步聲，大家往門口看，只是路過的。)

申太太 真是醜聞一件，大家都聽到，看到，新娘在等婚禮，而新郎在等表哥。

楊 森 妳表哥真會拖時間啊！

沈 德 (輕聲)喔，阿森！

楊 森 口袋裡放著兩張車票，坐在這不會精打細算的傻瓜旁邊！總有一天，妳會帶著警察登門討那200塊銀元。

沈 德 (對觀眾)他真壞，還要我也跟著學壞。愛他的我就在眼前，而他要等我表哥。我的周遭都是可憐人，老婦帶著病夫，早上在門口等施粥的窮人，還有一位未曾謀面，擔心丟掉差事的北平人士。他們全都信賴我，這樣他們也守護了我。

楊 森 (瞪著酒壺看，裡面的酒快光了)這酒壺裡的酒是我們的時鐘，我們是窮人，等客人把酒喝完了，

那這時鐘就永遠停了。

(楊太太示意楊森安靜，因為又有腳步聲。)

侍 者 再來一壺酒吧，楊太太！

楊太太 不了，我想我們喝夠了。酒只會使人躁熱，不是嗎？

申太太 酒也是很貴的。

楊太太 我喝了酒就會出汗。

侍 者 我可以請妳付帳嗎？

楊太太 (不理他)各位先生女士們，再忍受幾分鐘。水塔先生已經在路上了！(向侍者)不要打擾慶典！

侍 者 除非妳付帳，否則不能讓妳走。

楊太太 可是這裡誰不認識我！

侍 者 就是因為大家都認識妳！

楊太太 不像話，現在的服務！楊森，你怎麼說？

證道人 (沉重地起身)容我告辭了。

楊太太 (絕望地)大家稍安勿躁，證道人過兩分鐘就回來！

楊 森 算了吧，媽媽！先生小姐們，證道人走了，我們也不耽誤各位了。

弟 媳 來，爺爺！

爺 爺 (正經地喝完他杯裡的酒)敬新娘！

姪 女 (對沈德)不要生他的氣，他是好意的，他喜歡妳。

申太太 真是丟臉！

沈 德
楊 森

(所有客人離開。稍停。)

我也要走嗎，楊森？

不，妳要等！(他扯她新娘的服飾，以致坐歪了。)這不是妳的婚禮嗎？如果我們能等，妳也能等。母親希望我這鷹隼飛入雲端。但是我看，怕要等到永不來之日，她才能走到門口看我的飛機轟然飛過吧。

(朝著空著的座位看，好像客人還在的樣子。)怎麼都不說話了呢？先生小姐們，你們喜歡這裡吧？婚禮稍微延遲了一點，因為在等一位重要的親戚，也因為新娘不懂什麼叫愛情。爲了讓大家消磨時間，新郎我要爲大家唱一條歌。

永不來之日頌²

有朝一日眾皆知
出身破舊搖籃裡
貧婦之子坐金椅
永不來，永不來之日
登上王位金交椅

此日好人得善報

壞人作惡將自斃
財源滾滾喜洋洋
柴米油鹽相交換
永不來，永不來之日
柴米油鹽相交換

綠草俯視碧雲天
卵石滾滾逆流上
無爲即可成善人
凡塵即將變樂土
永不來，永不來之日
凡塵即將變樂土

此日我變飛行員
你將成爲大將軍
貧婦之女享安寧
失業之人有工作
永不來，永不來，永不來之日
貧婦得以享安寧

而我們之不能再等
並不是始自
夜晚七點半或八點
而是始自黎明雞鳴時

2 寫於1940年，對基督教「末日審判」的嘲諷。

永不來，永不來之日
在黎明雞鳴之時。

楊太太

他不會來了。

(他們三人坐著，其中兩人凝視門口。)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神明又在賣水者夢中出現。他在一本大書上睡著了。音樂響起。)

老 王 神明啊，我真高興你們來了。容我提出一個深深困擾我的問題。有一個和尚搬了家，去水泥工廠當臨時工。在他破茅屋裡找到一本書，書裡有一個地方寫得很奇怪，我一定要唸一下。就在這裡。(老王的膝蓋上放了一本真正的書，他卻在書的上方用左手翻著一本假想的書。)
「宋國有一個地方名叫東瀚，長滿了茂盛的扁柏、桑樹與梓樹。樹寬一尺，則被人砍作狗籠。樹寬三、四尺，則被富貴之人砍為棺材板。樹寬七、八尺，則被砍作別墅之棟樑。以致所有的樹都無法長大，都是在生長中被斧鋸結束成長。這就是有用之材的災難。」¹

¹ 這則有用之材的故事，取自莊子的《南華真經》，作者幾乎一字不漏

神明丙 如此說來，最無用的就最得利了。

老 王 不對，是最幸運的。最差的就是最幸運的。

神明甲 這只是寫寫罷了！

神明乙 賣水的，這個寓言怎麼會如此感動你？

老 王 是爲了沈德，神明，因爲她要遵守博愛的紀律，而在愛情上栽了跟斗。也許她太善良了，不適合這個世界！

神明甲 胡說，你這軟弱可憐的人，你似乎被虱子和懷疑吃得一乾二淨！

老 王 神明，原諒我吧！我只是巴望您們會出面干涉。

神明甲 沒有的事！我這個同事朋友昨天才管了一趟閒事。你看！（他指向青腫了一隻眼睛的神明丙）

老 王 她只好再去找她的表哥，他非常能幹，這是我親身體驗過的。可是連他也無能爲力，恐怕這店鋪已經垮了。

神明丙 （不安的）也許我們還是應該給予協助？

神明甲 神明幫助自助者。

神明乙 （嚴厲地）處境越艱難，好人越能顯現，苦難歷練

（續）

的引用德國漢學家衛禮賢的翻譯：Richard Wilhelm, *Das wahre Buch vom südlichen Blütenland*, Jena 1912, p. 35. 莊子〈人間世〉原文爲：「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寸者斬之；三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荊氏」德譯作 Dornheim（荊棘鄉），布氏解讀爲 Dornhain（荊棘林）。本譯文作「東翰」乃取此地名之音譯。

人們。

神明甲 我們將所有的希望投注在她身上。

神明丙 我們尋找好人的事並不順利，這裡那裡偶爾看到些小善行，一些令人高興的想法，很多高尚的原則，但這些都不能算是真正的好人。我們也有碰到較好的人，但他們又活得不夠尊嚴。（親切地）要找個下榻處都很困難。你瞧黏在我們身上的稻草，就知道我們晚上睡在哪裡了。

老 王 您們至少可以……。

神明們 不行，我們只是觀察者。我們深信，在這黑暗世界，我們的好人自會找到門路的²。他的力量會隨著負擔而壯大，等著瞧吧，賣水的！最後一切都會順利的！

（他們逐漸消失，而聲音停止。）

2 這句話影射聖經舊約〈約伯記〉第一章上帝對約伯的肯定，許諾魔鬼試探他。同時也借用歌德《浮士德》序幕中的詩句：「善人在暗中摸索前進，將會察覺到正確的道路。」（Ein guter Mensch in seinem dunklen Drange, ist sich des rechten Weges wohl bewusst.）參閱《浮士德》詩句328-329。

第七幕 沈德菸草店後院

(幾個家具擺在一車上。沈德和申太太正在收拾曬衣繩上衣服。)

- 申太太 我不明白，爲什麼妳不拚了命保住這個店？
- 沈 德 我怎麼能呢？我連房租都付不起，因爲那老夫婦的200塊錢今天就得還。但是我把那200塊給了別人，所以必須把菸草店賣給密枝太太。
- 申太太 那一切都完了，沒有丈夫，沒有菸草，也沒有家！我們這種人想要過得好一點，就落得如此下場。妳將來要靠什麼過日子？
- 沈 德 我不知道，也許靠揀選菸草賺些錢。
- 申太太 嘿，妳瞧！水塔先生的褲子！他一定是光著屁股離開的！
- 沈 德 他還有另外一條。
- 申太太 但是如果照妳說的，他這一去不再回來了，那他爲什麼把褲子留下？
- 沈 德 也許他不要了。

申太太 那就不要打包進去嘍？

沈 德 不必了。

(蘇福先生衝進來)

蘇 福 一個字也別說！我全知道了。妳犧牲了自己的愛情和幸福，為的是不願傷害一對信任妳的老夫婦。這個地方的人——儘管說話尖酸刻薄——總算沒有白白叫妳貧民窟的天使！妳那個未婚夫倒不像妳這麼上進，於是妳離開了他。而今，妳關了這家小店，這眾人的避風休息小島，我不得不過問。每天早晨我站在門口，十分感動地看著妳仁慈和藹地把米飯調濟窮人。妳要這種事永遠結束嗎？妳現在要好事消失嗎？但願妳肯讓我來幫忙妳！不必保證！妳接受我的幫忙，不須給任何承諾。如果妳容許我為妳的善行效力，不必說什麼！（他已經拿出他的支票簿）這裡，我已簽好了一張空白的支票。（他把支票放在車上）上面有我的簽名，妳隨便填，愛填多少就填多少。我這就靜悄悄、謙謙卑卑地走，墊著腳尖、也不提出相對要求地走，滿懷敬意，毫無私心。（他離開）

申太太 (查對著支票) 妳得救了。像妳這樣的人真幸運，總是會找到個笨男人。現在得快！寫下1000銀元，趁他還沒清醒之前，讓我飛快地到銀行去領。

沈 德 請妳把洗衣籃放在車上。不用任何支票，我也能

付妳洗衣服的錢。

申太太 什麼？妳不接受這支票？妳瘋了嗎？因為你認為這樣就得嫁給他？這簡直是荒唐！像他那種男人喜歡被人牽著鼻子走！就讓他樂一樂就行了。妳還念念不忘那個飛行員？整個黃街和這裡的人全知道他怎麼待妳的！

沈 德 這都是窮困逼出來的。（向觀眾）
我在夢中看到牠鼓著腮幫，
面目猙獰。

清晨拿著他的上衣遮光線，
穿過衣服破洞看到對面的牆壁。
聽到他狡猾的笑聲，我就害怕；
看到他破舊的鞋子，我又愛他。

申太太 妳居然還替他辯護！我從未見過妳這種瘋子。
(生氣) 如果我們把妳從這裡趕出去，我會鬆口氣。

沈 德 (握著衣物，蹣跚了幾步。) 我有點頭暈！

申太太 妳彎彎腰就常常頭昏眼花？該不是懷有小傢伙吧？(笑) 他可是把妳騙得好慘。真是這樣的話，妳可以把師傅的空白支票忘了；這不是用來替妳兒子做滿月的！

(她提著一個籃子走到後面。沈德的目光隨著申太太良久，然後注視著自己的肚子，摸摸它，臉上露出欣喜的樣子。)

沈 德 (輕聲) 哎呀，真高興！一個新生的嬰兒在我體內。人們還看不見，但它已經存在了，世界在等著它。城裡的人都說：人們所指望的來了！（她想像著把她的兒子介紹給觀眾）

這是我兒子，一位飛行員！

歡迎一位新的征服者！

崇山峻嶺，天涯海角的征服者，

是你把人與人間的郵件帶過無邊的沙漠！

（她牽著小兒子，走來走去。）

來，我的兒啊，瞧瞧這個世界。這是一棵樹。鞠躬，向它問候。（她鞠躬）現在你們兩個認識了。聽，賣水的來了，他是個朋友，把你的手伸出去，不要擔心。請你替我的兒子倒杯新鮮的水。不錯，今天的確暖和。（她遞給他茶杯）哎喲，一個警察，咱們得繞個路。也許咱們可以到那邊有錢的龐家花園摘幾個櫻桃，但是不能夠讓人家看見。來，沒爹的小孩，你要櫻桃嗎？小心，小心兒子。（他們小心地走並環顧四周）到這轉角，藏在這樹叢後面。不行，你不行那樣蠻幹。（看起來她拉他，他反抗。）咱們得學講道理。（她讓步）好吧，隨你便。（她把他舉高）你構得到櫻桃嗎？放到嘴裡，那是最好的地方。（她自己嘗一個，是他放進她嘴裡的。）嗯，很不錯。該死，警察來了，現在快逃！（他們跑開）對了，回到街

上。現在要鎮定，慢慢走，好像沒有發生任何事一樣，這樣才不會有人注意到我們。（她和孩子走在街上，她唱道）

一顆李子無緣由
打到一位流浪漢
流浪漢快速
將李子吃光。

（賣水老王上，手裡牽著一位孩子，他驚訝地看著沈德。）

沈 德 （聽到老王咳嗽）老王，你好嗎？

老 王 沈德，我聽說，妳過得不好，甚至要賣了妳的店鋪還債。但是這個孩子無家可歸，他在屠宰場裡跑來跑去。他好像是林投的孩子，林投前幾個禮拜丟了工廠之後，光是喝酒，他的孩子都餓著肚子流浪街頭。如何幫助他們才好？

沈 德 （向孩子）來吧，小傢伙！（向觀眾）你們聽著！有人向你要求棲身之所！

明日之子說：今日如何過？

他的朋友就是征服者，各位都認識，是伸張正義者！

（向老王）他可以住進蘇福先生的工寮裡去。我自己恐怕都得住那。

我懷孕了，消息請別再張揚，否則楊森會知道。我們只會礙他的事。

你去把林投找來吧！

老 王 謝謝妳，沈德，我就知道妳會想辦法的！（向孩子）好人總是有辦法的！我趕快去找你爸爸來。
（他正要走）

沈 德 哦，老王，我現在又想起來了，你的手怎麼樣了？我本來要當你的證人，但我的表哥……。

老 王 不要為我的手擔心，瞧！我已經學會不用右手也能應付。（他表演一下如何用他的左手使用扁擔）

沈 德 可是你的右手不能讓它僵硬掉！把這輛車子拿去，把上面的東西賣掉，用這筆錢去看醫生。我很慚愧，沒幫上忙，我接受了理髮匠的工寮，不知道你會怎麼想。

老 王 那些無家可歸的人以及妳自己都有棲身之所，這比我的手還重要。我現在就去找木匠來。

沈 德 （朝他喊）你要跟我去看醫生！
（申太太回來，不停地向她眨眼示意。）

沈 德 怎麼了？

申太太 妳瘋了！妳把那車子，妳最後的東西都送掉了？他的手關妳屁事？如果理髮匠聽到這種事，會把妳趕出妳唯一的棲身之所。我的洗衣錢還沒付呢！

沈 德 你為什麼這麼兇？（對觀眾）
踐踏同胞不累嗎？
因為急於貪婪

額頭青筋暴起¹。
伸出援手多自然，
獲得亦同樣輕鬆。
只有貪婪才須勞累，
啊！施捨是多麼誘人，
友善是多麼愉快！
一句好話溜出口，
如同一聲舒服的嘆息。
（申太太怒氣沖沖地走了）

沈 德 （向孩子）孩子，坐到這邊，等你爸爸來。
（孩子坐在地上。那對曾在沈德店鋪開張時來訪中年夫婦來到院子。夫婦倆各拖滿滿一大袋子。）

妻 沈德，妳一個人嗎？
（因沈德點頭，妻向後臺的姪兒做手勢，他也帶一袋，上。）

妻 妳的表哥呢？

沈 德 他走了。

1 1942年布雷希特在好萊塢寫了首詩〈兇神的面具〉（Die Maske des Bösen），詩中亦有相同的思想：

牆上掛著一張日本兇神的木製面具，
上面塗上金色的漆，
我心有感觸地看著
青筋暴起，顯示著
逞兇是多麼累啊。

沈德在此表達出作惡乃違反人性本善的天性：作惡多端，青筋暴起；與樂善好施，自然而祥和，善惡表情適成對比。

妻 他會再來嗎？

沈 德 不會，我這個店要關門了。

妻 這個我們知道，所以我們才來這裡。我們這裡有幾袋生菸草，是別人欠我們的，不知道可不可以和妳的家當一起搬到妳的新家裡去？我們還沒有堆放這些東西的地方。在大街上拿著袋子太招搖了，妳不會拒絕我們這小小的要求吧！尤其我們在妳的店真是倒了大霉！

沈 德 我樂意幫忙。

夫 (神秘兮兮)要是有人問起這些袋子是誰的，那妳就說這些是妳的。

沈 德 誰會問我這些？

妻 (回他丈夫一瞥)譬如警察。他們好像不喜歡我們，想毀了我們。我們把這些放在哪？

沈 德 我不知道，我現在不想碰會使我坐牢的事。

妻 妳當然不在乎這些。可是我們不能丟了這幾袋可憐的菸草，這些都是我們從家產裡搶救出來的！

(沈德倔強地一語不發)

夫 想想，這些袋子裡有足夠的菸草，讓我們開個小工廠，那麼我們就可以發了。

沈 德 好吧，我替你們保管這些袋子。暫時把它們放在後房裡。

(沈德領他們把袋子拿進去，孩子朝她望去。開始四下張望，走到垃圾桶，在垃圾桶裡撈東西

吃。沈德和其他三人回來。)

妻 妳知道，我們一切都靠妳了。

沈 德 好。(她看見孩子，嚇了一跳。)

夫 我們後天到蘇福先生的工寮去找妳。

沈 德 現在快走吧！我人不舒服。(她把他們推出去，三人下。)他餓了，在垃圾桶裡找東西吃。

(她把小孩抱起，對窮孩子的命運非常驚嚇。向觀眾指著這孩子蒼白的小嘴，毅然地保證，絕不能讓自己的小孩子受到這種不仁慈的待遇。)

喔，兒子，喔，飛行員！

這就是你行將步入之世界？

他們也要你在垃圾堆裡找東西吃？

你們看這蒼白的小嘴！(她指著小孩)

你們如何對待你們的同類！

對你們的骨肉沒有慈悲？

對自己也無同情心？

你們這些可憐蟲。

那我至少要保護我自己的。

對，從此刻起我將變成猛虎，

因為我看到了，我要和大家劃清界線，

不眠不休，直到救起我兒，至少他！

我在墮落時，在妓院裡，經由拳頭和欺詐所學到的，

現在就為我兒應用

對所有其他人變老虎，變猛獸，
如果有必要。

而這確實有必要。

(她開步走進去，要改裝成表哥。)

只好再來一次，我希望是最後一次了。

(沈德拿著水塔的褲子，下。申太太回來，好奇地注意她。弟媳和爺爺上。)

弟 媳 店要關了，家具都放在後院。真是完蛋了！

申太太 這是行事草率，自私縱慾的下場！現在往哪去？
去蘇福先生的工寮，去你們那！

弟 媳 那她就有得驚訝了！我們是來訴苦的，潮濕的老鼠洞，腐爛的地板！理髮匠會把工寮給她，還不是因為他的肥皂存貨在裡面發霉了！理髮匠說：
「我有個住的地方提供給你們，你們意下如何？」我們的回答是：「可恥！」

(失業者上)

失業者 沈德真的要搬啦？

弟 媳 她溜走了，大家都沒發覺。

申太太 她自己很慚愧，因為她破產了。

失業者 (激動)她得去找她的表哥，你們大家一起勸她！
只有她表哥還能辦些事。

弟 媳 這倒是真的！他是夠吝嗇的了。不過他總是會幫沈德挽回這家店，這樣她又會接濟我們了。

失業者 我沒想到我們，我只想到她。不過也對，爲了我

們也該找表哥來。

(老王和木匠上，後者雙手各牽著一個小孩。)

木 匠 我對大家感激不盡。(對大家)聽說我們可以有地方住。

申太太 住哪裡？

木 匠 就是蘇福先生的工寮！我們得感謝小風帶來的好運。小風，你在這！沈德小姐一定說了：「這是一個來求住處的人。」馬上她就爲我們找到住處。謝謝你們的弟弟，你們兩個！(木匠和孩子滑稽地向小風鞠躬。)

木 匠 我們謝謝替我們求得房子的人！

(水塔進來)

水 塔 請問這麼一大堆人在這裡幹嘛！

失業者 水塔先生！

老 王 水塔先生，你好。我不知道你已經回來了。這位是木匠林投，沈德小姐答應讓他住進蘇福先生的工寮。

水 塔 蘇福先生的工寮沒有空位。

木 匠 那麼我們不能住那裡？

水 塔 不行，這地方另有用途。

弟 媳 你是說我們都得搬出來？

水 塔 恐怕是這樣的。

弟 媳 但是我們大家該去哪呢？

水 塔 (聳聳肩)沈德小姐遠行了。據我了解，她沒有把

你們丟下不管的意思。可是未來在管理上要理性些，不准等著吃閒飯，每個人都有機會努力向上。沈德小姐決定給大家工作，誰現在隨我進蘇福先生工寮的，就不會無所事事。

弟媳
水塔

也就是大家都得替沈德小姐工作？

是的。你們將菸草加工。在後房已放有三捆了。你們去拿！

弟媳

你不要忘記。我們以前也是店老板，我們寧可為自己工作，我們自己有菸草。

水塔

(向木匠和失業者)你們沒有自己的菸草，也許你們願意為沈德工作？

(木匠及失業者悶悶不樂地進去。房東太太上。)

女房東

水塔先生，賣店的事如何了？300塊銀元我帶來了。

水塔

密枝太太，我決定不賣了，要繼續簽租約。

女房東

什麼？你不要替那飛行員籌錢了？

水塔

不要了。

女房東

那你也得付得起6個月的房租！

水塔

(從車上拿起理髮匠的空白支票，填好。)這是一張10,000塊銀元的支票，是那位對我表妹有意思的蘇福先生簽的。妳看！密枝太太，妳下半年的房租200銀元，在今晚六點鐘以前會送到妳手裡。現在，密枝太太，容我繼續工作。我今天很忙，請妳原諒。

女房東

原來現在是蘇福先生取代了飛行員。10,000銀元！總之，我為時下年輕女孩的見異思遷，輕浮草率感到驚訝，水塔先生。

(密枝太太下。木匠和失業者把三個袋子拖到前臺。)

木匠

(向水塔)我不知道為什麼要替你拖這些袋子。

水塔

我知道就夠了。你兒子在這裡胃口很好的樣子，林投先生，他要吃飯。

弟媳

(瞥見那些袋子)我大伯來過這裡？

申太太

不錯，來過。

弟媳

這就是了。我認得這些袋子，那是我們的菸草！

水塔

你最好不要大聲嚷嚷，這是我的菸草！你看到的是從我後房拿出來的。如果你懷疑的話，我們可以去警察局。要不要去啊？

弟媳

(生氣)不要。

水塔

看來你們沒有自己的菸草。也許在這種情況下，你們就抓住沈德小姐伸出的援手吧！可以請你帶個路到蘇福先生的工寮嗎？

(水塔拉著小風的手，走出去；後面跟著木匠和他其他的孩子、弟媳、爺爺、失業者。弟媳、木匠、失業著拖著袋子。)

老王

他是壞心的人，但沈德是善良的。

申太太

我不懂，前一分鐘才從曬衣繩上失蹤的褲子，後一分鐘就穿在水塔先生的身上。這一定有問題。

我想知道是怎麼回事。

(老夫婦上)

老 婦

沈德小姐不在這嗎？

申太太

(心不在焉)出遠門了。

老 翁

這就奇怪了，她本來要拿東西給我們的。

老 王

(痛苦地看著手)她本來也要幫我的忙。我的手要硬化了。她一定很快就會回來的。這個表哥在這從來沒有久留過。

申太太

是啊，不是嗎？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音樂響起。在夢中，他向神明訴說他的憂慮。神明總是風塵僕僕，他們顯得疲憊。他們稍事停留，轉過頭來看這個賣水的。)

老 王

神明啊，在你們出現喚醒我之前，我夢見親愛的沈德正困在河中小舟，被急流衝到平常自殺者屍體漂上來的地方。她一直搖搖擺擺，好像肩上扛著什麼又軟又重的東西，而那個東西又把她拖到泥巴裡似的。當我向她呼叫的時候，她說她必須把您們的「金科玉律」字捲帶到對岸去，而且不能打濕，否則字跡會褪掉。其實在她肩上我什麼也沒看到。不過我又驚嚇地記起，她那一回提供您們住處時，您們爲了報答她，跟她講過仁義道德，喔，該死！我相信您們一定知道我在爲她憂心什麼？

神明丙

那你有什麼建議？

老 王

也許看在年頭不好的份上，神明，把律法放寬

些。
神明丙 譬如說？
老 王 譬如說，以善意代替愛心，或是……。
神明丙 可是這會更難，你這不幸的人！
老 王 或者用公平競爭來代替公理正義？
神明丙 那只會製造更多的工作！
老 王 那以禮貌代替榮譽？
神明丙 但這更麻煩！你這個多疑者！
(三神明疲憊地繼續踏上旅途)

第八幕 水塔的菸草工廠

(水塔在蘇福先生的工寮開了一家小菸草工廠。柵欄後面擁擠著幾戶人家，多半是婦孺。其中包括弟媳、爺爺、木匠，以及他的三個孩子。楊太太上，楊森隨後。)

楊太太 (向觀眾)有一件事非告訴你們不可。受大家尊敬的水塔先生用他的智慧與嚴格要求，已經把我那墮落的兒子變成了一個有用的人。你們也許已經聽說了，水塔先生在牲畜寮附近開了一家小型的菸草工廠，業務蒸蒸日上。三個月之前，我覺得有責任帶我的兒子去找他，等了一會兒，他就接見我們。

(水塔從工廠走出，走向楊太太。)

水 塔 楊太太，我能效勞什麼？

楊太太 水塔先生，我想替我兒子說些話。今天早上警察到我們家裡。說你以沈德小姐的名義控告楊森毀棄婚約，還說他騙了200塊銀元。

水塔 一點不錯。

楊太太 水塔先生，看在神明面上，您能不能在法律面前再次開恩。那筆錢已經沒了。當北平的差事化爲泡影時，他就在兩天之內把錢花光了。我知道他不成材，他把我的家具變賣了。他原來打算把我丟下，自己到北平去(哭泣)。沈德小姐曾經對他期望很高。

水塔 楊森先生，你有什麼話說？

楊森 (沉著臉)錢已經花光了。

水塔 (向楊太太)楊太太，看在我表妹對你兒子一片癡情份上，我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我表妹曾對我說，一份正當的工作有助人們向善。他可以在我的工廠得到一份差事。那200塊銀元可以從他的工錢裡慢慢扣。

楊森 這到底是工廠還是監牢？

水塔 你自己選擇。

楊森 我不能再和沈德講話了嗎？

水塔 不能。

楊森 我在哪工作？

楊太太 水塔先生，太感謝了！你真是太好心了！神明會獎賞你的。(向楊森)你曾走錯路，試試看吧，透過正當的工作會使你回頭，讓你能坦然面對你的母親。(楊森隨水塔進入工廠。楊太太再度向前走到舞臺前沿。)剛開始時，這工作和他格格不

入，而且他沒有機會表現自己。後來到了第三個星期，發生一件小事幫了他。他和以前做木匠的林投要扛菸草捆。

(楊森和先前的木匠林投各扛兩捆菸草。)

從前的木匠 (停下來歎口氣，坐在一捆菸草上。)我沒辦法了，幹這工作我是太老了。

楊森 (也坐下)你爲什麼不乾脆把菸草丟還給他們？

林投 那我靠什麼過活？爲了得到溫飽，我甚至還逼我的孩子來跟我一起幹活。如果沈德小姐看到就好了，她是個好人。

楊森 她不算壞，如果時局不是那麼糟，我們會相處得很好。我想知道她在哪裡。我看我們最好繼續幹活。他常常在這時候來。(他們起身)

楊森 (看水塔來了)拿一捆菸草給我，你這殘廢的！

(楊森把林投的菸草分一捆過來扛)

木匠 謝謝！如果沈德在這，看到你這樣幫忙一個老人，她一定會對你另眼看待。(水塔上)

楊太太 (對觀眾)水塔先生一眼就看清楚好工人是不怕工作的。他插手干涉了。

水塔 你們站住！怎麼回事？爲什麼你只扛一捆？

木匠 水塔先生，我今天有點累。楊森先生他好心要幫我……。

水塔 朋友，你回去，拿三捆。楊森能，你也能。楊森有心做事，而你沒有。(林投再去取另外兩捆)

楊太太 (向觀眾)對楊森當然沒講什麼，但是一切都看在眼裡。下星期六發工錢時……。

(擺了一張桌子，水塔拿了一袋錢要發工錢，站在以前是失業者現為工頭旁。)

工頭 楊森，6塊銀元。

楊森 (走到桌前)對不起，先生。應該只有5塊，只有5塊銀元。(他接過工頭的工資表)你看看，這裡寫了六個工作天，其實錯了。我因為上法庭請了一天假。(虛偽)不是我該賺的錢我一毛也不要，儘管工資少得可憐！

工頭 那麼就5塊銀元。(向水塔)少見的情形，水塔先生！

楊森 應該是五天，為什麼表上記六天？

工頭 我一定弄錯了，水塔先生。(瞥一眼楊森)這種情形不會再有了。

水塔 (示意楊到他身旁)我最近發覺你對公司很賣力，今天看你甚至很誠實。工頭常常有不利於公司的犯錯行為嗎？

楊森 在工人堆裡他有朋友，他是他們那一幫的人。

水塔 我了解。服務是要有代價的，你要獎金嗎？

楊森 不必。不過也許我能提醒你，我是有智慧的，而且也受過教育。工頭對同事是不錯，不過他不懂公司需要什麼。給我一個禮拜的試用期，水塔先生，我相信我可以證明，我的智力比我的體力對

你更有用。

楊太太 這話講得有魄力，那天晚上，我對阿森說：「你是飛行員，表現一下你在現在的崗位上也能振翅高飛。飛吧，我的鷹隼。」而且，真的，教育和智慧能做大事！沒有它們是沒法做大事的。我兒在水塔先生的菸草工廠，真的幹出了奇蹟。

(楊森岔開雙腿，跨立於工人的後面；工人頭頂上正傳著一籃粗菸草。)

楊森 你們幹活不老實！籃子要傳得快些！(對一小孩)你可以坐在地上，這樣才不占位子。你可以做加壓的工作。對，就是你！你們這些懶狗，為什麼要付你們工錢？快傳籃子！混蛋！叫阿公坐到旁邊去，叫他和小孩子一塊工作就好了。現在偷懶完畢，全體聽拍子做工！(他用手打拍子，籃子越傳越快。)

楊太太 (向觀眾)當然無法避免的是，沒教養的工人敵視他，辱罵他，但這些都阻止不了我的兒子盡忠職守。

(一個工人開始唱。其他人加入唱疊句。)

第八頭象之歌¹

¹ 寫於1941年1月，布雷希特是從Kipling的*The Jungle Book*裡獲得靈感，故事裡有一隻名Kala Nag之象，因為牠要管理其他象，所以獲准可以保留牠的象牙，而這隻被馴服的象對牠的兄弟們特別殘忍。1955

老張養了七頭象
另外一頭叫八弟
七頭兇野，八弟裝和氣
監督七象，責任在八弟
跑快點！
張先生有塊森林地
今晚以前要理畢
現在夜晚已逼近！

七頭大象清理那森林地
老張高騎著八弟
七頭大象，辛苦不停蹄
八弟偷懶，一旁看好戲
挖快點！
張先生有塊森林地
今晚以前要理畢
現在夜晚已逼近！

七頭大象筋疲力竭
個個無餘力
老張皺眉，狠狠發脾氣

(續)

年4月18日布雷希特寫信給劇院經理Horst Gnekow：「這首歌雖然是菸草工人譏諷監工所唱的歌，但這場戲的意義在於監工狡猾地利用加快旋律的方式，鞭策工人加速工作。」

一碗米飯，獨獨賞八弟
怎麼啦？
張先生有塊森林地
今晚以前要理畢
現在夜晚已逼近

七頭大象已掉牙
長著獠牙是八弟
一人當關，七人難匹敵！
對著八弟，老張笑謎謎
繼續挖！
張先生有塊森林地
今晚以前要理畢
現在夜晚已逼近！

(水塔叼著雪茄，閒步而過。楊森笑著，加入第三節的疊句一起唱，並且鼓掌加快最後一節的速度。)

楊太太

我們太感謝水塔先生了。他幾乎沒做什麼，但是恩威並施就把楊森的優點和潛力挖掘出來了。他不像那位人人稱讚的表妹只會答應天花亂墜的事，而是強迫楊森正當地工作。你們也會承認，今天的楊森和三個月前大不相同了。誠如古人所

說：「君子爲人像一座鐘，叩之則鳴，不叩不鳴。」²是也！

2 出於《禮記·學記篇》：「君子之學也如撞鐘，叩之以小則小鳴；叩之以大則大鳴，不叩則不鳴。」不過布雷希特較傾向墨子對孔子的批評，認爲如此過於被動，因爲被問到才有反應，根本未顧及到大眾的福祉。在本劇中應該是被引用來批評楊森。

第九幕 沈德的菸鋪

(如今是陳設有舒適座椅和精緻地毯的辦公室。下著雨。水塔現在已經變胖，正要送走那對地毯商夫婦。申太太笑嘻嘻地做壁上觀，穿著耀眼的新衣服。)

水塔 很抱歉，我無法告訴你們她什麼時候要回來。
老婦 我們今天收到一封信，裡面放著我們借給她的200銀元。沒寫寄信人，但一定是沈德寄的，我們想寫信謝她，地址該怎麼寫？

水塔 這我也不知道。
老翁 咱們走吧。
老婦 她總有一天要回來的。

(水塔鞠躬，老夫婦不放心地離開。)

申太太 錢到得太遲了，因爲付不起稅金，他們已經丟了店鋪。

水塔 他們爲何不來找我？
申太太 大家都不喜歡來找你。起初他們一定在等沈德回

來，因為他們沒立借據。剛好這段時間老先生又發高燒，老太太得日夜照顧他。

水塔
申太太 (不舒服，必須坐下。)我又頭昏了。
(照顧他)你已經有七個月了，不能激動。妳應該慶幸有我在，如果沒人幫忙那是撐不過去的。妳生產時，我會侍候妳的！(她笑著)

水塔
申太太 (虛弱)我能指望妳嗎，申太太？
那當然啦，要花點小錢了。妳把領口打開，會舒服些的。

水塔
申太太 (痛苦地)這一切都是為孩子著想，申太太。
一切為孩子。

水塔
申太太 我胖得太快了。人家一定會注意到。
他們以為你發福了。
水塔
申太太 這孩子將來會怎樣？
申太太 你一天要問三遍。不用說，會得到很好的照顧，用錢買得到的最好的照顧！

水塔
申太太 (害怕)而且永遠不讓他看見水塔。
絕不，永遠只有沈德。

水塔
申太太 左右鄰居呢？賣水的這麼多話！人們會來偷看我們的店鋪。
申太太 只要理髮匠沒發現，就沒什麼好擔心的。喝一口水吧！
(楊森穿著時髦的西裝，還提著一個商人公事包，上。他驚訝地看著倚在申太太懷中的水

塔。)

楊森
水塔 也許我打擾了？
(勉強起身，搖搖擺擺地走到門口)明天見，申太太。
(申太太戴上她的新手套，笑著走開。)

楊森
現在戴起手套來了！幹嘛啊！她該不會是在騙你的錢吧？(水塔沒回答)連你也濫情主義起來了。真奇怪！(從公事包拿出一張紙)總之，你最近像似處在低潮，不似從前那麼有勁。搞情緒，又不果斷。你病了嗎？這樣子公司會受影響的。這又是一張警察局開的告發單，他們想關我們的工廠。他們說，每間工人的名額法律有規定，我們最多只能超出一倍。水塔先生，我們得想點辦法。
(水塔出神地望著楊森好一會兒。進後房，拿一個袋子回來。從袋中取一頂新的瓜皮帽¹丟在寫字桌上。)

水塔
公司希望員工穿戴整齊。

楊森
這是買給我的啊？

水塔
(冷漠)戴戴看，合不合適？
(楊森驚訝地看著帽子，試戴。水塔幫忙他戴正帽子。)

1 二、三〇年代生意人喜歡戴瓜皮帽(Melonenhut)。

楊 森 我是你的員工，請你不要再敷衍我了。你今天一定要和那裡髮匠談談我們的新企劃。

水 塔 理髮匠開的條件根本無法辦到。

楊 森 那你總該告訴我是什麼條件。

水 塔 (顧左右而言他)工寮夠好了。

楊 森 對工人也許不錯，對菸草卻不然。太潮濕了。開會前我要和密枝太太談談她的房子。如果能拿到手，就可以把那些討飯的、殘廢和四肢不全的傢伙全部趕走。我只要在喝茶時，揉揉她肥胖的膝蓋，價錢會降低一半。

水 塔 (嚴厲的)不可以。我希望你爲了公司的尊嚴，公事上，個人方面應該表現得有爲有守。

楊 森 爲何你如此激動？是因爲街坊的閒話嗎？

水 塔 我才不理會閒話。

楊 森 那又是因爲下雨了？一下雨你就變得又暴躁，又憂鬱。我想知道原因。

老王的聲音 (從外面傳來)

我有水要賣
偏偏遇下雨
爲滴水奔波
沿街叫賣：
來買水啊！
無人問津
無人口渴

無人飲水

無人付帳。

楊 森 是那該死的賣水老王，他馬上又要開始囉唆了。

老王的聲音 (從外面)這城市沒有好人了嗎？甚至在善良沈德住過的地方也沒有嗎？好幾個月前，就是下雨她也衷心愉快地向我買一小杯水。

她現在人呢？沒有人再看到她、聽到她了嗎？她有一天晚上進了這間房子，就沒有再出來了。

楊 森 要不要我把他的嘴堵起來？她在哪裡關他屁事。對了，我想你不透露沈德的下落，是因爲不想讓我知道。

老 王 (進來)水塔先生，我是再來問你沈德小姐什麼時候回來，她出門旅行已經六個月了。(水塔沉默)許多她在時不可能發生的事都發生了。水塔先生，街坊謠言四起。人們都說她一定出事了。我們這些朋友很擔心她。你就行行好，現在就告訴我們她的地址！

水 塔 可惜我現在沒時間。王先生，請你下個星期再來。

老 王 (激動)很奇怪，以前在早上，她的門口總有米飯分給窮人吃。最近又出現了。

水 塔 於是人們的結論如何？

老 王 可見沈德根本沒有去旅行。

水 塔 那她人呢？(老王沉默)那我回答你。她不會回來

了。如果你是她的朋友，少談起她吧，這是我給你的忠告。

老 王 好一個忠告！水塔先生，沈德小姐失蹤前告訴我，她懷孕了！

楊 森 什麼？你說什麼？

水 塔 (很快地)這傢伙胡說八道！

老 王 (十分嚴肅)水塔先生，你不要以為沈德的朋友會停止詢問她的下落。一個好人不是那麼容易被忘記的。好人不多見啊！

(老王離開。水塔呆呆地望著他，然後迅速進入後房。)

楊 森 (向觀眾)沈德懷孕了！我太驚訝了！我被騙了！她一定立刻告訴她的表哥，而那個無賴自然立刻把她送走。「打包妳的行李，在孩子的爸還沒聽到風聲之前，趕快消失！」這太不像話了，太沒人性了。

我有一個兒子，一個姓楊的要出世了，結果呢？女的不見蹤影，讓我在這做苦工。(大怒)這麼簡單就想把我打發走！(楊森生氣踏腳)

流氓、強盜、綁匪！那沈德事實上沒人保護了。(後房傳來啜泣的聲音，他靜靜地站著。)怎麼回事？這不是哭聲嗎？是誰？哭聲停了。

是誰在後房哭？菸草大王水塔先生是不會掏出心肝痛哭的。那是誰在哭呢？早上擺在門口的米飯

又是從哪來的呢？這女孩還在嗎？他只是將她藏起來了吧？是誰在裡面哭呢？這事有得瞧了！如果她懷孕了，我一定要找到她。

(水塔從後房出來。他走到門口，凝望外面的雨。)

楊 森 她在哪裡？

水 塔 (舉起手，傾聽。)等一下，現在是九點鐘。但是今天什麼也聽不見，雨太大了。

楊 森 (譏諷)你到底想聽什麼？

水 塔 郵件飛機的聲音。

楊 森 你別開玩笑了。

水 塔 我聽說你曾經想飛，難道你已經沒興趣了嗎？

楊 森 我並不抱怨現在的工作，如果你是講這個。運輸郵件是夜間工作。我寧可要白天。而且我很喜歡這公司，到底這是我從前未婚妻的公司，雖然她旅行去了。她旅行去了嗎？

水 塔 你問這件事是什麼意思？

楊 森 也許，也許是因為我還沒有完全忘記她的事。

水 塔 我的表妹如果知道，也許會高興。

楊 森 總之我不會無動於衷的，要是我發現她被監禁起來的話。

水 塔 被誰監禁？

楊 森 被你！

(停頓一下)

水 塔 果真如此，你又能如何？

楊 森 我也許要重新討論一下我在公司的地位。

水 塔 原來如此，如果公司，也就是我給你安插一個更適當的位置，你也許肯答應放棄調查你前任未婚妻的下落？

楊 森 也許。

水 塔 你認為什麼樣的新職位較適當呢？

楊 森 高高在上的職位。我想，例如把你趕出去。

水 塔 要是公司是把你扔出去，而不是我呢？

楊 森 那我也許會再回來，但不是一個人了。

水 塔 而是？

楊 森 帶著警察來。

水 塔 如果警察在這找不到人呢？

楊 森 那他們要到後房查查看！水塔先生，我對我心上人的思念不會停止的。我覺得，我必須讓她重回我的懷抱。（冷靜）她懷孕，需要有人在身邊。我要和賣水的談談這件事。（他離去。水塔先生木立片刻，然後回到後房。他回來時帶著所有沈德使用的東西，內衣、外套、化妝品等。他注視先前沈德在毛毯店所買的圍巾良久。然後他把所有的東西紮成一捆。因聽到聲響，他便把它藏在桌下。房東太太和蘇福先生上，他們卸下雨傘和雨衣靴。）

女房東 秋天快來了，水塔先生。

蘇 福 一個傷感的季節。

女房東 你那位迷人的經理在哪裡？他真是把女人都迷死了！你對他這方面大概不甚清楚。總之，他懂得在生意上運用他的魅力。如此來你也是受益者啊！

水 塔 （鞠躬）請坐！（人們坐下，開始抽菸。）朋友們，一件沒料到的事帶來了些麻煩，我不得已必須提早商量一下我這工廠的前途。蘇福先生，工廠有些困難。

蘇 福 它一向如此。

水 塔 警察正在威脅要我們停業，除非我能證明，我們設備的擴充指日可待。蘇福先生，這關係到我表妹唯一的產業。而你對我表妹一直是如此關心。

蘇 福 我厭倦了你不斷地擴充廠房。我要談的是和令表妹吃頓晚餐，而你要談財務危機。我爲了無家可歸的人，將工寮交給你表妹處理，而你把它變成了工廠。我交給你表妹一張支票，你去兌現。你的表妹失蹤了，你談到要十萬銀元，又認爲我的工寮太小了。先生，你表妹呢？

水 塔 蘇福先生，你放心，我今天可以告訴你，她很快就要回來了。

蘇 福 很快？何時？幾個禮拜前我就聽你說「很快」。

水 塔 我並沒有要求你再簽什麼字。我只是請問你，如果我表妹回來，你是否願意考慮一下我的擴充計

畫。

蘇 福 我已經告訴你千百次了，我跟你無話可談，跟你表妹一切好談。你好像要阻擾我和你的表妹談話。

水 塔 不會了。

蘇 福 什麼時候可以進行啊？

水 塔 (不確定)三個月後。

蘇 福 (生氣)那三個月後我再簽字。

水 塔 可是要先做準備工作。

蘇 福 水塔，你可以先準備一切，如果你確定你表妹這一次真的會回來。

水 塔 密枝太太，妳這方面是不是可以馬上通知警方，說我正在接收妳工廠的空地。

女房東 當然可以，只要你能把你的經理讓給我。幾星期前你就知道這是我的條件。(對蘇福先生)這個人生意方面很能幹，我需要一個管理人才。

水 塔 妳應該了解，我現在正需要楊森，尤其最近碰到這麼多棘手的事，我健康又欠佳。我本來就樂意把他讓給妳，可是……。

女房東 對，可是！

(停頓)

水 塔 好吧，楊森明天會到妳那拜訪妳。

蘇 福 你能做這樣的決定最好。水塔先生，既然沈德小姐真的要回來，那年輕人待在這裡毫無是處。我

們都知道，他那時把沈德小姐害慘了。

水 塔 (鞠躬)確實。請原諒！關於我表妹和楊森的事我是猶豫太久了，真是有損生意人的明快作風。他們倆以前是很要好。

女房東 我們諒解。

水 塔 (朝門那望去)朋友們，讓我們達成一個協議。在這曾經又小又破爛的店，街坊窮人們向好心的沈德買菸草的店，我們——沈德的朋友們，現在決定建立十二間美觀的店鋪，未來在這些店裡賣的是沈德的上好菸草。人們稱我是四川菸草大王，其實我都是為我表妹經營這家店，這店將屬於她及她的子孫的。

(從外面傳來人群聲。楊森、老王和警察上。)

警 察 水塔先生，我很抱歉，現在街坊鄰居都很激動，你公司有人告你，說你剝奪了沈德小姐的自由。

水 塔 那不是事實。

警 察 楊森先生已經作證，他說聽到有人在你辦公室後房哭泣，是女人的哭聲。

女房東 這真可笑。我和蘇福先生是這城裡有頭有臉的人，我們講的話警察該信任。這裡沒人哭過，我們一直靜靜地吸著雪茄。

警 察 水塔先生，恐怕我非去那個房間瞧瞧不可。

(水塔開房門，警察行了個禮，進入，往內看，然後轉身微笑。)

警 察 裡面真的沒有人。
楊 森 (走到警察旁)可是我明明聽到哭聲。(他的目光落到桌子那，桌下有水塔塞的包裹，他跑過去。)剛才還沒有這東西。(打開包裹，露出沈德的衣物。)

老 王 那些都是沈德的東西！(他跑向門邊，朝外喊)發現沈德的衣服了！

警 察 (拿起那些衣物)水塔先生，你說令表妹遠行了，可是在你的桌下藏著一包她的衣物，她人在哪？水塔先生？

水 塔 我不知道她的地址。
警 察 那太遺憾了。
人 聲 (從人群)沈德的衣物已找到！被害少女仍然失蹤，菸草大王涉有重嫌！

警 察 水塔先生，我必須請你跟我到警察局去一下。
水 塔 (向房東太太及蘇福先生鞠躬)我為這醜聞道歉。可是四川還有司法者，我相信不久一切都會水落石出的。(他走在警察前出去)

老 王 這真是一樁可怕的罪行！
楊 森 (驚愕)我明明聽到哭聲。

幕間劇 老王過夜的地方

(音樂。神明最後一次出現在賣水者的夢中。他們改變很多，顯得長久奔波、疲憊不堪、禍不單行的樣子。一個丟了帽子，一個跛了腿，三個神明都赤足。)

老 王 您們終於來了！沈德菸草店發生了可怕的事情，神明。沈德又去旅行，已經好幾個月了。她表哥把一切據為所有。今天他被捕了，他們認為他把沈德謀殺了，好霸占店鋪。但是我不相信，因為我做了一個夢，夢裡沈德對我說她表哥把她監禁起來了。喔，神明，您們一定要趕快替我們找到她。

神明甲 真嚇人。我們找好人的事失敗了。找不到幾個好人，就是找到了，也活得沒有尊嚴。我們決定還是來投靠沈德。

神明乙 如果她一直還是個好人。

老 王 她當然是個好人，但是她失蹤了！

神明甲 那一切都完了！

神明乙 稍微克制點！

神明甲 現在還克制什麼？如果找不到她，我們都得辭職下台！這是什麼世界？到處是災禍、醜陋、垃圾！連風景都不復當年光景。樹木被電話線砍掉；對面的山區烏煙瘴氣；還有槍炮聲震耳欲聾；沒有一個好人能存活的！

神明丙 啊，賣水的，我們的戒律會致人於死地的，恐怕我們的金科玉律注定要丟到垃圾堆吧。人們要苟活於世已經夠辛苦了，菩薩心腸把人帶到深淵的邊緣，善行善舉把他推了下去。（對兩位神明）你們應該看得出來，這個世界已經不適合居住了！

神明甲 （急躁地）不，是人類一文不值。

神明丙 因為這個世界太冷酷！

神明乙 因為人類太脆弱！

神明甲 保持尊嚴，兩位老兄，保持尊嚴！絕對不要灰心！我們至少發現一個過去善良，而現在也沒變壞的人，而這人只是不見了，我們必須快點把她找回來。我們不是說過，只要找到一個就夠了，只要找到一個還能在這世界上堅持下去的，只要一個！

（他們很快消失）

第十幕 法庭

（幾夥人：蘇福先生和密枝太太；楊森和他母親；老王、木匠、爺爺、弟媳、年輕妓女[姪女]、老夫婦；申太太；警察。）

老 翁 他的勢力太大了。

老 王 而且他還要開十二家新店鋪。

木 匠 如果理髮師蘇福和密枝房東太太是被告也是法官的朋友，法官如何能公正斷案。

弟 媳 有人看見，昨天晚上申太太受水塔先生之託，送了一隻肥鵝到法官的廚房。肥油還滴出籃子呢。

老 婦 （向老王）而到處都找不到我們可憐的沈德。

老 王 是啊！只有神明才知道真相如何。

警 察 安靜！法官大人駕到！

（三神明著法官的袍子，上。當他們沿著腳燈走向法官席的時候，我們聽到他們交頭接耳。）

神明丙 會露出破綻的，我們的證件偽造得這麼差勁。

神明乙 說法官突然消化不良，別人一定會猜疑的。

神明甲 不會的，消化不良沒什麼不對，法官他的確剛吃下半隻鵝。

失業者 他們是新法官！

老王 而且是非常好的法官！
(神明丙聽了這話，轉身向老王微笑。神明坐下。神明甲敲擊木槌。警察把大搖大擺的水塔押進來。有人向他吹口哨，但他趾高氣揚地走著。)

警察 你得準備好，不要嚇一跳。法官已經換人了，這不是鄭富宜法官，但新法官看起來蠻溫和的。
(水塔看到神明就昏了過去)

年輕妓女 現在怎麼一回事啊？菸草大王暈倒了。

弟媳 看到新任法官就暈倒。

老王 看起來他認識他們，這我就不明白了。
(開庭)

神明甲 你是菸草商水塔？

水塔 (虛弱)是的。

神明甲 被告水塔，你被控告謀害你的親表妹沈德小姐，企圖霸占她的產業。你可知罪？

水塔 不知罪，大人。

神明甲 (翻開本案文件)我們首先聽聽管區警察說說沈德小姐和水塔先生的名聲如何。

警察 沈德小姐是個受歡迎的女孩。她是俗話所謂「寬以待人」。而水塔先生則是個有節有守的人。雖

然沈德小姐慷慨大方，有時逼得水塔先生採取嚴厲措施，但是，大人，他和那女孩不同，他總是站在法律這一邊。有一次，他還揭發了一群賊黨，而這些人本來受到他那毫無戒心表妹的庇護。還有一次他阻止他表妹作偽證。我所知道的水塔先生是一位守法，受尊敬的公民。

神明甲 還有沒有其他人要作證，證明對被告的控訴是不足以採信的？

(蘇福先生和房東太太上前)

警察 蘇福 (向神明耳語)蘇福先生是一位很有影響力的人。水塔先生在城裡是個受尊敬的生意人。他是商會的副主席，即將被推舉為本社區之榮譽法官。

老王 (叫喊)是被你們推舉！你們和他作生意！

警察 (耳語)一個討厭鬼！

女房東 大人，我以社會工作委員會主席的身分，提供庭上資訊。水塔先生不僅供應他菸草工廠的員工健康、寬敞的廠房，並且持續贊助我們的殘廢中心。

警察 密枝太太，他是鄭富宜法官的好朋友！

神明甲 是、是。但是我們現在也應該聽聽有沒有不利被告的證詞。

(老王、木匠、老夫婦、失業者、弟媳，以及年輕妓女上前。)

警察 這些都是街坊小人物！

神明甲 你們對被告水塔先生平日所作所為知道多少？
 叫 聲 (嘈雜地)他毀了我們！—他敲詐我！—他唆使我們作壞事！—剝削可憐的人！—說謊！—詐欺！—謀殺！

神明甲 被告，你有什麼話要說？
 水 塔 大人，我是看到沈德的小店就要垮了，才出來解救危機的。我來了三次，我不想久留。但是逼於情勢，最後一次我無法脫身，留到現在。我一直在賣力做事，我表妹扮白臉，她受歡迎。我扮黑臉，做不討好的事，他們就恨我。

弟 媳 你就是招人怨恨。大人，請聽我們的案例。(對水塔)我不會說那幾捆菸草的事。

水 塔 爲什麼不說？
 弟 媳 (對神明)沈德收留我們，他卻叫警察抓我們！
 水 塔 當然了，你們偷了蛋糕。
 弟 媳 現在他假裝關心麵包師的蛋糕！其實他想要獨吞那家店！

水 塔 我不想讓店裡盡是些吃閒飯的，這家店鋪不是救濟院！你們這些自私自利的人！

弟 媳 我們沒有別處可去。
 水 塔 你們人太多了。
 老 王 那他們呢？(老王指著那老夫婦)他們也太自私了嗎？
 老 翁 我們將積蓄的錢借給了沈德的店，爲什麼你讓我

們丟了自己的店？
 水 塔 因爲我表妹要幫忙她未婚夫成爲飛行員，我必須籌錢。

老 王 沈德或許要幫忙，但是你是垂涎北平的那個肥缺，這小菸草店對你來說還不夠好。

水 塔 店租太高了。
 申太太 這點我可以證明。
 水 塔 而我表妹對生意一竅不通。
 申太太 這也是！此外她愛上了一個飛行員。
 水 塔 難道她不可以談戀愛嗎？
 老 王 當然可以。你爲什麼要逼她嫁給一個她不愛的人，就是那位理髮匠？

水 塔 她愛的男人是個無賴。
 老 王 那邊那個人？(他手指楊森)
 楊 森 (跳起來)因爲他是無賴，所以你雇用他！
 水 塔 爲了使你改過自新，爲了使你改過自新！
 弟 媳 爲了讓他做工頭。
 老 王 而等他改過自新了，你還不就把他賣給她？(他手指密枝太太)她到處宣染這件事。

水 塔 因爲要他替她揉膝蓋，她才肯把她的房屋讓給我！

密枝太太 說謊！你休想再向我提起我房子的事！我跟你一刀兩斷，你這個殺人的兇手！
 (她怒氣沖沖地跑出去)

楊 森 (堅定地)大人，我必須替被告說話。
 弟 媳 理所當然，他是你的老闆。
 失業者 他是有史以來最惡毒的工頭。
 楊 森 大人，被告也許什麼都是，但卻不是殺人兇手。
 就在他被捕前的15分鐘，我還聽到沈德的聲音從他的後房裡傳出。

神明甲 (渴望地)她還活著？仔細告訴我們，你聽到什麼！

楊 森 我聽到哭聲，大人！哭聲！

神明丙 你認出這哭聲嗎？

楊 森 一定是她，我難道認不出她的聲音？

蘇 福 你當然認得出，你自己就經常害她哭！

楊 森 不錯。但是我也使她快樂。直到他(指水塔)決定把她賣給你。

水 塔 (向楊森)因為你不愛她，

老 王 對，爲了錢的緣故！

水 塔 大人，爲什麼需要錢呢？(對楊森)你要她犧牲她所有的朋友，但是理髮匠供應她房子和錢，以便幫助窮人。爲了她能繼續行善，我必須讓她和理髮匠訂婚。

老 王 當你簽下那鉅額支票的時候，爲什麼不讓沈德做善事？爲什麼你將沈德的朋友送進你的菸草工廠那髒亂的廠房做苦工呢，菸草大王？

水 塔 爲了孩子的緣故！

木 匠 我的孩子又如何？你怎麼對待我的孩子們？
 (水塔默然)

老 王 現在你閉嘴了！神明送沈德店鋪是要做善良的泉源。她一直要做好人，你一來就把它毀了！

水 塔 我不這麼做的話，這泉源早就乾涸了！你這呆頭呆腦的！

申太太 這話很有道理，大人。

老 王 如果不能汲水，要泉源何用？

水 塔 善行，做好事，這意味著毀滅！

老 王 (激動地)但是惡行，這意味著好日子嗎？你把好沈德怎麼了，你這壞蛋？神明，還有幾個好人？沈德是個好人，當那邊那個傢伙把我的手打斷時，她願爲我做證。現在我爲她做證，我發誓，她是好人！(他舉起手發誓)

神明丙 你的手怎麼了，賣水的？手是僵硬的。

老 王 (手指水塔)都是他害的，都是他！沈德本來要替我請個醫師，但是他來了，你是她最壞的敵人！

水 塔 我是她唯一的朋友！

老 王 那麼她在哪裡？

衆 人 她在哪裡？

水 塔 出去旅行了。

老 王 到哪裡旅行？

水 塔 我不能告訴你！

衆 人 爲什麼她非走不可？

水 塔 (叫喊)因為你們大家會把她剝得精光。(出現忽然的寂靜)

水 塔 (跌坐在椅子上)我受不了了，我願意說明一切。如果大家都退下，只留下法官，我會招供的。

衆 人 他要招供了！他要被定罪了！

神明甲 (用小槌子敲桌)法庭清場！
(警察清場)

申太太 (邊走邊笑)大家會嚇一跳的！

水 塔 他們都在外面嗎？都離開了嗎？我無法再沉默了。我知道你們就是神明。

神明乙 你把我們的四川好人怎麼了？

水 塔 那我要招出可怕的實情了。我就是你們的好人！
(她脫下面具，扯掉衣服。沈德站在那裡。)

神明乙 沈德！

沈 德 沈德，不錯。我是水塔也是沈德。
大人吩咐
既要行善又要生存
像一道閃電
將我劈成兩半¹
也不知道怎麼會這樣：
我無法同時善待別人

1 布雷希特想要影射《浮士德》第一部裡的内容，即內心有兩個靈魂。在布氏其他作品中亦可發現此題材，如《屠宰場上神聖的約翰娜》(Die Heilige Johanna der Schlachthöfe)。

又善待自己。
助人又助己
對我實在太難。
神明啊，您們的世界太艱難。
太多困境，太多絕望！
向乞丐伸援手，援手反被拉斷，
幫助失落人，自己也成失落人。
所以
既然不吃就得死
誰能長久不行惡？
我應向誰取所需？
只有向自己！
一片好意
毀滅災禍卻臨頭！
多行不義，
佳肴權勢卻到手！
您們的世界一定出了問題。
爲什麼惡行多報償？
爲什麼善舉反受罰？
啊，我也有縱情的貪念，
但我身上有防身的秘訣，
因爲我養母用陰溝髒水洗我身，
練成我冷眼洞察世故看人生。
但是滿腔慈悲煎熬我，

看到窮困就憤然忘我。
 於是感覺自己變了樣，
 嘴唇長相變成豺狼相。
 良言苦口味如嚼蠟。
 但我樂意當個市郊的天使²，
 餽贈窮人是我最大的樂事。
 快樂的臉孔，我彷彿走在雲端。
 神明啊，判我有罪吧！
 我所犯的一切罪行
 都是爲了幫助鄰居，
 關愛我的心上人，
 保護小兒無匱乏。
 神明籌畫太偉大，
 可憐的我太渺小。

神明甲 (驚愕地手足失措)不要再說了，不幸的人！我們
 找到你就太高興了！

沈 德 但我必須要告訴您們，我就是犯了這一切罪惡的
 壞人！

神明甲 好人，大家都說你是做好事的好人！

2 此一天使影射王爾德的〈快樂的王子〉(Oscar Wilde, The Happy Prince)。矗立市郊的王子雕像，看到窮人，於心不忍，掉下眼淚，感動燕子，叫燕子將他全身值錢的東西一一啄下，包括他的寶石眼睛，銜去救濟窮人。天使後來將倒塌了的王子雕像身上的慈悲心(鉛心)，和那隻已經凍死了的燕子，一齊帶到天庭，當作至寶獻給上帝。

沈 德
 神明甲

不錯，但也是壞人！
 全是誤會！一些不幸的事件！沒有良心的鄰居！
 有點過度熱心！

神明乙
 神明甲

可是她該如何繼續生活？
 她可以的。她強壯而且健康，她可以禁得起很多
 折磨的。

神明乙
 神明甲

你沒有聽到她講的！
 (嚴厲地)一團亂，真是一團亂！不可思議，太不
 可思議了！難道我們的金科玉律已經死亡！難道
 我們應該放棄我們的律法？(頑強)絕對不該改變
 嗎？如何改變？由誰改變？不，一切正常。(他
 很快用槌子敲桌子)

我們回去吧，
 被這小小塵世
 羈絆已久。

她的樂，她的苦
 令我們歡欣，令我們憂傷。

在天國星空之上
 我們樂於想念妳，

沈德善人，
 你在下界我們的精神作證。

在寒夜裡，
 亮起一盞明燈。

再見，沈德！

一切保重！

沈 德 喔，不行，神明！不要走！不要留下我！我要如何面對那失去店鋪的善良老夫婦？賣水老王和他的手怎麼辦？同時我得提防我不喜歡的理髮匠，還得提防我喜歡的阿森。而且我有身孕了。孩子快出世了，他必須吃奶。我不能留在這裡。（她望一眼門外，她那些冤家等一下都會再進來。）

神明甲 妳能的，只要繼續做好人，一切都會順利的！（證人進，他們驚訝地看著神明飄在粉紅色的雲端。）

老 王 大家行禮！神明在我們的眼前出現！三位神明來四川尋找一位好人。他們找到了一位，可是……。

神明甲 沒有可是！就是她！

全 體 沈德！

神明甲 她沒有死，她只是藏起來了。她會留在你們這圈子，一個好人！

沈 德 可是我需要我表哥！

神明甲 但不能經常如此！

沈 德 一個星期至少一次！

神明甲 一個月一次足夠了！

沈 德 神明！我還沒將所有的話說完！我急需要您們！

眾 神 （在雲上三重唱）³
抱歉，我等無法
再逗留片刻：
經長久觀察、描繪，
美好的發現已消失。

在金光普照下
汝輩乃有形有影之凡軀，
不得不容許我們
返回虛無飄渺間。

沈 德 救命！

眾 神 因為尋找好人之事已完成！
讓我們快速踏歸程
美哉，善哉
四川好人！
（沈德絕望地向他們揮手，然而神明微笑地搖手，消失。）

3 寫於1941年初。

收場白

(一位演員出現在幕前，歉意地向觀眾做收場白。)

敬愛的觀眾，且不要懊惱，
我們知道，這並不是合理的結局。
原先憧憬之美好神話，
轉手竟落得如此辛酸的下場。
眼看幕落而問題懸而未決，
我們不禁失望又震驚。
此事須得仰賴各位諸君，
承蒙各位蒞臨觀賞，
我們實不相瞞：
若無各位忠告，我們皆計窮，
戒懼苦思，仍無好主意，
既然如此，解決辦法又如何？
我們找不到良方，重金相酬亦枉然。
需要改變人類，還是改變世界？
也許換個神明，或者無需神祇？

我們身心交悴，無法解答。

脫離困境的唯一出路是：

煩勞各位就地思考，

如何幫助好人出頭天。

敬愛的觀眾，想想看，也為自己找出個好結局！

一定有個好結局的，一定有，一定有，一定有！

高加索灰闌記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5

劇中人物^{*}

右邊的老農

右邊的農婦

年輕農夫

年輕的工人

左邊的老農

左邊的農婦

農業專家

年輕的曳引機女駕駛

傷兵和集體農場之農夫農婦

來自首都的專家代表

說書人 阿卡第·柴策，和他的樂師群

總督 喬奇·阿拔史威利

總督夫人 娜泰拉

* 人物總共列出45項，與1949年及1954年的版本相較，所列項目雖同，但人物名稱略有更改。參見：布雷希特，《作品集》——柏林法蘭克福大注解版。柏林：建設出版社與法蘭克福：蘇爾坎普出版社聯合出版，1992，（簡稱GBA）。劇本第八冊，頁8及頁94。

他們的兒子 米歇爾
副官 夏瓦
肥胖親王 亞森·卡茲貝奇
來自京城的信差騎士
兩醫生 尼可與米加
士兵 西蒙
廚房婢女 古如莎**
三位建築師
四位侍女 阿絲雅、瑪莎、蘇莉卡、胖妮妮娜
保姆、女廚師、廚師、馬伕
總督官邸之僕人
總督及胖親王手下之鐵甲騎士及士兵
乞丐與請願者
兩位高貴婦人
客棧老闆、家僕
二等兵、「木頭人」士兵
農婦和其丈夫、三位商人
古如莎之兄 拉富仁提
其妻 安妮珂、她的僕人
古如莎的婆婆 一位農婦
其子 賈沙普
安納斯塔夏斯修士 一位僧侶

** 女主角原文名Grusche，古如莎乃取其近似音。

村里書記 艾茲達克
警察 劬瓦
大公爵 逃亡者
醫生、傷殘者、跛腳者、勒索者
客棧老闆的媳婦 魯德薇加
貧賤的老農婦
她的妹夫 伊拉克力(強盜)
三位富農
兩律師 伊羅與桑德洛
一對年老夫妻

第一幕¹ 山谷之爭

(在一個飽經摧殘的高加索村莊²的廢墟裡，圍坐著兩個集體農場村莊³的成員，多半是婦女和長者，還有幾位士兵，一邊吸菸、一邊喝酒。他們當中還有一位來自首都「國家重建委員會」的專家。)

左邊的農婦 (以手指著)在那邊的山丘上，我們擋住了三輛納粹坦克，但是蘋果園已經被破壞。

右邊的老農 我們漂亮的乳酪場⁴也是一樣……全都毀了。

年輕的曳引機女駕駛 是我放的火，同志。

-
- 1 在1949及1954年的版本裡題作：序幕。請參較1992年注解版(*GBA*)第八冊，頁9及頁95。有關序幕的爭議，詳見導讀：版本產生的背景。
 - 2 1941夏德國軍隊入侵蘇聯，圍攻高加索，1942年德軍占領史達林格勒，並進駐高加索北部山區。1943年初，紅軍收復史達林格勒及北高加索。
 - 3 原文：Kolchosendörfer，集體農場(Kolchosen)一詞得自俄語kollektivnoje chosjeistwo，屬蘇聯各地的農業生產大隊，1929年在史達林指示之下成立的。
 - 4 Meierei=牛奶場、製酪場。

(稍停)

專家⁵ 現在請各位聽這份報告。「賈林斯克」⁶ 牧羊集體農場的代表團已經到了奴卡⁷。當希特勒的軍隊迫近時，這個集體農場奉官方的命令，把他們的羊隻向東遷移，他們現在想要搬回這個山谷。他們的代表團已經調查過村莊和土地，發現受到相當嚴重的破壞(右邊代表點頭)。鄰近的「羅薩·盧森堡」⁸ 果農集體農場(向左邊)提議，要求把「賈林斯克」集體農場以前的放牧地——一個青草稀疏的山谷——改做果園和葡萄園。我以重建委員會代表的身分，要求這兩個農場協商決定「賈林斯克」集體農場是否遷回。

右邊的老農⁹ 首先，我要抗議討論時間的限制。我們從「賈林斯克」集體農場來的，花了三天三夜的工夫才到

5 原作：專家(Der Sachverständige)。後來的版本均改作(Der Delegierte)：代表。其實都是政府派來的官員，所冠的頭銜不同而已。參見GBA版本1949及1954年兩版本內容。

6 賈林斯克(Galinsk)高加索村落名，地理位置無從查考，亦可能為布氏所杜撰。

7 城市名(Nuhka)，位於東高加索南麓。

8 Rosa Luxemburg (1870-1919)波蘭裔社會主義女政治家，創斯巴塔庫斯(Spartakus)左派社會主義聯盟。後為右派自由團軍官謀殺。

9 序幕中左右兩邊人馬的「左」與「右」影射左傾、右傾的思想意識型態，分別由「羅薩·盧森堡」果農生產農莊和「賈林斯克」牧羊生產農莊代表。左邊是具有農業生產力者，要求右邊(地主)讓出山谷，成全灌溉計畫。其經過社會程序獲得土地，與古如莎之以社會母親身分占有小孩，其意相同。

這裡，而現在卻只有半天的時間討論。

左邊的傷兵 同志，我們沒有像以前那麼多鄉村。我們沒有那麼多人手。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曳引機女駕駛 所有的娛樂都有節制。香菸要有一定的配額，酒也是，現在討論也應該如此。

右邊老農 (嘆氣)法西斯黨徒該死！我還是言歸正傳，向各位說明為什麼我們要收回我們的山谷。理由很多，但是我想從最簡單的說起。瑪琪娜，把那包羊乳酪打開來。(右邊一農婦從籃子裡取出一個席布包著的巨大乳酪。鼓掌與笑聲揚起。)請用吧！同志們，請用！

左邊老農 (懷疑)是不是要用這個來影響我們？

右邊老農 (笑聲中)怎麼會把這想成要影響你們，蘇拉布，你這個搶奪山谷的強盜？人人都曉得，你要吃乳酪，連山谷也要！(笑聲起)我只要求你給我誠實回答，這乳酪好吃嗎？

左邊老農 我的回答是：好吃。

右邊老農 果然。(諷刺)我早知道你對乳酪一竅不通。

左邊老農 怎麼不通？我告訴你我喜歡吃這乳酪，這叫不通？

右邊老農 你不可能喜歡吃。因為它已經不比從前了。為什麼不比從前？因為我們的羊不愛新草愛舊草。乳酪不成其為乳酪，因為青草不成其為青草，關鍵在此。請把這一點記入報告裡。

左邊老農 可是你的乳酪好極了。

右邊老農 不算好極。中等都不到。無論這些年輕人怎麼說，反正新的青草地不行。人不能住在那裡。甚至在早晨，它都沒有早晨的味道。(有人笑)

專 家 別在意他們的笑聲，他們並非不了解你。同志們，人為什麼愛自己的故鄉？因為那裡的麵包比較美味、空氣比較新鮮、聲音比較雄壯、天空比較高爽、陸地較便於行走。難道不是這樣？

右邊老農 這個河谷從盤古開天以來就屬於我們。

士 兵 從盤古開天，那是什麼意思？沒有一樣東西從盤古開天以來就屬於哪一個人。你小的時候，還不屬於你自己呢，只屬於卡茲貝奇王族。

右邊老農 根據法律，這山谷是屬於我們的¹⁰。

曳引機女駕駛 法律無論如何必須再審查一下，看它是否仍然正確。

右邊老農 那當然。難道你不在乎你老家種的是什麼樹？或者你的街坊鄰居是誰？難道你不在乎？我們要回來，就是想和你們做鄰居，你們這些霸占山谷的強盜，現在你們再笑吧！

左邊老農 (笑)那你何不靜下來聽聽你的「女鄰居」卡特·瓦赫堂，看她對這山谷有什麼意見呢？她也是我

10 右邊老者與下面年輕曳引機女駕駛所講的話在後來的版本裡都被刪掉。見1992年*GBA*第八冊，頁11。可見改變原有法律，甚至制度，原是作者賦予此劇的主題訴求，只是後來不明講而已。

們的農業專家。

右邊農婦 關於我們的山谷，我們根本還沒有把話說盡呢。房屋並沒有完全都摧毀。至少製酪場牆基壁還在。

專 家 你們可以申請國家補助——這裡或那裡，這你們也知道。

右邊農婦 專家同志，我們不是來這裡討價還價的。我不能把你的帽子拿走，給你另一頂，說：「這一頂比較好。」另一頂也許比較好，但是你比較喜歡你自己的那一頂。

曳引機女駕駛 同志們，一塊土地不比一頂帽子——至少在我國是如此。

專 家 別生氣。我們應該把一塊土地當做生產有用物品的工具，這話固然不錯，但是對某一塊土地的愛心我們也必須認同。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建議你們向賈林斯克農場的同志說明¹¹，究竟要如何處理這個大家所爭執的山谷。

右邊老農 同意¹²。

左邊老農 對，讓卡特說吧。

專 家 農業專家同志！

11 「在繼續討論之前，我建議你們向賈林斯克農場的同志說明」，這段話在1949年把版本改為：「就我個人來說，我希望更明確地了解你們(向左邊人士)。」見*GBA*，頁11。

12 右邊老者這話，後來版本均刪去不用。

卡特 (起立；她穿著軍裝)同志們，去年冬天，當我們以游擊隊的身分在這些山區作戰的時候，我們曾經討論，趕走德國人之後，應該如何把我們的水菜栽培業發展到從前的十倍以上。我已經準備好一項水利灌溉的工程設計。利用我們山湖上的水壩，可以灌溉三百公頃不毛之地。我們的集體農場到那時候，不但能栽培更多的水果，也能栽培葡萄園。然而，必須把爭論之中的「賈林斯克」集體農場的河谷納入其中，這項計畫才能有利。這裡是各種計算。(她交給代表一個文件夾)

右邊老農 請列入記錄，我們的集體農場計畫開設一個新的養馬牧場。

曳引機女駕駛 同志們，這項計畫是經過多少日夜才想出來的；那時候我們不得不躲進山裡，並且我們那幾枝槍經常缺乏子彈。連找一枝鉛筆都很困難。(掌聲來自雙方)

右邊老農 我們感謝「羅薩，盧森堡」集體農場，以及所有保衛家鄉的人！(眾握手並擁抱)

左邊農婦 我們當時一心只想我們的戰士——你們的和我們的丈夫——都能回到一個更為富庶的家園。

曳引機女駕駛 正如詩人麥雅可夫斯基說的：「蘇維埃人民的家園也應當成為理性的家園！」(除了老者之外，右方代表們都站起來，和那位專家一起研究農業專家的設計圖。他們叫喊著：「高度落

差為什麼是22公尺？」——「這塊岩石必須炸掉」——「事實上，他們只需要水泥和火藥。」——「他們把水引到這邊下來，這倒聰明！」)

右邊的一位年輕工人 (向右邊老農)他們要灌溉兩山之間的所有田地，你瞧，阿雷科！

右邊老農 我才不要看。我早知道計畫很好。我不想要人家用手槍指著我的胸膛。

士兵 可是他們只想用鉛筆指著你的胸膛。(笑聲)

右邊老農 (悶悶不樂地站起來，走過去看圖畫)這些山谷強盜清楚得很，在咱們這個國家裡，誰也無法抵抗機器和設計。

右邊農婦專家 阿雷科，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最討厭新的計畫。我的報告怎麼處理？我可不可以記錄說，你們願意回到你們的集體農場裡，為了支持這項計畫，你們願意退出你們舊有的山谷。

右邊農婦 我會支持。你呢，阿雷科？

右邊老農 (低身俯視設計計畫)我建議你把這些圖的副本給我們帶回去。

右邊農婦 然後我們就可以坐下來吃飯了。一旦他有了設計圖同時願意討論，問題就解決了。我了解他。而我們其他的人也是一樣。

(代表們笑著再度擁抱)

左邊老農 「賈林斯克」農場萬歲，同時祝福你們成立新的

牧馬場！

左邊農婦 同志們，我們已做了安排，為慶祝「賈林斯克」集體農場代表以及專家的來訪，我們要在說書人¹³ 阿卡第·柴策¹⁴的共同籌畫之下，演出一齣和我們這個問題有關的戲。（鼓掌。曳引機女駕駛已經離場去請說書人。）

右邊農婦 同志們，你們的戲非得叫座不可。我們所付出的是一個山谷的代價。

左邊農婦 阿卡第會吟唱兩萬一千行詩¹⁵。

左邊老農 我們已經在他指導下排練過這齣戲。真是難得請到他。你們籌畫委員會的同志應該設法請他常常到北方來。

專家 我們本來是研究經濟的。

左邊老農 （微笑）你規劃葡萄樹和曳引機的重新分配，為什麼不規劃一下歌唱呢？

（說書人由曳引機女駕駛引領，上。他是個身材

13 「說書人」這個角色原文為Sänger，意即「歌手」。彭鏡禧譯作「說書人」，這是相當高明的譯法，在中文語言層次裡的確符合古代中國「講故事」（閩南語：講古）者的角色與功能，他具有說、唱、吟的本事，這正是「高加索灰闌記」中的歌手（der Sänger）所扮演的角色。

14 Arkadi Tschaidse 可能借用喬治亞社會民主黨政治家 Nikolai Semenowitsch Tschaidse (1864-1926) 之名，按 Tschaidse 曾為彼得斯堡蘇維埃主席，後為特洛次基所取代，為支持喬治亞獨立與史達林為敵，流亡巴黎期間自殺。

15 這段話在1949年版本裡改作：「阿卡第知道我們的討論，他已答應，演出一場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戲。」。見：GBA，劇本第八冊，頁13。

健壯、態度隨和的人，隨從有四位帶著樂器的樂師。這些藝術家受到鼓掌歡迎。）

曳引機女駕駛 阿卡第，這位是專家同志。

（說書人向眾人打招呼。）

專家 很榮幸能夠認識你。我在學校唸書的時候就聽過你的歌。

說書人¹⁶ 這回是一齣附帶唱歌的戲，而且幾乎整個集體農場都參加演出。我們還帶來古代的面具。

專家 會不會是個古老的傳說？

說書人 一個非常古老的傳說。叫做「灰闌記」，是從中國傳來的。不過，我們當然是演出改編劇。尤拉¹⁷，把面具拿給他們看。同志們，我們很榮幸，在各位經過一場艱苦的辯論之後，來給各位助興。我們希望各位發現，在蘇維埃曳引機的遮蔭處，古代詩人的聲音依舊動聽。把不同的酒攪雜在一起，也許不對勁；但是新舊的智慧，卻能互相融匯。現在，我希望在演出之前，我們可以弄點吃的東西。那樣絕對有幫助。

人聲 對，大家都到俱樂部會所去！

（當眾人高興地離去之際，專家請教說書人。）

專家 戲要演多久，阿卡第？我今晚非趕回提富利斯不

16 原文作「歌手」。以歌手所扮演的角色和功能，譯做「說書人」很恰當。見注13「說書人」條。

17 Jura=法律。此人物名字似乎在影射法律。

可。

說書人 (漫不經心) 事實上是兩個故事。兩三個小時吧。

曳引機女駕駛 (相當親切地) 不能縮短一點？

說書人 不行。

第二幕¹ 貴族之子

說書人² 在久遠的年代，一個血腥的年代，
高加索的一座城市——
人們稱之為「詛咒之城」³——
由一個總督統治。
他的名字叫做喬奇·阿拔史威利。
他的財富可比柯蘇王⁴
他有貌美嬌妻，
他有健康小孩。

1 後來版本裡作：第一幕。

2 在說書人開講之前，原有一段描寫舞臺佈景的說明：「光線向舞臺內部移動，觀眾看見說書人坐在地板上，他的雙肩圍著一塊黑色的羊皮斗篷，手裡拿著一小本反覆讀過的筆記本。一小群聽眾合唱隊和他坐在一起。從他背誦的樣子，可以明顯看出他已經滾瓜爛熟地說過這個故事。他機械地用手指翻撥書頁，很少加以注視。他以適當的手勢，示意每一景的開始。」這段說明文字，均未出現於所有的版本。

3 指劇中地名奴卡(Nuhka)。

4 原文Reich wie der Krösus. Krösus為西元前六世紀利底雅(Lydia)最後一個國王。其財富無可計數。

格魯西尼亞⁵的其他總督沒人像他
 有這麼多駿馬養在廄裡，
 這麼多乞丐站在門口，
 這麼多兵士供他驅策。
 喬奇·阿拔史威利⁶——我該如何形容你？
 他享受快活的日子。
 復活節那天早晨
 總督和他家人都上教堂。
 （從宮殿大門湧出乞丐和請願者、瘦骨嶙峋的孩子，
 高舉著手杖，以及請願書。隨後是兩名鐵甲兵，
 然後是衣著華貴的總督家人。）

乞丐和請願者 天哪！發發慈悲吧，大人！賦稅猛漲，我們付不起！
 ——我在波斯戰爭中失去了一條腿，我到哪裡去領。
 ——我的弟弟是無辜的，大人，這是一場誤會。
 ——孩子快要餓死在我的懷裡！
 ——我們請求讓我們的兒子從軍中退役，我們最後一個僅存的兒子！
 ——求求您，大人灌溉視察員收取紅包。

5 Grusinien這個源於俄文的地名，指的是蘇聯的喬治亞(Georgien)。

6 Georgi Abaschwili，其中Georgi是喬治亞王的名字。

（一僕人收集請願書，另一僕人從錢袋中取錢散發。士兵把群眾推回，用粗皮鞭抽打他們。）

士兵 回去！別擋住教堂門口！

（在總督、他的夫人，以及副官的後面，總督之子坐著豪華小車，從大門口被載進來。群眾再度擠進圍觀。）

群眾 少爺寶寶！

——我看不到，不要這麼用力擠！

——老天保佑少爺，大人！

說書人 （正當群眾被鞭子逐退之時）

在那個復活節日，民眾第一次看見總督的子嗣。兩個醫生寸步不離這貴族之子，總督的心肝寶貝。

就連大權在握的卡茲貝奇親王也在教堂門口向他鞠躬，一肥胖的親王趨前迎接這一家。

胖親王 復活節快樂，娜泰拉⁷！真是個黃道吉日！昨天晚上下著雨的時候，我心想：淒慘的假日！可是今天早晨我卻自言自語：天空真晴朗！娜泰拉，我喜歡晴朗的天空、純樸的心地。嗯，小米歇爾⁸

7 此處在1944及1954年的版本均加入如下劇情的說明：「（人們聽到一聲號令，一位風塵僕僕的騎士急馳而來，手上捧著一卷公文呈給總督。總督使了個眼色，一位年輕帥氣的副官走上前擋住騎士，片刻寧靜，胖親王狐疑地打量著騎士。）」見GBA，頁102。

8 Michel，布雷希特女友及工作助理茹特·貝爾勞(Ruth Berlau)，於1944年在美國參與撰寫此劇期間，為布氏產下男嬰，取名Michel，該

真是個道地的總督，滴滴滴。(他呵小孩的糞)小米歇爾，復活節快樂！滴滴滴。

總督夫人 你看這個如何，亞森？喬奇終於決定開始建築東邊的廂房。那些破爛的貧民窟都要拆掉，好建一座花園。

胖親王 聽了這麼多壞消息，總算來一個好的！最近的戰況如何，喬奇？(總督顯出興趣缺缺的樣子)我聽說是戰略性的撤退。唔，小的敗戰是難免的。事情有時順遂，有時不然。這就是戰爭的運氣！這又有什麼關係？

總督夫人 他在咳嗽。喬奇，你聽到沒有？(她向醫生——兩位畢恭畢敬緊貼在小車後面站著的男士厲聲說話。)他在咳嗽！

醫生甲 (向乙)尼可，容我提醒你，我反對用半溫半冷的水洗澡。(向總督夫人)夫人，在溫洗澡水的時候，出了一點小毛病。

醫生乙 (同樣彬彬有禮的)米加，我萬難同意您的高見。洗澡水的溫度，是由我們偉大的、敬愛的密希柯決定的。毛病更可能出在夜裡被些微的穿堂風掃到，夫人。

總督夫人 喬奇，請你好歹瞧瞧他一眼啊，他像是發燒的樣子。

(續)

男嬰不幸餘數日後夭折。詳見導讀。

醫生甲 (彎腰俯視小孩)請夫人不必緊張。只要洗澡水加熱一點，就不會再有這個問題了。

醫生乙 (投給甲惡毒的一瞥)米加，我會記住你這句！請夫人不必擔心。

胖親王 好啦，好啦，好啦！我總是說：我的肝痛一次，醫生的腳底只挨五十板。這是因為我們都處在一個軟弱的時代。當年只簡單一句：砍頭！

總督夫人 咱們進教堂吧。很可能是這裡吹的風。
(家人與僕從的行列步入教堂大門。胖親王隨後，總督的副官走出行列，手指著那位騎士。)

總督副官 總得做過禮拜之後，夏瓦。
(向騎士)總督不希望在禮拜前聽取消息，尤其那些我想大概又是令人洩氣的消息。朋友，到廚房叫人弄點東西給你吃吧！
(副官加入行列，那位騎士咒罵了一聲走進宮廷大門，一位士兵走出宮廷，停留在拱門內。)

說書人 城市一片寧靜。
鴿子昂首闊步在教堂的廣場上。
宮廷的守衛士兵
正在和一個廚房婢女調笑；
她從河邊帶著一包東西走近。
(一位少女穿過，腋下挾著一捆用綠色大葉子包起來的東西，正要走入拱門。)

西蒙 什麼，這位小姐不在教堂裡？偷懶不做禮拜？

古如莎 我已經穿好衣服要去。但是復活節的餐宴少了一隻鵝。他們就叫我去準備。我對鵝還略知一二。

西 蒙 一隻鵝？(他假裝懷疑)我倒要看看那隻鵝。(古如莎不懂)碰到女人就得小心。有人說：「我只是去買了一隻鵝。」而結果卻是別的東西。

古如莎 (果決地走向他，把鵝展示給他看)瞧！如果這不是一隻15磅重、塞滿穀子的鵝，我就把羽毛吃掉。

西 蒙 最棒的鵝。總督自己要吃的。這麼說來，年輕的小姐又去了一趟河邊？

古如莎 是的，到家禽農場。

西 蒙 真的？到家禽農場，是下面河的那一頭，而不是上面靠近那些柳樹的那一頭？

古如莎 我只有洗衣服才到柳樹下。

西 蒙 (意味深長)一點也不錯。

古如莎 什麼一點也不錯？

西 蒙 (眨眼)那個一點也不錯。

古如莎 我到柳樹下洗衣服有什麼不可以？

西 蒙 (誇大地笑)我到柳樹下洗衣服有什麼不可以？這倒好，真的！

古如莎 我實在不懂你們士兵。這有什麼好的？

西 蒙 (狡猾)要是很多女人知道很多男人所知道的事，她的臉會一陣子紅，一陣子白！

古如莎 我不曉得人家對那些柳樹所知道是什麼。

西 蒙 即使對面有個矮樹叢？從那裡可以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有人——呃——「正在洗衣服」的時候所發生的一切？

古如莎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阿兵哥為什麼不把話直截了當說出來，落得乾脆？

西 蒙 有些事情在發生的時候，會被人家看見的。

古如莎 阿兵哥會不會是說，我有一次天氣熱的時候把腳趾浸在水裡？因為除此之外，別的就沒有了。

西 蒙 有腳趾頭。還有呢。

古如莎 還有什麼？頂多是腳？

西 蒙 腳，還有一點別的。(他笑得開心)

古如莎 (生氣)西蒙，你好不害臊！大熱天坐在矮樹叢裡，等到有人來，把她的腿浸到河裡！我敢打賭你還帶了一個朋友！(她跑開)

西 蒙 (在後面喊)我什麼朋友也沒有帶！

(說書人接著講故事，這時候，士兵西蒙在後追趕古如莎。)

說書人 城市一片寧靜，
卻為什麼有武裝的士兵？
總督的宮廷平安無事，
卻為什麼戒備森嚴如堡壘？
(胖親王迅速自左方門口出現：靜靜站著，四下張望。在右方門前，兩名鐵甲武士蹲著玩骰子。胖親王看見他們，緩緩步過，向他們做了一個手

勢。他們起身：一個穿越門口進入宮廷，另一個留守。從後方各處傳來壓低的聲音：「到你們的崗位上去！」宮廷已被包圍。胖親王迅速步去。遠處有教堂鐘聲。總督一家及行列從教堂回來，經過門口，上。）

而總督回到他的宮廷

而堡壘是個陷阱

而那隻鵝已經拔了毛，烘烤好

但是這一次沒有吃鵝

中午也不再是用餐的時刻

中午是死亡的時刻。

總督夫人 (經過)在一個貧民窟真是住不下去，當然啦，喬奇只是為他的小米歇爾才蓋房子。從來不為我。都是為米歇爾！一切為米歇爾！

總督 你聽見了嗎？卡茲貝奇兄弟祝福「復活節快樂」！好倒是很好，但據我所知，昨晚在奴卡沒下雨。而卡茲貝奇兄弟所到之處都下雨。卡茲貝奇兄弟剛剛在哪裡？

副官 這要調查一下。

總督 對，立刻。明天。

(行列轉入門口。這期間已由宮廷出來的騎士走向總督。)

副官 (指著上前的騎士)大人，您不想聽聽這位來自京城的消息嗎？他今天早晨剛帶著機密

文件趕到⁹。

總督 (繼續走)別在吃飯前，夏瓦！

副官 (行列自宮中消失，只有兩名鐵甲武士留守在門口的位。向騎士)總督不想在宴會以前聽取軍事報告。下午，大人要和傑出的建築師開會，他們也被請來參加宴會。他們已經到了。

(三紳士穿過門口，上。騎士離開，副官向建築師打招呼。)先生們，大人在宴會上等著您們吃飯。他的所有時間都要交給各位。交給各位的偉大新計畫！快這邊請！

建築師之一 我們很驚訝，大人居然打算大興土木。外面流言四起，人心惶惶，說是波斯的戰事有了逆轉。

副官 這就更有理由大興土木！那算得了什麼，你知道。波斯還遠得很。這裡的駐軍願意為總督拋頭顱，灑熱血。(吵雜起自宮廷。一婦人的尖銳叫聲。有人大呼維持秩序。副官愕然向門口移動。一鐵甲武士步出，以矛對著他。)這裡怎麼回事？把那隻矛放下，狗東西！

副官 (對宮廷守衛光火)把武器放下。難道你們沒看見，有人正在謀害總督嗎？(宮廷侍衛的鐵甲武士拒絕從命。他們無動於衷地盯著副官，靜觀事

⁹ 副官與總督的這個對話在1949年的版本裡頭，是接在總督進入教堂之前。

態的演變。副官搶進宮門。)

建築師之一 親王他們！你難道不曉得親王他們昨夜在京城集會嗎？還有他們反對大公以及他的總督？各位先生，我們還是避一避吧。(他們衝出去)

說書人 啊，大人物何其盲目！

他們來去如神明，
高高在上欺良民，
倚賴僱來的拳頭，
迷信長久的權勢，
然而長久並非永遠，
啊，改朝與換代。

你是人民的希望！

(總督穿越門口，上；兩旁是武裝齊全的士兵，他帶著鐐銬，他的臉色灰白。)

打起精神，大老爺，勉強抬頭挺胸走！

你的宮殿有多少敵人的眼睛注視著你！

你不再需要建築師，一個木匠盡夠！

你不會再遷入新宮殿

卻要遷入一個小地洞。

瞎子啊，再看看你的四周！

(被捕的人環顧四周)

這一切你可滿意？

在復活節彌撒¹⁰和復活節午宴之間

你將走到一去不返之境。

(總督被帶走。號角響起警報。門後嘈雜聲起。)

一個大人物垮臺

害死多少小人物

沒有沾到權貴的福氣

卻常分享他們的禍殃。

翻倒的馬車

拖住汗流浹背的畜生

一起掉進深淵。

(眾僕人驚惶失措地奔跑)

僕 衆

(一片混亂)大羅筐拿來！

——把這些都拿到第三庭院！五天的食糧！

——夫人昏過去了！得有人把她抱下來。她不逃不行，

——我們怎麼辦？我們會像雞鴨一樣被宰掉，總是這個樣子。

——我的天，會怎麼樣？聽說城裡已經屠殺起來了。

——胡說，總督剛剛才被恭敬地請去出席親王他們的會議。一切都會順利解決。我聽到的是——一手消息……。

10 復活節彌撒=Ostermesse，指復活節的子夜或清晨的彌撒。

(兩醫生趕到庭院)

醫生甲 (企圖留住醫生乙) 尼可，侍候娜泰拉是你作為醫生的責任。

醫生乙 我的責任？是你的！

醫生甲 今天輪到誰照顧孩子，尼可，是你還是我？

醫生乙 米加·羅茲拉，你當真以為我肯在這個該死的地方多待一分鐘，為了那個臭娃娃？

(他們開始打架。我們只聽見：「你怠忽職守！」以及「職守長，職守短！」之後醫生乙把醫生甲擊倒。)

哼，滾開！(下)

僕 眾 到天黑還有一段時間。士兵們到那個時候才會醉。

——有誰知道叛變開始了沒有？

——宮廷侍衛騎著馬跑了。

——難道沒有人曉得是怎麼回事？

古如莎 漁夫馬利瓦說，有人在京城的上空看見拖著紅色尾巴的掃帚星。那是惡運的徵兆。

僕 眾 昨天京城裡都說波斯戰爭輸了。

——親王他們發起一次大暴動。

——有人傳說大公已經逃走。

——所有他的總督都會被處死。

——小百姓平安無事。

——我有一個哥哥是鐵甲武士。

(士兵西蒙·哈哈發上。他在人群中尋找古如莎。)

副 官 (出現在門口) 大家都到第三庭院去！大家都幫忙收拾！

(他把僕眾趕走。西蒙終於找到古如莎。)

西 蒙 古如莎，總算找到妳；妳打算怎麼辦？

古如莎 沒怎麼辦。萬一不得已，我有個哥哥住在山裡。你怎麼辦？

西 蒙 我沒什麼。(又擺出一本正經的樣子) 古如莎·法荷娜慈，妳想要知道我的計畫，令我感到很窩心。我奉命陪同娜泰拉夫人，做她的侍衛。

古如莎 但宮廷侍衛不是叛變了嗎？

西 蒙 (嚴肅) 就是啊。

古如莎 那麼陪著她不是很危險嗎？

西 蒙 提富里斯¹¹的人說：刀子難道怕砍嗎？

古如莎 你又不是刀子，你是人，西蒙·哈哈發。那個女人跟你有什麼相干？

西 蒙 那個女人跟我毫無關係。我接到命令，就得服從。

古如莎 阿兵哥笨頭笨腦……他毫無理由地自找危險——毫無理由。(宮廷裡有人呼喊她) 現在我得到第三庭院去了。我很忙。

11 Tiflis=喬治亞城，自五世紀即為喬治亞王宮所在地。

西 蒙 既然我們很忙，就不應該吵架。要想好好吵一架，得有足夠的時間。請問年輕的小姐可還有爹娘？

古如莎 沒有，只有一個哥哥。

西 蒙 因為時間不多——第二個問題是：年輕的小姐是否健康如水裡的游魚？

古如莎 也許偶然我的右肩膀會痛。不然我強壯得可以幹活。到現在為止，沒有人抱怨過。

西 蒙 這個人人都曉得。就連復活節，如果要挑一個人跑去找鵝，那個人就是她。第三個問題是：這位年輕的小姐是否迫不及待？她是不是需要櫻桃過冬？

古如莎 迫不及待？不會的。但是如果一個男人毫無理由地上戰場，又沒有消息到來——那就糟糕。

西 蒙 會有消息的。(宮廷裡又再呼喚古如莎)現在最後一個問題……。

古如莎 西蒙，我得趕快到第三庭院了。我的答覆是「同意」。

西 蒙 (十分尷尬)人云：「欲速則不達。」但也有人說：「有錢的人從不著急。」我來自……。

古如莎 庫茲克……。

西 蒙 原來年輕的小姐已經調查過我？我身體健康，沒

有家累，月入10元(皮亞司特)¹²，如果擔任軍需官就20元，而我正在向你——非常認真地——求婚。

古如莎 西蒙，這正合我意。

西 蒙 (從脖子上取下一個小項鍊，上面有個小十字架)我的母親給了我這個十字架，古如莎。鍊子是銀做的，請你戴上。

古如莎 多謝你，西蒙。(他把項鍊套在她的脖子上)

西 蒙 現在年輕的小姐最好到第三庭院去了。不然會有麻煩的。無論如何，我得替馬兒加上轡環。年輕的小姐會諒解的。

古如莎 是的，西蒙。

(他們站著猶豫不決)

西 蒙 我只是要把女主人帶到仍然效忠的部隊去。等戰爭結束，我會同來。兩個星期以內。或是三個星期。希望我的未婚妻不會不耐煩，等我回來。

古如莎 西蒙·哈哈發，我會等你。

安心上戰場吧，阿兵哥¹³
血腥的戰場，殘酷的戰場

12 Piaster貨幣單位。

13 這裡所吟的句子，內容乃根據二次大戰俄國軍中所流行的一首軍歌《等我吧!》(Wait for me, 1942)，取自英文翻譯，原詩請看布氏《工作日誌》裡所附的剪貼：Brecht, *Journale 1941-1955*. Bearbeitet von Werner Hecht. Brecht, *GBA* 27, p. 141.

不是人人都回得來的地方：
你回來的時候我人還在。
我會在青翠的榆樹下等你
我會在光禿的榆樹下等你
我會等到最後的士兵歸來
還要等下去。

當你從戰場回來的時候
我門口不會有靴子
我枕邊的枕頭也空著
我的嘴唇不會被吻過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你會說：一切都如舊。

西 蒙

我謝謝你，古如莎。再見了！
(他深深向她鞠躬。她同樣還禮。然後她頭也不回，逕自跑開。副官自門口上。)

副 官

(厲聲)轡馬上車：別站在那裡不做事，懶蟲！
(西蒙立正，然後步出。兩僕役自門口悄然進入，低彎著腰，背著巨大的箱子。在他們的後面，娜泰拉由她的婢女扶著，蹣跚。她的後面是兩名婢女，抱著小孩。)

總督夫人

又沒人照料了。我簡直摸不著我的腦袋瓜。米歇爾在哪裡？別這麼笨笨地抱他。把箱子堆上車。夏瓦，總督那邊有沒有消息？

副 官

(搖頭)您必須立刻離開。

總督夫人

城裡有消息嗎？

副 官

沒有。到目前為止，一切都很平靜。但是事不宜遲。車上沒有足夠的地方擺箱子。把你需要的揀出來。(迅速下)

總督夫人

只挑重要的！快，打開箱子。我會告訴你什麼東西非要不可。(箱子被放下來，打開。她指著一些錦緞衣服。)綠色那件！當然還要鑲皮的那件。醫生哪裡去了，我突然又偏頭痛起來。總是從太陽穴開始。那件有珍珠扣子的。(古如莎上)噢，你倒不慌不忙！現在就去拿熱水瓶。(古如莎跑出去，然後帶著熱水瓶回來。總督夫人用手勢差遣她。窺看一年輕侍女。)別把袖子扯斷了。

一年輕婢女

對不起，夫人，沒有弄壞衣服。

總督夫人

還不是因為被我制止了。我已經盯著妳好久。滿腦子空空，只會跟夏瓦眉來眼去。我會把妳宰了，妳這個賤貨！(打婢女)

副 官

(出現在門口)請快點，娜泰拉。城裡已經開火了。(副官下)

總督夫人

(放開婢女)喔！天哪！你看他們會不會對付我們？他們何必這樣？何必？(她自己開始翻箱倒櫃)幫我找那件錦緞外套。米歇爾怎麼樣了？睡著啦？

保 姆

是的，夫人。

總督夫人 那就暫時把他放下來，到臥室去把我那鬱金色的靴子拿來，我要搭配綠色的。(保姆放下孩子，走開。對年輕婢女)妳不要呆站在那裡！(年輕婢女跑開)，別跑，不然我叫人用鞭子抽妳(停一會兒)，妳瞧這些東西是怎麼收拾的！真是心不甘情不願的！如果你不親自給他們每一道命令，在這個時候，你才看出你的僕人是怎麼樣的！瑪莎！(她揮手指派工作)他們會拚命吃，卻沒有一句感謝：我會記住這場教訓。

副官 (上，十分激動)娜泰拉，你得馬上離開！最高法院法官，我們的歐伯來尼，剛才被暴民吊死了。

總督夫人 爲什麼？我不能不帶走這件銀色的衣服——它花了一千塊錢。還有那一件和所有的皮裘，還有酒色的那一件哪裡去了？

副官 (企圖把她拖走)市郊暴動已經爆發：我們必須馬上離開。(一個僕役跑開)小孩呢？

總督夫人 (向原來抱著小孩的保姆喊道)瑪格，把孩子準備好！妳到底在哪裡？

副官 (離開)我們大概只好扔下馬車，騎馬走。
(總督夫人再度亂翻衣服，把一些扔進選好的一堆，然後又把它們拿開。喧雜聲及鼓聲可聞。剛才挨打的年輕婢女悄悄溜走。天空開始變紅。)

總督夫人 (沒命地亂搜)我硬是找不到那件酒色的衣服。把這堆整個兒照樣搬進馬車裡。阿絲雅哪裡去了？

瑪格怎麼還不回來？你們都瘋了嗎？我說嘛，這件藏在最下層。

副官 (回來)快！快！

總督夫人 (向婢女甲)用跑的！只要把它們扔進馬車裡！

副官 我們不坐馬車。趕快來，不然我要自己騎走了！

總督夫人 (由於婢女甲無法樣樣都拿)阿絲雅那個賤貨在哪裡？(副官把她拉走)瑪格，把孩子帶來！(向婢女甲)去找瑪莎。不對，先把衣服拿到馬車上。真不像話，我做夢也想不到要騎著馬走！

(轉過身來，她看見紅色的天空，向後嚇了一跳，僵在那裡。火燒起來。她被副官拖出去。婢女甲搖著頭帶著衣服隨後。)

廚娘 那邊失火了，這一定是東城門。

廚師 他們都走了，也沒帶走裝載食物的車子。我們現在該怎麼走？

一馬伕 這個房子暫時住不得。(向一婢女)素麗珂，我去拿幾條毯子，我們要走了。

保姆 (帶著靴子自門口喊)夫人！

胖婦人 她已經走了。

保姆 那小孩呢？(她奔向小孩，把他抱起來。)他們把他丟下來了，這些禽獸。(她把孩子遞給古如莎)幫我抱一下。(撒謊狀)我去看一下車子。(她跑走，追隨總督夫人。)

古如莎 他們把總督怎麼啦？

馬 伏 (做砍頭狀)刷！

一胖婢女 (看見手勢，變得歇斯底里)噢天哪，天哪，天哪，天哪！我們的主人喬奇·阿拔史威利！早上彌撒的時候，他還生龍活虎。而現在！啊，把我抓走吧，我們都完了！我們死有餘孽！像我們的主人，喬奇·阿拔史威利！

另一婢女 (安慰她)靜下來，妮娜！妳會被帶到安全的地方，妳從來沒有害過誰。

胖婢女 (被帶走)喔天哪，天哪，天哪！快點！咱們趁他們沒來以前都走掉，趁他們沒來以前！

另一婢女 妮娜比女主人更傷心，這是實話。他們甚至需要別人為他們哭。(看見古如莎懷裡的孩子)孩子！妳抱著他幹什麼？

古如莎 他被丟下來沒人管。

另一婢女 她一走了之！米歇爾，今天早上還不讓他吹一點風！
(僕眾圍繞在孩子旁邊)

古如莎 他醒來了。

馬 伏 最好把他放下來，我告訴你，誰要是被人家看見抱著這個孩子，後果真是不堪設想。我去拿我們的東西，你們等著。(離開走進宮裡)

廚 師 一點也不錯。他們一旦開始，就會一個個把全族都殺滅。我去打包我的東西。
(眾皆離開，只留下剩下的兩個婢女和古如莎手

裡抱著孩子。)

另一婢女 你沒有聽到嗎？最好把他放下來。

古如莎 保姆要我抱一下。

廚 娘 她絕不會回來的，妳這個笨蛋。

另一婢女 妳的手別碰他吧。

廚 娘 他們追捕他比追捕夫人還嚴重。古如莎，妳是好人，但是妳不很聰明，妳自己知道。我告訴妳吧，他比害了瘟疫還要可怕。識相點，及早脫身。
(馬伏帶著幾個包袱回來，分給婦人們。除了古如莎，大家都打點妥當。)

古如莎 (倔強)他沒有害瘟疫。他在看我！他是人！

廚 娘 妳別看他。妳是傻瓜，總是被騙的那種。有人跟妳說，「跑去拿沙拉，妳的腿最長」，於是妳就跑。我們坐牛車——如果妳快點，可以跟我們一起來！我的天，現在這附近一定成了一片火海。

另一婢女 妳到現在還沒有整理好一樣東西？時間不多了，妳知道。鐵甲武士會從軍營裡來。(兩婦女及馬伏離去)

古如莎 就來了。
(略一遲疑之後，古如莎把睡著的孩子放下，凝視孩子片刻，然後從衣服堆裡拿出一條錦緞毯子，替他蓋上。然後入內取她自己的東西。那時已聽到馬蹄聲和婦女的尖叫。胖親王偕醺醉的鐵

胖親王

甲武士上。其中之一以矛戳著總督的頭。)這裡！中間！(一士兵騎在另一士兵背上，接過頭顱，試驗性地提在門上。)那不是中間！再向右邊一點。好了。朋友們，我做事情，總要做得更好。(趁著士兵以錘子和釘子，利用頭髮把頭顱釘在牆上的時候)今天早上，在教堂門口，我對喬奇·阿拔史威利說：「我喜歡晴朗的天空。」其實我喜歡晴天的霹靂。真是這樣。但可惜他們把臭娃兒帶走了。我需要他。急需。懸賞一千元，要找遍全格魯西尼亞。

(偕鐵甲武士穿過右邊大門，下。馬蹄聲再起。古如莎自左邊門口上，小心翼翼四下張望。顯然他是在等鐵甲武士走開。帶著一包東西，她向右邊門口走去。最後，她轉身看小孩是否還在原處。瞥見門上的頭顱，她失聲尖叫。惶恐之餘，她再度拾起她的包袱；正在離開的時候，說書人開始說話。她站在原地，像生了根似的。)

說書人

正當她站在屋門和大門之間，她聽到或自以為聽到輕微的呼喚；小孩在呼喚她，不是哭泣，而是相當清楚地呼喚，至少在她聽來是這樣。「女士」他說，「救救我」。他繼續說，不是啼哭，而是清楚地說。

「要知道，誰聽不見呼救聲，堵住耳朵走開：將永遠聽不到情人溫柔的聲音，也聽不到清晨的鳥鳴，更聽不到晚禱鐘聲裡疲倦的採葡萄者的快樂歎息。」

(她向孩子走了幾步，低頭看他。)聽到這話，她走回去再看看孩子。只再陪他坐一會兒，只等到有人回來，也許是他的母親，或是任何別人。(她倚著一個箱子，面對孩子坐下來。)只等到非走不可再說：因為太危險，全城一片火海和哀號。

(光線漸暗，似乎黃昏和夜晚逐漸降臨。古如莎走進宮房裡，拿出一盞燈和牛奶，給小孩餵奶)善良的誘惑多麼可怕¹⁴！

(古如莎現在坐在小孩身邊，徹夜守護著他。她一下點起小燈去探視他，一下拿錦綢大衣把他裹好。她不時凝神諦聽、張望，看是否有人來。)她在小孩旁坐了很久，直到黃昏，直到夜晚，直到天明。

14 將善良視為偉大的人性和自然力量，可能引自孟子性善論。此一觀念布氏亦運用於《四川好人》一劇，作為「水之就下」的隱喻。

她端坐良久，久久凝視著他，
凝視那輕勻的呼吸，那可愛的小手，
直到天明，直到無法承受強大的誘惑。
於是她起身，彎腰，一聲輕嘆，抱起小孩
把他帶走了。
(說書人描述的時候，古如莎照他所說的做。)
如獲至寶似地抱起孩子
像小偷似地她悄悄溜走。

第三幕 逃往北部山區

說書人 古如莎離開了城市
跋涉於格魯西尼亞公路
前往北部山區的中途
她唱了一首歌，她買了些牛奶。

合唱隊 這個可憐的小孩如何逃避
偵探犬，陰謀家？
她跋涉進入荒山僻野
她沿著格魯西尼亞公路
她唱了一首歌，她買了些牛奶。
(古如莎繼續前行。她背部袋子裡背著小孩，一
隻手拿著大棍子，另一隻手提著包袱。她唱
歌。)

四將軍之歌

四位大將軍
出征到伊朗

第一位沒有打過仗
 第二位不曾贏一場
 第三位埋怨天候不幫忙
 第四位埋怨土氣不高昂
 四位大將軍
 沒一個勝任。

羅索索¹大將
 出征到伊朗
 一場大戰打下來
 他立時旗開得勝
 天候對他並無不利
 將士們也奮勇效命
 羅索索大將
 是我們的英雄。
 (一農舍出現)

古如莎

(向小孩)中午是吃東西的時刻。現在咱們滿懷期待地坐在草地裡，期待好心的古如莎去買一小壺牛奶。(她把小孩放下，叩農舍的門：兩個老人開門。)爺爺，給我一小壺牛奶好不好？再加一塊玉米糕，行不行？

¹ Sosso Rabakidse，姓Robakidse可能取自喬治亞作家Grigol Robakidse，而名字可能影射史達林，他小時候的暱稱為索索(Sosso)，是Joseph的俄文縮寫。

老 人 牛奶？我們沒有牛奶，城裡來的士兵搶了我們的羊。妳要喝奶就去找士兵他們。

古如莎 可是爺爺，您總有一小壺可以給小孩子？

老 人 並且換來一聲「讓老天報答你」，是不是？

古如莎 誰說「讓老天報答你」的？(她展示出她的錢包)我們打算闊闊氣氣付錢。「打腫了臉也要充胖子。」(農夫走出去拿牛奶，一面發牢騷。)這一小壺多少錢？

老 人 三塊錢。牛奶漲價了。

古如莎 三塊錢那麼一小滴？(老人一言不發地當著她的面把門關上)米歇爾，你聽到了沒有？三塊錢！我們出不起！(她回到原處，再度坐下，以她自己的奶餵小孩)吸吧。想想那三塊錢。這裡面什麼也沒有，但是你想像你正在喝，這就行了。(她搖搖頭，發現小孩不再吸。她起身，走向門口，再度叩門。)開門，爺爺，我們願意付錢(輕聲)但願雷公劈你！(當老人出現的時候)我原來以為只要五毛錢。但是小孩總得有東西吃才行。一塊錢買那一小滴怎麼樣？

老 人 兩塊錢。

古如莎 可別再關門。(她在袋裡摸了老半天)這是兩塊錢。不過牛奶得新鮮。我還得再走兩天的路。這真是殺人的勾當，也是天大的罪過！

老 人 你要牛奶的話，就去把士兵宰了。

古如莎 (給小孩一些牛奶) 這個鬧氣的玩笑可真開不起。吸一口吧，米歇爾，這是半個星期的工錢。這裡的人還以為我們光吃飯不做事就有錢拿。米歇爾，米歇爾，你為我帶來個不輕的負擔！(她望著孩子身上裹著的錦綢大衣) 千元的錦綢大衣，卻沒錢買牛奶。(他往後張望) 那邊正是那輛有錢人的難民所搭乘的車子，我們得趕過去搭車。(在一家客棧前，古如莎身上穿著錦綢大衣，懷裡抱著小孩，走向兩位鬧氣的女士)

哦，太太們大概也想在這裡過夜吧？真可怕，到處都擠滿人，根本雇不到車子。我的車仗乾脆掉頭回去了，害我徒步走了半里路。我的波斯鞋，你知道偏是高跟鞋！但怎麼沒人來呀？

年長的女士 老闆還要人等。自從京城裡發生了這些事情之後，全國上下都全沒個體統了。(老闆走出來，是一個留著長鬍子、相貌堂堂的长者，後面跟著一個店老二。)

老闆 女士們，請原諒我這老頭子，讓您們久候了。我的小孩帶我去看一棵盛開的桃樹，在玉米田對面的山坡上，我們在上面種果樹和幾棵櫻花。在那西邊(他指著) 土地石頭較多，農民在那裡放羊，您們得瞧瞧那櫻花，粉紅色真美。

年長的女士 你們這周遭地區真富饒啊。

老闆 上帝賜福。南部樹花開得怎樣？諸位女士們，您

們從南部來吧？

年輕的女士 老實說，我也沒注意觀賞風光。

老闆 (彬彬有禮地) 我理解，塵土飛揚。走在我們的道路上，要是不緊急的話，奉勸最好走慢點兒。

年長的女士 親愛的，把紗巾圍在脖子上，這裡晚上的風有點兒涼。

老闆 這些風是從揚卡冰川吹過來的，我的女士們。

古如莎 對了，我擔心我兒子會著涼。

年長的女士 好一個寬敞的客店，我們進去吧？

老闆 啊，女士們想投宿？可是本店已經客滿了，女士們。況且服務人員都走了。很抱歉，我實在不能再收客了，哪怕是帶有推薦書……。

年輕的女士 可是我們總不能在馬路上過夜啊。

年長的女士 (冷冷地) 多少錢？

老闆 女士們，您們知道，現在呀，多少逃難人都想有個安身之處，當然他們都是有體面的人，只是不受官府歡迎罷了。在這個時候，店家都得小心經營才行，因此……。

年長的女士 朋友，我們可不是逃亡人，我們只不過要搬到自己山上的別墅罷了。我們絕不要求人家收留款待，即使我們有這個緊急需要。

老闆 (點頭) 當然不是。我只是懷疑，那個空下來的小房間是否能使女士們滿意。我得要每位付60塊錢。您們是一起的嗎？

古如莎 確實是這樣。我也需要住夜。

年輕女士 60塊錢！這簡直是掐脖子坑人嘛。

老 闆 親愛的女士，我不想掐人脖子，因此……。（準備轉身離去）

年長女士 一定非談脖子不可嗎？好啦。（走進去，後面跟著店小二）

年輕女士 （絕望地）一間180塊錢！（轉望古如莎一眼）可是帶小孩不好吧。他哭叫怎麼辦？

老 闆 房間要180塊錢，住兩人或三人都行。

年輕女士 （對古如莎態度轉變）再說我也不忍看你露宿街頭，請進來吧。

（她們進入客棧，舞臺另一邊，後方出現扛著行李的店小二。他後面跟著年長女士，接著是第二位女士、古如莎帶著孩子。）

自從親愛的伊果被送回家之後，我還沒動過這麼大氣。

年長女士 妳非提伊果不可嗎？

年輕女士 我們共是四個人小孩也算一個，不是嗎？（向古如莎）您能不能至少出一半的價錢？

古如莎 不可能。您知道我倉促出來，副官忘記塞給我足夠的錢。

年長女士 您身上不會連60塊錢都沒有吧？

古如莎 那我會付的。

年輕女士 床鋪呢？

店小二 沒有床，只有被子和袋子。這要妳們自己安頓。沒有把妳們像其他四位安置到地窖裡去，妳們就該慶幸了！

年輕女士 妳聽到沒有？我得馬上去找老闆來，這傢伙非得痛鞭一頓不可。

年長女士 像妳先生那樣？

年輕女士 妳好壞。（她哭）

年長女士 我們要怎麼弄出個像樣的床鋪呢？

古如莎 這個讓我來。（她把孩子放下）幾個人一起幫忙比較容易。妳們還有車子。（打掃地板）我好驚訝，在午餐前我男主人跟我說「親愛的安娜西亞，多多休息吧，妳很清楚，妳容易得偏頭痛」。（她把袋子拉好，鋪成床。照她樣子鋪床的兩位女士彼此交換了一下眼色。）「喬奇，」我跟總督說：「六十個客人來吃飯我怎麼休息，僕人又靠不住，而米歇爾沒有我是不吃東西的。」（向米歇爾）你瞧，米歇爾，我說過一切都會順利的。（他猛然發現兩位女士在注意觀察她，並竊竊私語。）好了，現在至少不至於睡地板了。我鋪了雙層被子。

年長女士 （命令口吻）朋友，您鋪床手法好伶俐喔。伸出妳的手我看看²！

2 原文：Zeigen Sie Ihre Hände!這是曾經運用於俄國革命時的一道口

古如莎 (吃驚)您說什麼？

年輕女士 要妳伸出妳的手來瞧瞧。
(古如莎伸手給兩位女士看。年輕女士得意歡呼)
有裂痕！婢女！

年長女士 (走到門口。叫喊：)來人啊！

年輕女士 妳被逮了，騙子。老實招來，妳暗中搞什麼鬼。

古如莎 (感到困惑)我沒在搞鬼呀。我原想您們也許可以讓
我搭個便車，搭個一小段路程。拜託。不要吵，我自己馬上走。

年輕女士 (趁著年長女士叫喚店裡服務人員的時候)好，妳走，但是要
跟警察走。妳站住，暫時別動！

古如莎 可是我要付60塊錢啊，在這兒(她指著錢包)您自己瞧，這錢我有，這是四個10元的，這是5元的，不，也是個10元的，共是60塊錢。我只是要孩子坐車，這是實情。

年輕女士 喔，妳原要搭車！現在給抖出來了。

古如莎 夫人，我承認我出身低賤，拜託，不要叫警察來。這個孩子出身高貴，您瞧他身上穿的衣服，他在逃亡，和您們一樣。

年輕女士 出身高貴，看得出來。父親是個王子，是嗎？

古如莎 (氣急敗壞地向年長女士)不要叫喊！妳沒良心嗎？

(續)

令，用以鑑別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

年輕女士 (向年老女士)小心，她會加害妳，她很危險！救命！殺人啊！

店小二 (上)到底是怎麼回事？

年長女士 這個人假扮仕女，蒙混偷渡了進來，可能是小偷。

年輕女士 而且是個危險分子，想殺我們。這是個違警刑事案件。天啊，我又開始偏頭痛了。

店小二 這個時候沒有警察。(向古如莎)打包妳的東西吧，小妹，走得越遠越好。

古如莎 (忿忿的抱起孩子)妳們都不是人！他們會把妳們的頭釘在牆上的！

店小二 (推她出去)閉嘴。否則老闆一來，可不是玩的。

年長女士 (向年輕女士)察看一下，看她是否沒偷走東西。(當女士們在右邊忙著察看的時候，店老二和古如莎從左邊踏出大門。)

店小二 我說，看誰，相信誰。以後，在跟他們交往之前，請先觀察清楚。

古如莎 我想，像你們這樣的人會對她們比較斯文。

店小二 她們才不會想到這點。相信我，世上沒有比巴結一個廢人和懶蟲更累人的了。當妳被她們懷疑，妳能自己揩屁股或在一生中曾經用雙手做過事，那就完了。請等一會兒，我給妳一塊玉米麵包和一些蘋果。

古如莎 最好不要，不如在老闆沒來之前我先走一步。而

且，我想趁夜趕路比較不危險。(離去)

店小二 (低聲朝她喊)下個十字路口靠右走。
(她消失)

說書人 古如莎一面向北方走
親王的鐵甲兵一面在後頭追。

合唱隊 赤足的女郎如何躲避鐵甲武士
偵探犬，陰謀家
他們徹夜追尋。
追的人永不疲倦。
屠夫很少睡覺。
(鐵甲兵沿著公路跋涉)

班長 你絕不會有出息的，笨蛋！你心不在焉。你的長官從小事情就看得出來。前天，我在攪那個胖女人的時候，你當真照著我的命令抓住了她的丈夫，也的確踢了他的肚子，但是你有沒有像真正的大兵一樣，以此為樂呢？或者你只是執行你的任務？我注意到你了，笨蛋。你是個大草包，是個響鈸³。你不會升級的。(他們默默走了一段路)別以為我忘記你在各方面多麼不服從。我不

3 原文作：wie die klingende Schelle，語出《聖經》(《歌林多前書》第十三章第一節)：「我若能用人語言和天使的語言說話，卻沒有愛，我就成了一塊會鳴的銅，或一個會響的鈸。」(Wenn ich mit Menschen- und mit Engelzungen redete, und hätte der Liebe nicht, so wäre ich ein tönend Erz oder eine klingende Schelle.) (1. Kor. 13, 1)

准你跛著腳走路！你故意這樣做，因為我把馬賣掉了，而我之所以把馬賣掉，是因為不可能再有人出那個價錢。你跛著走路，只是向我表示你不喜歡行軍。我曉得你。這樣做沒有用，會害了你。唱歌！

兩個鐵甲兵 (唱)
滿懷憂傷去遠征⁴
留下愛人守閨門
友朋保她清白身
待我退伍還鄉時。

班長 大聲點！

兩個鐵甲兵 (唱)
當我躺在墓園時
愛人賜我一坯土
說：「此腳曾經奔向我
此臂曾經擁抱我！」
(他們又默默地走一程)

班長 一個好士兵身心要俱備。為了長官他可以粉身碎骨，當他臨死蓋眼的時候，他仍然看到他的班長正在點頭讚美。對他來講，那已經是足夠的報償。他別無所求。但是沒人向你點頭誇獎，你還是不得不翹辮子。我的天，帶著這種屬下，我怎

4 歌詞取自作曲家巴托克(Belá Bartók)所蒐集的南斯拉夫民歌。

麼抓得到總督的小雜種！這我很想知道。（他們繼續走）

說書人

古如莎來到西拉河邊的時候
 逃亡把她累壞了，可憐的孩子成爲太重的負擔。
 玉米田玫瑰般的清晨
 對徹夜未眠的人而言，只有寒冷。
 炊煙裊裊的農家庭院傳來牛奶罐子的快樂鏗鏘
 只能威脅逃亡的人。
 帶著小孩的她，只能感覺孩子的重重壓迫。
 （古如莎在一戶農家前面停步）

古如莎

（向小孩）瞧你又尿濕了，你明明知道我没有尿布。米歇爾，我們要在這裡分手。這裡離開城市已經夠遠了。他們不會著急得一路跟來，你這個小不點兒。這個農夫太太人很好，你難道不能只聞聞牛奶味？（她屈身，把小孩擺在門檻上。）好了再見，米歇爾，我會忘記你一整夜踢我的背，催我快快走。你呢，忘了這吃不飽的日子——用意本來很好。我倒喜歡留著你——你的鼻子這麼小——可是辦不到。我本來要給你看你的第一隻兔子，並且教你怎樣不尿床，但是我非回去不可。我的阿兵哥心上人大概不久就要回來。你難道要他不找到我嗎？你不能要求我這樣做。
 （一肥胖農婦提著一個牛奶罐穿進門。古如莎等到她進去之後，才謹慎地走近這間房屋。她爬上

門口，把小孩擺在門檻上。然後她躲在一棵樹後面，直等到農婦開門，看見這包東西。）

農 婦

天哪，那是什麼？當家的！

農 夫

（走來）怎麼啦？讓我好好喝湯吧。

農 婦

（向小孩）你的媽媽呢？難道你沒有媽？是個男的。上好的衣服。是個好人家的孩子，看得出來。而他們就把他扔在咱們的門口。唉，這種年頭！

農 夫

要是他們以爲我們肯餵養他，那就錯了。妳就把他帶到莊上的神父那裡。我們最多只能這樣做。

農 婦

神父會把他怎樣？他需要一個母親。瞧，他醒來了。難道我們不行收留他？

農 夫

（喊叫）不行！

農 婦

我可以把他擺在搖椅旁邊的角落裡。我只要一個簍筐就行。我也可以帶著他到田裡去。你瞧他笑成那個樣子？當家的，我們自己有家，我們可以辦得到。別再多說了！（她把孩子抱進屋裡。農夫隨後，一路抗議。古如莎從樹後面出來，笑，然後匆匆朝反方向離去。）

說書人

爲什麼這麼高興，回家去？

合唱隊

因爲小孩一笑而得新父母，
 因爲我擺脫了小孩子，我真高興。

說書人

又爲什麼這麼傷心？
 因爲我孤苦伶仃，所以傷心。

像被人搶劫，像忽然破產。

(她走了一陣子，就遇見那兩個鐵甲武士，他們以矛指著她。)

班 長 小姐，妳碰上兵爺了。妳從哪裡來？什麼時候來的？妳和敵人有非法的往來？他躲在哪裡？他在妳的後方有什麼舉動？山陵情形如何？河谷情勢怎樣？防禦工事做得怎樣⁵？(古如莎嚇得站在那裡。)

古如莎 工事做得很堅固，你們最好撤退。

班 長 我會放行的，請放心。妳幹嘛這麼看著矛頭？「士兵在戰場上，槍矛一刻也不能離手」，這是軍規。記牢這項，笨蛋。且說，小姐，妳要往哪裡去？

古如莎 去見我的未婚夫，一個叫做西蒙的，是奴卡的宮廷衛士。

班 長 西蒙？當然，我認識他。他把鑰匙交給我，好讓我偶爾去照顧妳。笨蛋，我們變得不受歡迎了。我們一定要使人明白，我們的用意光明正大。女士，我的外貌輕浮，本性嚴肅。所以讓我正式告訴你吧：我向你索一個小孩。(古如莎發出小小一聲尖叫)笨蛋，她了解我們的意思了。怎麼，可真把你嚇一跳？「那麼我先得把灶上的麵拿

開，長官。那麼我先得把破爛的裙子換掉，上校。」但是，笑話別說，矛槍拿開，小姐，我們在這附近尋找一個小孩。一個好人家的小孩。妳有沒有聽說這麼一個小孩。從城裡來，穿著很好的衣服，而突然出現在這裡？

古如莎 沒有，我什麼也沒聽說。(她突然轉身跑回去，驚惶失措。鐵甲兵相互一瞥，然後咒罵著追她。)

說書人 跑啊，好女郎：兇手快來了！

無依靠的女郎，快救那無依靠的孩子！
於是她跑了！

合唱隊 在最血腥的日子
還是有好人存在。

(古如莎衝進農舍的時候，農婦正在俯視小孩的床鋪。)

古如莎 把他藏起來！快！鐵甲騎兵快來了！是我把他擺在妳的門口。但孩子不是我的。是個好人家的。

農 婦 誰快來了？什麼樣的鐵甲騎兵？

古如莎 不要問了。鐵甲騎兵正在找他。

農 婦 他們和我家沒有關係。但是我似乎非和你談談不可。

古如莎 把這些漂亮衣服脫下來。這會把我們洩露出去。
農 婦 管妳什麼衣服。在這個屋子裡由我做主。妳不能在我的房間放屁！可是妳為什麼把他拋棄？這是

5 原文 Wie sind die Strümpfe befestigt?(襪子是怎麼繫的?)

罪過。

古如莎 (看窗外) 瞧，他們從樹後面來了。我不該逃的。這一來害他們生氣。啊，怎麼辦？

農 婦 (看向窗外，頓時嚇了一跳) 我的天！鐵甲兵！

古如莎 他們在找這個孩子！

農 婦 可是萬一他們進來！

古如莎 妳絕不能把他交給他們。說他是妳的孩子。

農 婦 是。

古如莎 如果妳把他交出去，他們會把他戮死。

農 婦 可是萬一他們討著要呢？收成的銀子在房子裡。

古如莎 要是妳讓他們拿去，他們會把他戳死，就在妳這個房間！妳非說是妳的不可！

農 婦 是。可是假如他們不相信我的話，怎麼辦？

古如莎 妳一定要堅持到底。

農 婦 他們會把我們頭上的屋頂燒掉。

古如莎 所以妳非說他是妳的不可。他的名字叫米歇爾。我不該把這告訴妳。(農婦點頭) 別那樣點頭。也別發抖，他們會注意到的。

農 婦 是。

古如莎 別老是是是的。我受不了。(她使勁推搖農婦) 妳難道沒有孩子嗎？

農 婦 (喃喃) 打仗去了。

古如莎 那他可能也是個鐵甲武士囉？妳要他用矛槍刺死孩子嗎？妳要把他訓斥一頓。「不准在我家弄刀

弄槍！」妳會大叫「我把你養大，是要你幹這種事嗎？先把你脖子洗乾淨，再來跟你媽媽說話！」

農 婦 這話倒不錯，他不能在這裡亂來！

古如莎 答應我，妳要說他是妳的。

農 婦 是。

古如莎 妳看：現在他們來了！

(一聲叩門。兩個女人都沒應。鐵甲兵上。農婦低頭鞠躬。)

班 長 好了，她在這裡。我怎麼告訴妳的？我的鼻子多靈！我聞到她的味道。小姐，我有個問題要問你。妳幹嘛逃走？妳以為我會把妳怎麼樣？我打賭，妳一定想到什麼骯髒的勾當了吧，妳坦白說！

古如莎 (農婦在一旁鞠躬不已) 我留了一點牛奶在灶上，而突然想起來。

班 長 還是妳以為我在用下流的眼神看著妳？好像我可能在我們之間動什麼歪腦筋似的？一種淫蕩的眼色，懂我的意思吧？

古如莎 我沒這麼想。

班 長 但這是可能的，對不對？妳得承認這一點。畢竟，我可能是豬糞。我坦白告訴妳：我可以想像我們獨處時候的各種花樣。(向農婦) 妳在院子裡沒事幹嗎？不餵母雞嗎？

農 婦 (突然跪下) 兵爺，我對這件事一點都不知道。請

不要把我們頭上的屋頂燒掉。

班 長 妳在講些什麼？

農 婦 我跟她一點關係都沒有。是她把他放在我的門檻上的，我發誓！

班 長 (突然看見孩子，便吹起口哨)啊，在小床上有個小東西！笨蛋，我聞到1000塊錢了。把這個老太婆帶出去，看住她。似乎我得稍微盤問一下。(農婦默默讓士兵帶出去。)好了，我向妳要的孩子，在妳這裡。(他走向簍筐)

古如莎 軍爺，他是我的。他不是你要找的那個。

班 長 我要看一看。(他俯視簍筐。古如莎絕望地東張西望。)

古如莎 是我的孩子！是我的孩子！

班 長 上好的衣服！

(古如莎向他衝過去，想把他拉開。他把她扔開，再度俯探簍筐。她再度絕望地東張西望，看到一根大木棍，一把抓起來，從後面朝著班長的腦袋敲下去。班長倒地。她迅速抱起孩子，跑開。)

說書人 她爲了逃避鐵甲騎士
跋涉了二十二天路程
來到張家圖冰河下游
古如莎決定收養孩子。

合唱隊 無依靠的女子收養了無依靠的小孩。

(古如莎蹲在一條半凍的河流上，用手心捧水給孩子。)

古如莎 沒有別人肯要你，孩子，
我現在只好要你。
沒有別人肯要你，孩子，
(啊，凶年之中的凶日！)
你只好要我。
我馱著你太久
兩腿既痠又痛
牛奶價錢太高太高
我卻越來越喜歡你。
我再也不會離開你
我要拋棄你的綾羅衣
把你裹進破衣服裡。
孩子，我要把你洗乾淨，
就在冰河水裡替你施洗⁶。
你必須忍受到底。
(她把孩子的華服脫掉，把他用破衣服裹起來。)

說書人 古如莎受到
鐵甲武士的追捕
來到冰河上的危橋
危橋通往東坡村落

6 (Ich) taufe dich 我替你洗禮。

她便唱起危橋之歌

冒著兩條性命危險。

(一陣風起。冰河上的危橋在暮色中依稀可見。一根繩索已斷，橋的一半向深淵垂下。商人們，兩男一女，正在橋邊猶豫不決，這時古如莎和小孩到達。有個人正在設法用一根棍子去釣起垂下的繩索。)

男人甲 慢慢來，少奶奶。妳反正過不去。

古如莎 可是我非把我這個小傢伙帶過橋東不可。到我哥哥那裡。

女商人 非要不可？什麼叫做「非要不可」？我也非到那裡不可，因為我非要到阿土慕那裡去買兩條毯子不可，一個女人非賣不可的毯子，因為她的丈夫非死不可。但是我能不能做我非做不可的事？她能不能？四個鐘頭了，安德烈一直在釣那根繩子。而且我問妳，即使他把繩子弄上來，我們又該怎麼把它綁牢？

男人甲 (一面聽) 噓，我好像聽到什麼聲音。

古如莎 這座橋還不很枯朽。我想我要試著走過去。

女商人 就算後面有魔鬼來追我，我也不會試的。這，簡直是自殺。

男人甲 (叫) 喂！

古如莎 不要叫！(向女商人)叫他不要叫。

男人甲 可是底下有人在喊。也許他們迷路了。

女商人 他為什麼不該叫？妳是不是有什麼問題？他們是不是在追妳？

古如莎 好吧，我來告訴你們。鐵甲武士要抓我。我把一個打倒了。

男人乙 把我們的貨物藏起來！

(女商人把一袋東西藏到一塊岩石後面)

男人甲 妳為什麼不早告訴我們？(向其他人)要是他們抓到她，會把她剁成肉醬！

古如莎 快讓開。我非過橋不可。

男人乙 不行。懸崖有兩千英尺深，

男人甲 就算有繩子也沒有用。我們雖然可以用手握住，但是鐵甲武士也可以用同樣方法通過。

古如莎 走開。

(遠處傳來喊聲：「到那上面去！」)

女商人 他們越來越近了。但是妳不能帶著孩子走過這條橋。一定會垮的。只要看看底下。

(古如莎低頭注視深淵。底下又傳來鐵甲武士的叫聲。)

男人乙 兩千英尺！

古如莎 可是那些人更壞。

男人甲 妳不能這樣做。有個小孩。拿妳的命冒險，可別拿小孩子的。

男人乙 帶著孩子她會更重！

女商人 也許她真的非過去不可。把孩子交給我。我會把

古如莎 他藏起來。妳一個人過橋。
我不要。我們生死在一起。(向小孩)
一起走，一起死。
淵很深，孩子，
橋危欲斷裂；
孩子，我倆不走，
命中注定的路。

你必須踏上
我選的路子。
你不得不吃
我給你的麵包，

若有麵包共分享，
有四片你三片嚐，
但願我知道，
它們有幾兩！

女商人 走開，我不用繩子試試看。
這是試探上帝！
(底下傳來喊聲)

古如莎 求求你，把那根棍子扔掉，不然他們會弄到那條
繩子追過來。(緊抱著小孩，她跨上搖搖欲墜的
橋。女商人尖叫起來，因為眼看著橋似乎就要垮

男人甲 了。但是古如莎繼續向前走，到達那一頭。
她成功了！
女商人 (她已經跪下祈禱；生氣地)這是在作孽啊！
(鐵甲武士出現；班長的頭用布包紮著。)
班 長 看見一個帶著孩子的女人沒有？
男人甲 (趁男人乙把棍子扔進深淵的時候)有，在那裡！
可是這座橋載不動你們！
班 長 這筆帳要算在你頭上，笨蛋！
(古如莎在遠遠那一頭笑，把孩子亮給鐵甲武士
看。她繼續向前走。刮著風。)
古如莎 (轉視小孩)你不必怕風。它也是個可憐蟲。它必
須推動那些雲，而它這樣做的時候很冷。(開始
下雪)而雪也不壞，米歇爾。它遮蓋小小的松
樹，免得它們在冬天凍死。現在我要為你唱一支
短歌。聽著！(她唱)
你爹是強盜，
你娘是婊子，
可是正人君子，
都得向你敬禮。

猛虎之子，
將能餵哺小馬；
蛇蠍之子，
能賜奶給媽媽。

第四幕 隱匿北山

說書人

古如莎跋涉七天

越過冰河

奔下斜坡。

「當我走進哥哥家裡，」她想

「他會站起來擁抱我。」

「妳來啦，妹妹？」他會說

「我已經等了妳好久。

這是我的好太太。

這是我的農場，是她的陪嫁，

連同十一匹駿馬，三十一頭肥牛。坐下吧。

帶著妳的孩子和我們一起上桌用餐。」

哥哥的家在一個美麗的山谷。

妹妹來到哥哥家的時候，

已經因為長途跋涉而病弱不堪。

哥哥從餐桌上起身。

（一對肥胖的農家夫婦剛剛坐下來要吃飯，拉富仁提才把餐巾圍上脖子。此時古如莎臉色蒼白由

一個僕人攙扶著，帶著小孩上。)

拉富仁提

妳從哪兒來的，古如莎？

古如莎

(虛弱)我是從陽嘉道那條路過來的，拉富仁提。

僕人

我在穀倉前面發現到她。她還帶了一個小孩。

嫂嫂

你去洗黃馬吧。(僕人下)

拉富仁提

這是我太太，安妮珂。

嫂嫂

我還以為妳在奴卡服務呢。

古如莎

(幾乎站不起來)是，我本來在那裡。

嫂嫂

那不是個好差事嗎？我們聽說那兒不錯啊。

古如莎

總督被殺死了。

拉富仁提

不錯，我們聽說起了暴動。妳的嬸嬸告訴我們的。記得嗎，安妮珂？

嫂嫂

我們這裡十分平靜。城裡的人總希望有點活動。
(她走向門口喊道)索索，索索，爐子裡的烙餅先不要拿出來，聽到沒有？你到底在哪裡？(一面喊著，下。)

拉富仁提

(輕聲，匆匆)有沒有父親？(見她搖頭)我早料到。我們得想個辦法。她很虔誠。

嫂嫂

(回來)那些僕人！(向古如莎)妳有一個孩子。

古如莎

是我的。(她倒地。拉富仁提扶她起來。)

嫂嫂

我的天，她生病了；我們該怎麼辦？

拉富仁提

(想把她扶到爐邊板凳上，安妮珂連忙揮手阻止，她指著牆邊的袋子。)坐下。我想這只是虛弱，安妮珂。

嫂嫂

只要不是猩紅熱就好！

拉富仁提

如果是的話，她會有斑點。這只是虛弱。別擔心。安妮珂。(向古如莎)坐下來是不是好一點？

嫂嫂

孩子是不是她的？

古如莎

是我的。

拉富仁提

她正要去她丈夫那裡。

嫂嫂

我明白了。你的肉快要冷了。(拉富仁提坐下來，開始吃。)冷菜冷飯你不好消化，肥肉不能吃冷的，你知道，你就是胃弱。(向古如莎)妳的丈夫既然不在城裡，他在哪裡呢？

拉富仁提

她嫁到山的那一邊，她說的。

嫂嫂

喔，那一邊。(她也坐下來吃)

古如莎

我想我得找個地方躺下來，拉富仁提。

嫂嫂

如果這是癆病的話，我們都會被傳染。(她繼續盤問她)妳的丈夫有農莊沒有？

古如莎

他是個當兵的。

拉富仁提

但是他有個農莊，他父親給的一個小農莊。

嫂嫂

他不是去打仗了嗎？為什麼不去？

古如莎

(吃力地)是，他在打仗。

嫂嫂

那妳為什麼要到農莊去？

拉富仁提

等他打完仗回來，他要回到他的農莊。

嫂嫂

可是妳現在就要去那裡。

拉富仁提

不錯，去等他。

嫂嫂

(尖叫)索索，餅拿來！

古如莎 (發高燒囈語)一個農莊，士兵，等候，坐下，吃。

嫂 嫂 是猩紅熱。

古如莎 (突然坐起)是的，他有個農莊！

拉富仁提 我想這只是虛弱，安妮珂。妳何不自己去照顧烤餅呢，親愛的？

嫂 嫂 但是他什麼時候才會回來呢？如果照他們說的，戰爭才爆發呀！(她蹣跚地走出去，喊著)索索！你到底在哪裡？索索！

拉富仁提 (很快站起來，走向古如莎)妳馬上會有一張床。她心腸很好，不過等飯後再說吧。

古如莎 (將小孩推向哥哥)抱一下吧。(哥哥接過小孩，張望四周)

拉富仁提 可是你們不可在這久住，妳知道，她是很虔誠的。
(古如莎癱倒，拉富仁提扶住她。)

說書人 親妹妹如此病弱，
怯懦的哥哥只好給她住。
秋去，冬來。
冬日長，冬日短：
不准人們知道底細，
不准老鼠咬東西，
不准春天早降臨。
(古如莎坐在工作室裡的一架織布機上。她和蹲

在地上的小孩都裹著毯子。她一面織布，一面唱歌)

情郎動身要出征
未嫁新娘追隨苦哀求
苦哀求兮聲淚下：
「我的郎啊我的郎」¹
如今你上了戰場，
與敵人相搏鬥，
不要衝到最前鋒，
不要落單做殿後
前方槍火紅
後方砲火兇
安處陣中央
靠近掌旗官
前鋒多傷亡
後衛亦遭殃
解甲返鄉者居中央。」

米歇爾，我們要聰明點。如果我們縮成像蟑螂那麼小，嫂嫂就會忘記我們還在屋裡。那麼我們就

¹ 原文：Liebster mein, Liebster mein...等以下詩句乃取自愛沙尼亞女詩人Hella Wuolijokis的《愛沙尼亞征戰之歌》(Das estnische Kriegslied, 1915)。

可以待到白雪溶化的時候。不要因為冷就哭，窮酸相和冷凍的樣子，是不討人喜歡的。

(拉富仁提上。他坐在他的妹妹身旁。)

拉富仁提 你們兩個幹嘛坐在那裡，像馬車伕一樣把頭包起來？是不是屋子裡太冷了？

古如莎 (連忙拿掉圍巾)太冷，拉富仁提。

拉富仁提 要是太冷的話，妳不該帶著孩子坐在這裡。安妮珂會責怪她自己的。(稍停)但願神父並沒有向妳問起孩子的事？

古如莎 他問了，但是我什麼也沒跟他說。

拉富仁提 那好。我是來跟妳談談安妮珂的。她心地很好，可是她非常非常敏感。人家只要提一提我們農場，她就擔心不已。她把一切都看得太認真了，妳知道。有一次，我們的擠奶女工上教堂的時候，長襪上破了一個洞。從那一天起，我的安妮珂在教堂裡總是穿著兩雙長襪。說來似乎不可置信，但這是舊家庭觀念。(他凝神諦聽)妳確信這附近沒有老鼠嗎？如果有的話，你們不能住在這裡。(有聲音傳來，像是從屋頂上滴水。)那是什麼滴滴喀唔？

古如莎 一定是桶子漏水。

拉富仁提 嗯，一定是桶子漏水。到現在，妳已經在這裡半年了，對不對？我剛才是不是說到安妮珂？我當然沒有跟她提到鐵甲騎士的事，她心臟較衰弱，

她不知道妳無法找工作，所以昨天才會說那種話。(他們再度凝聽白雪溶化落地的聲音)妳無法想像她多麼擔心妳當兵的丈夫。「萬一他回來而找不到她！」她這樣說，寢食不安。「春天以前他不可能回來，」我告訴她。真要命的女人！(溶雪開始滴落得更快。)妳想他什麼時候回來？妳以為如何？(古如莎默然)不會在春天以前，妳也這麼想？(古如莎默然)我看，連妳都不相信他會回來。(古如莎不發一言)但是，等到春天降臨，這裡和路上的積雪開始溶化，妳就不能再住下去了。他們可能會來找妳，而人家會談起私生子的事。(水滴落下的「音樂」漸漸變得快速而有規則)古如莎，屋頂上的雪開始溶化了。春天已經來到。

古如莎 是的。

拉富仁提 (迫不急待)讓我告訴妳怎麼辦。妳得有個去處，而為了這個孩子(他嘆氣)妳得有個丈夫，人家才不會說話。而我已經謹慎調查過，看看我們是不是能夠替妳找個丈夫。古如莎，我已經找到了一個。我和一個女人談過，她有一個兒子。就在山的那一邊，一個小農莊。她願意。

古如莎 可是我不能嫁給任何人，我一定要等西蒙。

拉富仁提 當然。這一切都考慮到了。妳不要一個床頭丈夫，妳需要一個紙上丈夫。而我已經替妳找到一

個。這個農婦的兒子快要死了。這不是太棒了嗎？他只剩最後幾口氣了。這麼一來妳就成了寡婦。妳說怎麼樣？

古如莎 我只要有蓋了官印的文件證明米歇爾就行了。

拉富仁提 那個官印最要緊了。沒有官印，波斯的沙皇便不能證明他是沙皇。而且妳還有個地方住。

古如莎 那個女人要多少錢？

拉富仁提 400塊錢。

古如莎 你哪裡去找這筆錢？

拉富仁提 (愧疚) 安妮珂的牛奶錢。

古如莎 那裡沒有人會認識我們。我答應。

拉富仁提 (起立) 我馬上去告訴那個農婦。

(迅速下)

古如莎 米歇爾，你惹了不少麻煩。我碰上你，好比桃樹碰上麻雀。而因為一個基督徒彎下腰來拾起一片麵包屑，以免糟蹋了東西。米歇爾，若是在奴卡的那個復活節，在第二庭院裡，我很快走開的話，該有多好，現在我真是個大傻瓜。

說書人 新郎躺在床上奄奄一息，新娘才到。

新郎的媽媽在門口等候，催她趕快。

新娘帶來一個小孩。

婚禮的時候，見證婚人把他藏了起來。

(床的一邊。蚊帳底下躺著一個十分病弱的男子。古如莎被她未來的婆婆拉著跑進來。隨在她

們之後的是拉富仁提和小孩。)

婆婆 快！快！不然他會在婚禮之前死掉。(向拉富仁提) 可是你沒提到她已經有了個孩子。

拉富仁提 那有什麼關係？(指著垂死的人) 對他沒有關係，看他那個樣子。

婆婆 那是他。可是我卻受不了這個羞辱。我們是清白的人家。(她開始哭泣) 我的賈沙普不必娶個拖著油瓶的女子！

拉富仁提 好罷，我再另外給妳200塊錢。妳在契約裡寫明農莊歸妳所有。但是她有權利在這裡住兩年。

婆婆 (拭淚) 簡直連喪葬費用都不夠。我希望她真正能夠幫我做活。噢，那個修道士怎麼啦？他一定是從廚房的窗口爬出去了。等到他們聽說賈沙普的大限已至，全村的人都會來看我們！哦天哪！我得去找修道士來。可是不能讓他看見孩子。

拉富仁提 我會設法不讓他看見。可是為什麼只請一個修道士？為什麼不請神父？

婆婆 啊，他還不是一樣行。我只走錯了一著棋：我預付了一半的費用。足夠他拿去酒館吃喝了。我只希望……(她跑出去)

拉富仁提 她不肯花錢請神父，這個無恥的傢伙！雇了一個便宜的修道士。

古如莎 要是西蒙來的話，叫他過來看我。

拉富仁提 好。(指著病人) 妳何不瞧瞧他？(古如莎把米歇

爾拉到身旁，搖頭。)他動都不會動了。希望我們不會來不及。

(他們傾聽。在床的另一邊，鄰居們上；他們環顧之後，採取了靠著牆的位置，於是在靠近床邊形成另一堵人牆，然而還留著一個缺口，好讓人家看見床。他們開始喃喃祈禱。婆婆偕修道士上。她向客人鞠躬，顯得對修道士有點厭惡與驚訝。)

婆 婆 如果各位不介意的話。請稍等幾分鐘。我兒子的新娘剛剛從城裡來，馬上要舉行一場緊急婚禮。(向臥室裡的修道士)我早該知道你不能把你的嘴巴閉緊。(向古如莎)婚禮馬上就可以舉行。這是許可證。我和新娘的哥哥(拉富仁提悄悄地)把米歇爾從古如莎身邊帶走，企圖躲進後面。婆婆揮手，示意要他走開)——他立刻就會來——是見證人。(古如莎已經向修道士鞠躬。他們走向病床。婆婆掀開蚊帳。修道士開始滔滔不絕唸出拉丁文的結婚禮儀。同時，婆婆做勢要拉富仁提擺脫孩子；可是他怕孩子會哭，便要他注意婚禮。古如莎向孩子投了一瞥，拉富仁提搖搖孩子的手打招呼。)

修道士 你是否決定做這個人忠實、順從的好妻子，直到死亡將你們分開？

古如莎 (注視著孩子)是。

修道士 (向病弱的農夫)你是否決定做你妻子忠實的好丈夫，直到死亡將你們分開。(由於病人沒有回答，修道士再重複一次問題，然後環顧四周。)

婆 婆 當然啦！難道你沒聽見他說是？

修道士 好。我們宣布婚姻成立！現在來個臨終塗油禮如何？

婆 婆 不行！婚禮已經夠費錢了。現在我得照顧弔喪的客人。(向拉富仁提)我們說是700塊？

拉富仁提 600(他付錢)。我不想到那邊和客人坐在一起，跟他們認識。所以，再見了，古如莎。如果將來我的寡婦妹妹來看我，她會受到我太太的歡迎，不然我會不高興的。

(拉富仁提點點頭，把孩子交給古如莎，然後離開。弔客只是冷冷地看著他離去。)

修道士 請問這個孩子從何而來？

婆 婆 有孩子嗎？我沒看見孩子。你也沒有看見，你懂不懂？不然的話，我也會看見酒館後面發生的種種事情。來吧。(古如莎把孩子放下，叫他安靜，然後他們走向左方。古如莎被介紹給鄰居。)這是我的媳婦。她及時趕到，發現親愛的賈沙普還剩一口氣。

一婦人 算來他已經病了一年，對不對？他們徵召我的瓦西利入伍的時候，他遠去送行呢。

另一婦人 這種事情真叫農莊受不了。稻穀全熟了，而農夫

臥病不起：我說啊，如果他不拖得太久，反倒真是福氣呢。

頭一個婦人 (親密地)妳知道，起初我們以為他是因為兵役才裝病的。可是現在他的大限將至！

婆婆

請你們坐下，吃點糕餅。

(她向古如莎招手，於是兩個女人都走進臥室，從地板上端起放糕餅的盤子。客人們，包括修道士，都坐在地板上，開始低聲交談。)

農夫

(修道士從道袍裡取出一瓶酒，遞給他)你說有個孩子！這事情怎麼可能發生在賈沙普身上？

一婦人

她能嫁得出去，實在是運氣，他病得這麼重。

婆婆

他們已經在說閒話了。一面狼吞虎嚥喪禮的糕餅！要是他今天不死，我明天還得烤新鮮的呢。

古如莎

我會烤。

婆婆

昨天有幾個騎兵路過，我出去看是誰。等我回來的時候，他躺在那裡像是一具死屍！所以我去找你們。他活不了多久了。(她諦聽)

修道士

親愛的婚禮賀客和喪禮弔客們！感動萬分地，我們站在婚、喪的床前。新娘面罩白紗走進門；新郎即將入土。新郎已淨身新娘正火熱，因為婚床上還存有一個遺願，叫人感性不已。親愛的兄弟姊妹們，每個人的命多麼的不同啊！一個人死去，爲了頭上有屋頂庇護，另一個結婚，爲了讓肉體化成本來的塵土。阿門。

婆婆

(傾聽著)他在報復。我不該請這麼個賤貨。一分錢一分貨。要價比較高的，就不敢放肆了。他在蘇拉有一個，真正是道貌岸然，不過，當然他是獅子大開口。像他那種50塊錢的修道士，沒有一點尊嚴。至於虔敬，也只值50塊錢，不多一毛！我去酒館找他的時候，他剛剛說完長篇大論，正在喊：「戰爭已經結束，當心和平！」我們該進去了。

古如莎

(給米歇爾一塊餅)把這塊餅吃了，乖乖別吵，米歇爾。現在我們是受尊重的人了。

(這兩個女人把糕餅端出去給客人吃。奄奄一息的男人在蚊帳後面坐起來，並伸出頭來，望著這兩個女人，然後又倒了回去。修道士從他的制服裡拿出兩瓶酒，給他後面的農夫。三個樂師上，修道士猙獰地向他們眨眼打招呼。)

婆婆

(向樂師)你們在這裡帶著樂器幹嘛？

一樂師

這位安納斯塔夏斯修士(指著修道士)告訴我們，這裡有個婚禮。

婆婆

什麼？你還帶三個人來勒我的脖子²！你竟不知道屋裡有個垂死的人？

2 Jemandem auf den Hals bringen指掐上某人喉嚨，威脅到其生存，引申爲向某人敲竹槓，折騰某人，與jemandem den Hals schneiden或halsschneiderisch字源字義相通，皆屬布氏慣用的措詞，用來形容資本階級社會剝削敲詐行爲的可怕。

修道士 對藝術家來講，這倒是個蠻誘人的工作；可以來一支壓抑的結婚進行曲，也可以來一支活潑的弔葬舞曲！

婆婆 唉，你們還是吹奏吧。反正誰也不能叫你們不吃。

(樂師演奏一支混雜曲。兩女人供應糕餅。)

修道士 這種喇叭聽起來像嬰兒啼哭。而你，小鼓，你有什麼要向這個世界訴說？

在修道士旁的農夫 如果新娘想跳舞，怎麼辦？

修道士 想跳大腿舞還是骨頭舞³？

在修道士旁的農夫 (唱)

肥臀小姐嫁給老翁。

她說為結婚而結婚，

她當作是逢場作戲。

屆時撤除婚約了事，

因為蠟燭更為管用。

(婆婆把酗酒的農夫趕走，樂聲停止。客人都顯得尷尬。)

眾客人 (大聲)你聽見沒有？大公回來了，可是親王他們反對他。

——哦，聽說，波斯的沙皇已經借給他一支大軍，來恢復格魯西尼亞的秩序。這怎麼可

3 = Tanzgebein (schwingen)，似乎在談諧影射死亡之舞(Totentanz)。

能？畢竟，波斯的沙皇是大公的敵人。

——可是他也是暴亂的敵人。

——總而言之，戰爭已經結束，我們的阿兵哥要回來了。

(古如莎鬆手掉了一個糕餅盤。客人們幫她拾起糕餅。)

一老婦 (向古如莎)妳不舒服嗎？那只是為了親愛的賈沙普而過分激動。坐下來休息一會，親愛的。

(古如莎搖搖欲墜)

眾客人 現在一切都將恢復原來的樣子。只有賦稅會增加，因為我們必須為這場戰爭付出所有代價。

古如莎 (虛弱)是不是有人說，阿兵哥他們回來了？

一男人 我說的。

古如莎 不可能是真的。

那個男人 (向一婦女)把圍巾拿給她看。我們是向一個士兵買的。這是從波斯來的。

古如莎 (凝視著圍巾)他們果然已經到了。(她起身，走了一步，跪下祈禱，同時從她的上衣裡取出那個銀項鍊十字架，親吻它。)

婆婆 (由於客人都沉默地注視古如莎)妳怎麼了？妳招呼一下我們的客人好不好？城裡的那些窩囊事和我們有什麼相干？

眾客人 (恢復交談，這時古如莎仍在祈禱)你也可以向阿兵哥他們買波斯馬鞍。雖然有些人以它們換取拐

杖。——一方的大人物可以打贏一場戰爭，但是雙方的小嘍囉都輸掉。不管怎樣，戰爭現在已經結束了。他們無法再徵你去當兵，這就很不錯了。(垂死的男人筆挺地坐在床上。他凝神諦聽。)我們所需要的，是兩個禮拜的好天氣。我們的梨樹今年幾乎什麼也沒結。

婆 婆 (供應糕餅)再來點糕餅嚐嚐吧。還有呢。(婆婆帶著空的糕餅盤走到臥室。她沒有注意到垂死的男人，便彎下身子，又拾起了一碟糕餅，這時他開始以沙啞的聲音說話。)

賈沙普 妳還要拿多少糕餅去塞他們的喉嚨？難道我有棵搖錢樹？(婆婆轉過身子，驚嚇地瞪著他，這時他從蚊帳後面爬出來。)

頭一個婦人 (在隔壁的房間和藹地向古如莎說話)少奶奶是不是有什麼人在前線？

一男人 那倒是個好消息，他們要回來了，嗯？

賈沙普 不要那樣子瞪眼！妳硬逼著我娶的這房媳婦在哪裡？
(因為沒有得到答案，他爬下床來，穿著睡衣，步履蹣跚地走進另一間屋裡。她發抖著，拿著糕餅盤跟在後面。)

眾客人 (看見他，尖叫)老天爺！賈沙普！
(人人都嚇得跳起來。女人們衝向門口。古如莎還在跪著，轉過身在瞪著賈沙普。)

賈沙普 吃喪酒，那倒是你們喜歡的！趁我還沒把你們攆走以前滾出去吧！(眾客人爭先恐後奪門而逃之際，他陰沉沉地向古如莎)我破壞了妳的全盤計畫，對不對？(因為沒有得到回答，他轉身從他母親手握的盤子裡拿起一塊餅。)

說書人 少奶奶發現她有丈夫，心情亂糟糟。

白天有小孩，夜晚有丈夫。

情郎不分晝夜在趕路。

夫妻倆你看著我，我看著你。

臥室太窄了。

(靠近床舖的地方，賈沙普坐了一個高高的木製澡盆裡，光著身子。婆婆從水壺裡倒水出來。隔壁房間裡，古如莎蹲在米歇爾身邊；米歇爾在玩修補草蓆。)

賈沙普 (向他的母親)這是她的工作，不是妳的。她現在躲到哪裡去了？

婆 婆 (喊)古如莎：莊稼漢要妳！

古如莎 (向米歇爾)還有兩個洞要補。

賈沙普 (當古如莎進入的時候)替我擦背！

古如莎 莊稼漢不能自己做嗎？

賈沙普 「莊稼漢不能自己做嗎？」拿刷子！給我滾！妳是這裡的媳婦？還是個客人？(向婆婆)太冷了！

婆 婆 我去拿熱水。

古如莎 讓我去。

賈沙普 妳留下來。(婆婆跑去)用力搓。別裝蒜。妳以前也見過一絲不掛的人。那個孩子絕不是憑空掉下來的。

古如莎 那個孩子可不是歡樂中懷胎的，如果莊稼漢說的是這個意思。

賈沙普 (轉身咧嘴而笑)妳不像是這種女人⁴。(古如莎停止替他搓背，嚇得向後退。婆婆上。)妳逼我娶的好東西！一個不解風情的太太！

婆婆 她只是不心甘情願。

賈沙普 倒水，可是得小心！哎唷！我說過，要小心。(向古如莎)我正訝異，要不是妳在城裡出了什麼亂子，妳怎麼會到這裡？可是我不要談這個。妳把那個私生東西帶到我家，我也沒說什麼。可是妳呀，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這是違背自然的。(向婆婆)多一點！(向古如莎)而且就算妳的阿兵哥真的回來，妳也已經嫁人了。

古如莎 是。

賈沙普 妳的阿兵哥不會回來了。妳死了這條心吧。

古如莎 是。

賈沙普 妳在騙我。妳是我的妻子，而又不是我的妻子。妳所躺的地方，沒有東西躺著，然而沒有別個女人可以躺在那裡。當我早上去工作的時候，疲倦

得要死，當我夜裡躺下來的時候，我卻像魔鬼般精神抖擻。上帝創造了性給妳，而你卻幹了什麼來著？田裡收成又不夠我到城裡去替自己買個女人！再說路又那麼遠。女人拔除田裡的野草，並且張開她的雙腿，這是我們曆書上寫的。妳聽見沒有？

古如莎 (靜)是。我並不是故意欺騙你的。

賈沙普 她不是故意欺騙我！再多倒點水！(婆婆倒水)

說書人

每當她坐在溪邊洗衣服的時候，她看見西蒙的影子漂在水流中，他的臉龐隨著消逝的月兒逐漸褪淡。她站起身子擰衣服，聽見西蒙的聲音自絮絮的楓林傳來，他的聲音隨著消逝的月兒逐漸微弱。怨氣和歎息與時俱增，淚水與汗水奔流不已。

隨著月兒的消逝，孩子逐漸長大。

(古如莎坐在溪旁，把衣服浸在水中。後面有幾個小孩站著。)

古如莎 (向米歇爾)你可以跟他們玩，米歇爾，但是別因為你是最小的，就任他們擺佈你。(米歇爾點點頭，加入孩子群。他們開始玩。)

最大的男孩 今天我們玩「砍頭」。(向一胖男孩)你是親王，你一定要笑。(向米歇爾)你是總督，你也要

4 諷刺影射貞女瑪麗亞。

笑。(向一女孩)你是總督夫人，當他的頭被砍下來的時候，妳就哭。我來負責砍頭。(他亮出他的木劍)用這個。首先，總督被帶進庭院裡。親王走在前面。總督夫人最後到。
(他們形成一個行列。胖男孩笑著前導。然後是米歇爾，然後是最大的男孩，然後才是哭著的女孩。)

米歇爾 (站著不動)我也要砍頭。

最大的男孩 那是我的工作，你是最小的。總督最容易演。你只要跪下來，讓人家把頭砍掉，很簡單。

米歇爾 我也有劍。

最大的男孩 那是我的。(他踢他一腳)

女孩 (向古如莎喊)他不要玩。

古如莎 (笑著)有道是，虎父無犬子。

最大的男孩 你可以扮演親王，假如你知道該怎麼笑法。(米歇爾搖頭)

胖男孩 我最會笑。就讓他砍一次頭吧。然後你砍。然後我。

(最大的男孩滿心不情願地把木劍交給米歇爾，然後跪下。胖男孩坐下，拍著大腿，放聲大笑。女孩大聲哭。米歇爾揮舞著巨劍，把頭「砍下」。這樣做的時候，他摔了一跤。)

最大的男孩 噢！我來教你正確的砍法！

(米歇爾逃走。孩子們在後追逐。古如莎笑著目

隨著他們。回過頭來，她看見西蒙站在對面的岸上。他穿著一件襤褸的制服。)

古如莎 西蒙！

那是古如莎嗎？

古如莎 西蒙！

(一本正經)向小姐請安，祝她安然無恙。

古如莎 (高興地站起來，深深地鞠躬)向阿兵哥請安。謝天謝地，他平安回來了。

西蒙 鱈魚說，他們找到更好的魚，所以沒有把我吃掉。

古如莎 廚丁說，好勇氣。英雄說，好僥倖。

西蒙 這裡情形如何？冬天還過得去嗎？鄰居們可體貼？

古如莎 冬天有點難捱，鄰居馬馬虎虎，西蒙。

西蒙 請問某個人洗衣服的時候，是不是還把她的腳浸在水裡？

古如莎 答案是「不」，因為矮樹叢裡有眼睛。

西蒙 小姐說的是小士兵。這裡站的是補給官。

古如莎 收入可不是20元？

西蒙 還有宿舍。

古如莎 (眼中含著淚水)在軍營後面的棗樹下。

西蒙 不錯，在那裡。顯然有人刻意留心過了。

古如莎 有的，西蒙。

西蒙 而且沒有忘記？(古如莎搖頭)這麼說來，也就是

所謂，門在卡樺，天衣無縫嘍？(古如莎默然注視著他，然後搖搖頭。)怎麼了？有什麼不對勁？

古如莎 西蒙，我不能回奴卡。出岔子了。

西 蒙 出了什麼岔子？

古如莎 我擊倒了一個鐵甲兵。

西 蒙 妳這樣做一定有妳的理由。

古如莎 西蒙，我的姓氏已經不是從前的姓氏了。

西 蒙 (稍一停頓)我不懂。

古如莎 女人什麼時候才更改她們的姓氏，西蒙？讓我來解釋。我們之間沒有第三者。一切都和原來一樣。你必須相信我。

西 蒙 我們之間沒有第三者，然而情況已經變樣了？

古如莎 你要我怎麼跟你說明白，這麼快，而且又隔著一條溪？你不能走過那座橋？

西 蒙 也許這已經不必要了。

古如莎 十分必要。到這邊來，西蒙。快！

西 蒙 小姐是不是想說，有人來得太遲了？

(古如莎絕望地抬頭望他，滿臉淚水縱橫。西蒙茫然凝視前方。他拾起一塊木頭，開始削。)

說書人 有許多話要說，有許多話沒說。

阿兵哥來了。

他從哪裡來，他沒有說。

且聽他心中所想，卻沒有說出口的：

「黎明的戰場顯得灰白，正午時分變成血紅⁵
頭一個死在我前面，第二個在後面，第三個在旁邊
我踩過頭一個；扔下第二個，第三個被隊長戮穿
一個弟兄死於劍下，一個死於砲火
我的脖子如火燃，我的雙手凍僵在手套裡，我的
腳趾冰凍在軍襪中。
我吃白楊樹芽，我喝楓樹汁，我睡在石頭上，在
水裡。」

西 蒙 我看見草裡有一頂帽子。是不是已經有了小孩？
古如莎 的確有，西蒙。我怎麼能把他藏起來呢？但是請
你別擔心，他不是我的。

西 蒙 有道是：一旦狂風起，每個罅隙都透風。太太不
必多說了。

(古如莎低著頭，默然無語。)

說書人 思慕之情雖猶在，日月蹉跎不能待。
海誓山盟今破碎，原因何在未表白。
且聽她心中所想，卻沒有說出口的話：
「阿兵哥，你在戰場上打仗，
血腥的戰場，痛苦的戰場，
我發現一個無助的小孩
我不忍心將他遺棄，

5 此段詩句乃取自愛沙尼亞女詩人Hella Wuolijokis的《愛沙尼亞征戰之歌》(Das estnische Kriegslied, 1915)。

我必須照顧迷失的孩子
我必須卑躬屈膝撿地上的麵包屑
我必須忍受痛苦，為一個不屬於我的孩子
為一個陌生人。
總得有人伸出援手。

因為小小的樹苗需要水分
如果牧人打瞌睡，小犢會迷路
而牠的哀鳴沒有人聽得到！」

西 蒙 把我給你的那個十字架還我。或者最好把它扔進
溪裡。(他轉身離去)

古如莎 (起身)西蒙，別走！孩子不是我的！孩子不是我的！
(她聽到孩子們的叫聲)怎麼啦，孩子們？

眾 聲 阿兵哥來了！他們要把米歇爾帶走！
(兩名鐵甲兵挾持著米歇爾，走向古如莎；古如莎嚇得站著發呆。)

一鐵甲兵 妳是不是古如莎？(她點頭)這是不是妳的孩子？

古如莎 是。(西蒙走開)西蒙！

鐵甲兵 我們奉命把妳監護的這個孩子帶回城裡。據猜測，
這個孩子是米歇爾·阿拔史威利，是已故總督喬奇·阿拔史威利
以及他的妻子娜泰拉·阿拔史威利之子。公文和官印在此。
(他們把孩子帶走)

古如莎 (在後追趕，大叫)把他留下來。求求你們！孩子是我的！

說書人 鐵甲兵帶走了孩子，寶貝的孩子。
可憐的女子隨著他們進城，危險的城市。
親娘要領回孩子。
扶養他的人面臨審判。
由誰來斷這件案子？
孩子會判給誰？
誰來當法官？好法官？壞法官？
全城有如鼎沸。
法官席上坐著艾茲達克。

第五幕 法官的故事

- 說書人 且聽聽法官的故事：
他怎樣變成法官，他如何判決案子，他是怎樣的法官。
大叛變的那個復活節，大公被推翻。
他的首長阿拔史威利，也就是我們孩子的父親，把他的頭都丟了
那一天，鄉村的錄事艾茲達克¹在樹林裡發現一個逃亡的人，便把他藏在自家的茅舍裡(艾茲達克衣衫襤褸，微醺，扶著一個喬裝老乞丐的人，進他的茅舍。)
- 艾茲達克 別再打鼾了，你又不是馬。再說，你在四月天哼哼哈哈滿街跑，警察也不會特別優待你。站著別動，我說。(逃犯跨著大步走進茅舍，好像要穿牆而走似的，他抓住逃犯。)坐下來吃吧。這裡

¹ 法官艾茲達克(Ignazius Azdak)，名字可能影射慕尼黑大學教會史教授Ignaz Dollinger(1799-1890)，由於批評教皇不可能犯錯的說法，被解聘。

有一塊乾酪。(從破布底下的一個箱子裡，他摸出一塊乾酪，老頭子開始狼吞虎嚥。)好久沒吃東西了吧？(逃犯咕噥著)你幹嘛跑得那付樣子，笨蛋！警察根本看都沒看見你。

逃 犯 我不跑不行。

艾茲達克 心慌？(老頭子不解，瞪眼。)害怕得屁滾尿流？哼？別嘔嘴巴，像個大公，或像老母豬似的。我受不了。臭氣十足的大人物，我們只好容忍，卻不必容忍你！我有一次聽說一個資深的法官在公開的宴席上放屁，表現獨來獨往的派頭！看你那樣吃法，叫我想到了可怕的事情。你怎麼不說話啊？(厲聲)讓我看你的手²。你聽不見嗎？(逃犯慢慢伸出他的手)白白淨淨！原來你根本不是個要飯的！是個騙子，招搖撞騙的傢伙！而我竟當你做一個老實人，把你藏起來不讓警察抓到！如果你是個地主，何必跑得那個樣子？你就是地主。不必否認，我看你慚愧的臉色就知道了。(他起身)滾蛋！(逃犯猶豫不決地看他)你還在等什麼，欺負農人的傢伙？

逃 犯 我被人追捕。請全心照顧，開個條件……。

艾茲達克 什麼？開條件？這真是大膽至極！他竟向我開條

2 原文：Du sollst deine Hände herzeigen.屬於俄國革命期間所執行的命令，用以區別無產階級和非無產階級。

件！被咬的人抓得滿手是血，咬他的吸血蟲倒向他開條件？滾蛋，告訴你！

逃 犯 了解觀點。說服！一夜付10萬塊錢。行吧？

艾茲達克 什麼，你以為可以買通我？以10萬塊錢的代價？抵一個破舊的農莊，一言為定，15萬吧。錢呢？

逃 犯 身邊沒有。當然。錢會寄來。希望不要懷疑。

艾茲達克 懷疑得很呢。滾蛋！

(逃犯起身，慢慢踱到門口。幕後傳來人聲。)

人 聲 艾茲達克！

(逃犯轉身，踱到對面的角落裡，站著不動。)

艾茲達克 (向外面叫)我不在家！(他走到門口)原來你又到這裡打聽什麼，劬瓦？

警察劬瓦 (責備)你又捉了一隻兔子，艾茲達克。你答應過我，不再犯的。

艾茲達克 (嚴厲)劬瓦，你不懂的事情就別說。兔子是一種危險而有破壞性的野獸。牠猛吃植物，尤其是那種所謂野草的植物。因此必須剷除。

劬 瓦 艾茲達克，別對我這麼不夠意思。要是我不把你逮捕，我會砸掉飯碗。我知道你心腸很好。

艾茲達克 我的心腸不好！你要我跟你說幾遍，我是個用頭腦的人？

劬 瓦 (狡譎)我知道，艾茲達克。你是個了不起的人。你自己這樣說的。我只是個基督徒，沒有知識。因此我要問你：如果親王的兔子被偷走了，而我

艾茲達克

是警察，我該怎樣處理犯法的人？

劬瓦，劬瓦，你好不知羞。你站在這裡向我問問題！還有什麼比這問題更誘惑人呢？假設你是個女人，就說是奴諾娜那個壞女人吧，並且把你的大腿亮給我看看——也就是奴諾娜的大腿——然後問我：我的大腿該怎麼辦，癢得很呢？她是不是像她裝的那麼無辜呢？才不呢。我捉到一隻兔子，但是你捉到一個人。人是按上帝的形象造的³。兔子卻不是這樣，你也知道。我是食免者，但，劬瓦，你卻是食人者。因此上帝會處罰你。劬瓦，回家去懺悔。不，等一下，也許有件事要交給你……（他看看在角落裡發抖的逃犯）不，沒什麼事。回家去懺悔。（他把門砰然關在劬瓦身後）現在你奇怪了吧？奇怪我沒有把你交出去？我不忍心把一個臭蟲交給那禽獸！這和我的脾氣不合。別為了一個警察而發抖。這麼一把年紀還這麼膽小？把你的乾酪吃完，但是吃起來得像個窮人，不然他們還是會抓到你的。連窮人的舉止都要我教你嗎？（他把他按下去，然後把乾酪還給他）箱子就是桌子。把你的手肘擺在桌上。現在把盤子裡的乾酪圍起來，好像隨時會被別人搶走似的——你有什麼權利泰然自若，哼？

3 引自《聖經舊約·創世紀》一章二十七節。

現在握這把刀，像是握小鐮刀似的，不要擺出那副貪婪相，愁眉苦臉對著你的乾酪，因為，像所有美麗的事物一樣，它已經在逐漸消失。（艾茲達克注視著他）他們在抓你。這一點對你有利。但是我們怎麼知道他們沒有誤解你？在提富里斯，有一次他們吊死了一個地主，一個土耳其人，這個人可以證明他把他的農人砍成四塊，而不是習慣上的斬成兩半。同時他向他們壓榨出兩倍於平常的稅金。他的熱心不容置疑。可是他們只把他當做一個普通的犯人吊死——因為他是個土耳其人——這是他無法改變的命運。真不公平！他之走上絞刑架，純是一種巧合。總而言之，我不相信你。

說書人

如此這般，艾茲達克給了老乞丐一張床，才知道老乞丐正是那個老屠夫，大公本人，因此覺得很慚愧。

他控告他自己，並且要求警察把他帶到奴卡，到法庭，去接受審判。

（法庭裡有三名鐵甲武士坐著喝酒。一根樑柱上懸著一個身穿法官袍子的人。艾茲達克上，手銬腳鐐，後面拖著劬瓦。）

艾茲達克

（喊）我幫助了大公，大盜，大屠夫，幫他逃走！我以正義之名，要求在公開審判中受到嚴厲的處罰！

鐵甲武士甲 這個怪人是誰？

劬 瓦 是我們的錄事，艾茲達克。

艾茲達克 我很可鄙！我不忠實！我真羞恥！坦白告訴他們，我怎樣堅持手銬腳鐐，遣送到京城來。因為我誤收留了大公，大騙子。事後我在我的茅舍發現了這些文件，我才恍然大悟。（鐵甲武士讀那些文件，對劬瓦）你瞧，一個犯人在數說自己的罪過！告訴他們，我如何逼著你半夜三更走到這裡來澄清這件事。

劬 瓦 而且完全用威脅的手段。你真不夠意思，艾茲達克。

艾茲達克 閉上你的嘴，劬瓦。你不懂。一個新的時代已經降臨。這對你會像晴天霹靂一般。你完蛋了。警察會被消滅——撲！一切都要調查，一切都會水落石出。一個人只好自首，為什麼？——因為他無論如何逃不過天下人。（向劬瓦）告訴他們，我怎樣沿著鞋匠街一路叫喊。（比手劃腳，注視著鐵甲武士）「我糊裡糊塗讓大公逃走了！把我碎屍萬段吧，兄弟們！」這樣我就可以搶在大家前面告發我自己。

鐵甲武士甲 那他們怎麼回答？

劬 瓦 屠戶街的人都安慰他，鞋匠街的人卻笑得半死。如此而已。

艾茲達克 但是到了這裡，各位可就不同了，我曉得你們都

是鐵般的硬漢。兄弟們，法官在哪裡？我必須受到審判。

鐵甲武士甲 （指著被吊死的人）法官在此。同時請別跟我們「兄弟長兄弟短」的。這話在今晚聽起來怪難受的。

艾茲達克 「法官在此。」這是格魯西尼亞前所未聞的答案。市民哪，總督大人在哪裡？（指著絞架）大人在此，外地來的傢伙。稅捐處長在哪裡？兵役處長在哪裡？大主教在哪裡？警察局長在哪裡？在此，在此，在此——統統在此。兄弟們，我早料到你們會如此。

鐵甲武士乙 住口。你會料到什麼，怪人？

艾茲達克 從前在波斯發生過的事情，兄弟們，那裡發生了什麼？

鐵甲武士乙 究竟波斯發生了什麼事情？

艾茲達克 四十年前。人人都被吊死。大臣們，稅務官。每一個人。我的爺爺——他是個相當奇特的人——親眼目睹這一切。整整三天。到處都是。

鐵甲武士乙 大臣被吊死的時候，由誰統治？

艾茲達克 一個農夫。

鐵甲武士乙 又是誰來統率軍隊？

艾茲達克 一個士兵。

鐵甲武士乙 又是誰來付軍餉？

艾茲達克 一個染匠付軍餉。

鐵甲武士乙 恐怕是個地毯織工吧？

鐵甲武士甲 而這一切又是如何發生的，你這波斯人？

艾茲達克 「這一切是如何發生的？」難道非有個特別的理由不可？兄弟，你為什麼抓癢？戰爭！長年的戰爭！以及缺乏公理正義！我的爺爺帶回來一首歌，說明其中原委。我和我這位警察朋友唱給各位聽。(向劭瓦)同時把絞繩拉緊。這是非常合適的！(劭瓦用繩子緊纏著他；他唱。)

我們的兒孫為何不再流血？我們的子女為何不再流淚？

為何只有屠宰場裡的牛隻才有血？

為何峨密湖畔的楊柳只有在清晨才落淚？

國王堅持要新的疆域，農人只好拿出牛奶錢。

為了征服世界的屋脊，只好拆下樓舍的屋脊。

我們的男人被派到天涯海角，好讓達官顯要在家大吃大喝。

士兵互相殘殺，元帥互相敬禮。

他們咬著寡婦的銀元，看看是不是真的；他們的刀劍破損。

戰爭已經失敗，鋼盔的錢也已付清。

(疊句)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

劭瓦 (疊句)是，是，是，正是這樣。

艾茲達克 你們要不要聽完？

(鐵甲武士甲點頭)

鐵甲武士乙 (向劭瓦)這支歌是他教你的嗎？

劭瓦 是的！只是我的聲音不太好。

鐵甲武士乙 不好。(向艾茲達克)繼續唱下去。

艾茲達克 第二首是關於和平的。(他唱)

辦公室人滿為患，大街上都是官員。

河流泛濫造成災，田園損失收成壞。

不會脫褲子的人，居然統治著國家。

他們不會數到四，卻能吞下八道菜。

賣米農夫四下望，只見滿目皆飢民。

織布工人穿破衣，離開紡車回家去。

(疊句)是不是這樣，是不是這樣？

劭瓦 (疊句)是，是，是，正是這樣。

艾茲達克 所以我們的兒孫不再流血，所以我們的子女不再流淚。

所以只有屠宰場裡的牛隻有流血，

峨密湖畔的楊柳只有清晨才落淚。

鐵甲武士甲 (稍停一會兒)你是不是打算在這個城裡唱這支歌？

艾茲達克 這有什麼不可以？

鐵甲武士甲 你不見那邊那片紅光？(艾茲達克轉身，看見天空一片火紅。)那是在郊外。今天早上，卡茲貝奇親王叫人砍了阿拔史威利總督的頭時，我們的地毯織工也已經染上「波斯病」，要問卡茲貝奇

親王是不是吃太多道菜。今天中午他們把城裡的法官吊起來了。可是我們又把他們打成泥，打一個地毯紡織工兩塊錢，你明白嗎？

艾茲達克 (稍停片刻)我明白。(他怯生生地瞥了他們一眼，然後悄悄溜開：坐在一個角落裡，雙手抱頭。)

鐵甲武士甲 (大家都喝得醉醺醺的，對鐵甲武士丙)注意，要行動了。(武士甲和乙走向艾茲達克，擋住他的去路。)

鐵甲武士 (互相)要是說有誰搗蛋，那一定是他。他一定是來京城裡渾水摸魚的。

劬 瓦 先生們，我想他不是個真正的壞蛋。偷左鄰右舍幾隻雞倒是真的。或是一隻兔子。

鐵甲武士乙 (走近艾茲達克)來渾水摸魚，是不是？

艾茲達克 (抬頭)我不知道我來幹什麼。

鐵甲武士乙 說不定你是和地毯紡織工一夥的？(艾茲達克搖頭)

鐵甲武士乙 那支歌又怎麼說？

艾茲達克 跟我爺爺學的。一個傻裡傻氣沒讀過書的人。

鐵甲武士乙 好。那個付軍餉的染工又怎麼說？

艾茲達克 那是在波斯。

鐵甲武士甲 還有你的自首呢？說是你沒有親手把大公吊死？

艾茲達克 我不是告訴過你們我放他逃走了嗎？

劬 瓦 我可以保證，他放他跑走。

(鐵甲武士們拉艾茲達克上絞架，再放他下來，

然後放聲大笑，艾茲達克也跟著笑，同時笑得最大聲。然後他被鬆綁，解除他的鐐銬。大家開始喝酒，這時胖親王帶著一個年輕人上。)

鐵甲武士甲 (向艾茲達克)你的新時代來臨了！(笑聲再起)

胖親王 咦，朋友們，你們有什麼好笑的？容我說一句正經的話。昨天早上，格魯西尼亞的親王們推翻了好戰的大公政府，並且宰掉了他們的總督們。不幸得很，大公自己逃走了。在這不幸的當兒，我們的毛氈工人，那些永遠惹事生非的傢伙，居然發起暴動，並膽敢吊死人人愛戴的本城法官，我們親愛的伊羅·歐貝里安尼。嘖，嘖，嘖。朋友們：我們需要和平，和平，和平的格魯西尼亞！也需要公理正義！我帶給你們我這位親愛的姪兒——比澤干·卡茲貝奇。他將擔任新法官。一位非常能幹的人才。你們有什麼意見？我徵求你們的意見。我說，讓人民來決定。

鐵甲武士乙 這意思是不是說，我們選舉法官？

胖親王 一點也不錯。人民推選一位非常能幹的人才。你們互相商量吧，朋友們。(鐵甲武士會商)別擔心，小狐狸。這個差事你幹定了。而一旦我們抓到大公，就不必再看這群賤民的眼色了。

鐵甲武士們 (私下)他們心虛得很，因為他們還沒有捉到大公。這我們可要謝謝放他逃走的村里錄事。沒把握時，他們就說：「朋友們！」又說什麼「讓人

民決定！」——現在他甚至要替格魯西尼亞爭公道：但是玩笑畢竟是玩笑，開開心可以！（指著艾茲達克）他對公道了解得最透澈。嗨，流氓，你願不願讓那個姪兒做法官？

艾茲達克 你們問我嗎？

鐵甲武士甲 有什麼不可以？只要是開玩笑而已！

艾茲達克 我曉得你們想要徹底考驗他。對不對？你們有沒有現成的犯人？一個犯案老手？好讓候選人表現一下他的才華？

鐵甲武士乙 我看看，我們樓下還押著兩個總督婊子的御用醫生。咱們就用他們。

艾茲達克 別動！那不行。你也不能用真正的犯人，除非我們確定法官已經被任命。他可以是個笨瓜，但是他必須受到任命，不然便是犯法。法律是一種非常敏感的玩意。跟脾臟一樣，經不起拳頭打擊，否則必死無疑。你可以把那兩個人吊死，不會因而犯法，因為沒有法官在。法律永遠必須一本正經地宣判，就這麼荒唐。舉個例子來說，假設有個法官把一個偷玉米糕給自己孩子的女人關了起來，而這個法官並沒有穿他的法袍。說不定他宣判的時候正在抓癢，並且裸露了超過三分之一的身子——一個人偶然總得搔搔大腿——那麼他的判決便是恥辱，並且觸犯了法令。與其說是人在判案，倒不如說是法官的袍子和法官的帽子在判

案。你一不小心，法律就蕩然無存。你不會拿一瓶酒給狗試喝。為什麼？因為你會失去你的酒。

鐵甲武士甲 那你有什麼建議，你這個吹毛求疵的傢伙？

艾茲達克 我來做被告。

鐵甲武士甲 你！（他縱聲大笑）

胖親王 你們決定怎麼樣？

鐵甲武士甲 我們決定試一試，我們的朋友來做被告，這個法官席讓候選人坐。

胖親王 這倒不尋常，但是有何不可？（向姪兒）小狐狸，這只是一個形式。你學到的是什麼？誰最先到？跑得慢的還是快的？

姪兒 亞森叔叔，是不講話的先到。
（姪兒就位。鐵甲武士和胖親王坐在門階上。艾茲達克上，模仿著大公的步子。）

艾茲達克 這裡有沒有人認識我？我是大公。

胖親王 他是什麼人？

鐵甲武士乙 是大公。他真的認識他。

胖親王 不錯。

鐵甲武士甲 繼續審判。

艾茲達克 聽著！我被指控發動戰爭。真好笑！我說：真好笑！夠了沒有？如果不够，我帶有律師，相信有500人。（他指著身後，假裝被律師們包圍著。）要求把所有可坐的座位讓給律師！（鐵甲武士們笑；胖親王跟著笑。）

姪兒 (向鐵甲武士)你們要我審理這件案子是不是？我得承認，從品味鑑賞的角度來講，這件案子殊不尋常。

鐵甲武士甲 開始吧！

胖親王 (微笑)將他治罪，小狐狸！

姪兒 好。格魯西尼亞人民控告大公。被告，你有什麼話說！

艾茲達克 很多。當然，已經獲知戰爭失利。完全聽了愛國者的勸告而發動戰爭。例如亞森·卡茲貝奇叔叔。要求亞森叔叔作證。(鐵甲武士們笑)

胖親王 (高興地向鐵甲武士們)好傢伙！

姪兒 駁回請求。你當然不是因為宣戰而被控訴，這是每個統治者有時候要做的事，你只是被控領導無方。

艾茲達克 廢話！打仗我根本沒有去指揮！而是交給別人指揮！交給親王他們指揮！當然他們卻弄得一場糊塗。

姪兒 你莫不是否認做過統帥？

艾茲達克 絕對不是！一向都是統帥。出生時對老媽咆哮。受到訓練，知道把屎拉進廁所裡。逐漸習於發號施令。經常命令官吏偷竊我的錢櫃。軍官鞭撻士兵，須是奉命行事。地主和佃農的老婆睡覺，須有最嚴格的命令。這位亞森叔叔長出大肚皮，完全是奉了我的命令！

鐵甲武士 (拍手)他真棒！大公萬歲！

胖親王 回答他啊，小狐狸！我支持你。

姪兒 我將根據法律的尊嚴來答覆他。被告，請維持法律的尊嚴！

艾茲達克 同意！我命令你繼續審判！

姪兒 這不是你命令我的地方。照你說，是親王他們逼你宣戰的。那你又怎麼能說他們——呃——把事情「弄得一場糊塗」？

艾茲達克 沒有派出足夠的兵員。挪用公款。派出病馬。進攻之際，在妓院喝酒。提請亞森叔叔作證。(鐵甲武士們笑)

姪兒 你膽敢聲言說，我國的親王們沒有作戰？

艾茲達克 不是。親王們作戰了。為發國難財而戰⁴。

胖親王 (跳起來)這太過分了！這個人說起話來像是毛氈工人！

艾茲達克 真的？句句都是實話！

胖親王 判他絞刑！判他絞刑！

鐵甲武士甲 不要吵！大人繼續！

姪兒 安靜！我現在宣布判決：你必須受絞刑！吊脖子！因為打敗仗！判決定讞，不得駁回。

胖親王 (歇斯底里地)押下去！押下去！押下去！

4 Um Kriegslieferungskontrakte kämpfen，照字面上的意思，是指為了爭取戰爭補給送貨的合同而戰。

艾茲達克 小伙子，奉勸你不要公然出言不遜。如果像狼一般嗥叫，無法擔任看家犬。懂不懂？

胖親王 絞刑！

艾茲達克 要是人民了解親王和大公是一丘之貉，會把大公以及親王都吊死，知道吧？附帶一提，必須宣布判決無效。理由嗎？戰爭雖然失敗，卻不是親王他們的戰爭。親王已經打贏了他們的戰爭。爲了他們沒有運到的馬匹，已經索價386萬3000元。

胖親王 絞刑！

艾茲達克 爲了他們沒有提供的食物補給，已經叫人付給他們824萬元。

胖親王 絞刑！

艾茲達克 因此他們是勝利者。只有替格魯西尼亞打敗仗，而格魯西尼亞不在法庭前。

胖親王 我想這已經夠了，朋友們。(向艾茲達克)你可以退下去了，無賴。(向鐵甲武士)我想你們現在可以通過新法官的任命了吧，朋友們。

鐵甲武士甲 是的，可以了。把法官的衣服拿下來。(一鐵甲武士爬到另一鐵甲武士的背上，扯下吊死者的衣服。)現在(向姪兒)你走開，好讓適當的人選坐在適當的位子上！(向艾茲達克)走上前去，就法官的席位坐下吧，老兄。(艾茲達克步上，鞠躬，坐下。)法官一向都是流氓；現在流氓要做法官！(法官的衣服放在他的肩上，帽子放在他

的頭上。)好一個法官！

說書人 而國家陷入內戰。統治者並不穩固。於是艾茲達克被鐵甲武士們抬出來做法官。艾茲達克一直做了兩年的法官。

說書人 大城小鎮俱被焚，
 血腥河水漸高漲；
 蟑螂蜘蛛滿地爬；
 宮廷門口是屠夫，
 教堂無非褻瀆者；
 艾茲達克著法袍。
 (艾茲達克坐在法官席上削蘋果。劬瓦清掃大廳。一邊有個坐著輪椅的殘廢者。一位被告醫生，一位衣衫襤褸的跛子。對面是一名被控勒索的青年。一鐵甲武士站著守衛，掌著鐵甲武士的旗幟。)

艾茲達克 由於案件繁多，本庭今天將要同時審理兩件案子。開庭之前，有一項簡短的宣布，本人接受——(他伸手。只有勒索者一個人拿出錢來。他把錢交給艾茲達克。)本人對藐視本庭之一方，保留處罰之權。(他向殘廢者瞥了一眼)你(向醫生)是個醫生，而你(向殘廢者)向他提出控訴。醫生是否應該爲你的身體情況負責？

殘廢者 是的。我因爲他而中風。

艾茲達克 那該是職業上的過失。
 殘廢者 豈止過失而已。我出錢給這個人去讀書研究。到現在，他還沒有還我一毛錢。而當我聽說他替一個病人免費治療的時候，我氣得中風。

艾茲達克 有道理。(向一個跛足者)你來幹什麼？
 跛腳者 大人，我就是那個病人。
 艾茲達克 他免費醫你的腳？
 跛腳者 醫錯了腳！我的風濕病在左腳，他替右腳開刀。所以我現在才會跛腳。

艾茲達克 而手術免費？
 殘廢者 500塊錢的手術居然免費！白幹！就為了一句老天保佑你！而我出錢給這個人去讀書！(向醫生)學校難道教你免費開刀？

醫生 大人，事實上按照習慣應該在手術之前收取費用，因為病人在開刀之前比在開刀之後願意付錢。這是人情之常。在這次的案子裡，我開始動手術的時候，確信我的僕人已經收到了費用。這一點我弄錯了。

殘廢者 他弄錯了！一個好醫生不會弄錯的！他在動手術之前應該檢查清楚。

艾茲達克 說的是。(向劬瓦)檢察官，另一個案子是怎麼回事？

劬瓦 (忙著清掃)是勒索。
 勒索者 庭上，我是無辜的。我只是想要查出該地主是否

真正強姦了他的姪女。他婉言告訴我說，事情並非如此，並且給我那筆錢，好讓我出錢給我的叔叔讀音樂。

艾茲達克 哦。(向醫生)你跟他相反，無法為你的過錯提出脫罪的理由，對不對？

醫生 我頂多能說，人非聖賢，孰能無過？

艾茲達克 而你十分清楚，在金錢方面，一個好醫生明白他的責任？我曾經聽說有個醫生為了一隻扭傷的指頭而賺了一千塊錢：他發現這和血液循環有關，而一個不夠高明的醫生可能忽略這一點。另外一次，他因為細心治療一個略為失常的膽囊，而發了一筆財。你沒有藉口的，醫生。這位玉米商人吳克蘇要他的兒子學醫，學點真本領，而我們的醫學院又這麼好。(向勒索者)地主叫什麼名字？他不願意公開名字。

劬瓦

艾茲達克 這樣的話「我要判決了。本庭認為勒索罪成立。判你(向殘廢者)罰金一千元。如果你第二次中風，這個醫生將免費為你治療。也許他必須為你做截肢手術。(向跛腳者)你將接受一瓶摩擦藥酒，作為補償。(勒索者)判你把這次交易所得的一半交給檢察官，以免洩露地主的名字。並且，奉勸你去學醫——你似乎適合幹那一行。(向醫生)你犯了你這一行不可饒恕的過失，你無罪開釋。下一個案件！

說書人和合唱隊

願意效勞者不便宜，
貴重的東西不妥協，
公理讓人捉摸不清。
因此我們花一文錢，
請求第三者艾茲達克，
為我們評公道判曲直。

(艾茲達克自公路旁的客棧走出來，後面跟著客棧主人——一個蓄長鬍的老者。法官交椅由一馬伕和劬瓦抬著。一鐵甲武士，拿著旗，守住崗位。)

艾茲達克 放在這裡。這樣我們可以透點氣，也許還會有一陣舒爽的涼風從那邊的檸檬樹林吹來。在野外開庭，有助於公理正義。風會把她的裙子吹起，於是你就可以看見她裡面穿的是什麼。劬瓦，我們吃得太多了。這種公事旅行真累壞人。(向客棧主人)這是有關你的媳婦的問題？

客棧主人 大人，這是有關家庭名譽的問題。我希望替我的兒子提出告訴，他到山那邊做生意去了。這個就是犯法的馬伕，這是不幸的媳婦。
(媳婦上，是個妖嬈的婦人。她戴著面紗。)

艾茲達克 (就位)本人接受……(客棧主人嘆著氣，交給他一些錢。)好。現在免掉繁文褥節。這是一樁強姦案？

客棧主人 大人，我在馬廄當場抓到這傢伙。他把我們的魯德薇加已經壓在草堆上了。

艾茲達克 很對，馬伕。漂亮的馬匹！我特別喜歡那匹小馬。

客棧主人 當然，我馬上替我兒子責備魯德薇加。

艾茲達克 (嚴肅)我說了我特別喜歡那一匹。

客棧主人 (冷然)真的？魯德薇加供認，是馬伕強暴她的。

艾茲達克 脫下你的面紗，魯德薇加。(她照做)魯德薇加，本席對你頗滿意。告訴我們事情怎樣發生的。

魯德薇加 (經驗老到)我走進馬廄去看新生的馬仔，這時馬伕就自己跑來對我說：「今天好熱！」說著就把他的手放在我的左乳房上。我告訴他：「不行這樣！」但是他繼續對我不規矩，使我很生氣。我還沒察覺他的壞主意，他已經太挨近我身子了。當我的公公走進來，不小心踩到我的時候，事情已經發生了。

客棧主人 (解釋)我代表我兒子。

艾茲達克 (向馬伕)你承認是你開始的嗎？

馬 伕 是。

艾茲達克 魯德薇加，你喜歡不喜歡吃甜的東西？

魯德薇加 喜歡，向日葵的子！

艾茲達克 你喜不喜歡在浴缸裡躺得很久？

魯德薇加 半個鐘頭左右。

艾茲達克 檢察官，扔下你的刀子，那裡，扔在地上。(劬

瓦照做)魯德薇加，去把那把刀子拾起來。(魯德薇加扭著屁股，照做。)看見沒有？(他指著她)那是怎麼移動的？強姦案已經證實。由於吃了太多的東西，尤其是甜的東西，由於在溫水裡躺得過久，由於懶惰以及皮膚太嫩，妳已經強姦了那個倒霉的男人。妳以為，扭著像那樣的屁股到處晃，還能逃得過本庭的處罰嗎？這是以危險武器做蓄意侵犯的案件。判妳把妳公公喜歡「替他的兒子」騎的那匹小馬交給本庭。現在，魯德薇加，跟我到馬廄去，以便本庭視察犯罪的現場。(在格魯西尼亞的要道上，艾茲達克坐在法官座椅上，讓鐵甲武士從此處移到彼處。劬瓦跟在後面拖著絞架，還有一位牽著小馬的馬伕。)

說書人和合唱隊

上位者自相殘殺，
小民樂得逍遙，
負擔暫時減少。
窮人法官艾茲達克
亂法執法成全好事，
格魯西尼亞跑四處。

他錢財取自富人，
周濟貧窮的同類，
眼淚漆印為標誌，

歹徒甘心作保鏢，
這位好歹的法官，
外貌冷酷心慈祥。
對待婦孺最善良。

(小隊伍漸離去)

走訪你們親愛的鄰居，
勸君攜帶銳利的刀斧，
暫將《聖經》道理擺一邊。
嘮叨訓語有何用，
且看刀斧造奇蹟。
艾茲達克信奇蹟。

(艾茲達克的法官交椅擺在一家酒館裡。三個富農站在艾茲達克面前。劬瓦遞酒給他。一鐵甲武士掌旗。角落裡站著一個老農婦。敞開的門口以及門外，站著旁觀的村人。一鐵甲武士掌旗守衛。)

艾茲達克

劬瓦

檢察官發言。

跟一頭母牛有關。五個星期以來，女被告的廄裡就有一頭母牛，屬於富農蘇魯所有。並且發現她有一條偷來的火腿；而當另一富農舒特夫要求女被告付地租之後，好幾頭屬於他的母牛都被殺死。

三農夫

——事關我的火腿，大人。

——事關我的母牛，大人。

——事關我的田地，大人。

艾茲達克 哦，老太太，妳對這一切有什麼話說？

老太太 大人，有一天晚上天快亮的時候，是五個星期以前，有人敲我的門，門外站著一個長著鬍子的人，帶著一頭母牛，說：「我的好女人，我是會製造神蹟的土匪大仙；因為你的兒子死在戰場上。我把這頭母牛帶給你做紀念品。好好照顧。」

三農夫 是強盜。伊拉克力，大人！

——是她的妹婿，大人！

——是偷牛賊！

——是縱火者！

——一定要把他砍頭！

(外面有個女人尖叫。眾漸不安，紛紛退下。土匪伊拉克力上，攜著一把巨斧。)

土匪 親愛的朋友們，晚安！來一杯伏特加！

三農夫 (劃十字)伊拉克力！

艾茲達克 檢察官，倒一杯伏特加給我們的客人。你是什麼人？

土匪 在下是個四海為家的隱士，大人。謝謝您慷慨的施捨。(他把劬瓦端來的杯酒一飲而盡)再來一杯！

艾茲達克 在下是艾茲達克。(他起立，鞠躬。土匪亦鞠

躬。)本庭歡迎來自外地的隱士。你繼續說下去吧，老太太。

老太太 大人，那第一夜裡，我還不知道土匪大仙會變戲法，那只是一頭母牛。可是過了幾天的一個夜裡，這個農夫的僕人來，又要把母牛牽走。然後他們在我家門前轉過身子，沒有帶走母牛就跑掉了。而他們的頭上都長出拳頭般大小的包包。那時候我才知道，土匪大仙改變了他們的心肝，把他們變成和藹的人了。

(土匪放聲狂笑)

農夫甲 我知道是什麼改變了他們。

艾茲達克 那很好。你等一下再告訴我們。說下去。

老太太 大人，第二個變成好人的是農夫舒特夫——本來是魔鬼，大家都知道。但是在土匪大仙的安排之下，他免了我那小塊地的租金。

農夫乙 因為我的母牛被殺死在田裡。(土匪笑)

老太太 (由於艾茲達克做勢要她繼續說話)後來有一天，火腿飛進我的窗戶。打到我的背上。大人，瞧，我現在還一跛一跛的。(她跛行了幾步路。土匪笑。)我請問大人，什麼時候一個可憐的老太婆可以不靠神蹟而得到一條火腿？(土匪開始啜泣)

艾茲達克 (自座椅上起立)老太太，這個問題令本庭十分感動。請在這裡坐下。(老太太遲疑地坐上法官交椅。艾茲達克坐在地上，手指酒杯，朗誦。)老

太太，我禁不住喊你可憐的格魯西尼亞母親，孤苦零仃⁵，兒子死在職場。她被拳打腳踢，仍舊滿懷希望。她收到一頭母牛，居然老淚縱橫。她不被欺負的時候，竟然喜出望外。請你把我們這批該死的從輕發落吧！（向三農夫咆哮）你們這些目無神明的傢伙，快承認你們不相信神蹟！罰你們每個人500元！因為你們冒瀆神明！滾蛋！三農夫偷偷溜走）至於妳，老太太，還有你（向土匪）這位虔誠的人，來和檢察官以及艾茲達克痛飲一壺酒吧！

說書人和合唱隊

他打破法規如同家常便飯
用法律破船帶人民到彼岸
好個空手受賄的阿茲達克
貧賤下民終於有了個投靠

他假造天平法碼衡量冤情
直言判案已達720天
判官椅上方懸著絞刑橫木
艾茲達克推行新法主公道
然而混亂的年代結束了。

說書人

5 格魯西尼亞的母親，影射為耶穌哀悼的聖母瑪麗亞：「悲痛的媽媽」在天主教和正教會裡特別受到敬拜。

大公回來了。
總督夫人回來了。
舉行了一場審判。
不知多少人喪命。
郊外重又被燒毀。
艾茲達克心膽寒。

（艾茲達克的法官交椅再度屹立於法庭之中。艾茲達克坐在地板上，一面補他的鞋子⁶，一面和劬瓦說話。外面傳來嘈雜聲。胖親王的腦袋被掛在一根茅槍上，抬過舞臺後方。）

艾茲達克

劬瓦，你被奴役的日子已經不多了，說不定只剩下幾分鐘。許久以來，我用理智的鎖鍊把你拴得緊緊的，幾乎拴得你滿嘴是血。我曾經用合理的論證欺負你，用邏輯虐待你。你天生是個軟弱的人，要是有誰狡猾地和你辯論，你只有乖乖認輸。你無法反抗。天生的，你就要聽命於一個比你優越的人。但是優越的人可能有很多種。如今有了自由，你不久就能夠順乎你的本性，低賤的本性。你就能夠順乎你不可避免的天性，它會教你把肥厚的腳跟，踩在別人臉上。混亂而沒有秩

6 較早的版本作「刮鬍子」，經由艾茲達克演員改為「補鞋子」。詳見《布雷希特的舞臺工作，他上演「高加索灰闖記」的情形》（Werner Hecht, *Brecht's Theaterarbeit. Seine Inszenierung des "Kaukasischen Kreideskreises"*. Frankfurt. a.M.: Suhrkamp, 1985. p. 88.

序的年代已經過去，可是偉大的時代並未來臨，這在《亂世之歌》裡面有所描寫。現在咱們一起唱這支歌，紀念那些可怕的日子。坐下來，不要糟蹋了音樂。別害怕。這支歌還堪入耳。而且有好聽的疊句。(唱)

姊妹，藏起妳的臉！兄弟，拿起你的刀⁷！
 這年頭真是亂糟糟！
 達官貴人滿腹牢騷
 升斗小民歡樂陶陶。
 城裡的人說：「咱們把豪強都趕跑！」
 官府衙門被搗毀；奴隸名冊被銷毀。
 主人被綁在石磨做苦工。
 奴隸破牢重新見天日。
 慈善寶箱被敲破。
 榭斯木被鋸為床。
 昔日無炊米，今日有穀倉。

7 這首《亂世之歌》，從「姊妹，藏起妳的臉！」到下一段「將軍將軍你在何處？」乃由一首埃及的古詩〈先知的告誡語〉(Mahnworte eines Propheten)改寫而成。詩材取自此詩的德文翻譯：即艾爾曼的《埃及人的文學》(Adolf Ermann, *Die Literatur der Ägypter*, Leipzig 1923)。布氏讀過書中所附的古埃及詩數首(pp. 130-147)。此詩的形式與內容布氏已在之前所發表的文章〈書寫真理的五大困難〉(Fünf Schwierigkeiten beim Schreiben der Wahrheit)談論過。布氏的翻譯改寫並沒改變原詩的基本內涵。參閱Brecht, *GBA* 8, p. 483.

昔日領糧票，今日發配糧。

劬 瓦 (疊句) 喔，喔，喔，喔。

艾茲達克 (疊句)

將軍將軍你在何處？

求你快把秩序恢復！

貴族之子無人認領；

貴婦之童僕人認養。

議員避難於倉庫中。

昔日貧無立錐地，

如今安處華廈居。

昔日船工今船主，

昔日船主無人顧。

主人派工去跑腿，

「自己去吧，」他們說。

「我們已達目的地。」

劬 瓦 (疊句) 喔，喔，喔，喔。

艾茲達克 (疊句)

將軍將軍在何處？

求你把秩序恢復！

是的，要是長期忽略了秩序，事情真的可能變成這樣。但現在大公已經回到京城，我以前救他一條狗命。而且波斯人已經借他一支大軍來恢復秩序。郊外已經是一片火海。去把我經常坐著的那本大書拿來。(劬瓦把書從法官席上拿過來。艾

茲達克把書翻開。)這是法典，是我經常使用的，你可以作證。

劬 瓦 是的，是用來坐的。

艾茲達克 現在我最好查一查，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我對窮困潦倒的犯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將來只好倒霉。我幫助過貧無立錐的人自力更生，因此他們會說我酗酒而把我吊死。我窺伺有錢人的荷包，這是下流的行爲。而我無處可躲——每個人都認識我，因為我幫助過每個人。

劬 瓦 有人來了！

艾茲達克 (驚惶失措，顛巍巍走向交椅)完了！現在他們想看我表現出人性的偉大，我偏不要順遂他們這個心意。我要跪下來求饒。我會口吐白沫。死亡的恐懼充滿我心。

(總督夫人娜泰拉·阿拔史威利上，副官偕一鐵甲武士隨後。)

總督夫人 那是一個什麼傢伙，夏瓦？

艾茲達克 夫人，是心甘情願的傢伙，是供您使喚的人。

副 官 娜泰拉·阿拔史威利，已故總督的夫人，剛剛回來，正在尋找她三歲大的兒子，米歇爾。她聽說小孩被從前的一個僕人帶到山裡去了。

艾茲達克 孩子會被帶回來的，夫人，願爲效勞。

副 官 他們說，那個人把孩子冒充說是她自己的。

艾茲達克 她會被砍頭的，夫人，願爲效勞。

副 官 就是這些話。

總督夫人 (離開)我不喜歡那個人。

艾茲達克 (隨她到門口，鞠躬)隨時效勞，夫人，一切都將安排妥當。

第六幕 灰闌

- 說書人 現在請聽聽
總督阿拔史威利之子的審判故事，
以及著名的粉筆圈之計策
究竟如何斷定真正母親。
(奴卡的法庭。鐵甲武士帶引米歇爾穿過舞臺，
又從後面退下。鐵甲武士以茅把古如莎擋在門
外，直到小孩被帶走之後，才准她進入。她由已
故總督的廚娘陪著。遠處有喧囂聲，天空有火光。)
- 古如莎 他真勇敢，他已經會自己洗臉了。
廚娘 算妳運氣好。這不是真正的法官。這是艾茲達
克。只是個一竅不通的酒鬼。江洋大盜也被他放
過，因為他糊裡糊塗，而有錢人的紅包總是送得
不夠多，所以像我們這班人有時反而占了便宜。
- 古如莎 今天我需要運氣。
廚娘 求老天保佑吧。(劃十字)我最好再祈禱法官喝得
爛醉。(她雙唇不動地祈禱，古如莎則突然四下
張望，尋找孩子。)

廚娘 我真不懂，既然孩子不是妳的，妳幹嘛不顧一切代價要保有他。在這種年頭。

古如莎 他是我的。我把他養大。

廚娘 可是妳就從來沒有想到，她回來的時候會怎麼樣？

古如莎 起初我以為我會把他還給她。後來我想她不會回來了。

廚娘 借來的大衣也一樣暖和，是不是？(古如莎點點頭)說什麼我也要替妳作證。妳是個好女孩。(回憶)以前我是拿五塊錢的育嬰費，看顧過他。而古如莎是復活節前夕，在兵荒馬亂的時候把他抱走的。(她看見阿兵哥西蒙走近)你太對不起西蒙了。我跟他談過。他不能諒解。

古如莎 (不知道西蒙在場)這時候我無法理會這個人了，如果他不了解的話。

廚娘 他已經明白孩子不是妳的，但是妳已經嫁人，沒有自由，直到白頭偕老——這才是他不能諒解的。

(古如莎看見西蒙，於是向他打招呼。)

西蒙 (憂鬱地)我想奉告女士，我願意發誓說我是孩子的父親。

古如莎 (低聲)謝謝你，西蒙。

西蒙 同時我想說，我這樣做，不受任何約束——女士妳也是。

廚娘 這是畫蛇添足。她已經嫁人了。你是知道的。

西蒙 這是她的事，用不著牽扯進來。

鐵甲武士 法官在哪裡？有誰看見法官了？

古如莎 (她轉過身子，同時遮住面孔)站到我的前面。我不該到奴卡來的。要是我碰見那個被我當頭打一棒的鐵甲武士，那……。

一鐵甲武士 (帶進小孩之兩位鐵甲武士之一上前)法官不在這裡。(兩鐵甲兵繼續尋找)

廚娘 我希望他沒有出事。換上其他任何一個法官，妳的機會就小到像小雞嘴裡會長牙齒一樣¹。

(另一位鐵甲武士進來)

問到法官下落的那位鐵甲武士(向他²報告)；只有兩位老人和一個小孩。法官溜走了。

第三位鐵甲武士 繼續尋找！

(先前的兩位鐵甲武士迅速離去，留下第三位。古如莎上來。鐵甲武士轉過身，赫然是那位臉上有一道大疤痕班長。)

在門口的鐵甲武士 怎麼啦，邵塔？你認識她嗎？

班長 (凝視良久)不認識。

鐵甲武士 她就是涉嫌偷走阿拔史威利之子的那個人。邵塔，你要是對這件事略知一二，可以發一大筆

1 取自美國諺語：scarer than hen's teeth.

2 指剛進來的另一位鐵甲武士。

財。(班長下，一面詛咒著。)

廚娘 就是他嗎？(古如莎點頭)我想他會閉嘴的，不然他等於承認他在追捕小孩。

古如莎 (鬆了一口氣)我差一點忘記我救了孩子，免遭他們的毒手。
(總督夫人上，副官和二律師隨後。)

總督夫人 至少這裡沒有老百姓，謝天謝地。我無法忍受他們的氣味。我一聞到就會偏頭痛。

律師甲 夫人，我必須告訴你，說話得當心。直到我們換了另外一個法官。

總督夫人 但是我什麼也沒有說啊，伊羅。我喜歡心地坦白率直的老百姓！只是他們的味使我偏頭痛。

律師乙 不會有很多旁觀的人。由於郊外的暴動，大家都坐在家裡，門戶深鎖。

總督太太 (注視古如莎)就是那個賤人嗎？

律師甲 求求妳，最尊貴的娜泰拉·阿拔史威利，在還沒確定大公已經任命一位新法官，並且把現在這個趕走之前，我必須請妳別出言謾罵，他大概是穿著法官袍子當中最卑賤的一個吧。似乎一切都要有轉機，妳瞧。
(鐵甲武士進入庭院)

廚娘 要是夫人不知道艾茲達克一向幫助窮人，她不當場把妳的頭髮扯下來才怪呢。他以貌取人。(鐵甲武士開始把一根繩索繫在樑木上。艾茲達克手

鍊腳鐐，被帶進來。劬瓦隨後，也是鐐鐐著。三富農殿後。)

一鐵甲武士 你想要逃走。(他打艾茲達克)

一富農 我們把他吊起來以前，先脫掉法官的袍子。
(鐵甲武士和富農他們扯下艾茲達克的袍子。看得見他的破爛內衣。然後有人踢他。)

一鐵甲武士 (把他推向別人)如果你要爭取公道，這就是了！
(他們一面叫「送給你！」和「我不需要！」一面把艾茲達克扔來扔去，直到他不支倒地。然後他被扶起來，拖到繩結下。)

總督夫人 (她在這場「球戲」過程中，曾經發狂似地鼓掌)
我從第一眼看見那個人，就討厭他。

艾茲達克 (渾身是血，氣喘吁吁)我看不見。給我一塊破布。

一鐵甲武士 你想看什麼？

艾茲達克 看你們，你們這群狗東西！(他用他的襯衫把眼上的血拭掉)早安，狗東西！事情怎麼樣了，狗東西！狗的世界如何？味道好不好？又有皮靴可以舔？你們是不是自相殘殺，狗東西！
(由一名班長陪著，一風塵僕僕的騎士上。他從皮箱裡取出幾張文件，看看他們，然後插嘴。)

騎士 住口！我送來大公的火急公文，包括最新的任命。

班長 (大叫)立正——！

(所有人立正)

騎士 關於新任法官，公文上說：「茲任命一位曾經拯救我國最重要性命之人——奴卡的一位名叫艾茲達克者。」他是哪一位？

劬瓦 (指著)就是他，在絞架那兒，大人。

班長 (怒吼)這是怎麼回事？

一鐵甲武士 容我稟告。艾茲達克法官本來就是艾茲達克法官，但是由於這些農人的控告，反被宣稱為大公的敵人。

班長 (指著三富農)把他們帶走！(他們被帶走，一邊走，一邊不停地鞠躬。)你們負責不得再讓艾茲達克大人受到暴力。(風塵僕僕的騎士與班長下)

廚娘 (向劬瓦)她剛剛拍手！我希望他看見了。

律師甲 太糟糕了。

(艾茲達克已經昏厥。醒過來之後，他再度著法官袍。他搖搖晃晃地從鐵甲武士那邊走出來。)

一鐵甲武士 大人請勿見怪。大人有什麼吩咐？

艾茲達克 沒事，狗兄狗弟。找一隻馬靴舔舔。(向劬瓦)本人赦免你。(他被解除鍊銬)給我弄點紅酒，甜的那種。(劬瓦蹣跚而出)滾開，我得審理一件案子。(鐵甲武士下。劬瓦攜一壺酒上。艾茲達克一口喝光。)給我什麼靠背的！(劬瓦拿來法典，把它擺在法官交椅上。艾茲達克坐於其上。)本人接受……。

(幾位原告剛剛憂心忡忡地會商過，現在臉上現出笑容。他們交頭接耳。)

廚娘 唉哨天哪！

西蒙 有道是：海水不可斗量！

兩律師 (走近艾茲達克，他滿懷希望地站起來)這是一件荒唐的案子，大人。被告誘拐了一個小孩，並且拒絕把他交出來。

艾茲達克 (向他們伸出空手，瞥一下古如莎)是個很逗人喜愛的人。(他手上收到更多的錢)本人宣布開庭，並且要求絕對說真話。(向古如莎)尤其是妳。

律師甲 庭上，俗話說得好，血濃於水³。這句古老的諺語……。

艾茲達克 (打岔)本庭想要知道律師費多少。

律師甲 (詫異)對不起？(艾茲達克笑著搓搓拇指和食指)噢，我明白了。敬答庭上頗不尋常的問題：是500塊錢，大人。

艾茲達克 你們聽到沒有：這個問題不尋常。我所以要問，是因為如果你是個好律師，我會以截然不同的態度來採信你的話。

律師甲 謝謝大人。庭上，在一切關係之中，血緣乃是最強者。母與子——難道還有比這更親密的關係？

3 「血濃於水」自19世紀中葉以後流行於德國諺語，20世紀初，這句話成為政治用語，被威廉皇帝用來強調德國人和英國人之間的日耳曼血統關係。

我們可不可以把孩子從他母親的懷裡奪走？庭上，她受孕於愛情的聖潔高潮之際。她為他懷胎十月。她用自己的血液滋養他。她痛苦地分娩。庭上，根據觀察，即使兇野如母老虎，如果奪走了她的幼虎，她會徘徊山林，不眠不休，瘦餓而死。天性本身……。

艾茲達克 (打岔，向古如莎)妳對這番話，以及律師還可能會說的話，做何答覆？

古如莎 孩子是我的。

艾茲達克 只有這句話？我希望妳能夠加以證實。無論如何，我勸妳告訴我，為什麼妳相信我會把孩子判給妳。

古如莎 我本著我的良知，盡我最大的能力把他養大。我總是替他找到吃的東西，替他找到住處。我為他不辭艱辛。我也破費不少錢。我沒有圖自己的舒服。我教導這孩子和人人和睦相處，而且從頭就教他盡力工作。他還小呢。

律師甲 大人，值得注意的是：這個女子本人沒有斷言她和孩子的血親關係。

艾茲達克 本庭知道了。

律師甲 謝謝大人。請容一位深受折磨的婦人向大人說幾句話，她已經失去了丈夫，而今又擔心失去她的孩子。尊貴的娜泰拉·阿拔史威利夫人是……。

總督夫人 (低聲)大人，最殘酷的命運，迫使我向您請求歸

還我親愛的孩子。我不願向您描繪一個失去兒子的母親靈魂上的創傷、焦慮、難以成眠的夜晚、以及……。

律師乙 (衝口而出)這個女士現在受到的待遇實在前所未聞。她丈夫的宮廷不准她進入。她的地產收入被凍結。人家冷酷地告訴她，財產歸嗣子所有。若是沒有孩子，她什麼也做不成。她甚至付不起律師的費用！(律師甲被這場突然的爆發弄得不知所措，瘋狂地做手勢叫他不要說話。向律師甲)親愛的伊羅，既然此案事關阿拔史威利的地產問題，為什麼不直接說出來？

律師甲 求求你，桑德洛大人！我們有言在先(向艾茲達克)當然，判決同時也會決定，我們高貴的客戶是否能夠獲得阿拔史威利廣大地產的處置權，這話一點也不錯。我特意說「同時也會」，因為眼前最重要的是一個母親的人性悲劇，誠如娜泰拉·阿拔史威利在她的動人說辭中的前幾句話所言。即使米歇爾·阿拔史威利不是地產的繼承人，他仍舊是我這位客戶的心肝寶貝。

艾茲達克 住口！本庭因為提到地產，頗為感動。這是人性的一項證明。

律師乙 謝謝大人。親愛的伊羅，我們無論如何都能證明帶走孩子的那個女人不是孩子的母親。容我把事實的真象向庭上稟告。庭上，由於一連串不幸的

事件，米歇爾·阿拔史威利這個孩子，當他的母親逃亡的時候，被落在後面。古如莎在宮廷裡是廚房的女婢，那個復活節她也在場，有人看見她忙著照料這孩子……。

廚娘

她的女主人只想到應該帶什麼樣的衣服！

律師乙

(不為所動)大約過了一年，古如莎帶著一個孩子出現在一個山村裡，並且在那裡嫁了……。

艾茲達克

妳是怎樣到那個山村的？

古如莎

走去的，大人。孩子是我的。

西蒙

我是父親，大人。

廚娘

孩子由我照顧，大人，代價是5塊錢。

律師乙

庭上，這個人是古如莎的未婚夫，因此他的證辭不足採信。

艾茲達克

你是不是她在山村嫁的那個人？

西蒙

不是，大人，她嫁給一個農夫。

艾茲達克

(示意古如莎靠近一步)為什麼？(指著西蒙)難道他床上工夫不行？從實招來。

古如莎

我們還沒有到那個地步。我是為了孩子而結婚的。好讓他有個棲身之處。(指著西蒙)他去打仗，大人。

艾茲達克

而現在他又要妳了，是不是？

西蒙

我願作證……。

古如莎

(生氣)我已經不是自由之身了，大人。

艾茲達克

那麼這個小孩，妳說，是私生的囉？(古如莎沒

有回答)我要問妳一個問題：他是怎樣的孩子？是個檢來的小雜種破爛貨，還是個有錢人家的小孩？

古如莎

(生氣)他只是個普普通通的孩子。

艾茲達克

我是說，他起初有沒有高貴的特徵？

古如莎

他臉上長著有個鼻子。

艾茲達克

我認為妳這個答覆很重要。人家說我有一次，在宣判之前，跑出去嗅一叢玫瑰——這年頭就用得著那種詭計。好了，我要快刀斬亂麻，不再聽你們謊言了。(向古如莎)尤其是妳的。(向一千被告)我可以想像得出，你們串通好了來欺騙我！我曉得你們！你們是騙子。

古如莎

(突然)我很了解你為什麼要草草結束，因為我看見你收下了什麼東西！

艾茲達克

閉嘴！我可曾收下妳什麼東西？

古如莎

(不顧廚娘制止)因為我什麼也沒有。

艾茲達克

完全正確。從你們這些挨餓的人我什麼也得不到。靠你們我恐怕會餓死。妳想要公平，但是妳想不想付出代價呢？妳去肉店，知道必須付錢，但是妳上法庭來，好像白吃喪宴似的。

西蒙

(大聲)常言說得好：馬兒釘蹄，馬蠅伸腿。

艾茲達克

(毅然接受挑戰)寧要糞池珠寶，不要山泉粗石。

西蒙

釣魚人對蚯蚓說：天氣真好，咱們釣魚去。

艾茲達克

僕人說，我是自己的主人，於是砍斷自己的腿。

西 蒙 沙皇對農民說，我愛你們如己出，然後他把皇太子的頭砍下。

艾茲達克 傻瓜！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他自己。

西 蒙 然而，屁是不長鼻子的。

艾茲達克 法庭裡面說髒話，罰10塊錢！這樣你才懂什麼叫司法。

古如莎 (憤怒)這就是乾淨的司法！你隨意敲我們，因為我們說話沒有他們那群請了律師的文雅！

艾茲達克 正是這樣。你們這些人太愚蠢。你們碰壁倒霉，理所當然。

古如莎 你想把孩子交給她，可是她連替孩子換尿布都不會，因為她太文雅了！你對公理正義的了解，並不比我多，這一點請記住！

艾茲達克 這話有點道理。我是個無知的人。我的袍子底下連一條像樣的褲子都沒有。我只知道大吃大喝——我是在修道院受的教育。對了，我要罰妳10塊錢，因為藐視本庭。此外，妳是個傻丫頭，偏要我和妳做對，而不肯對我拋拋媚眼，扭扭屁股，好討我歡喜。20塊錢！

古如莎 就算罰30塊錢，我也要告訴你，我對你這種公理的看法，你這個醉洋蔥！你竟敢像教堂窗口那尊破裂的以賽亞一樣，同我說話，好像是什麼大人物！當時他們把你從娘胎拖出來的時候，並不是要你，只因看到你娘不知從哪裡端來一小碗小米

粥，你就打你娘一頓。你看到我在你面前發抖，難道不知羞恥？你甘心做他們的走狗，好叫別人不能搶走他們偷來的房屋。從什麼時候開始，房子是屬於吸血蟲的？都是你在看守，不然他們不會把我們的男人拖去替他們打仗！你這個賣身的傢伙！（艾茲達克站起身子，開始有精神。他用小木槌漫不經心地敲打桌面，似乎是要求肅靜。而當古如莎繼續罵下去時，他只是用槌子為她敲打節拍。）我看不起你。你還不如小偷或拿刀的強盜！隨你愛怎麼樣。你可以把我的孩子帶走，你們人多，但是我告訴你一件事情：幹你這一行，應當選擇恐嚇勒索的傢伙和強暴小孩的人，以便懲罰他們作威作福地坐在高位，審判他們的同類，這比吊死斷頭台還要糟糕。

艾茲達克 (坐下)現在要罰30塊！而且我不要再和妳吵下去，像是在酒館裡似的。我還有法官的尊嚴嗎？無論如何，我已經對妳的案子不感興趣了。那一對要離婚的人呢？(向劬瓦)把他們帶進來。本案休庭15分鐘。

律師甲 (向總督夫人)不必用到其他的證據，夫人，勝訴已經是十拿九穩了。

廚 娘 (向古如莎)妳已經把關係搞砸了。他不會把孩子判給妳的。

總督夫人 夏瓦，我的鼻煙壺！

(一對老夫妻上)

艾茲達克 本人接受……(老夫婦不解)我聽說你們想要離婚。你們住在一起多久了？

老 妻 40年了，大人。

艾茲達克 那你們幹嘛要離婚？

老 夫 我們不喜歡對方，大人。

艾茲達克 什麼時候開始的？

老 妻 啊，一向如此，大人。

艾茲達克 我會考慮你們的要求，等我把另外一個案子了結，再做宣判。(劬瓦帶他們回去)把孩子帶來。(他招呼古如莎過來，和顏悅色地向她鞠躬。)我注意到，妳還有些正義感。我不相信他是妳的孩子，但如果他是妳的，女人，妳難道不想要他富有嗎？妳只要說他不是妳的，他就會有一座宮廷，許多駿馬在他的廄裡，許多乞丐在他的門前，許多士兵供他驅策，許多請願人在他的庭院，對不對？——妳覺得怎樣？妳難道不想要他富有？

(古如莎默然)

說書人 且聽這個憤怒女子心中所想，但是沒有說出口的話：

他若穿上金縷鞋，
將會踐踏弱小。
且勢必為非作歹，

或恐對我恥笑。

變成心如鐵石，
遲早難以收拾；
因為要權勢犯惡行
太吃力，受不了。

屆時他將只怕飢餓，
卻不怕飢民；
他將只會害怕黑暗，
卻不怕光明。

艾茲達克 我想我懂你的意思，女人。

古如莎 (突然大聲)我不願意放棄他。我已將他養大，而他也認得我。

(劬瓦偕小孩上)

總督夫人 他穿得多破爛！

古如莎 胡說。他們沒給我時間，來不及給他穿上他那件好襯衫！

總督夫人 一定是住在豬圈裡。

古如莎 (憤怒)我不是豬，卻有人是！妳把妳的孩子丟在哪裡？

總督夫人 我讓妳瞧瞧，妳這個賤胚(她正要衝向古如莎，可是被她的兩個律師制止。)她是犯人，她必須挨鞭子。現在就打！

律師乙 (以手摀她的嘴)娜泰拉·阿拔史威利夫人，妳答應過……大人，原告的神經……。

艾茲達克 原告與被告！本庭已經聽過妳們的案子，可是無法決定誰是真的母親。我身為法官，必須為這個孩子選擇一個母親。我要來一次測驗。劬瓦，拿一枝粉筆來，在地上畫個圈圈。(劬瓦照做)現在把孩子放在中央。(劬瓦把米歇爾放在圓圈中央，米歇爾對著古如莎微笑。)妳們兩個都站在圓圈旁邊。(總督夫人和古如莎上前走向圓圈)現在你們各握住小孩的一雙手。(她們照做)真正的母親應有足夠的力量，把小孩拉出圈外到她身邊。

律師乙 (迅速)庭上，我反對！阿拔史威利的龐大地產必屬於做繼承人的這個孩子，其命運不應取決於這麼不可靠的競爭。何況我的委託人的氣力不如對方這個習於勞力工作的人。

艾茲達克 我看她營養蠻不錯的嘛。拉！(總督夫人把孩子拉出圈子，到她身旁。古如莎放開手，站著發楞。)妳怎麼了？妳沒有拉？

古如莎 我沒有把他抓緊。

律師甲 (向總督夫人道賀)我不是說了嗎？母子親情！

古如莎 (奔向艾茲達克)大人，我把罵您的話全都收回。我求您寬恕。只要讓我把他帶到能夠流利說話就行了。他已經會一點。

艾茲達克 不要影響本庭。我敢打賭妳自己只認得20個字。好吧，我再做一次測驗，以便確定。(兩個女人再度就位)拉！(古如莎再度放開孩子)

古如莎 我沒抓緊他。(絕望)我把他帶大的！難道要我把他撕成碎片？我做不到！

艾茲達克 (起身)本庭就根據這點確定了真正的母親。(向古如莎)帶了妳的孩子走開。我奉勸妳不要帶著他留在城裡。(向總督夫人)妳趁我還沒有以詐欺之名將妳判刑之前，快離開吧。妳的地產歸本城所有。它們將改建為兒童遊樂場所。孩子們有此需要，我已經決定依我的名字命名為艾茲達克樂園。(總督夫人昏倒，由律師和副官抬出去。古如莎木然而立。劬瓦把孩子帶到她面前。)現在我要脫下這件法官袍，它越來越熱，我受不了。我不在人前裝英雄。我邀請大家到外面草地上參加一次小小舞會，作為臨別紀念。啊，我興奮過度，差一點忘了一件事……辦完離婚案件。(他利用法官交椅做桌子，在一張紙上寫幾個字，然後預備離開。舞曲已經開始。)

劬瓦 (看過紙上寫的)可是這不對。你沒判老夫妻離婚，你判古如莎和她先生離婚！

艾茲達克 我竟判錯人啦？真不幸！但我是從來不收回成命的！要是我那樣做，怎麼能維持我們國家的秩序？(向老夫妻)我改請你們參加我的舞會好了。

你們兩個共舞，不會介意吧？（向古如莎和西蒙）
你們欠我40塊錢。

西 蒙 （取出他的錢包）價錢很便宜，大人。多謝了！

艾茲達克 （把錢放進袋裡）我用得著這些錢。

古如莎 （向米歇爾）這麼說來，我們最好今晚就離開本城，米歇爾？（向西蒙）你喜歡他嗎？

西 蒙 誠懇奉告，我喜歡他。

古如莎 現在我來告訴你：我帶他走，是因為在那個復活節日，我和你訂了婚。因此他是愛情之子。米歇爾，咱們來跳舞。（她和米歇爾共舞，西蒙和廚娘共舞，老夫婦倆共舞。艾茲達克站著出了神。跳舞的人隨即把他遮蔽。偶然看得見他，但是因為參加跳舞的男女漸多，他也就漸漸不見了）

說書人 而自從那天晚上以後，艾茲達克便失蹤不見了。格魯西尼亞的人民並沒有把他淡忘，而且銘記著他擔任法官的那段日子是一個短暫的黃金時代幾乎是個公理正義的時代。

（跳舞的伴侶跳著舞離去。艾茲達克已經消失。）

可是你們，你們這些聽了灰闌記這故事的人，

要記取前人的教訓：

所有一切都該歸於能夠有利於他的人，

孩子歸於慈母⁴，以期成材成器

4 這裡的慈母當然不是有血緣關係的生母，而是具有社會生產力

車輛歸於好車伕⁵，以保開車順利
而山谷則歸於灌溉者⁶，好讓開花結果。

（音樂）

（續）

（Sozialproduktivität）的婢女。

5 「車子應歸於好車伕」，這個題材也出現在《勇敢媽媽和她的孩子》（1939）。

6 以「社會母性」取代親生母，針對此一主題所敘述的《奧古斯堡灰闌記》故事，照布氏的說法，是撰寫劇本之前所預留的寓言，準備運用在第一幕（前戲）「山谷之爭」的背景，用以勸服身為地主的「牧羊生產大隊」（Ziegenkolchos）放棄其土地所有權，以實現蘇維埃果農生產大隊（Obstkolchos）的灌溉計畫。換言之，整個《高加索灰闌記》的劇情，建構在戲中戲的框架。前戲只不過是運用「灰闌記」判案的寓言，藉以闡述一個社會主義的理性

李行道元雜劇《包待制智勘 灰闌記》斷案故事摘要

法 官 衙役，拿一枝粉筆來。你在庭下劃一個圓圈，把這個小孩子擺在當中。然後命那兩個婦人各據圓圈的一方等候。如果是真的母親握住他，小孩子就比較容易走出這個圓圈；而冒牌的母親就沒法帶他出來。（衙役用粉筆劃了一個圓圈，示意孩子站在圈子中央。馬夫人牽著孩子的手走出圓圈。海棠爭她不過。）

法 官 顯然海棠不是孩子的親娘，因為她沒有上前把他拉出來。

海 棠 請大人息怒。如果一定要扯斷他的手肘，撕破幼嫩的皮肉，才能得到我的兒子。我寧願被雷劈死，也絕不願把他拉出圓圈。

法 官 先賢有言：人焉廋哉？且看灰闌的力量……爲了要奪取一筆遺產，馬夫人扶養了一個不屬於她的小孩。但是灰闌儼然判明了真偽。馬夫人外貌善良，其實心地腐敗。真正的母親——海棠——終於被認出來了。

布雷希特作品簡介

布雷希特(Bertolt Brecht, 1898-1956)，這位20世紀現代戲劇的開創者，生於巴伐利亞的古城奧古斯堡(Augsburg)。父親是一家造紙工廠的經理。中學學生時代即開始作詩、編刊物、寫劇本，表達反戰思想、質疑愛國主義的意義，留下日後納粹迫害的口實。1917-1918年進入慕尼黑大學主修哲學和醫科。隨即應召入伍，充當救護兵。大學時代即寫劇評，最早刊登在民社黨所經營的左派刊物《奧古斯堡民意》，並在巴伐利亞喜劇家法連廷(K. Valentin)的影響之下，撰寫其早期劇本。自1924年擔任柏林「德國劇院」劇評，同時開展自由作家和導演的生涯。二〇年代中期，與表現主義小說家德布林交往甚密，從其「敘述性小說」(der epische Roman)之理論，體會出客觀「敘述」的概念，並將之運用到「敘事戲劇」(das epische Theater)，使之成爲反主觀、反西方傳統的所謂「非亞理斯多德」的戲劇形式。1928年與女演員魏格爾結婚，但仍與多位女友交往，使之成爲他編劇、創作的工作伙伴。影響他早期創作路線的是皮斯卡托(E. Piskator)的政治劇場和馬克思思想。1928年與作曲家魏爾(Weill)合作，完成《三文錢歌劇》，演出成

功，一炮而紅。1933年離開納粹德國，輾轉流亡於瑞士、丹麥、瑞典、芬蘭、俄國，最後旅居美國加州(1941-1947年)，大部分作品和晚期成名劇作完成於流亡期間。1948-1949年返回德國，定居東柏林，與妻成立「柏林劇場」(又稱「布雷希特劇場」)，作為實踐「敘述劇」理論的實驗舞臺。其理論訴求是不讓觀眾迷入劇中情節，而以「陌生化」(Verfremdung)的演戲手法，客觀展現動作和故事情節，以達到客觀批評的效果。此種社會主義辯證式的戲劇理論大大影響現代劇壇和後現代美學批評理論。於是，布雷希特成為文評家所說的「20世紀最重要、影響深遠的抒情詩人和劇作家」，其重要劇作為《三文錢歌劇》、《屠宰場的聖女貞德》、《勇敢媽媽和他的孩子》、《伽利略的一生》、《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等，這些戲目迄今仍常在德國劇院演出。布氏是個實用主義者，晚年加入東德共產黨，認為文學應用來批評社會，達到社會教化的功能。為了提昇敘事劇的疏離效果，他在戲劇中引進了合唱、歌手(敘述者)和歌謠說唱，形式風格溯及古希臘悲劇和中國的戲曲；而內容上常以諷刺詼諧的筆調，改寫外國文學或古典思想題材，無非借古諷今，故引用孟子性善論、改寫《灰闌記》，闡明善良行為(好人)的不可行，以及改造資本主義社會的迫切性。

布氏早年以寫諷刺性敘事詩起家，散文如《克先生故事集》(*Geschichten von Herrn Keumer*)文筆犀利風趣。尤其他的詩頗具詼諧和諷喻精神，強調寓教於詩，受到路德、法國魏庸(Villon)、冉伯(Rimbaud)及中國白居易的影響，自稱是「窮人

的詩人」，作詩為文多基於人道與同情，表達無產階級的疾苦，控訴資本主義社會的不義，標榜大同社會的理想。

布雷希特年表

- 1898年 2月10日布雷希特 Bertolt Brecht(原名 Bertold Eugen Friedrich Brecht)出生於奧古斯堡。父親貝爾托特·布雷希特，紙廠總經理，母親索菲·布雷卿(Sophie Brezing)。
- 1904年 就讀國民小學
- 1908年 就讀奧古斯堡市立文科高級中學。
- 1914年 開始寫詩歌及短篇故事，化名發表於《奧古斯堡最新新聞》。
- 1915年 學校作文談論大同主義思想，校方以退學警告。結識舞臺設計師 Caspar Neher。
- 1917年 高級中學畢業。
- 1918年 服兵役，後經由父親申請緩役。改唸醫科(慕尼黑大學)，結識作家及劇評家 Feuchtwanger。完成劇本《巴爾》(Baal)，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
- 1919年 寫劇評。在法連廷(K. Valentin)劇院當助理，完成劇作《夜中鼓聲》(Trommeln in der Nacht)。
- 1920年 母親過世。移居慕尼黑。結識喜劇家法連廷及其他演

- 員。初次到柏林。
- 1921年 爲慕尼黑《新訊》寫短篇故事，以法連廷喜劇風格寫《在城市叢林裡》(Im Dicht der Städte)、《婚禮》和其他短劇。完成《家訓》(Hauspostille)。
- 1922年 年初赴柏林，結識劇作家A. Bronnen。《夜中鼓聲》在慕尼黑上演，並擔任劇評工作。10月往柏林洽談上演《巴爾》事，旋即返慕尼黑。11月與Marianne Zoff結婚。次月底在柏林獲頒克萊特(Kleist)文學獎，排練《夜中鼓聲》時認識女演員魏格爾(Helene Weigel)。
- 1923年 3月女兒Hanne誕生。《在城市的叢林裡》在慕尼黑皇宮劇院上演。改編英國劇作家馬婁的劇本《愛德華二世的一生》。《巴爾》在萊比錫上演。
- 1924年 在慕尼黑導演《愛德華二世的一生》。遷往柏林，住在魏格爾處。與作家楚克麥耶(Carl Zuckmayer)一起在萊茵哈特(M. Reinhard)所主持的德國劇院擔任劇評。研究馬克思思想。認識伊麗莎白·豪普特曼(E. Hauptmann)，後結爲紅粉知己並擔任其工作助理。完成劇本《男人就是男人》(Mann ist Mann)。兒子出世(魏格爾所生)。
- 1925年 爲《柏林股市報》及其他多家報社寫短篇故事和評論。克拉本的《灰闌記》在柏林德國劇院上演達兩個月，相當成功轟動。布氏視之爲「真正的啓示」。
- 1926年 自己擔任導演，在德國劇院上演《巴爾》。《男人就是男人》、《婚禮》分別在Darmstadt和法蘭克福首

- 演。與小說家杜柏林過從甚密，稱之爲「非婚生父」，「敘述」劇之概念得之於其小說「敘述」之理論。
- 1927年 開始與作曲家魏爾(Kurt Weill)合作，寫歌唱劇《瑪哈格尼》，此劇在巴登巴登市音樂節上演。
- 1928年 年初女友豪普特曼爲布氏翻譯蔣蓋伊(John Gay)的《乞丐歌劇》(Beggars' Opera)，布氏改寫爲劇本，由魏爾配樂，共同創作《三文錢歌劇》(Die Dreigroschenoper)，此劇於8月底在柏林演出，一炮而紅。之後又與魏爾創作歌劇《瑪哈格尼城的興衰》。與妻Zoff離婚。與演員魏格爾結婚。
- 1929年 結識文藝理論家邊雅民(Walter Benjamin)。
- 1930年 3月《瑪哈格尼城的興衰》在萊比錫上演。根據日本能劇完成教育劇《說「是」的人》(Der Jasager)及《說「是」的人和說「不」的人》(Der Jasager und der Neinsager)。與女助理豪普特曼同赴法國南部撰寫《屠宰場的聖約翰》。女兒Barbara誕生。教育劇《措施》(Die Maßnahme)首演。
- 1931年 《三文錢歌劇》拍成電影在柏林首映。完成《屠宰場的聖約翰》。改編高爾基小說《母親》。撰寫《圓頭黨與尖頭黨》(Die Rundköpfe und die Spitzköpfe)。
- 1932年 《母親》在柏林上演，排演時認識史德芬(M. Steffin)，後成爲知己女友和創作伙伴。《屠宰場的聖約翰》以廣播劇的版本播放。

- 1933年 上演《措施》時遭警察干涉而中斷。演出者被告以叛逆(Hochverrat)罪。《屠宰場的聖約翰》在Darmstadt禁止上演。布氏在國會大廈被燒毀當天離開德國，隨行有家人和幾個朋友，經過布拉格、維也納逃往蘇黎世。曾與托瑪斯·曼兄弟及其他流亡作家聚會。5月布氏的書被納粹查禁銷毀。6月布氏攜家人經過巴黎流亡到哥本哈根。後自購農舍定居在斯文德堡(Svendborg)。丹麥政府拒絕納粹引渡布氏的要求。
- 1935年 動手寫《第三帝國的恐怖和災難》。1至3月從K. Korsch學習馬克思思想。4月前往莫斯科，觀賞梅蘭芳的京戲。6月8日納粹政府宣布取消布氏全家的德國公民權。10月前往美國，11月《母親》在紐約上演。寫：《圓頭黨與尖頭黨》、《娛樂戲劇或教育劇？》、《書寫真實的五大困難》。
- 1936年 1至2月與艾斯勒到紐約參加反法西斯的聚會。11月《圓頭黨與尖頭黨》在哥本哈根上演。為莫斯科《國際文學》撰稿，與L. Feuchtwanger和W. Bredel接辦莫斯科《語言》(Das Wort)文學月刊。〈談中國戲劇藝術〉發表在倫敦*Life and Letters*雜誌，次年將之擴充為論文〈中國戲劇藝術的疏離效果〉，「疏離」一詞首次出現在其「敘事劇」理論。
- 1937年 5月在巴黎導演演出《第三帝國的恐怖與災難》。以德文發表〈中國戲劇藝術的疏離效果〉。寫完《卡拉爾太太的槍》(Die Gewehr der Frau Carrar)，10月在

- 巴黎上演。翻譯白居易的詩。
- 1938年 《斯文德堡》詩集(*Svendborger Gedichte*)撰集完成。11月於三週內寫完《伽利略》(*Leben des Galilei*)。著手寫《四川好人》。
- 1939年 4月旅居瑞典，住在斯德哥爾摩一年。5月父親過世。撰寫《買銅記》(*Messingkauf*)戲劇論，闡述「敘事劇」理論。寫完《勇敢媽媽和她的孩子》(*Mutter Courage und ihre Kinder*)。完成廣播劇《盧庫盧斯的審判》(*Verhör des Lukullus*)。寫完《無韻和無節奏的詩》。
- 1940年 4月攜全家由瑞典遷往芬蘭赫爾辛基，7月至10月住在芬蘭女詩人Wuolijoki的家莊園。寫完《彭提拉和其奴隸馬提》、《逃犯的對話》、〈戲劇的新技巧研究〉。
- 1941年 元月完成《四川好人》。4月《勇敢媽媽》在蘇黎世上演。德軍駐進芬蘭。布氏攜全家和女助理搭乘西伯利亞火車經由莫斯科到海參崴，6月再由海參崴搭船抵達San Pedro，受到Feuchtwanger夫人及友人等迎接。住在散塔莫尼卡，在那裡也會見不少朋友，包括H. Eisler, P. Dessau, H. Mann, W. H. Auden，結識卓別林(Chaplin)。
- 1942年 會見奧國作曲家荀白克(A. Schönberg)。與Eric Bentley, F. Kortner等人合作製作電影劇本，在美國發表。女友貝爾勞任職紐約「戰事訊息辦公室」。

- 1943年 2月4日《四川好人》在蘇黎世劇院首演。2月8日往紐約，見Piscator，並住在貝爾勞家三個月。《給窮人一毛錢》(*A Penny for the Poor*)由Auden英譯發表。
- 1944年 2月6日答應女演員萊娜撰寫一部《灰闌記》，3月與百老匯劇院簽約。6月5日寫完《高加索灰闌記》。9月與貝爾勞所生的兒子早產，取名米歇爾，不久夭折。
- 1945年 《第三帝國的恐怖與災難》在紐約上演。大戰結束。
- 1946年 與Charles Laughton一起翻譯並排練《伽利略傳》，常跑紐約。
- 1947年 7月《伽利略傳》在好萊塢近郊上演。10月30日被美國非美活動委員會傳訊，次日離開美國飛往巴黎，轉往蘇黎世。與C. Zuckmayer, Erich Kästner, Max Frisch和G. Weisenborn等作家聚會。
- 1948年 住在蘇黎世湖畔。2月10日慶祝50歲生日，楚爾(Chur)市劇院演出新作《安提格尼》(*Antigone*)。4月4日《高加索灰闌記》在明尼蘇達州的卡爾敦學院(Carleton College)用英語演出(採用Eric Bentley英譯本)。6月《彭提拉與其奴隸馬提》在蘇黎世劇院首演。8月完成《戲劇的小工具論》(*Kleines Organon für das Theater*)。年底出版《日曆故事集》(*Kalendergeschichten*)。
- 布氏等候西德的入境許可，遭聯軍政府拒絕。8月攜捷克護照經過布拉格轉往東柏林，備受文化部官員歡

- 迎。擔任德國劇院總經理。
- 1949年 1月德國劇院演出《勇敢媽媽》，布氏親自導演。9月與妻魏格爾建立隸屬於德國劇院的柏林劇團(Das Berliner Ensemble)，劇團於11月演出《彭提拉與其奴隸馬提》。
- 1950年 3月東德德意志藝術學院成立，布氏被聘為院士。4月與魏格爾同獲奧國國籍。居住柏林風景區布考(Buchow)。作〈布考悲歌〉(*Buchower Elegien*)。10月《勇敢媽媽》在慕尼黑上演，布氏與貝爾勞親臨參與導演工作。
- 1951年 1月柏林劇團演出《勇敢媽媽》。3月《盧庫盧》在國家歌劇院演出，文字經過SED(德國統一社會主義黨)修正。9月發表〈致德國作家藝人的公開信〉。10月獲頒國家一級獎章。完成《戲劇辯證論》(*Die Dialektik auf dem Theater*)。11月致信給世界和平理事會。
- 1953年 5月被選為東西德筆會總會會長。6月17日因投奔西柏林民眾遭到鎮壓發生暴動，布氏致函共黨書記烏布利希(Ulbricht)主張執政黨與人民展開對話，信函只被公布最後一句話，6月21日再度打電報給烏布利希。住家由布考搬到柏林市區，10月遷至碩塞街(Schauseestraße)125號寓所，也就是現在的「布雷希特文獻檔案庫」(Bertolt-Brecht-Archiv)。
- 1954年 3月柏林劇場遷至「造船工人大街劇院」(Theater am

Schiffbauerdamm)，6月15日《高加索灰闌記》在德國首演，由柏林劇場隆重演出，布氏親自導演，音樂：德紹(Dessau)。6月底柏林劇場因《勇敢媽媽》的成功演出，在巴黎戲劇節獲頒首獎。12月獲頒國際史達林和平獎。蘇爾坎普出版社和建設出版社開始出版布氏的作品集。

1955年 1月布氏導演，演出J. R. Becher的《冬季戰役》(Winterschlacht)。2月往德雷司登(Dresden)在德國和平理事會發表演講。3月往漢堡參加筆會。5月致函德國藝術學院，對後事(安葬事宜)有所交代。同月中旬往莫斯科，在克里姆林宮獲頒國際史達林和平獎。6月中旬率柏林劇團赴巴黎音樂節演出《高加索灰闌記》，再度以成功的演出獲獎。

1956年 1月出席第四屆德國作家協會，並在會上發表演說。2月由女助理豪普特曼陪同前往義大利米蘭出席《三文錢歌劇》的演出。5月感冒(病毒感染)住進醫院。6至7月因健康狀況不佳，住回市郊布考。7月4日發表致德國聯邦議會的公開信，反對義務兵役制度。8月10日最後一次參與柏林劇團赴倫敦排練《高加索灰闌記》。8月14日因心肌梗塞過世。享年58歲。8月17日安葬於柏林多若特公墓(Dorotheenfriedhof)。

主要參考書目

- Bertolt Brecht, *Große kommentierte Berliner und Frankfurter Ausgabe*. Hg. Von Werner Hecht, Jan Knopf, Werner Mittenzwei, Klaus-Detlef Müller in 30 Bänd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88-2000(簡稱GBA).
- . *Gesammelte Werke in 20 Bände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68 (簡稱GW).
- Benjamin, Walter: *Gesammelte Schriften*. Suhrkamp-Taschenbuch Wissenschaft, Frankfurt 1991, Bd. II.2.
- Bentley, Eric: *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6.
- . *Parables for Theatre; two plays: The Good Woman of Setzuan and The Caucasian Chalk Circle*. New York: Grove Press, 1965. Berg-Pan. Renate: Bertolt Brecht und China. Bonn: Bouvir, 1979.
- Bunge, Hans: *Fragen Sie mehr über Brecht*. Hans Eisler im Gespräch. München 1970.
- Döblin, Alfred: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1915). München: DTV. 1970.
- Dscheng, Fang-hsiung: *Alfred Döblins "Die drei Sprünge des Wang-lun" als Spiegel des Interesses der modernen deutschen Autoren an China*. Frankfurt a. M. : Peterlang, 1979.
- Dscheng, Fang-hsiung, "Brechts philosophisch-ästhetische Erfahrung mit China." 《東吳大學外語學報》, Taipei: Soochow University 1992, pp. 135-166.
- Duchardt, Michael: *Bertolt Brecht/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Stuttgart. Reclam, 1998.

- Grimm, Reinhold: *Der katholische Einstein, Brechts Dramen und Theatertheorie*. In: Neue Interpretationen. Hrsg. von Walter Hinderer. Stuttgart 1984.
- . *Bertolt Brecht*. Stuttgart: Metzler, 1971.
- Forke, Alfred: *Me Ti, des Sozialethikers und seiner Schüler Werke*. Berlin 1922.
- Hecht, Werner (Hg.), *Materialien zum "Kaukasischen Kreidekreis"*. Zusammenge- stellt von W. Hecht. Frankfurt: Suhrkamp, 1968.
- . (Hg.), *Materialien zu Brechts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1.
- . Brecht. "Sein Leben in Bildern und Texten." Frankfurt a. M.: Insel- Taschenbuch, 1988.
- . *Brecht Chronik*. Frankfurt: Suhrkamp, 1997.
- Knopf, Jan (Hg.): *Brecht-Handbuch. Stücke, Gedichte und Prosa in 3 Bänden*. Stuttgart/ Weimar: Metzler, 2002.
- . *Brecht-Handbuch. Theater. Eine Ästhetik der Widersprüche*. Stuttgart: Metzler, 1980.
- Klabund, Der Kreidekreis. "Spiel in fünf Akten nach dem Chiensischen." Berlin 1925.
- Mayer, Hans: *Anmerkungen zu Brecht*. Frankfurt 1970, 3. Auflage.
- Sung, Yun-yeop: *Bertolt Brecht und die chinesische Philosophie*. Bonn 1978.
- Poser, Therese: *Bertolt Brecht: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München: Oldenbourg, 1988.
- Tatlow, Antony: *The Mask of Evil: Brecht's Response to the Poetry, Theater and Thought of China and Japan*. Bern: Peter Lang, 1977.
- Völker, Klaus: *Brecht-Kommentar. Zum dramatischen Werk*. Mitarbeit: Hans- Jürgen Pullen. München: Winkler, 1983.
- Weber, Betty: *Brechts "Kreidekreis", ein Revolutionsstück. Interpretation mit Texten aus dem Nachlass*. Frankfurt a. M.: Suhrkamp, 1978.
- Yim, Han-Soon: *Brecht und sein Verhältnis zu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 Bonn: Institut für koreanische Kultur, 1984.
- 丁揚忠(譯): 〈四川好人〉(寓意劇)。載於:張黎(主編):《布萊希特戲劇集》(蔡鴻鈞副主編)。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1。第二冊,頁373-488。
- 余匡復:《布萊希特論》。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1。
- .《布萊希特——二十世紀文學泰斗》。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
- 張黎(譯):〈高加索灰闌記〉(卞之琳譯詩)。載於:張黎(主編):《布萊希特戲劇集》(蔡鴻鈞副主編)。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2001。第三冊,頁273-374。
- 陳玲玲:〈灰闌記〉,布雷希特原著,陳玲玲改寫。刊於《中外文學》月刊,第17卷,第2期。臺北:臺大外文系,1986。頁112-171。
- 彭鏡禧:布雷希特戲劇選集《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臺北:驚聲文物,1970。
- 彭鏡禧/鄭芳雄(合譯):〈四川好人〉(布雷希特著),《中外文學》第28卷,5期,1999,頁104-208。
- 鄭芳雄:〈布列希特與中國詩〉,《中外文學》,第16卷第9期,臺北:臺大外文系1988,頁4-37。
- .〈從杜柏林的小說談布雷希特的戲劇理論淵源〉,《當代》雜誌,第164期,臺北,2001,頁10-19。

聯經經典

布雷希特戲劇：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闌記

2005年12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480元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Bertolt Brecht
譯者	彭鏡禧 鄭芳雄
注釋	鄭芳雄
發行人	林載爵

國科會經典譯注計畫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電話：(02)26418661
台北忠孝門市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61號1-2樓
電話：(02)27683708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門市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雷射彩色印刷公司

校對 陳龍貴
封面設計 胡筱薇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946-X (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linkingbooks.com.tw>

信箱 e-mail: linking@udngroup.com

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for both plays:

©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am Main 1955
arrangement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布雷希特戲劇：四川好人、高加

索灰蘭記 / Bertolt Brecht 著，彭鏡禧、

鄭芳雄合譯，鄭芳雄注釋，初版，臺北市
聯經，2005年（民94）

384面；14.8×21公分。（聯經經典）

譯自：Der Gute Mensch von Sezuan, der

Kaukasische Kreidekreis

ISBN 957-08-2946-X(平裝)

875.55

94023274